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九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方柏堂先生譜系略

清・陳澹然等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劉　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間木活字本

《方柏堂先生譜系略》，清陳澹然等編撰。清光緒間木活字本。

方宗誠（一八一八—一八八八），字存之，號柏堂，安徽桐城人，東樹族弟。弱冠，師同里許鼎，又從東樹遊。清勤刻苦，讀書必求其解。博覽明清儒家之言，家貧而有大志。咸豐三年，太平軍陷桐城，避居柏堂。又避亂居魯禪山中，著《俟命錄》，究治亂之原與士人行己立身所由弭變者，歸於植綱常、明正學。吳廷棟爲山東布政使，見其書，招致之，聞諸大學士文端公倭仁，共講學，譽望日起。佐河南巡撫嚴樹森幕。曾國藩克安慶，延纂《兩江忠義錄》，後奏薦爲直隸棗強知縣。在任十年，以儒術飾治，百廢具舉，講學著書，至老不輟。李鴻章以卓異薦，擢升灤州，以創修義倉積穀未成，辭不往。光緒六年，既致仕歸，徒衆益盛，安徽巡撫貴恒疏陳其學行，詔予五品卿銜，以旌耆學。光緒十三年卒，年七十一。所著《經說》三十三卷，《柏堂文集》六編九十余卷，《宦遊隨筆》二卷，《讀書筆記》十三卷，《志學錄》八卷、續三卷，《輔仁錄》四卷，《春秋集義》十二卷，《周子講義》一卷，《思辨錄記錄》二卷，並傳於世。

宗誠去世後，門人陳澹然，子守彝、獻彝編撰《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首爲《譜系略》，實爲宗誠年譜。清代中後期標舉義理、辭章之學者，以桐城爲重鎮。前有方苞，後有姚鼐，方東樹、方宗誠蓋其緒餘。是譜對方宗誠一生事蹟、學術成就多有反映，對於研究晚清政治、學術有一定價值。

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

受業陳澹然
孤　守彝　纂述

譜系略第一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冬十月乙亥、先生生於桐城縣北古塘之荸溪。方氏世居婺源、明初有諱芒者始遷桐之魯洪山、遂爲魯洪方氏。自始祖以下八世、樸誠厚德、具詳先生所爲先世事實記。至高祖諱孟駿曰竹圃公者、嗜讀書、超邁有器識。時宗老方閑阿及耆儒胡莫齋輩講朱子學、創尊聞精舍祀朱子、竹圃公慕之、命長子澤師閑阿、實開方氏正學之始。而姚郎中鼐又從澤受學、

集中墓誌所稱待廬先生者也。其孫績曰展卿、及曾孫東樹曰植之、即世稱儀衛先生者。益大其業、學行撰述爲海内宗仰。先生與儀衛先生爲三從兄弟、嘗從之游。高祖妣江孺人季子源曰振川公者、先生曾祖也。性孝友、嘗徒行千里視兄疾、事載邑志。善詩、古文詞、載桐舊、桐鄉諸集。曾祖妣江孺人季子護曰瞜郙公者、先生祖也。厚重有智略、篤孝養、好爲善義行、嘗飼窮餓、殯枯胔、復橋梁、行誼載邑志。始公由魯谼遷古塘、古塘近縣治、猾胥興徭役、害農作、公獨慷慨訟大府革之。嘗曰、衣食者天所生以養人者也、人者天心所重者也、二者不惜、

是絕天地之心。祖妣甘孺人季子松曰穉棲公者、先生父也。幼嚴寒爲父母溫席、父疾刲股以進、兄有違言輒引爲己過、讓產與之、所處有極難堪者。年五十、感里欲稱觴、公獨念父母不克致孝養、乃流涕賦詩、痛自責謝之。遇歲時伏臘、未嘗不悄思怛悼、自傷父母之未盡孝養、兄弟故舊之不能厚卹也。中年得目疾、月下輒命先生誦陳情、隴岡①二表、秋聲、赤壁諸賦、以寫殷憂之思。又常念伯祖待廬先生以文名天下、其孫曾能大其學、而振川公子孫未獲大顯於時。里有許玉峯先生者闇修篤行、時罕知其賢、乃獨命先生從之游。先生之得聞正

學、爲海内賢士大夫所推重者自此始。常教先生曰、到處留心、皆是學問。嘗先生辨論古今人物、天下得失、輒戒以言易行難。又謂古文詞議論宜忠厚、有才智學問者宜含蓄。命先生玩誦子與人歌一章、以觀其氣象而變化其燥急之氣。故先生常謂其學之大本得於庭訓者爲多。鶴棲公行誼載安徽通志孝義傳。妣金孺人、性仁孝、生子二、先生其長也。先生既貴、祖父皆贈朝議大夫、妣皆贈恭人。

道光七年丁亥、先生年十歲、始從三從伯父敦化先生學、凡二年。已丑就學於顧、劉二先生。明年庚寅、復從敦

化先生學文字、凡六年。乙未、兼從朱曉耕先生學舉業。明年丙申、復學舉業於蘇以莊先生、蘇徵君厚子先生訪先生於苕溪。

十七年丁酉、先生年二十、始從許玉峯先生聞正學。春正月、夫人甘氏來歸。二月、繼祖母朱太恭人卒。明年戊戌、復從許先生講程朱之學、始爲古文詞、著志學錄一卷。夏五月、長子培濬生。又明年己亥、學舉業於劉悌堂先生。是年、著志學錄二卷。

二十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三、儀衛先生歸自粵、先生與文鍾甫漢光、戴存莊鈞衡咸受業、著志學錄一卷。

二十一年辛丑、先生年二十四、始授經方召卿茂才家。明年壬寅、授經吳子明徵君家。夏五月、許先生卒。二年、皆從儀衛先生問學、著志學錄二卷。吳蝠山、馬元白公贊三先生先後訪先生於芼溪。

二十三年癸卯、年二十六、授經何眉岡上舍家。夏五月、父贈朝議公卒、夫人甘氏卒。六月、母金太恭人卒。三喪甫三十七日。秋九月、家火。越三年丙午、夫人蘇氏來歸。

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年三十。夏六月、歲試入縣學一名。時學使廣東順德羅文恪公惇衍試小學論、見先生文、屢下堂詣先生坐所訪問、獎勵再三。冬十月、次子守彝

生。是年，徙居蘇氏粟園。明年戊申，應科試。又明年己酉，徙居誠內五畝園。時出郭至先宅，追思父母，請馬君雲繪侍游圖、蔬園永感圖，自作記於後。姚石甫先生邑宰曆城，魯泉先生先後訪先生於五畝園。

三十年庚戌，先生年三十三，應學使李公嘉端歲試，取一等。仁和邵員外懿辰以書來論學，略曰：戴存莊來，詢知足下年尚少，志極高，讀書涂軌甚正，境雖困而無不自得者，殆今世不可多得之士。桐城多君子，師友淵源所漸，獨超然不爲世俗考證之學，尚留心天下讀書氣脉之僡，亦不可不謂之斯文在茲矣。先生交海內賢士

大夫自此始。

咸豐元年辛亥，先生年三十四。夏五月，儀衛先生卒。十二月，三子培凝生。館何氏凡九年，著志學錄八卷。

二年壬子，先生年三十五，授經北園許氏，著志學錄一卷。冬十二月，葬繼祖母朱太恭人、考贈朝議公、妣金太恭人於魯拱西眉山，夫人甘氏祔焉。

三年癸丑，先生年三十六。春正月，粵賊破安慶，先生修墓山中，至是乃歸城，授經馬徵君三俊家，著人譜補正，示其子復震，輯養蒙彝訓，示諸生。三月，修魯拱山中之柏堂，藏書，供先祖，爲避亂計。爾與邑人論城守書。秋九

月、命弟宗誥奉祖宗木主供於柏堂、遣眷屬入山。冬十月、桐城陷、先生攜子培濬避之柏堂。柏堂者、家廟也、庭有古柏、故謂之柏堂、因自號曰柏堂逸民、文集之名柏堂自此始、學者遂稱柏堂先生。是年、始著侯命錄四卷、輔仁錄一卷、與戴孝廉鈞衡選桐城文錄七十卷。

四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七、避亂柏堂、招馬徵君子復震入山讀書、與朱魯岑布衣道文。方魯生上舍潛往來山中講學、以守 國制薙髮、時與魯岑先生避姦人於棲賞洞、始著柏堂經説。冬十一月、宿遷臧孝廉紆青統忠壯營至桐、先生入獻策。臧公與邑諸生張勲戰沒、乃與

甘君愚亭尋其忠骨。命長子培濬受學於方先生潛。其明年乙卯、招張小嵩茂才子弟及植之先生孫至柏堂讀書。春、同趙介山、方魯生二先生及甘君愚亭、馬君盈甫木菴游卧龍、寺、朱氏龍井崖觀瀑、讌集清流峽、思朱晉岑先生、作棲賢洞記。秋、同方魯生先生携馬生復震至舒之周瑜城尋馬徵君三俊忠骸、未得。編柏堂集前編十二卷、書札二卷、志學錄十卷。編馬徵君遺集。懷遠田君子駿聘往教讀、以小嵩茂才子弟不可舍、辭之。又明年丙辰、歲大旱、招魯生先生子讀書柏堂。著續輔仁錄、文章本原各一卷。編斯文正脈、戴存莊遺集。八月、奏

提督定三統兵至桐、賊圍之欄杆山。先生與文徵君漢光議助餉、出家粮倡之。張君茂成、戴君鋭菴聘教讀、又辭之。至龍眠、爲朱魯岑先生夫人經紀喪事。又明年丁巳、先生居柏堂凡四年、皆教授師友子弟、馬學古堂聘教讀、又辭之。二月、秦提督軍潰、避賊龍眠山中、約甘君慰亭、弟宗諧入山、爲朱魯岑先生、張小篙茂才兩家及趙介山先生與其子眉徵營葬十五喪畢、迎張君小篙母及其世母與幼女至柏堂避亂。六月、往金神墩視蘇厚子先生疾。張氏子弟病瘴、歸、再往楓香嶺視之。八月、山東方伯霍山吳公廷楝書來招往山東、以馬生復震

請往邑東鄉課其諸弟，遂如東鄉。是年，著續文章本原，編朱魯岑先生遺集。

八年戊午，先生年四十一。三月，復往東鄉授經馬氏。四月，歸柏堂，送張君小嵩子弟赴甘肅，旋往東鄉。九月，浙江布政使李公續賓統兵克桐城。十月，再與復震尋馬徵君骸骨於舒之周瑜城。賊至，城復陷，先生挈眷避西鄉，又避懷寧鄉間。是年，著詩經說二卷、大學中庸說二卷、讀宋史筆記三卷、編孫麻山集。自避亂至此，先後著俟命錄十卷、顛沛餘生錄二卷。

九年己未，先生年四十二。春正月，偏謁祖墓，攜子培濬

如山東、授經吳公藩署。先生出遊自此始。初、先生因方魯生先生致書吳公、其略曰、某幼無他嗜、獨好讀古大儒書并秦漢以來文章之學。以爲明體達用、非研窮宋儒之書、其道末由、而欲發揮義理情事、紀載忠孝節義之奇績、則文章亦不可不稍加意焉。教授十餘年、未嘗稍輟其業。卽避亂深山、亦無敢一日廢學。所著經說、筆記、古文凡數十卷、恐先生勤勞民事、未敢瀆呈。惟遭亂後雜記天時人事致變之由、行己立身弭變之道、凡數萬言、曰俟命錄。雖空言無裨、而濟世之策亦間有可采者。特恐隘陋偏頗、將來流傳、爲世道人心之害、故敢呈

剏。夫學之不講、人才之衰非一日矣。當今急務、有民社之責者自以成就人才、提倡實學爲第一務。先生倘以爲可教、賜書教育之、不勝大幸。吳公得書大喜、覆書曰、接手教、乃知兵燹之場、竟有匿迹韜光爲爲己之學如足下者、爲之欣喜過望。復讀俟命錄、則精深平實、無一語不衷於道、而憂世深心、時流露筆墨之外。參之所著雜文、又略得學問淵源之所自、懷抱蘊蓄之所存、不禁起而嘆曰、吾道之衰極矣、並吾世而得見一篤實闇修能肩斯道者、詎非斯世之幸哉。某學無師友、只以素性淡泊、不近聲利、遂妄有所意於没世之名。繼讀朱子書、

知所謂名與利雖有清濁之殊、其爲利心則一、故更以近名爲大戒、取朱子論是非不計利害之語鐫章自警。生平不致見棄君子者、祇此時自檢束之一念。惟自審所學未足見諸推行、故不敢馳騖於外、而視世之尋說爲才者、亦竊病其無本而多近浮囂也。嘗謂世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有用無體、用只詐僞。有體無用、體必缺陷。知體用一源、則所當致力者宜知所先後矣。奈氣質昏惰、踐行不力、未能拔除自欺之根。撰之足下所稱道、竟無一克副也。第學之不講、人才之不振、非一日矣。當今世而得足下、其卽碩果之僅存、而爲天心之所

係乎。僕雖耄耄，尚將繼此而奉大教，以其砥礪於修途也。書至二年，至是先生乃赴之，吳公以諸孫受業，兼主商河書院講席，游大名湖，謁鐵公祠，命長子培濬受學於會稽宗先生稷辰。秋八月，偕方魯生先生登泰山。冬十月，吳公左遷直隸按察使，復延之直隸臬幕，謁楊忠愍祠，訪張忠烈故居，謁其碑亭，游蓮池書院。是年，著東游筆記四卷、讀論語筆記一卷、編舒自菴觀察遺文十卷。

十年庚申，先生年四十三，授經直隸按察使幕，兼主衡水書院講席。秋九月，長子培濬客死山東濟甯州署。當

是時湘鄉曾文正公督兩江、胡文忠公林翼撫鄂、皆規取安慶。先生上書二公、論當時攻守方略、善後事宜。曾公復書曰、曩得竹如方伯書、盛稱道足下、并寄示所爲文、義正氣厲、持論侃侃不撓、心嚮往久之。昨辱惠書及俟命錄、於古今治亂得失、人才消長之故、及比年戰守成敗之所以然、反覆推論、一歸其本於忠孝廉恥、而秉正嫉邪之氣、懍然不可干、益信學有根柢、方伯所稱爲不謬。而桐城文獻節義之邦、處亂離而留心當世之務者、遠勝他邑、益想諸老流風、彌久不沫也。人心習於苟且、非一日矣。士大夫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人爲

善、草茅談道藝者一惟功利是趨。足下於揚波導沸之中、獨能挺然流俗、力追古人、遭時多難、闇然自守、筆諸書以見志、所謂儉德辟難、碩果不食者、庶幾近之。僕力小任重、年志衰退、不可自敦率、所賴海內諸君子匡我不逮。見示八條目、皆救時急務、而擇賢守令以善後、尤弭亂之源。然城克尙難計日、待天心厭亂、果在何時、每念之、輒不禁深矉太息也。錄中於失機敗逃諸將吏顯揭其罪狀、此誠激揚苦心。惟間有傳聞失實處、又其姓字稍諱爲妥。昔石徂徠作慶歷聖德詩、分別邪正。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此矣。禍不禍無足較、獨所稱危行言

孫者乃聖人之道也、盡留意焉。珂鄉拯救、欲懇台駕翩翩然歸來、共籌大計、既期卒紓桑梓之禍、仍爲切磋德業之友、俾下走不同於小人之歸、而台端亦稍訂傳聞之誤、欽遲無量。附上四十金供途次脂秣。風雨雞鳴、願言曷既。胡公時駐軍英山、亦以軍旅之事相招。先生復二公書、略曰、自忖所學實非有用之才、且精神尫弱、尤不能效軍營奔走之勞、不得不量而後入。惟專心學業、期小有成、即所以報執事也。會稽宗觀察稷辰曰、昔夏峯不應高陽之招、意或同之乎。胡公復寄書曰、弟所求仍是講學修德之事、尙祈高賢惠臨、得朝夕聽經、以牖

愚頑必不以干戈之事溷公也。將南歸應聘時吴公奉命治獄張家口、待公歸後行。是年、著北游筆記三卷、論語筆記一卷、春秋傳正誼四卷、編拙修集十二卷、兒培濬遺文一卷、春秋名賢傳三卷。黄琴塢觀察聘至山西課孫、未往。

十一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四。春正月、辭吴公南歸。時培濬權厝濟甯、遂如濟甯謀返葬、而齊、豫、皖間捻匪梗塞、不果。家屬之避亂山中者謀北上、亦阻於捻。胡公聞而安置之、復以書招先生。二月、行至河南、阻撚逆於大梁城外。巡撫嚴公樹森聞先生至、亟啟城門迎先生、以

書抵曾、胡二公、道欲留先生意、二公復書允之、乃留居嚴公幕府。時河南團練大臣毛公㬥熙聘先生、辭之、游大梁書院、謁二程夫子祠。秋、胡文忠公薨於武昌。是年、著豫游筆記一卷。

穆宗皇帝登極、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先生擬薦舉賢才、應詔陳言諸疏、請嚴公奏上之、撚逆平、嚴公以先生與軍謀、敘績上聞、奉旨以訓導選用、并賞加內閣中書銜。先生入官自此始。

同治元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五。春正月、嚴公調撫湖北、復聘偕往。家屬北上、遇於許州、遂挈之武昌。時安慶已全復、先生念安慶桑梓之邦、陷賊十年、感曾公救焚振

溯之德，遂由武昌返安慶詣謝。三月，復客武昌，爲嚴公著鄂吏約編、撫豫奏稿。是年，著鄂游筆記一卷、讀易筆記二卷、論孟筆記一卷。南漳縣延主講席，未就。而曾相國以先生言，出金使甘愚亭及先生②及弟宗諸葬東山許玉峯、宋曾岑、蘇厚子、文斗垣諸先生，表其墓。命次子守彝受學於興國萬先生斛泉。

二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六。春正月，遂辭嚴公。曾公招歸安慶，修兩江忠義錄，居忠義局凡五年。二月，三子培凝殤。是年，登小孤山大觀亭，謁余忠宣公墓，編陸象山集節要五卷、年譜一卷、續輔仁錄一卷。爲學使姚江朱公

闡揚正學術風化示。命次子守彝受學於石埭楊先生德亨。

三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七。春二月、偕雲南竇侍御垿如金陵曾公國荃大營、觀雨花臺、孝陵衛各軍、謁方正學墓、登鍾山、旋返。上曾公書、論江南分闈事。冬十一月、應江南鄉試。先生少入學、以營葬不應鄉試、中更亂離、至是以金陵新復、開科、喜應之。初、主試劉平二公出京時、自言必得先生以歸、揭曉、皆被放。撤棘後、於黃少崑方伯所見先生文、歎闈中不得此爲解首、疑闈外擬墨。黃公以先生告、劉公太息久之。明年、桐邑領鄉薦者應禮

部試。二公見之，猶引憾。十二月，曾公奏舉先生以知縣留江蘇補用，奉旨俞允。是年，著師友言行記、徧、邵位四先生遺文選、柏堂師友文録數十卷。

四年乙丑，先生年四十八。春二月，季子獻彝生。回桐掃墓。夏五月，如金陵，送曾公督師勦匪於山東、河南，遂遊焦山，至揚州，謁史忠正墓，返金陵。署江督官保李公鴻章留居幕府，辭歸。上曾公論平捻書。吳桐雲觀察大廷聘入閩，辭之。是年，成詩經補義三卷、書經補義三卷、禮記補義三卷、易經筆記二卷、學庸論孟筆記三卷、編王子懷少宰奏議四卷。曾公勸先生入官江蘇，辭之。

五年丙寅先生年四十九。侍郎衡陽彭公玉麟邀入裕溪口水軍，爲草疏及修訂族譜。是時、倭文端公仍爲師傅。春、曾公討捻、未平、事多棘手、乃以書招先生往。三月、遂之濟寧州戎幕。夏四月、隨曾公觀黃河形勢、重登泰山。五月、隨謁孔林。先生見曾公憂形於色、時吳竹如先生以侍郎罷官寓諸城、先生往謁吳公、因論曾公艱難情形。秋七月、辭曾公歸。未幾、李公鴻章遂代曾公督師勦捻、曾公還督兩江。八月、游宣城、登北樓。九月、反安慶、兩湖總督李公瀚章、江西巡撫劉公坤一先後招往幕府、辭之。是年、始編文廟從祀賢儒言行錄。

六年丁卯，先生年五十。仍修兩江忠義録，兼主廬江書院講席。春，同里掃墓。秋，攜次子守彝應鄉試，畢，謁方正學墓，登燕子磯，遂游鎮江金、焦諸山，至無錫，登小金山，飲惠山泉，訪明東林書院，謁道南祠，至姑蘇，登虎邱，游劉氏二園，入蘇州，謁程忠烈祠，復至杭州，望錢塘，游西湖，登放鶴亭，謁岳忠武、林處士諸墓，蘇、白二公祠，游靈隱、雲棲、韜光諸寺，登琅璫嶺、五雲山、北高、飛來諸峰，復過蘇州，游五松園，借貴州莫子偲先生至上海，游龍門書院，也是園，觀洋廠機器，至揚州視弟妹，復道金陵，辭曾、吳諸公，訪游子岱刺史智開於和州，尋桃花塢、張文

昌故迹。訪彭雪琴宫保裕溪口。觀所畜二白鶴。游天門山、板子磯以歸。是年、編游定夫、游文清二公集、儀衛軒文集、校訂漢學商兑、書林揚觶、大意尊聞、有吴越紀游一卷。

七年戊辰、先生年五十一。兩江忠義録數十卷成、自始修至是已閱六年矣。春、校試卷於廬江、回里掃墓與大府書、爲安慶考生辨冤。秋七月、至金陵、居曾公幕府。冬十一月、送曾公入覲、至揚州、便道視弟妹、應觀察寶時聘、赴上海訂縣志。是年、李公平定撚逆、先生上書請速解兵入覲。李公奏先生籌策績、奉旨賞加五品銜。

八年己巳、先生年五十二。春、復校試卷於廬江、回里掃墓。爲宫保彭公草請假回籍疏、爲應觀察寶時編楊園集補遺十卷。曾公移督直隸、奏調人才凡八人、其疏稱先生熟於宋儒之書、素講愛民之道、調至直隸、冀吏治稍澤以儒術。奉　旨發往直隸、以知縣補用。作書辭謝、其略曰、某性拙才疏、無一長足供當世之用、雖關心國事、念切民艱、而學識固陋、器量淺隘、實非辦事之才。前承保薦、私衷感激、亦雖欲乘時上進、稍報特達之知、乃中自忖度、州縣理事、毫無把握、是以甘心守拙、不敢冒昧求仕、上玷執事知人之明。不然、執事再造江南、而

教養於某不啻父兄師保、苟具人心、豈不思奮。況先人畢生勤苦、今雖祿不逮養、亦未始不思上邀封贈之榮。無如才具淺薄、不得不量而後入、深慮一入仕途、不能爲榮、反貽羞耳。近年精力益衰、遇事不能謹記、目疾時發、風沙火日皆所深畏。州縣親民之官、事上使下、伺候奔走、案牘會計、瑣屑紛繁、微特非性質所安、卽精神亦恐不濟。至聽訟對簿、笞杖呼號之聲、尤素心所不欲見聞者也。左右思維、不仕無以答我公之知、仕而不能有爲、尤慮無以答我公之知也。厥罪維均、或請受其輕者可乎。初曾公以知縣奏保先生、作書辭、至是復上書辭

謝。曾公强之、贈金二百爲行。時貴筑黃先生彭年亦致書、曰曾侯有緇衣之好、而先生守介石之貞。時勢家兄不能遂如人意、竊爲蒼生憂耳。是月、孫世安生、仲子守彝子也、以嗣長子培濬。秋八月、乃啟行赴直隸、過金陵、謁吳竹如先生。應廉訪招至蘇、遂迂道登天平山、謁范文正公高祖墓。九月、過揚州、視弟妹。十月、訪故人子吳單門長慶於宿遷、復偕游子岱刺史登泰山。刺史同奏調者也。是月、至直隸見曾公。初、先生自得保薦、未嘗入官、屬至是猶以賓禮見、再陳不堪入仕狀、曾公笑許之。先生與游刺史同庽、越日曾公親至庽、贈金爲旅費、不

許辭。居保定逾月、長官多先施者、不得已被縣令冠服、持手版謁長官、曾公遂檄入營務處襄辦。是年、編訂儀衛軒雜著六種。

九年庚午、先生年五十有三、居保定、倡議修安徽義園。先是七年、李公奏加先生五品銜、其冬援例請五品封典、八年得　誥封祖父、皆贈奉直大夫、祖母、繼祖母、母俱贈宜人。秋七月、法夷敗盟於天津、　朝命曾公往治之。先生四上書諍論、並擬矜全臣吏疏。八月曾公書招往天津、至大沽、觀海口形勢。九月、入都、送天津守張公光藻謫戍黑龍江。曾公還督兩江、先生終不欲入官、與

曾公商論出處、語詳行誼略。請從歸江南。曾公及繼督合肥李相國皆不允。李公遂奏請補冀州之棗强令、署考云、廉正樸誠、經術湛深、留心利濟。次年正月部議上、奉 旨依議。

十年辛未、先生年五十有四。春二月、始莅棗强任、清積案、理滯囚、平寃獄、治教民、舉孝子、孝女、節婦、革文武生之不法者、修築黄盧河隄、植樹六千株。年終大計、本州署考云、學優事達、勤政愛民。是年、斷獄三百三十有一。著公牘一卷、書札一卷。

十有一年壬申、先生年五十有五。春、曾文正公薨於金

陵。先生重修　萬壽宮、八蜡獄神、倉神、火神諸祠廟。是年、斷獄三百有六。編求闕齋文鈔、重編孫麻山、朱魯岑兩先生集、重校柏堂集、師友言行記、志學、俟命、輔仁諸錄。

十有二年癸酉、先生年五十有六。春正月、修社稷先農諸壇。夏、創建名宦鄉賢祠、養濟院、刻張楊園經正錄、以

上諭十六條、附律易解、頒士民。閏六月、侍郎吳公廷棟、薨於金陵。冬、著棗强縣志補正五卷、復詳攷邑故紳鄭中丞端學行政蹟、稟請奏列、入祀鄉賢祠、即其家訪求遺書、得日知堂集數卷、重加編校、刻於保陽。河內蔣

生蓁來問學。以覃　恩加三級、得請贈祖晙邨公、考鶴樓公皆朝議大夫、祖妣甘、繼祖妣朱、妣金俱恭人。是年、斷獄二百二十有九。

十有三年甲戌、先生年五十有七。補刊邑故儒劉茂才綰大易闡微錄、創建敬義書院、義學。考棚成、舉孝子、節婦。河內田徵士致淑、蔣生蓁來問學。是年、大計卓異、總督李公署考云、究心民瘼、學識優長。奉　旨準其卓異詿冊。是年、斷獄百七十有八。輯柏堂叢錄十餘種。

光緒元年乙亥、先生年五十有八。爲書院置膏火地、置鄉會試資與各鄉義塾十餘所。蔣生蓁來問學。是年、斷

獄百有六十。著吳竹如先生年譜一卷、編柏堂叢錄二種、以　皇帝登極上言李公陳五事、並請疏免同治十年以前天下民歉錢糧。

二年丙子、先生年五十有九。春、復增建養濟院。夏不雨、請李公疏免同治十三以前天下民歉錢糧、以　覃恩、爲伯父敦化先生、伯父南陽公請五品貤封、俱贈奉政大夫。是年、斷獄百二十有四。編春秋左氏傳讀本、柏堂叢錄、左傳經世類纂、宦游隨筆。

三年丁丑、先生年六十。春、創建東強義倉。蔣生蓁來問學。夏至冬不雨、貸軍需銀七千於天津、糴運高粱至縣

放賑、稟大府劄緩下忙錢糧、請截留南漕籌糴備賑。冬十有一月、稟李公疏免全省災區次年上忙錢糧。是年、斷獄百五十有八、編柏堂叢錄。

四年戊寅、先生年六十有一。春、稟李公借災區子種、再請疏免無麥州縣上忙錢糧。夏、請加發粱漕、勸富民捐賑散放、又請疏免上年並本年災區錢糧、又請免光緒元年以前全省民欠錢糧。稟李公均差徭、又請免災區山陵大差、均允行。是年、創建義倉、成籌積穀一萬石、斷獄百有一。

五年己卯、先生年六十有二。春、著繼統論上李公。夏、增

建官民義倉、改養濟院、著敬義書院志、官民義倉志。大府擬升知欒州、催令入都引　見、以增建義倉未成辭。李公奏保守令四人疏、謂先生慈祥愷悌、通達治體、奏無留牘、獄無冤囚、百廢具舉、凡有益閭閻之事、迭據議稟施行。又迭捐巨欵、躬親賑濟、創建倉廒、積穀萬石以備荒歉。又云、實心實政、爲直隸不可多得之員。擬懇勅部從優議敘、以獎賢能。是年、斷獄百有二十。始著春秋集義。次子守彝省親至署、因命赴保定、受學於蓮池書院山長貴筑黃先生彭年。

六年庚辰、先生年六十有三。春正月、請開缺、不許、因請

給假修墓。初、先生客山東、吳公致書曾公、盛道先生之才、謂他日面叩所學、愛才如閣下必有以拔擢而登進之、當不使天生斯人、竟淪棄寂寞之濱也。及同治癸亥、曾公督江南、招至安慶。甲子、奏保知縣。已、公督畿輔、復奏調赴直。庚午、公復督江南、謂嗣任李公曰、僕觀人多才短、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眞摯、久爲朋輩所信、其在任辦事、似尙力爭上游。當時勸其服官、許以決不令其負債、尙求左右力踐斯約。故先生在官、凡所議稟李公無不立應者。至是先生乃具狀請假歸、其略曰、某皖北迂生、才庸學淺、是以少安愚拙、曾無干祿之心。繼因遭

際時艱、不得已歷游幕府、雖亦志存利濟、而始終不爲仕進之謀。乃蒙前憲台曾於奏調人才摺內謬列賤名、奉

旨發往直隸、以知縣用。自顧愚陋、辭謝不獲。又蒙

憲台奏補棗强貢缺、奉札於同治十年二月到任視事。州縣爲親民之官、時慮不克報稱、上負憲台及曾正文公知人之明、屢禀乞休、皆荷降函不允。並蒙大計之年登諸上考、又以辦賑微勞、疏請議敘、名浮於實、益切悚惭。且蒞任以來、刑名之案曾無駁飭、條陳事件罔不褒嘉、興廢舉墜之事無不曲賜成全、俾無棘手。知遇如此、何忍遽萌自逸之私。上年蒙諭久保卓異、應速請資引

見、可得升階。某以增建倉廒未竣、義當素位而行、不敢存進取之念。據情禀覆、仰蒙函示、準與從緩。見任經手事件雖竣、而精力衰鈍、難任馳驅。某在任九年、事事躬親、舊案新案、隨到隨結、無一留存之積牘。錢糧雜稅、儘徵儘解、無一留存之庫欵。惟前因荒年捐賠撫糧創建義倉、僭禀憲台挪動未解攤捐之欵、後復通詳立案、故今惟有攤捐欠欵無力清交、餘無經手未完之件。前月晉省謁見憲台、屢以精神罷敝乞準假歸、仰蒙獎飾。某今年六十有三、歷年盡心辦公、時守先勞無倦之訓、幸少貽誤。惟自恨學未優而入仕、是以仕未優而仍學、

教養諸政、未敢倦勤、窮經考史、公餘不懈、勞心過甚、頭暈目眩。近則目疾益昏、精神益散、實難勝州縣之任。且官久民玩、心力尤難照顧、深恐戀官不舍、末路貽譏、少存恬退之心、老忘貪得之戒、言不顧行、將爲學術之羞。是以縷陳實情、乞委賢員署理、俾某得安愚拙、無負初心。且離家十餘年、墳墓多未修理、欲請交卸後回籍修墓、休養月餘、精神尚可任事、自當銷假請咨引　見。如精力日罷、自當申請開缺、固不敢存偷安之意、亦不敢存戀棧之心。書上、李公慰留再四、久之乃允。三月、蔣生蓁來問學。蓁至是凡五至、往返萬餘里矣。夏五月、春秋

集義成。六月，卸棗強任事，至保定蓮池書院山長貴筑黄先生居先生於君子長生之館。秋八月，如天津謁李公，遂如滄州。九月，自棗強挈眷南歸，道泰安，過郯城、高郵，俱同夫人蘇氏。攜季子獻彝復登泰山，謁孝婦祠、露筋祠。至揚州，游平山堂，謁史忠正墓。至鎭江，復游金、焦，遇彭雪琴宫保於焦山寺。過金陵，至蕪湖，訪故友楊先生德亨之子，取其遺集歸編之。冬十一月，至安慶，遂寓居焉。

七年辛巳，先生年六十有四。春正月，回桐省高氏長姊病於西鄉，遂謁祖墓，修支祠及始祖妣墓。返省，謁曾文

正公祠、登迎江寺、謁忠節祠。訂譜稿、柏堂集前編、次編、續編、後編、經說、讀書筆記、志學、俟命二錄、次子守彝前已刊成、茲復加校閱、自訂敘目、又自訂說詩章義、春秋集義、編拙修集補遺。秋七月、彭雪琴宮保奉　命查辦事件、招游江西石鐘山、遂游廬山白鹿洞書院、爲彭公草疏。是年夏五月、以病請開缺、李公題本云、該員實心變民、品端學粹、病痊仍行起用。

八年壬午、先生年六十有五。春正月、回桐、爲許玉峯先生卜啟葬、爲其孫置生產。遂如六安、謁吳竹如先生墓於佛郎山、因登霍山南岳。二月、返桐、攜次子守彝謁祖

墓、修三世考妣墓、置祭田。至掛車山謁儀衛先生墓、登城西諸山、視伯父南陽公適朱氏女於北郭外。同里阮茂才强來問學、留居數月。湘撫涂公宗瀛、學使曹公鴻勳奉書幣延主講湖南校經堂書院、辭其聘。前晉撫鮑公源深薦至上海龍門書院講席、漕督黎公奉　命撫蘇、延先生、皆不就。秋七月、彭公再奉　命查辦事件、遣兵輪迎至江蘇。彭公擬爲江督左文襄公延入幕府、辭之。游狼山、遂登天平、穹窿諸山、謁范文正祖墓、韓蘄王墓。八月、至常熟、游虞山、謁虞仲、周、張子游墓。九月、至淮安。冬十有一月、彭公復奉查辦事件之　命、招游武昌。

登晴川閣、黃鶴樓、謁曾胡二公祠。登伯牙臺、訪漢禰衡吳爵蕭墓。返至江西、登石鐘山。兩爲彭公作疏稿、編希賢錄、訂石鐘山志、著周子通書講義。是年、數與彭公及沈太守鎔經論懷甯、潛山諸邑蛟災、暨舒城鹽梟事。

九年癸未、先生年六十有六。春正月、偕彭公至江西石鐘山觀梅。六月、偕彭公至九江謁周子墓、遂游大孤山。爲彭公作查辦事件、懇辭尙書、保舉將才、請給周子守墓奉祀生各疏稿。歸皖、捐修族譜。秋九月、中法事起、彭公防海粵東、延之幕府、辭之。是年、有與尙書閻公論時務書。季子獻彝入安慶府學。

十年甲申、先生年六十有七。春二月、回桐、攜季子獻彝徧謁祖墓、修二世、六世兩祖墓。登松鶴菴、謁左忠毅公墓。登三芝菴、謁姚薑隖先生墓。視長子培濬適徐氏女於掛車山。夏、補輯朱子大學講義。四月、如金陵、訪舊友江甯汪梅邨先生、謁曾沅圃宮保、謁明孝陵及方正學血蹟石。六月、補編倭文端公遺書、編王樸臣遺集。冬十一月、編李尚書政書。回桐省墓、遂如六安歸、自訂柏堂集外編。手書知非錄一册、自述生平以告子孫。是年、軍機處以大臣保薦、開單行取引見。蘇撫衛公榮光、署江督裕祿公、署皖撫盧公士杰先後延入幕府、皆以

疾辭。十二月，得偏痿病。是年，命季子獻彝受學於欒城孫先生葆田。孫先生後由菏松令調合肥，過省城，先生敬其學術治績，屢扶病過之。

十有一年乙酉，先生年六十有八。夏，疾稍痊，能扶杖步行。重編聖廟從祀賢儒言行錄成。門人蕭茂才穆來皖視疾，以柏堂集外編有益學者，趣速刊行。自訂柏堂集餘編，口授家訓一册，重校志學錄，俟命錄，口授跋尾文二首。監利王傳喬寄其祖子壽先生柏心事狀，乞爲文，遂口授刑部王事王君傳一首。取長子培濬遺文附刊柏堂集後。門人歙縣汪大令宗沂來視疾，並爲立方服

之神氣差王。長熟王茂才慶長來問學。其明年丙戌秋、偏痿疾復發。先是、守彝命工人製小輪輿、平地則轉輪使前、遇門階轉折處前後二人手舁以過、朝夕出入皆守彝兄弟及僕人雜執其役。自疾稍痊、即不肎御。至是、仍日命舁至書室、危坐終日、據案讀書如故。爲邑東鄉周氏校閱清芬集、爲霍山黄明經嶽生編訂遺集、各口授序文一首。是年、湖北劉生元弼奉貴筑黄先生書來問學。台灣巡撫劉公銘傳延先生渡台修志、以病辭。柏堂集外編刊成。雲南陳雲溪太令兆慶奉節母楊太恭人喪回籍、以行述乞文。先生念大令官桐城時有惠政、

遂口授文一首紀節母之德。又扶疾拜節母喪於江干舟次。

十有三年丁亥，先生年七十。春正月元日，中丞陳六舟先生來訪，因問皖中利弊。先生乃口授書千餘言，力陳安徽旱潦、賦稅之弊，與皖中良吏及紳士賢者三十餘人。仁和譚仲修大令獻罷官歸浙。大令博物君子，扶疾至廬所送之。老友方宗屏刺史昌翰幼同學舍，長同患難，老年同告歸廬皖。先生尤常扶疾過刺史廬，氣誼益深，且敦促刻所爲詩文，曰願及見之。宮保彭公在廣東得偏痺疾，與先生相似。中法事平，公假旋，朝命仍兼

巡閱長江、過皖來視先生疾、各扶曳相見於廳事。門人馬中書其昶、陳茂才澹然先後來視疾。夏四月、忽增閉結之症、勢甚危、彌月乃安。自是不能至書室、然猶日坐卧室觀書、自朝至夜。門人劉茂才文鳳來視疾。學使貴恒公科試至安慶、聞先生病篤、屬府學官索先生所著經說及行年錄。老友孫海岑觀察雲錦由江寧移守開封。觀察官江蘇通州、有異政、過皖、先生扶病至廳所、舉酒爲別。五月、大水、先生復致書陳公、言救荒事。爲淮安故友高子上先生編訂遺文、其孤請爲序傳、口謇澁不能成。冬十二月、奉　上諭、貴恒奏請將碩行紳士優予

獎勵等語。據稱安徽在籍紳士、五品銜、前任直隸東强縣知縣方宗誠，早年績學、經術湛深。及官直隸，亦能留心利濟。生平正學純行、實足矜式鄉閭。深堪嘉尚。方宗誠著加 恩賞給五品卿銜，以資觀感。該部知道。欽此

學使於先生初未識面、 旨下、士論欣然。學使原奏云、查有前任東强縣知縣方宗誠、籍隸桐城、早年積學、恪守程朱、文行交修、體用兼備、說經闡道、著術爲多。及官直隸、實能以儒術澤吏治、迥異迂疏。前直隸督臣曾國藩稱其熟於宋賢之書、素講愛民之道。今直隸督臣李鴻章奏稱其經術湛深、留心利濟、先後奏邀 聖鑒、該員旋因病告歸。現年七十、杜門養疾、猶復日手一編、孳孳不倦。其正學純行、實足矜式鄉閭、廉頑立懦。仰懇 天恩逾格、應如何優予殊榮、出自 聖裁、俾士林觀感、咸知絕技趨而遵正軌、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陳六舟先生至廬視先生疾。時

先生到客言甚簡略矣。

十有四年戊子、先生年七十有一。春正月、霍山縣黄從渾、從默兄弟奉其父書來問學。二月二十夜初燈後、阜至書室、與課讀師李雅亭先生讌談二鼓、入室閱書、數番罷、命水濯足。濯已、忽痰氣上逆、遂于二十一日時加卯卒於皖城南門寓宅。遠近聞先生沒、哀祭誄輓有絶痛者。孤守彝、獻彝別具哀餘錄以誌海内高誼焉。

先生體貌端嚴、氣如山嶽、豐頤方口、修眉長髯、發言出聲、音響宏亮。初至安慶謁曾公、論天下事、言及失機敗亡將吏、聲氣俱壯、羣弁皆駭集、繞屋窺覘、竊言曰、此客

誠異與吾老大人言事、何聲之驚人也。老大人者、軍中呼曾公之辭。官棗強時、一夜駕輕車、攜一僕、一役、一內廐出城數十里、至一大邨、由深巷入。有聚賭者數十百人、猛闖官署捕賭來、數十百人遂各折橙足有聲、將拒鬭、僕役皆懼。先生乃自呼曰、方爺來、汝等敢不速開門跪者置死罪。數十百人皆噤、釋器伏地不敢動。先生入、責懲十餘人、繫其魁、餘縱不問。邨人皆言、是夜聞方爺呼聲如巨雷、不覺股慄。御家極嚴、家人子弟有失、輒呵斥聲嗃嗃、莫不震懼。然風采粹然、吳君摯甫言、每與讌談、意得時輒掀髯大笑不可止。歸里後、年七十、又久病、

而丹顏蒼髮，德氣充盛。湘潭黃君舒昺講求宋儒躬行之學，豐城毛君慶藩講求掌故詞章之學，一日至皖來謁，與論學問極歡。黃君退，勉守彝兄弟曰：「老先生德學宏深，賢兄弟宜力負荷也。」毛君則退而歎曰：「淵穀之象，無愧碩儒。」二十年傾仰之懷，於兹始慰。先生壯時，謁姚石甫先生，姚公驚謂君眉有采，殊未多見，而居江甯節幕時，一日曾文正公自拈鬚睇視先生曰：「吾鬚過豐，不若君鬚之清朗也。」先生没之前十餘日，嘗舉一手使守彝捧之，而無語。前二夕，呼水置盆，命守彝偏體濯之，既而命更進温水，自以左手盡力摩濯之。時夜間寒甚，守

彝請勿久擾、先生示慍意而不言。及没之夕、初扶倚坐榻、痰氣上逆、閉目無言、忽屋上有聲如墜巨石、先生猛植身如舊起然者、乃危坐而逝。逝時面上紅光如雲氣、團旋收卷。

先生元配甘氏、繼配蘇氏、均封宜人。四子、長培濬、有文行、早夭。次守彝、太常寺博士。三培凝、殤。四獻彝、安慶府學附生。五孫。一女適今知開封府同里孫觀察雲錦次子縣學生仲平、即先生六十述懷詩有云嫁女得君子者也。先生没後二月、仲平以疾卒於汴梁。

校記

①隴：當作「瀧」。

②「及」字衍。

曲園自述詩

清·俞樾 自撰
楊世文 校點
劉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間刻本

《曲園自述詩》一卷、《補自述詩》一卷，清俞樾自撰。清光緒間刻本。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號曲園，浙江德清人。幼有夙慧，九歲即戲爲書，而自注其下。著述等身，實肇於此。道光三十年進士，改庶吉士。以復試詩有「花落春仍在」之句，爲曾國藩所賞。散館，授編修。博物閎覽，著稱輦下。咸豐五年，放河南學政，因人言罷歸，乃一意治經。始讀高郵王氏書，善之，自是專依爲宗。其《群經平議》，則繼《經義述聞》而作，小有未逮。《諸子平議》乃幾與《讀書雜誌》抗衡。《古書疑義舉例》條理畢貫，視《經傳釋詞》變而愈上，且益恢廓。逮後《俞樓雜誌》、《曲園雜纂》諸書出，其析疑振滯，雖多與前數書相仿，或精義較甚於昔；學隨年進，亦初不自諱也。嘗受學於長洲陳奐，罷官僑吳，猶及見宋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説，故治經頗有《公羊》家風。然爲學固無常師，左右採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惟好改經字，末年稍自斂，成《經説》十六卷，風格與前略異。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謂多後世詐托爲之，可以辨形體，識通假，當止於秦漢碑銘。既專以著書自娱，遂不復出。曾國藩督兩江，李鴻章撫吳下，皆禮重之；時以巾服從遊，往來如處士。曾國藩乃有「閎才不薦，徒竊高位」之歎。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書院等，而主講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學者鄉方，多所造就，蔚然爲一時樸學之宗。每竟一歲，輒以寫定之書刊佈於世。晚年足蹟不逾江浙，而聲名揚溢海内外。惟既博通典籍，或旁涉稗官雜流，復以筆劄泛愛人，論者遂以比之隨園。卒，年八十有六。所著凡五百餘卷，統曰《春在堂全書》。除《群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茶香室經説》十六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外，其《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樓雜纂》共百卷，並頗資考證。

《自述詩》成於光緒十五年五月，凡一百九十九首。十二年後又作《補自述詩》。其詩概述經歷，頗爲詳盡。採用綱目體，以詩爲綱，每首詩下附以詳細小注，補充事實，綱目結合，較真實地反映了俞氏之生平事蹟、學術歷程。

曲園自述詩

德清俞樾

宣廟龍飛歲在庚，元年辛巳月嘉平。小寒未屆猶非臘，還是元楊月內生。余生於道光元年十二月二日，距小寒尚兩日，故星命家仍作十一月論也。十一月為元楊月，說詩者往往隨筆從八爾雅云元楊，虛也。余一生虛名無實，殆坐此乎。

烏巾山下舊居家，鵲喜樓頭靜不譁。一夜春風吹喜氣，道逢千里到京華。余舊居在德清東門外烏巾山之陽，地名南埭，有小樓曰鵲喜，因屋後有老樹一株，鵲巢其上，故得是名矣。余生於是樓，先大夫時在京師，有誌喜詩曰：春風吹喜氣，千里到幽燕。

儒門淡泊俟嚴寒，最是劬勞母氏難。見說當時扶病起，攤衾手自製兒冠。余生三日，太夫人大病幾危，至二十餘日未離牀蓐，乃曰：兒將滿月矣，不

可無帽。採余而坐、寫余鬚帽。

四齡遷從到東湖、爲苦鄉居鬧見無從。此塵封南埭屋、至今先業總荒蕪。道光甲申、余止四齡、而先兄壬甫則十二。歲矣、以鄉居不能從師讀書、乃遷居仁和之臨平鎮。蓋太夫人臨平人、依外家以居也。先大夫詩曰、十齡膝下兒、漸漸解塗抹。窮鄉寡聞見、經師無由得。但恃折楚殺、豈合出門牆。巖巖皋亭山、下聚萬家室。新特爲附雞、鶩姍姍盈依墅。逝將從之居、契龜已云吉、即此時作也。臨平鎮有鶴不湖、亦曰東湖。

年年史埭度元宵、笑倚樓頭興最饒。背白兩龍纏過去、滾毬燈又到潘橋。初遷臨平、所居曰史家埭、有樓臨御。元夕張燈、輒登樓觀之。背龍、白龍皆燈也。滾毬燈最無足觀、而其製最古、見宋陳元靚歲時廣記。潘家橋在史埭之西。

生小深蒙外氏憐、每隨慈母去流連。玉臺已聘年皆幼、

不礙堂前共戲錢。外家姚氏居稽山港，與史家埭不一間，余外姊早已聘定，每侍沈太夫人往居焉。内子姚夫人兩小無嫌，仍共嬉戲。

阿母操勞井臼餘，晨窗課讀不教虛。兒時鶩鈍眞慙媿，九歲纔能畢四書。余讀四子書，皆太夫人口授。

東湖聚族相公家，辰往申還半里賒。五載硯貽樓上讀，兒童三五共咿啞。臨平孫氏乃乾隆間大學士文靖公之近族，先姨母家也。余十歲讀書於其家書室，傍聽非之樓，額曰硯貽樓。

束髮從師戴次君，木來中表誼殷殷。當時脩脯殊堪笑，斗酒難供一月醺。余讀書孫氏，所從師爲戴貽仲先生，字嗣村，與太夫人姪孫也。每歲餽洋錢三枚，以代脩脯，余從之五年，止餽洋錢十有五而已，按月計之，不足三百錢。壯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

三百青銅錢。是戔戔者不足當唐時斗酒之值也。余生平讀書之費止此。

生來從未識離愁、突作江南境內遊。小小醉經書屋裏、新添桂樹一枝秋。余十五歲時、先大夫館新安汪氏。汪已盦、一日、醉經書屋到之次日、借汪氏昆仲遊城隍廟、買桂樹一株而歸、植之窗外、踰月花開頗盛。先兄于甫年十四、侍先大夫入都。先大夫賜詩云、汝生從未識離愁、突作三千里外遊。余此行也、兄戲改其語以贈云、汝生從未識離愁、突作江南境內遊。此詩首二句即用其語。

蘭陵城外屢經過、爲愛黃華繞郭多。自是生來秋氣重、編詩先錄菊花歌。常州東門外有老圃、以蓺菊爲業。如種類粲然、花時極可觀。嘗侍先大夫往游焉、爲作蘭陵菊花歌。余編詩始此。

馬家長巷巷中央、舊有吾家薜荔牆。牆內小軒題印雪

雪泥蹤跡在青箱。乙未冬、余從先大夫自常州還、始由史埭遷馬家衖、黃孫氏屋以居。青田端木先生國瑚題曰印雪軒、故先大夫詩文集皆以印雪名。

髫年采得泮池芹、初踏名場望已殷。記得黃昏燈下坐、報船驚聽過紛紛。丙申歲、余年十六、初應小試、學使史衛琥先生取入縣學。時余寓戴氏、即先祖母家也。其家後門臨河、學院既發圓榜、鬧報書之捷報紛紛從後河而過、皆謂曰事不諧矣。余亦嗒然。未幾、報者從前門而入。

鄉闈逐隊到杭州、分得天香一半秋。莫被嫦娥笑唐突、沈㮤初次月宮遊。丁酉、應鄉試中式副榜第十二名。

白蠟明經亦足榮、何除名籍齒諸生。區區一試真堪哂、重唱宏文館外名。余既中副車、不隸學宮矣。己亥春、乃至湖州應科試、以是年有恩科、鄉

試如不中、則庚子鄉試仍可以本年科試所取者應試、不必考錄遺才也。乃庚子科余以病不與、則此試甚無謂耳。吾郡學使考課名宏文館。

催妝詩賦小春天、莫悵秋風未著鞭。但使登堂得佳婦、何妨攀桂緩今年。己亥秋試未售、十一月、姚夫人來歸。先大夫詩云、八生好事猝難全、文戰偏成籙外仙。但使登堂得佳婦、何妨攀桂緩今年。此詩蓋述其語。

秋風一病太郎當、孤負槐花此度黃。病榻惟看日知錄、零星箋注不成行。庚子秋闈、余以病不應試、病中惟以日知錄自遣。今曲園襍纂中有日知錄小箋一卷、始於是時也。

初擁皋比不自珍、村書幾卷課清晨。沈循行氏來從學、著籍門生第一人。辛丑歲、余在印雪軒讀書、有沈氏子二人來從余學。其兄名燦、字爾蘇、後

以校官先爲詁經精舍監院者十年、嘗語人曰、凡在曲園門下者、莫如我先也。

甬上烽煙達浙西、翛然數月住清溪。家家招致嘗新稻、不曉江干有鼓鼙。辛丑秋、海上有警、余家在臨平、距尖山口百里而近、因暫還德清南埭居。其時新穀甫登、農家競酒醴、爲互相招延、頗極村居之樂。

小齋虛度武林秋、明月清風何所求。留向西泠橋下坐、安知他日有俞樓。壬寅歲、余館於武林蔡氏、脩脯所入不足四萬錢。余百哀詩所謂當時家計殊堪笑、明月清風四萬錢也。嘗徒步赴崇文書院之課、於西泠橋下小憩、其地若即今之俞樓矣。

蘆荻花中小巷寬、又攜書劍此盤桓。平生自問無仙骨、不拜純陽呂祖壇。癸卯歲、館荻港吳氏、其地有呂祖壇、扶箕請仙、遠近雲集。余雅不信扶箕之術、或勸余往、笑而謝之。

八月秋風蘂榜開、吾兒齊得錦標回。玉山冰水曾游處、秀老不來清老來。癸卯鄉試、玉甫兒登賢書。其年兒館玉山汪春生大令署中、榜後乃薦余自代。

江山如畫好吟詩、正是橙黃橘綠時。一路尋幽兼弔古、子陵臺與偃王祠。是年十月初、余赴玉山、於錢唐江干趁義烏船而去、沿途吟咏、得詩頗多。

寂寞誰憐客裏身、頗欣佳伴得汪倫。一燈覓句過除夕、九等論才到古人。既至玉山、適春生大令之從弟君生調鼎至。一見頗相得、除夕兩人聯句、遂至達旦。君生曾以漢書古今人表有古無今、擬爲補之。次年春、君生還浙應試、余寄詩贈之、此四句即其前半首也。詩不存於集、今補刻佚詩中。

微名幸得附賢書、莫向名場問毀譽。且博高堂開笑口、

明年兄弟赴公車。甲辰秋余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或摘與三藝有疵改置三十六。北望燕雲客路長。別兒孤矢志須償。因遵覆試新功令、甫飲屠蘇便辦裝。各直省新中式舉人覆試自道光甲辰科始覆試之期定於二月十五日、余於正月初四日自所寓臨平鎮啟行然到京已二月初十矣。

咫尺金臺未許登、僕車羸馬又南還。長安花好無由看、且看新安江上山。乙巳會試不中、偕玉甫兄南歸是秋即至新安館於汪氏。

江山與我有前緣、一客新安共六年。歲歲春風二三月、江干來趁四倉船。余自乙巳秋館休甯汪村次年先大夫見背丁未不與會試至庚戌會試後乞假南歸、辛亥又館汪村者半載、首尾共歷六年。每年春去冬還所坐者為四艙船或五艙船、船大余止賃其一艙而已。古無艙字、唐歐陽詹詩云、隔艫殘月入中倉、是古作倉也。

載酒人來楊子亭、先生弟子盡皆青。戲援康節當年例、門下美愚長一齡。余客新安、從遊者頗眾、皆昌黎師說所謂年相若者也。門下高弟爲吳紹正字則之、賓長余一歲。則之後成進士、官吾浙瀟溪令、有政聲。康節事見邵伯溫聞見前錄。

四月汪邨例打標、錦棚歌舞鬧昕宵。村夫子亦欣然出、去看梨園笑吽跳。每年四月、汪村賽神、謂之打標。錦棚演劇、五六日始罷。余歲歲與觀之、有詩存集中。笑吽跳乃梨園名目、見李斗揚州畫舫錄。

孫賓石亦一時豪、擁貲黃金興轉高。紅葉樓頭紅燭底、君拈畫管我吟毫。余在新安、與孫蓮叔殿齡交。蓮叔長余一歲、有異姓兄弟之稱。其人富家子、豪邁喜客、所居曰紅葉讀書樓、賓朋錯坐、絳蠟高燒、作畫題詩、每至達旦。

新安舊刻久消磨、模印流傳亦不多。兩卷詩文聊補佚、

兒八集外對苑雜。蓮叔爲余刻好學爲福齋文鈔三卷、詩鈔四卷。今版已不存，而印本猶有存者。俞樓襍纂中所刻佚文佚詩各一卷，皆此本也。

五年兩賦弄璋詩，已抱於菟又月支。遂使荊妻心竊喜，果然驥子是吾兒。大兒紹萊生於壬寅年，二兒祖仁生於丙午年。內子姚夫人幼時，有推算祿命者曰：子必屬馬乃佳。祖仁生，夫人喜之。其後大兒早入仕途，二兒竟以病廢，似乎不驗。然大兒年甫四十而卒，無子。今余止一孫，名陛雲，二兒生也。是其言驗矣。月支見文選赭白馬賦注，蓋謂馬之肢體耳。

孫得牙牙兩小孫，含飴老母興偏加。年來深喜科名利，兒命眞能助阿爺。長女錡孫生於甲辰年，是年余領鄉薦。次女繡孫生於己酉年，明年余成進士。姚太夫人嘗曰：此兩女命運皆好。

丹陽城外孝廉船，猝遇危機幸獲全。猶記覆舟橫水面，

弟兄風雨立河邊。庚戌春，余與壬甫兄同舟北上，覆舟於丹陽城外之青楊浦，余兄弟幸從船艘互相救持登岸，未至入水，然風雨之中，衣履皆溼，從者及舟子則皆溺水，得生危矣。

清遠堂前人語稠，弟兄同住此西頭。桂銘去歲親書與，四十年來舊夢留。既至京師，而吳興會館人滿矣，其廳事曰清遠堂，向不居人，乃編枯糊紙障其西頭一間，余兄弟居焉。去歲，都下諸同人葺治一會館，屬余題一聯於清遠堂，因書二十八字寄之，曰：率一郡七縣人文，科第春秋來接彰；話卅有九年舊夢，弟兄燈火臥聯牀。稱楹聯亦稱桂銘，見明人張岱瑯嬛文集。余謂桂銘之稱勝楹聯也。

一樽十里趁晨曦，遠自宣南赴棘闈。戲詠東坡舊詩句，新郎君去馬如飛。凡會試者，例於貢院前賃屋作小寓。是科余與壬甫兄徑自吳興會館往。館在宣武門外半截胡同，而貢院在崇文門內，相距十里而遙，同試者皆詫之。東坡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詩

云、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末句即用坡語。東坡此詩有石刻在彭城雲龍山、作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不知誰所改也。十里、三十里、姑置不辨、而送之赴試、非試畢送之歸、何云歸去乎。從集本是。

名場得失不須猜、相約清游訪古槐。薄暮歸鞍駐門外、喜蟲幾輩已先來。會試出榜前一日、闈中既寫榜、其消息即絡繹傳出、報喜者紛然、凡與試者未免怦怦。王甫兄乃邀周雲笈、承謙及余至龍樹院小飲清談、戒不得言科名得失事。薄暮方還、而余中式六十四名、亭午已得信矣。老僕孫福曰、因不知主人所在、故未來告。余笑曰、總待明日榜出方信、此時知之、人猶嫌早也。龍樹院以有龍爪槐一株、故名。

金殿臠毫賦暮春、豈因花落見精神。如何謬被羣公賞、也錄巍然第一人。保和殿覆試、詩題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大為曾文正公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覆試第一、俗亦謂之覆元。然

視會元、狀元則過不如矣。

鵷行列坐殿西東、官樣文章總未工。莫笑退飛如六鷁、本來野鶴趁雞群。余殿試二甲第十九、朝考一等第二十九。

自憐家世本單寒、得隸仙曹亦大難。聖主量材親點注、書生本色秀才官。五月初三日、引見、蒙恩改翰林院庶吉士。

長安道上看花還、再看新安江上山。白嶽曾遊黃海未、隔几橋陰怕躋攀。辛亥春、仍館新安、至七月而還。是歲、作白嶽之遊、黃山則未及遊也。隔几乃黃山中橋名。

芸館三年職未供、且來試聽禁城鐘。一樣聊將銅駝陌、慙愧諸君負笈從。壬子春入都、散館、休甯汪儀卿、黟縣李繡庭皆門下士也、相隨北上、從余

學、日應京兆試。

萬戶千門不易尋、彤廷率爾竟操觚。天恩許注蓬萊籍、免作仙人項曼都。散館引見、蒙恩授編修。是年散館題爲乾清宮賦以表正萬邦、宏敷五典爲韻、今刻賓萌外集中。

柳巷南頭小院開、紙窗布幕足徘徊。白沙鏽子黃泥罐、領略窮官風味來。余初入京、寓南横街之圓通觀。散館後移寓棉花胡同。及聞眷屬將至、又移寓南柳巷。

老母康強婦孺歡、燈前笑語共團欒。阿兄亦尚留都下、同守寒罏到歲闌。老母率眷屬入都、時壬甫兄充實錄館謄錄、亦同寓。

一行鵠立玉階前、金闕觚棱欲曉天。自笑廿年村學

究也來試賦早朝篇。是年十月、皇上御門辦事、恭派侍班。

小臣生值道光元、三十年來覆幬恩。今日青袍拜

陵下、神功聖德媿難言。咸豐三年春、謁。慕陵、有詔命恭親王恭代。時臣樾恭派隨同行禮。慕陵不立聖德神功碑、遵遺詔也。

恭逢鉅典舉臨雍、同向橋門聽鼓鐘。殿上玉音宣

朗數陳太甲與中庸。是年二月八日、皇上臨雍、派翰林官二十人聽講、臣樾與焉。是日講義爲尚書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四句、中庸致中和一節。

天涯燕壘託經營、又駕兩轅出鳳城。自笑浮生眞似夢

一椽仍復住臨平。四月中、乞假送老母還南、仍住臨平之印雪軒。

是時烽火徧東南、小隱東湖喜尚堪。柏酒桃湯沿俗例、

龍居佛日恣幽探。甲寅正月，在臨平與諸親友以酒食互相招延，亦極里居之樂。四月中，又偏游龍居、佛日諸勝。

更向清溪問舊樓，一泉一石總留題。雖然忝竊名山席，竟未看山到剡溪。是年春，同德清上先人冢，遂游北門外慈相寺，有半月泉、蟠龍石諸詩。浙撫黄壽臣前輩薦余主姚縣講席，然竟未赴也。

迢迢纔共鵲南飛，怱怱仍隨鴈北歸。薄宦未成親已老，臨行清淚滿萊衣。是年十一月，入都銷假，内子及兒女輩奉太夫人仍住臨平。

驚看大地盡干戈，出押將如虎兕何。一日夜馳三百里，輕車剛繞賊中過。時賊踞高唐州及連鎮，大兵圍之，未即克，因繞道兼程而進。

詞曹無事太優游，史館還容一席留。欲向青編求故實，

自將志傳署兼修。乙卯春、派充國史館協修。凡初入史館者例須自署撰修何書、大率皆署列傳。余欲考求國朝事實、署志傳兼修。然在職不久、此志仍未逮也。

全家依舊到燕臺、亦是閉關冒險來。只惜慈輿已南去、幾時笑語再追陪。王甫兄以知縣官閩中、奉太夫人南去。姚夫人仍率兒女輩到京、寓閻王廟街。其時高唐連鎮已肅清、然揚州尚爲賊踞、南北不通、仍繞道而來也。

旰食宵衣　聖主心、小臣文字効微忱。雖當天步艱難日、稍抒憂勞借舜琴。四月十三日、考試試差人員、上以舜任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余借題發抒、以舜在牀琴、見古聖人不慹不竦、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羑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絃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

紛紛星使出詞曹、自問無才敢濫叨。誰料　聖恩偏最

渥，竟容玉尺兩河操。自五月朔以後，典試諸差以次簡放，自問已無所望，乃八月初二日蒙　恩放河南學政。材輕任重，隕越始此矣。

宮門曉日聽傳宣，　天語親承　御座前。自奏臣年三十五，敢將增損說官年。赴宮門謝　恩，蒙　召見一次。問及臣年，奏曰三十五歲。上問，是實年否。奏曰，是。按宋孫河魏鄭欽云，士夫相承有官年、實年之別。閒有位通顯，或陳情於奏牘閒，亦不以為非。是官年、實年宋已有之。是歲余實年三十五，官年則未及此也。

秋風使者建旌旄，萬鶴軺車出　帝畿。路向呂翁祠下過，暫時入夢莫相譏。十月下旬出都，過邯鄲呂翁祠，有詩云，我亦偶然來入夢，忽乘薄笨忽輶軒。詩載集中。

七十慈親壽且康，今年八月未稱觴。笙歌繁會衣冠盛，

補慶生辰在大梁。太夫人今年正七十八，月中生日，恭値孝靜成皇后大喪，未及稱觴，乃於大梁使署補祝。

嶽色河聲無古今，使臣仗節徧登臨。力除蕭艾求蘭蕙，此事當年過用心。丙辰二月，始出棚考試。學使之職，當以求才爲主，而以防弊爲賓。果拔得一二眞才，使爲無忝厥職，小有冒濫，無傷也。余當年轉以防弊爲主，此乃少年用意未當，奉職不稱，正以此也。

先人三載客覃懷，轔馬鈴騾數往還。今日停驂無限意，雪泥何處問緱山。先大夫曾館山右康蘭皋中丞之招，客懷慶府之緱山村者三年。余按試覃懷，經由其地，不勝風木之感。

溱洧追思鄭大夫，請從兩廡祀先儒。衡量蘧瑗雖無媿，未免沿訛禮殿圖。余疏請以鄭公孫僑從祀文廟兩廡，援蘧瑗爲例，詔下部議，從之。然

蘧伯玉自唐宋以來錫封從祀、爲以文翁禮殿圖本在弟子之列也。若子產、舊無此說、乃以伯玉誤、而使子產亦從其誤、至今思之、殊未愜也。

俎豆尊嚴崇聖祠、聖兄未預聖心悲。敬陳末議成先志、配享從今有孟皮。余又請以聖兄孟皮配享崇聖祠、從之。先大夫印雪軒詩鈔有詠古詩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配享而發、余此疏敬成先志也。

一年兩度整歸裝、慰勞賓朋酒一觴。要舞更聽歌要曲、紅氍毹上小排當。冬夏試畢還署、每張筵演劇、慰勞幕中諸友、前任張子青前輩之故事也。

每逢山水亦尋論、三載清游總　聖恩。領略中州好風景、南登伊闕北蘇門。行部所至、遇佳山水亦開一游覽、河南府之龍門、衛輝府之百泉皆中州勝地也。

俞宮磨蝎待如何、嘆離東坡春夢婆。已到神山仍引去、蓬萊亦是有風波。丁巳，長、因人言免官，即移寓桃溪，與胡同渡歲。

騎驢水陸走歸途、故里荒涼雖也無。端比滄浪蘇子美、從今蹤跡寄姑蘇。戊午春、自汴梁歸、因豐沛間寇盜充斥、故繞道走山東而入江南境。既至吳下、又以故里無家、賃飲馬橋里暫寄妻孥。此余寓吳之始。

十年春夢付東流、似負名山一席留。此是尋求經義始、瓣香私自奉高郵。是年夏、閒無事、讀高郵王氏讀書襍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而好之、遂有意治經矣。

筆墨翛然得自如、從前束縛盡銷除。不須更治詞曹事、館閣文章殿體書。余學篆隸書亦始此。

五柳園中景物妍、三庚戌似有前緣。眠雲精舍微波榭、寄傲琴書付一年。是年冬、賃居石氏五柳園、有寄傲山房額、乃嵇文恭公爲石琢堂前輩書。文恭爲雍正庚戌翰林、琢堂前輩爲乾隆庚戌第一人、余則道光庚戌翰林也、因題曰三庚戌室。然余居此屋、自戊午至庚申、雖歷三載、實不及二年也。

爲戀園林花幾叢、遂教倉卒走悤悤。停橈寶帶橋邊望、已見姑蘇一炬紅。庚申春、杭州失守、已知不可爲矣。因戀園林風景、未忍決然舍去。及金陵大營潰、賊兵與潰卒蟬聯而下、常州失守、乃始倉卒出城、泊寶帶橋、遙望姑蘇城外、已一片火光矣。

仙人潭上暫停舟、只博萍蹤半月留。見說越中山水好、且因避地作清游。自姑蘇至新市鎮、句留半月、而蘇州失守、後嘉興繼之、其地亦不可居、乃渡錢唐江入越。

越中大好七星巖、奇絶眞疑造物剏。更渡曹娥江上去，仙姑山境隔塵凡。既至紹興、寓偏門外，因至七星巖一游山水奇勝。已而紹興亦不可居，乃度曹娥江、至上虞，其地有仙姑山、懸崖飛瀑，更爲幽絶。

會逢朝議練鄉兵、戎馬崎嶇勉一行。大局已非材力短，故鄉父老惣書生。時練大臣邵幼村師奏派余辦德清團練，因又還德清數月，未幾即謝去，仍寓上虞。

租得南門屋數椽、姚墟舜井足流連。何來山寇猖披甚，學海堂書讀未全。辛酉春，於上虞南門內賃屋以居，庭院清曠，稍可讀書。於上虞令胡君堯戴處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余得讀此書，實始此也。閲有山寇將至，又移居城外之査浦。是年秋，上虞失守，胡君死之，所假之書竟未及歸，後爲戴子高持數種去，尚有數種今在俞樓也。

槎浦眞居窮海濱、前江後海迴無鄰。小樓風景淒涼甚、只有烽煙夜夜新。槎浦一小村聚、前臨曹娥江、後負大海。出入謂之前海後海。余賃小樓三間居之、入夜推窗四望、每見烽火燭天也。

更來海上爲牛所、草舍三間不可居。牛屎堆邊問張祜、不知風味比何如。紹興失守、槎浦亦不可居、乃坐牛車走海濱、租一草舍暫爲棲止。其屋故牛宮也、初入其中、氣味甚惡。

四明江上夜航船、徑達黃崎江岸邊。惜未當年留此處、飽餐番薯或成仙。時又闖關而至甯波、附航船至定海。俄而甯波又毀、定海人亦皇皇謀入山。余問、山中佳乎。曰、山中亦佳、但不易得稻米、所常食惟番薯耳。番薯亦名番藷、見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

歷祿飈輪徹夜忙、初來滬上倘彷徨。如何奴輩游行去、

算看蚩尤戲一場。余自定海附輪船至上海、其地爲外國租界、人情皆恃以無恐。余至之次、日賊兵適至、距上海止數里、中隔一橋、夷人來往自如。華人亦往觀、但不敢過橋耳。余從者數人、亦隨衆往觀。

漫天飛雪夜模糊、黃浦江中浪更麤。如此風濤如此雪、還偕婦豎飲屠蘇。余賃一舟於黃浦江中度歲、除夕大雪、岸上雪深五六尺。

同治初元二月春、全家航海到天津。風濤兵火餘生在、且把窮途託故人。壬戌春、附夾版船至天津。其時輪船之價甚貴、余上下內外二十餘人、故不坐輪船而坐帆船、自滬至津、亦止七日。崇地山侍郎方以通商大臣駐天津、而天津府爲今潘偉如中丞、皆故人也、因遂流寓其地。

烽煙稍遠暫安居、一住津門三載餘。諸子羣經兩平議、篋中草草有成書。羣經平議成於是時、諸子平議亦成大半矣。

舊日空囊已索然，齋廚危欲斷朝煙。饔飧晨夕艱難甚，借到毋鹽頭利錢。寓津三載，生計甚窘，惟恃借貸以給。史記貨殖傳：毋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此古來貸錢取息之最重者。

兩度芒鞋踏軟塵，半因舊友半新姻。須知祥荔庵中客，非復芙蓉鏡下人。壬戌歲，再入都門，與諸同年話舊。甲子春，又以次女于歸許氏，親送入都。時大兒婦母家亦在京師，即與定議，秋間迎娶。

艱難辛苦半生過，還尋妻孥累不多。一歲三完婚嫁事，明年五嶽未蹉跎。甲子春，遣嫁次女，秋間爲大兒娶婦樊氏。其年冬，又命二兒就姻於姚氏。明年再歸長女於王氏，則婚嫁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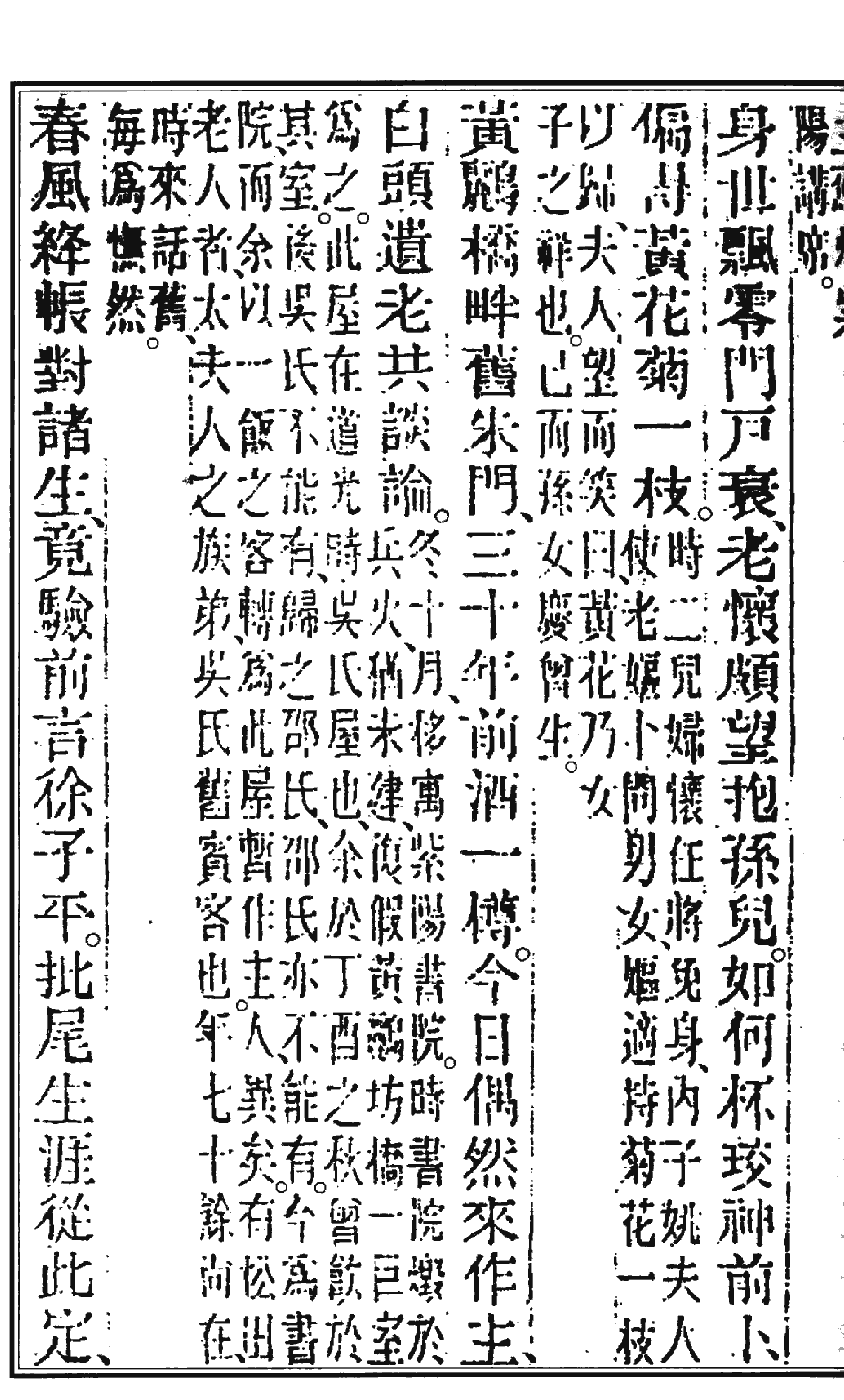
平議成書世未傳，錢愁枉費此丹鉛。高貲萬萬張長叔，

爲刻明堂考一篇。是歲，天津張少巖拔霖取羣經平議中世室重屋明堂考刻之。余書行世實始於此。張君乃天津富人子也。張長叔見漢書貨殖傳。

侍郎仗節鎮津關、常共清談麈尾閒。欲向丁沽修志乘、殺青未竟又南還。崇地山侍郎屬余修天津府志，然無經費，無任採訪者，姑就故書中鈔撮而已。乙丑秋間，因二兒在吳下大病，南回視之，故未竟其事也。

歸到吳中跡似萍、金獅無復舊門庭。蒼頭黃耳今何在、化作幽燐數點青。余所賃石氏五柳園在金獅巷，乙丑重來，惟積垣碎瓦而已。所留一僕一犬，皆死於賊。

軍門敬謁李臨淮、何念當年桂籍偕。報道故人吳下至、舉比一席早安排。肅毅伯李少荃相國時以蘇撫攝兩江總督，甲辰同年也。余往見之，承薦



主蘇州紫陽講席。

身世飄零門戶衰、老懷頗望抱孫兒。如何杯珓神前卜、偏對黃花菊一枝。時二兒婦懷任將免身、內子姚夫人使老媪卜問男女。媪適持菊花一枝以歸。夫人望而笑曰、黃花乃女子之祥也。已而孫女慶曾生。

黃鸝橋畔舊來門、三十年前酒一樽。今日偶然來作主、白頭遺老共談論。冬十月、移寓紫陽書院。時書院燬於兵火、猶未建、假黃鸝坊橋一巨室為之。此屋在道光時吳氏屋也。余於丁酉之秋曾飲於其室。後吳氏不能有、歸之邵氏。邵氏亦不能有、今為書院。而余以一飯之客、轉為此屋暫作主人、異矣。有松出老人者、太夫人之族弟、吳氏舊賓客也。年七十餘、尚在、時來話舊、每為慨然。

春風絳帳對諸生、覓驗前言徐子平。批尾生涯從此定、

居然還我舊文衡。丙寅二月二十日，開紫陽之課，中丞學政，寓居汴梁，有庚戌同年徐春衢光第暫攝糧，命爲河南余言，君不久當仍掌文衡。余笑而不信也。然自丙寅以後，主江浙講席二十餘年，雖不足言文衡，要不離乎文字也。乃數術者之言，於後事不盡無兄，但如霧裏看花，雲中見月，不甚了了耳。

滬上年來志局開，兩園羣彥許追陪。體裁繁冗仍疏漏，自笑經生非史才。上海修縣志，設局南園，時應敏齋同年以蘇松太道駐上海，延余主其事。後鎮海縣修志，亦余主之，然余實非史才也。

平議津門刻未全，浙中又費衆梨鐫。蔣公祠下今經過，深感當時百萬錢。羣經平議在天津止刻一卷，旋議於都下刻之。余南旧，遂不果。乙丑冬見蔣果敏公於杭州，出錢百萬，任剞劂之費，遂於丙寅歲寫定，開雕，至丁卯歲告成。今蔣公祠郎在俞樓之左，余

過其祠下猶展

不忘其厚澤也。

兩年刪了群經、諸子猶憐未殺青。記得舟窗看列子、一天微雨泊唯亭。群經平議刻成、因鋭意成諸子平議。丁卯正月二十一日、余如上海、微雨泊唯亭、於舟中成列子平議一卷。蓋是年日記簿猶存、故可考也。

湘鄉相國鎮金陵、咫尺龍門喜一登。廿日節堂留小住、連朝高會聚良朋。丁卯五月、余自上海乘威林密輪船至金陵謁曾文正師、師留宿署中、并招集江南諸名士陪余讌集。

禪房花木綺筵開、上相偏宜下士陪。除卻摩訶迦葉外、無人可配佛如來。李雨亭方伯、王曉蓮、龐省三兩觀察招陪文正師讌集妙相庵、作竟日游。文正師語雨亭諸君曰、君等欲飲我酒、苦無陪客。同城僚友皆君等儕輩、非客也。若客、則我亦主人、不敢僭也。

陪客其無逸蔭甫乎。此詩即述此意。

相侯招作後湖游、翠蓋紅衣十里稠。所惜莫愁湖久廢、未能一上勝棋樓。將發金陵、文正師又招游元武湖同看荷花。時莫愁湖荒廢已久，尚未修復，故未往游也。

兩載三吳月旦評、吳中文筆最崢嶸。明年改主談經席、勸駕殷勤馬北平。余主紫陽講席，止丙寅、丁卯兩年，然人文頗盛，吳清卿河帥、張幼樵學士、陸鳳石侍讀皆預焉。旋受浙撫馬端敏公之聘，辭紫陽而就詁經。因選刻紫陽課藝兩卷，以存文字之緣。

金鵞山土一抔黃、畚挶經營匝月忙。二十二年心願畢、竟無可待愧瀧岡。先大夫歿已二十二年，尚浮厝德清西門外金鵞山之原。丁卯冬，余偕內子姚夫人回德清治葬，奉前母蔡、嵇兩夫人祔焉，泊舟西門外一月。

詁經精舍聖湖湄，坐擁臯比愧轉滋。願與諸生同勗勉，講堂許鄭兩先師。戊辰二月二十五日，於詁經精舍開課。

辰月辰年寶氣濃，錦綳繡褓護新茸。不知他日能超否，且向懷中抱阿龍。戊辰三月，二兒婦舉一男，余得抱孫矣。以其生於辰年辰月，故小名阿龍。

新居斷卜大倉前，草草營謀又一遷。甖毀瓶傷偶然耳，原無貧鬼在門邊。余既辭紫陽之席，未可久居講院，因移寓大倉前。其屋素有怪異，前後居者皆不吉。然余居年餘，亦無他也。

相候招我去游山，上白雲高未易攀。徑上香山高處看，太湖七十二煙鬟。閏四月，曾文正師以大閱來蘇，枉顧余寓，約游木瀆，遂同登天平山。山有上白雲、中白雲、下白雲之名，師直至上白雲，余與丁禹生中丞至中白雲而止。師下山笑曰：蓋二客不能從焉。

亥日又登香山而望太湖

秋風九月到西湖、且喜湖樓影不孤。攜得老妻同倚檻、煙波亦是兩鷗凫。九月初六日與姚夫人同至西湖、住詁經精舍之第一樓。

亭前促膝鬬清談、巖畔題名掃翠嵐。更看洞中天一線、佛光隱約見瞿曇。皆與内子同遊。西湖亭、冷泉問答、理巖題名、今皆書入雲萍錄中、非是年事也。雲隱一綫天、窺之隱隱有佛像、内子見、余則不見。

彭宜謝病此閒遊、借住西湖第一樓。傾蓋相逢已如故、白頭那得不綢繆。己巳春、彭雪琴侍郎來浙、借詁經精舍第一樓養疴、一見如故、遂與定交。後又申之以昏姻、皆始於此。

爲看名山到會稽、禹陵南鎮徧留題。香鑪峯頂南天竺、

一望千山總覺低。是年四月，以事至紹興，謁禹陵，登南鎮。南鎮之巔，曰香爐峯，其上有觀音殿，署曰南天竺。

一麾未許卜杭州，鶴市雞陂理舊游。稍得潘文恭舊第，馬醫長巷巷西頭。余擬遷居杭州，而看屋數處，皆不當意，乃於吳下賃馬醫科巷潘文恭舊第，以四月七日遷入居之。

萊妻五十鬢鬅鬙，設帨良辰六月三。借此花前謀一醉，笙歌細細酒醰醰。是歲，內子姚夫人行年五十矣，六月初三，其生日也。初意家庭稱慶，不聞於外，而來祝者頗衆，因觴之於便坐，天氣新晴，笙歌小作，亦一樂也。

三日飈輪走八閩，萊衣重拜太夫人。兵戈擾擾關河遠，不奉晨昏十六春。庚午正月，航海至閩省，視太夫人起居。時壬甫兄官福防同知，即寓其署。

故人於此建旌旄、念舊深將厚意叨。話到　先皇垂問語、小臣衰淚滿征袍。英香巖相國時爲閩浙總督、爲余言咸豐間入覲　文宗猶詢及樾有人頗聰明、寫作俱佳之諭。

閩越遺祠尚未頹、爭傳古蹟釣龍臺。只嫌祀典荒唐甚、從祀還宜更正來。閩越王無諸廟配享四人、皆無考。余與王甫兄言、擬易以繇君丑、繇王居股、越衍侯吳陽、越建成侯敖。福防同知駐南臺、閩越王廟正在其地、然相沿已久、非旅人一言所能遽易也。

嘉穀絡繹出郇廚、深費羣公酒百壺。一事蘇杭皆不及、家家蒸鴨似蒸瓠。相傳昔有一將軍攜京庖至閩、故都中填鴨之法流傳閩中。余此來也、督撫藩臬皆以酒食招延、所食鴨與京師無異。

爲戀晨昏未遽旋、不辭一月此流連。倘先十日怱怱返、

入海應從李謫仙。余之如閩也，所乘曰飛星輪船。此船所往來已及二十日，又將自閩至滬，使人來問，而母兒見留，余亦願以一月爲期，因辭之。飛星船甫開出口，即觸石而沈。

西溪最好是春秋，梅子黃時未足游。因愛小橋流水好，且從古蕩一探幽。西溪之勝在春初梅花、秋末蘆花。余於五月往游，非其時也，然小橋流水亦自有致，集中無詩，然則此不宜遺矣。

甫從浙水返金閶，一病光陰兩月長。術者謂言差可信，生來年命厄敦牂。是夏大病兩月餘始愈。其年太歲在庚午。憶甲午歲余亦曾大病，術者言余午年有厄，或非無見乎。

半百年華逝水流，愧無世業付箕裘。遞中附得家書到，兒子分符古魏州。余是年五十矣。生日後二日，得小兒紹萊書，知奉檄攝大名府同知。

詁經精舍始儀徵、且喜人文近日興。一十九人攀桂去
三人天府又同升。庚午浙江鄉試、詁經精舍肄業諸生中式者十九人、又有三人以優行貢成均。科名之盛、亦近今所罕也。
兩平議已播東瀛、第一樓書亦告成。郤憶湘鄉諸語在、
竟將性命博微名。余所刻羣經、諸子兩平議流播人間、遠及日本。辛未春、又刻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曾文正師嘗語人曰：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嗟乎、殺君馬者路旁兒、斯言其殆諷我乎。
吳中傳報相公來、軍將敲門婦子猜。深感殷殷推許意、
舟窗親自一箋裁。時曾文正師又以大閱至蘇、未至十里、馳一騎致書於余、發視得五言古詩一首、推許甚至。今附刻集中。
詩筒代我寄彭籛、折盡郵亭驛使鞭。一日馳行五百里、

巖如充國奏屯田。余以五十生日詩託附文札隔寄彭雪琴尚書。明年、得雪翁復書、言此詩附五百里火牌飛遞、十四日而至。按宋程大昌演繁露謂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略計其奏。一月行五百里。

浙東山水徧登臨、自過金華山愈深。桃嶺看雲石門瀑、沿途都付短長吟。壬申春日、自錢唐江溯流而上、由金華、處州、溫州至福建省視太夫人起居。此行往返、得襍詩五十八首、又有閩行日記一卷、刻曲園襍纂中。山水之勝、友朋之樂、敘次頗詳、故此可畧也。

長吟一路到溫麻、拜見慈顏喜更加。官舍清閒無箇事、荷鋤太守自栽花。至福寧見太夫人康健、王甫兄守福寧郡、公牘清閒、衙齋寬敞、花木扶疏、手自栽種、甚可喜也。

小住温麻兩浹辰、阿兄親送出城闉。誰知明歲重來日、不見聯牀聽雨人。三月十三日、自福甯還、王甫兄與新霞浦令劉君夙寅、程君九希皆出迓於城外、與王甫兄握手而別、自此遂永訣矣。

先祖遺書幸尚完、當年手寫四書端。童孫今日重編定、小字蠅頭子細看。先祖南莊府君有四書評本、逐章、逐節、逐句、逐字一一評論、使聖賢立言本旨昭若發矇、猶家塾善本也。余從福甯攜回、其下書皆蠅頭小字、朱墨糢糊、因手自寫定、以便誦讀。蘇撫恩竹樵方伯署蘇藩、蘇應敏齋廉訪署蘇臬杜筱舫觀察、醵貲刊刻。

遲上南園似舊佳、又煩講席此安排。雪泥蹤跡恩恩甚、今日猶存樸學齋。遲上南園即往年修志書處、癸酉歲沈仲復中丞時以松蘇太道駐上海、即其地設詁經精舍、延余主之。余因改園中湛華堂爲樸學齋、以示黜華崇實之意。余主是席止三年、然樸學

齋額則至今存焉。

籃輿有約到雲棲、白髮彭郎興不低。左手持杯右持箑、六章詩在席閒題。癸酉三月、楊石泉中丞招余同彭雪琴尙書作雲棲之游。雪琴左持杯右執筆、即席成詩六章、其意興之盛可見。撫今思昔、爲之憮然。

明鏡湖邊雨乍晴、閒攜鏡舫此游行。偶將鼎飯留坡老、瓦釜還添豆腐羹。招雪琴尙書同坐鏡舫游西湖。値雨新晴、光景甚妙。雪翁喜蔬食、因命廚人添製豆腐一大盌。

裏外西湖處處游、今年溪澗始探幽。嚴陵瀨與桃花嶺、兩勝都歸一處收。西湖勝處、年來游覽幾徧。九溪十八澗之游則自癸酉春始。余頻年如閩、取道浙東、舟行以嚴瀨爲最、陸行以桃花嶺爲最。今觀九溪十八澗、實兼有其勝。

一慟鴒原淚滿膺，悤悤行李發西興。此行不爲看山去，鴈蕩天台總不登。余在西湖，聞王甫兄之訃，即度錢唐至西興，舟行至蒿壩，自是水陸兼程，由嵊縣、新昌取道台溫，而至福甯、天台，鴈蕩皆經由其地，而不及登也。

台州太守最綢繆，知我南行爲具舟。竟日待潮船未發，樵夫祠畔一登樓。過台州，陳鹿笙太守爲具舟以待潮，潮未發，太守遂偕余至東湖，訪東湖樵夫祠，有東湖書院，與杭州西湖詁經精舍、第一樓風景略相似。

信宿黃巖夕又昕，興公發我倍殷殷。相招委羽山前去，更拜遺祠鄭廣文。至黃巖縣，孫歡伯明府爲其車徒。車徒未集，小留一日，歡伯招游委羽山，又至廣文書院，書院奉唐鄭虔栗生，故名，以虔嘗爲台州司戶也。

朝來門外具車徒，道險還須健卒扶。行過琳溪三太息，

何曾風景與前殊。自黃巖陸行至福甯、以道多伏莽、陳乾生太守、孫歡伯刺府皆使健兒護送。琳溪訓王甫兄去歲使人相迓之處也。

曉發楊溪飯環阬、道旁程子蓋重傾。試從龍首山邊聽、只覺淒涼小鴿鳴。將至福甯、程九希明府仍出郭相迓。回憶去歲、王甫兄與程明府送余城外、不勝風景不殊之歎。楊溪、環阬皆地名。龍首山有望海閣、去年讌集處也。李長吉送小季至廬山詩云、小雁過鑪峯。吳正子注云、小雁恐爲長吉之弟。

五七纔過未盡哀、怱怱迎得版輿回。豬肝不免羣公累、洗滌征塵酒一杯。亞兄亡三十五日、俗所謂五七也。爲作佛事、貲冥福。越三日、遂奉太夫人北還。長路崎嶇、高年困頓、沿途過訪餽餐、不能不有累諸公、抱愧多矣。

行程一月達姑蘇、水陸舟車佛力扶。好使閨中心願遂、

綵衣重得拜慈姑。是行也，余過山水危險處，必禱於錢，得安然至吳下寓廬，亦幸矣。綵衣何日拜慈姑，內子往年在大梁使署所作詩也。

莊巾老帶豈非仙，祁祁慈懷未釋然。戲爲山妻作生日，同披命服拜尊前。余罷官以來，仍還初服，然可以傲公卿，不可以事老母。適兒子紹萊以道銜爲余請二品封，春閒領到誥軸，乃於六月初三內子生日改服命服。

清溪小住已淩兢，凍到吳江分外增。破費濁醪剛四斛，壯夫二十共椎冰。是年冬，余送先兄嫂之柩至德清，而自還吳下，州過平望，北風大作，一夕冰合。乃僱壯夫二十輩打冰，酬以酒資，以杜詩斗酒三百錢計之，所予酒錢可買酒四斛也。自杭州開船行廿三日而抵姑蘇，余蘇杭往返未有遲滯如此者。

榕城開府親家翁，此日尊前笑語同。攜得嬌孫陪末坐，

主賓蘇坐各西東。閔溯壬稀帆同年、余兒女親家也。甲戌春進覲入都、道出吳下、乞假養痾。余招飲於春在堂、戒勿邀他客。推孫兒陛雲陪侍末坐。余與稀帆對飲清談、竟日乃罷。按明人以主賓東西對坐謂之蘇坐、言蘇俗賬器故然也。見明人尺牘叢菁集中。

賃廡吳中梁伯鸞、忽思乎自創門閭。泥深燕麥秋風裏、買得荒園數畝寬。太夫人至蘇、以屋小謀遷徙、苦無當意之屋。馬醫巷潘氏屋本分三宅、余所買東宅也。其西宅毀於兵火、蕩焉無存、而地頗寬、乃買其地創立宅舍。

半年辛苦築行窩、地近無妨日日過。欲試胸中有邱壑、試營宮於堵看如何。鳩工庀材、經營半載、因相距甚近、余與內子日日親往相度。

迴環小築屋三楹、又鑿方池一水清。自笑虛聲總無實、流傳海外曲園名。屋旁有餘地如曲尺然、乃壘石鑿池、襍栽花木、是謂曲園。今海內外皆知

有佛圖矣、實則甚小、無足觀也。余虛名過實類如此。

已分長爲吳下蒙、豈能石室拜文翁。謬教梁益虛名播、春在堂書滿蜀中。吳仲宣制府、張香濤學使及薛觀察余以秉母居吳、未能赴、然余書頗流播蜀中。聞張子紱孝廉、廖季平進士言、蜀士之讀春在堂書者十人而九。

吳中屋就便移居、位置琴樽已有餘。相國賜題門外榜、德清太史著書廬。乙亥四月、吳中新屋落成。十九日遷入居之、門外懸李少荃相國所題榜曰、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

白髮慈親坐北堂、朝來冠蓋滿門牆。梁園七十曾稱慶、二十年來又此觴。是歲太夫人年九十矣、因值國恤、故於七月十二日預祝、吳下諸公自中丞以下咸集。回思太夫人年七十時、余在大梁使署稱觴、其盛與今等。至太夫人八十歲時、余適在津門、以

二兒病、倉卒言旋、竟未及以一尊爲壽。私冀將來年登百歲、再有此舉、竟不及矣。

曲園花木奉慈輿、老母春秋九十餘。新爲兩孫開笑口、一膺鄉舉一貢除。丙子歲、兒子祖綬舉於鄉、大兒紹萊題補北運河同知。皆太夫人晚年一樂也。

蕭蕭攸信便長閒、自笑名心尚未休。又爲曲園成雜纂、盆池卷石費千秋。著曲園雜纂五十卷。

滬濱更啟子雲亭、幾輩論詩並受經。博士公孫年六十、外黃兒止十三齡。志仁、爲竹關觀察於滬上設求志書院、延余綜其事、余力辭、乃以經學詞章兩齋自任。夏閏閒課、經學取朱運甲爲一、年六十矣。詞章第五爲王保爽、年止十三。後保爽未來見、亦不相知。朱君字蓮生、長余兩歲、今年逾七十、精神矍鑠、猶肄業院中也。

七年講席忝菱湖、竹杖何曾到此扶。今日論文一杯酒、小園花木亦堪娛。湖郡菱湖鎮有龍湖書院、省中自中丞、方伯、廉訪以下無不輪課、他處所罕見也。余自庚午歲承揚石泉中丞薦主斯席、至丙子歲凡七年、從未一至其地。丁丑春自蘇至杭、繞道菱湖、親至院中、小竹泉石花木、風景頗勝。

年來朋舊半凋零、昔日黃壚怕再經。太息凌霄兩枝竹、不能留向歲寒青。憶竹樵方伯悳錫、開藩吳下、與余唱和甚歡、詩詞往返、自辛未至丁丑七年、無月無之。丁丑冬入覲京師、歿於途次。遇竹儒觀察發光、備兵上海、其祖子皐先生乃先大夫同年、有世講之誼、創設求志書院於上海、其規模甚大、其用意亦甚深。丁丑春乞假至伊犁迎其父櫬、戊寅春歸至上海、遂捐館舍、未竟其用。余擬合爲哀兩竹歌、因循未果、故詳記於此。

仙籍蓬萊久占先、小名猶聽喚燈前。如今春在堂前看、



無復隨園句一聯。余以袁隨園詩、已徧海內呼前輩、例有慈親喚小名、屬恩竹樵方伯寫爲楹帖、懸春在堂前。戊寅八月、太夫人見背、此聯不復懸矣。

十年馬鬣幸平安、蕭瑟秋風翠樹叢。松柏丸丸稍缺處、天生一樹是靈檀。自丁卯冬、爲先大夫營葬金鵝山之原。十餘年來、幸尚平安。太夫人殁、即合葬焉。其西有一隅、栽樹多不活、忽於其地生檀樹一株、余命培植之、至今高數尋矣。

諸君爲我築俞樓、待到春風始一游。誰料斯歌便斯哭、舊時明月不勝愁。戊寅之歲、門下諸君子爲我築俞樓於孤山之麓、而彭雪琴尚書成之。余遭太夫人之喪、未及往也。己卯春、始偕內子同往、匝月而歸。歸未兩月、內子旋卒。余共栖仍至俞樓、歌斯哭斯、曾不旋踵、亦可歎矣。周少隱竹坡詞云、月到舊時明處、與誰同倚闌干。余則以月到舊時明處爲詁經望課賦題、使諸生賦之。

老彭愛我異朋儕，千里貽緑一語譜。記得湖樓初納采，病妻手檢鳳頭釵。

丁丑歲，彭雪琴尚書過蘇州，余攜孫兒陛雲出見。時甫十歲，雪翁一見即屬意焉，以漢玉鳳一枚相贈。旋由同年勒少仲中丞爲媒，聘其長孫女爲婦。己卯春，余與內子同至湖樓，雪翁亦在西湖退省庵，遂行納采之禮。內子手出金玉二釵爲聘。

右台山下築新阡，爲有遺言未忍捐。我亦自營生壙在，他年於此共長眠。

內子姚夫人將死，遺言願葬杭州，乃買地於右台山下。己卯五月，營地窆棺，余亦自營生壙於其左。

郤念湖隄卜築初，諸君爲我費躊躇。欲酬徐辟彭更意，再著俞樓雜纂書。

時又援曲園雜纂之例，著俞樓雜纂，亦五十卷，冀以著述傳其名，以酬諸君雅意。所謂徐辟彭更者，此樓徐花農太史始之，彭雪琴尚書又廓而大之。杭人元夕懸燈謎，以俞樓二字隱

四書人名二、曰徐隣彭更、亦天然巧合也。

交字論交誰最深、門牆徐稱最關心。一詩夾向亡妻告、為報花農入翰林。庚辰歲、門下徐花農入翰林、余於姚夫人忌日焚寄一詩、末云只有門牆徐孺子、新登蕋榜大羅天。蕋花農從吾游最久、文字相知亦最深、余期之亦最切也。

先人懸忌近端陽、遙計生年百歲長。敬引丁雄飛舊例、薄灣齋供在禪房。先大夫於乾隆辛丑歲五月六日生、至光緒庚辰滿百歲矣、薄營家祭、并於寶積寺禮佛、謂之懸忌者。國例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引元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秦王三月廿五日懸忌、四月門日薨辰、是懸忌爲生日也。又顧亭林文集有丁貢士雄飛亡考生日詩、是世俗所謂冥壽由來已久、且見於名人文集矣。及乙酉太夫人滿百歲、亦援是例行之。

自爲亡婦築新塋、又築山中屋數楹。卻怕空山太孤寂、

更營書冢傍柴荆。是年、於右台山買地、築屋一區、是爲右台仙館。又於門外築書冢、埋余所著書之稿。

清閟山館儘徜徉、翁媼居然共一堂。尚有綺疏遺恨在、特教臥室署茶香。右台仙館中設二位、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嘗戲語同人曰、安知異日不爲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茶香室乃姚夫人所居室名、余右台仙館臥室即襲其名、命長女錦孫書之。

仰看山雲俯聽泉、晨昏仍不廢丹鉛。右台仙館茶香室、私箕書傳地亦傳。余既葺右台仙館、乃著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而茶香室叢鈔亦託始於是年、今續鈔、三鈔次弟成書、凡入十卷、又有茶香室經說十六卷。

嬌孫舞勺未成童、小比肩人亦與同。傳語親家須諒我、最難留待是衰翁。余既爲孫兒陛雲聘定彭雪琴尚書之孫女、是歲陛雲止十三歲、非亟娶

時也。然余年來屢遭骨肉之變、目見衰病、恐不能久待、乃力言於雪琴親家、於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迎娶成禮。孫婦長孫兒二歲、而同拜堂前、長姻署相等、親友聚觀、以爲佳話。

諸君好事屢經過、共和東坡石鼓歌。福壽院中一殘鐵、祁教我罄發摩挲。孝月清明後三日、汪柳門侍郎、徐花農太史過右台仙館小飲、後遊法相寺、得一陶甑、有福壽二字、異之、攜歸、貢之右台仙館。余因用東坡石鼓詩韻、作歌紀其事、和者甚衆、詳見花農所刻名山福壽編。然此甑余後又得其二、蓋宋時仙姑山福壽院中物也。

名山竊據已堪羞、西爽亭前工又鳩。襲取小蓬萊舊號、遙遙相對小瀛洲。吳叔和比部又爲築伴坡亭、靈松閣、於俞樓之後有便坐頗高敞、花農名之曰小蓬萊、其意以彭雪琴尚書退省庵外有小瀛洲三字額、故以此配之也。其實小瀛洲、小蓬萊皆西湖上舊有之名、今所處均非其舊也。余因作小蓬萊謠二百首、人有以便面求書者、輒書此付之。西爽亭在俞樓後

山、花農謂是李敏達西爽亭故址、遂以名之、實亦想當然耳。

湖山壇坫安稱尊、骨肉凋零不可論。我爲虛名消薄福、大靈何必款天門。是年八月、大兒紹萊卒於天津。

聚沫摶沙總不眞、殷勤猶念外家親。青廬草草迎新婦、他日無慙泉下人。姚夫人有孤姪名韞諸、自幼失怙恃、育於余家。是年十月、爲娶婦杜氏。

青山何處卜牛眠、骨肉何妨聚一阡。我比澹臺殊未達、倘思相見在黃泉。壬午四月、葬大兒紹萊於右台山前、與余夫婦同兆域。其中爲余夫婦之塋、左葬大兒、而爲大兒婦築生壙焉。其右亦營馬鬣、預爲二兒夫婦葬地、但未竟耳。墓域外有地、亦連屬之。大兒有妾于氏、守節不嫁、俾他年歸骨於此。

殘牙零落亦堪哀、雙齒新塋土一坏。誰料流傳瀛海外、

湖山小隱有詩來。內子姚夫人遺有墜齒、壬午歲余亦墮一齒。乃合而瘞之孤山之麓、題曰雙齒冢。日本人湖山小隱長恩聞而豔之、賦詩寄贈。

虛名一竊竟難逃、毛穎陶泓日日勞。願引雜流停止例、三年以內不揮毫。余以衰老多疾、戲作小詩、布告海內諸君子、以壬午八月爲始、停止作文三年、凡以碑傳序記求者、概不應。是時各直省以仕途壅滯、往往請停止分發三年、余戲援此例也。其後又有再展三年之說、然亦究不能謝也。

海外詩歌亦自工、刪裁僞體待衰翁。猶唐舊日輶軒使、采盡肥前築後風。日本國人以其國詩集一百七十餘家寄中華、求余選定。自壬午冬至癸未夏、爲選定四十卷、又補遺四卷。其國之詩、自元和、寬永以來、略備於此矣。日本向無總集、此一選也、實爲其國總集之大者、頗盛行於海東也。

正選東瀛海外詩、一聲鼉鼓太悽其。老夫和淚鐙前定、慧福樓中詩與詞。是年十二月、次女繡孫卒於杭州。明年、余至杭、從女壻許子原索其遺稿、則未死之前自付一炬矣。幸子原尚有能記憶者、余處亦有其手寫之稿、合之得詩七十五首、詞十五首、因寫而刻之、曰慧福樓幸草。慧福乃女所居室名也。

再到湖樓意索然、更無愛女話燈前。玉童嬌小引珠幼、都向香山伴樂天。癸未至杭、距繡孫之卒踰月矣。攜其一男二女以歸、命兒婦彭撫之。玉童乃白樂天外孫、引珠則女也、均見白集。

大兒山咫尺閒、經營便是女牀山。右台相距無多路、月夜他年共往還。癸未十一月、女壻許子原葬繡孫於大兒山。其地距右台山甚近。

欲建先祠願未酬、且於山館祀春秋。權宜定傅先人嘗、

記踏槐黃到此遊。是年，於右台仙館又築室三楹，乃於其中一室奉高曾祖父之位，春秋祀之。其地在于墳法相寺之側，距城非遠，遊者必至。吾祖吾父當日至杭應試，或亦曾遊其地乎。

斟來冬釀滿金尊，婦子燈前笑語溫。今歲老夫作生日，懷中新抱女曾孫。余生日向無酒食之事，是歲值長曾孫女琎寶生，至余生日乃其彌月之日也。遂具壺觴與兒婦輩同飲，嗣是每歲循之矣。

門生海外逐年多，已愧無功劾切磋。誰料竟成蕭穎士，執經請業有新羅。甲申歲，日本東京大藏省官學生井上陳政，字子德，奉其國命游學中華，願受業於余門下，辭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頗好學，能爲古文。

童孫何敢預儒流，郡試居然第一籌。華華老夫心亦喜，不辭兩月共乘舟。孫兒陛雲應府、縣試，余送之往。二兒婦攜孫女慶曾從焉。故里無家，以船

爲家、舟居者幾及兩月。壁雲縣考第二、府考第一。

香雪樓頭香滿樽、樓前幾樹宋梅存。更搖燕尾舟邊櫓、偏歷丁山湖裏墩。乙酉春如杭州、道出唐西、於超山報福寺看梅、小飲香雪樓。樓前有老梅數株、云宋時物也。舟半日、燕尾船泊於丁山湖。湖中多墩、往年人家多避兵於此。

曾聞海外有櫻花、竟自東瀛寄到華。莫惜移根栽求活、也曾一月賞奇葩。余前年還東瀛詩、見其國詩人無不盛稱櫻花之美、思一見而不可得。乙酉春、井上陳子德以小者四樹植瓦盆中、由海舶寄蘇。寄到之時、花蕊大開、頗極繁盛、歷一月之久始謝。移植地下、則皆不活。

纔送吾孫泮水游、蟾宮攀到一枝秋。僅堪童子軍中冠、終讓元龍在上頭。孫兒陛雲是年五月中應院試、以第一名入學。至九月之望、浙江鄉試揭榜

發中式第二名。是科解元爲陳君陔。

莫惜蘭闈未弄璋，洗三亦有酒盈觴。最奇坐客三兵部，一老尚書兩侍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次曾孫女張寶生。十九日洗三，適彭雪琴親家自瀆湘還、滌洽湯餅小集，賓朋、蘇撫衛靜瀾中丞、滇撫譚敘初中丞皆在坐。彭雪翁時官兵部尚書、兩中丞皆兵部侍郎銜也。一小女子洗三，而坐客適有兵部堂上官三人，林下得此亦奇。

都盧抄了與翁孫，歲歲相沿舊例存。長路不須借計吏，大家拼送到都門。丙戌二月四日，余親送孫兒陛雲航海入都應禮部試，二兒婦及孫女從焉。蓋自送縣府試以來，凡試皆然，成爲故事矣。

津沽一日駐行旌，相見依依朱仲卿。回憶當年同患難，至今殊異衆門生。到天津，見門下士朱伯華觀察。庚申歲余在吳下，聞警倉卒出城時，伯華

亦在蘇、已無舟可具矣、余招之同舟而行、自浙西向至浙東、相從兩載。感內子姚夫人護視之恩、事之如姊。

潘家河畔小行窩、九列諸公日見過。科老自憐人亦老、客來前輩竟無多。到京、寓潘家河沿小屋數楹、柱門不出、而日下諸公頻有見過者、計此兩月中、客來二百有餘、曾入翰林者四之一、然惟張子青相國、孫壽蘅侍郎爲余前輩、餘皆後輩矣。

老我穨唐一角小、春明故事豈堪循。如何亦作唐裴綠、來見門生門下人。花農去年分校秋闈、得士十七人。至是援門下門生之例、見余於寓廬。

華筵孤負酒如澠、屈指年來竟未曾。今日又添新律令、相公招我不曾膺。余自戊寅來不赴讌會、丙戌出都過天津、李少荃相國謂余曰、聞君在都中不破例、今已出京矣、此例可爲我一破乎。余曰、在中堂前不敢言不破例、然此後又得一新例矣。有招飲者則謝之曰、過天津時、李中堂招飲亦不曾赴。相與大笑。

坐擁皋比十九秋、無邊風月此中收。如何一炬神丁火、焚卻西湖第一樓。丙戌十月初六日、詁經精舍第一樓災。時余在右台仙館、夜半守者來告。樓中有風月無邊四字額、彭雪琴尚書所書。

老夫從不作生辰、湯餅今朝戲款賓。屈指戊辰到丁亥、西湖已歷廿年春。丁亥春日、開詁經之課。溯自戊辰至此二十年矣。因招精舍肄業諸生在俞樓小集、有詩云、一樽戲爲諸君設、二十生辰湯餅筵。

大小烏篷泛鏡湖、越中山水足清娛。柯亭夕照蘭亭雨、并入丹青十九圖。丁亥三月至越中、登南鎮、謁禹陵、遊際吼山、七星巖之勝、有詩十九首。門下士朱澄之明經爲繪作十九圖。越中烏篷船有四道龍門、三道龍門之名、余所賃一三道一四道、是游也、二兒婦及孫兒、孫女皆從。

春水樓溪盛水嬉、翁孫四代共觀之。不知多少移春檻、一一都從水面移。戊子春、回德清掃墓、過唐棲鎮、適值水嬉、遂維舟與三兒婦及孫女、曾孫女同觀之。水嬉甚盛、聯合兩舟、上施五彩、於其中演劇、每一舟來、必演劇一齣、如是者凡二十餘。

久住山中事事便、一家眷屬總欣然。彭庵蒓菜陶莊筍、法相挑來錫杖泉。是年春、余與二兒婦及孫女、慶曾、曾孫女隨寶居右台仙館幾及一月、頗極山居之樂。時彭雪翁退省庵寺者、頻探湖蒓相餉、而山上陶莊有一老僧日日擔筍來賣。水則錫杖泉、分自法相僧廚、瀹茗最妙。

童年蹤跡在臨平、老去重來倍有情。史埭戴橋都歷歷、兒曹總覺不分明。四月中、至臨平、重訪舊遊、徧歷史家埭、戴家橋諸處、不覺憮然、兒婦、孫女輩皆不能喻也。

婉娩嬌孫伴老夫，一朝遣嫁老懷孤。惟欣花燭迎金榜，算得詩壇佳話無。戊子夏，余以孫女與曾許嫁宗湘文觀察之子舜年，字子戴。其秋，子戴登賢書。十二月十三日入贅於寒門，余製大金字八分懸樂知堂兩壁曰：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時傳爲佳話。

跋涉舟車我不堪，作教孫婿試風簷。惜之一歎惜哉又，惱亂俞書老鄭庵。己丑會試，余不復親送，孫兒陛雲與孫婿子戴先後入都。榜發，薦而不售，其卷皆在潘伯寅尚書處，並以額溢見遺。於陛雲卷批惜之二字，子戴卷批惜哉二字。姊夫妻弟，竟出一轍，亦奇矣。鄭庵乃伯寅尚書別號。

博得安閒便是仙，科名繼起但憑天。書城新創城隍祀，護我圖書三四年。余書室中橫書如城，因思有城必有城隍，爲作書城隍歌。

自述詩皆信口占，志銘碑傳已堪兼。篇章不是難盈皕，

妄冀他時倘可孫。曲園自述詩成於己丑五月凡一百九十九首。

補自述詩

德清俞樾

十二年前自述詩、而今再補昔年遺。飄零一管江郎筆、兩助黔敖小救飢。余前作自述詩、迄於光緒己丑五月。憶戊子鄉試余曾作擬墨七篇、刊刻以售於人、得洋錢一百四十、以助直隸山東之振。區區小惠前詩固未及也。及己丑秋、江浙大水、又值鄉試、余又作擬墨四篇、賣得洋蚨二百二十、仍以助振。

吾孫報罷已南回、頭白尚書歎惜哉。誰料多情劉給諫、三千里外寄詩來。己丑、余孫曾試不中、鄭盦尚書所爲發惜之一歎也。乃房考劉次方侍御綸襃深賞其文、惜其彎而不售、賦詩二章屬花農寄贈、其意深可感矣。

輶軒使者赴河洛、回首湖樓意轉殷。不惜遠貽牲醴賚、

一杯祭告右台墳。花農在余門下久矣，余屬望甚隆，即姚夫人亦深望之。光緒已丑，花農典試山右還，遠寄牲醴之貲，屬於右台山姚夫人墓下祭告。其拳拳於師門有如此。

右台仙館屋三楹，樹色泉聲總有情。今歲山中居最久，賡將襍詠索諸生。庚寅春，余居右台仙館稍久，因以山居襍詠二十題課精舍諸生。

衡陽一老去騎箕，噩耗傳來始尚疑。二十二年如一夢，只存千六百言詩。余自乙巳春與彭雪琴尚書相識，至庚寅歲二十二年。任右台仙館聞公之訃，以詩哭之，凡一百六十韻。

不覺行年到古稀，感懷身世一歔欷。諸君莫賚殷勤意，留唱虞歌送襚衣。是歲余年七十矣，余不作生日，謀以一詩徧告親朋，勿送壽禮，亦勿贈壽言，此詩即用其語。

寄寶山中卜崇田、老夫親送壻歸泉。烏烏一曲歌嵩里、算我生辰奏管弦。是年長女壻王康侯卒、卜葬吳下寄寶山中、余親送其葬、其日乃十二月二日、正余七十生日也。

耙前筑後眾詩人、遠寄詩歌意最眞。笑我壽言皆不受、翻勞海客祝生辰。余七十生日、謝不受祝。辛卯歲七十有一矣、東瀛諸君子以詩文補祝、裒然成集、不得已受之。乃有東海投桃集之刻。

外家伯姊雪盈顛、自幼提攜最見憐。此後臨平重艤棹、更誰白髮話當年。辛卯春、歸周氏伯蘭外姊卒。姊長於我十三歲、年八十四。余姊同母姊妹四人、今無一存矣。

朝經暮史老無成、猶有童心尚未更。新製勝游圖兩幅、

笑隨兒女辯明瓊。是歲製勝游圖及西湖覽勝圖，均刻曲園三耍中。

串月何須詫石湖，鏡中明月不曾孤。遂教拜倒嚴夫子，傳受牟尼一串珠。春在堂西偏設一鏡屏，月夜於鏡中斜睨之，化一月爲五，多或至九，乃悟石湖串月亦此理也。同年嚴淄生學得其法，大喜，自稱串月弟子。

門牆徐穉最關情，十載淸班久有名。病枕傳來消息好，使星已照五羊城。辛卯八月，花農拜廣東學政之命，余時在病中，聞之甚喜。

偶將西法一傳神，骨肉都盧十二人。聊寓合家歡樂意，原知幻影本非眞。是歲用西法照全家小像，共十三人，有詩紀之，并有小記刻入春在堂詩編。

剛直云亡已再期，刻成奏議刻成詩。公名豈籍文章壽，

後死難將此責辭。時刻彭剛直奏議八卷、詩八卷。壬辰春至湖上拜公祠、即以一冊交守祠者置公神龕。

落拓江湖大布衣、羣公垂愛頗依依。蘇州論齒杭論爵、此會人間亦自稀。是歲在蘇州、有潘蔚如、任筱沅兩中丞及盛旭人觀察同時見訪、與余賓主四人合成二百九十七歲。未幾至杭州、松鎮青中丞、劉景韓方伯、黃澤臣廉訪、王心齋觀察又同日訪我湖樓、皆不期而集者、一時以爲盛事、並有詩紀之。

偶乘良夜小排當、引得鄰兒興欲狂。都向俞樓看影戲、魚青蛇白總荒唐。村落間有演影戲者、余從未一觀也。壬辰秋偶於俞樓一演之、所演爲青蛇傳、按西湖舊傳有白蛇、青魚兩怪鎮壓雷塔下。此本無稽、今又作青蛇、則訛而又訛矣。

門牆最久是朱游、一誤刀圭命竟休。猶憶姑蘇城外路、

亂離同坐太平舟。朱伯華觀察在余門下垂三十年，卧病津門，服西醫藥而卒。回憶庚辛歲蘇城失陷，余挈之出城，同坐太平船，相依如骨肉。今聞其卒，爲之流涕。

瓊花仙種世間無，聚八仙開竟不殊。湖上山中隨處有，一株分種到姑蘇。浙藩署有瓊花，癸巳春劉景韓方伯折以相贈。山中人見之，皆笑曰，此聚八仙也，徧地皆是。驗之果信，然瓊花與聚八仙眞二而一者也。余爲賦杭州瓊花歌，又爲著瓊花小錄，自此頗聞於時。余移一株歸種吳下寓園。

往事如煙不足論，梁園舊雨久無存。誰知今日三台路，白髮門生拜墓門。劉鐵樵珊瑱，河南南陽人，余視學時取列高等，食餼者也。甲午歲以郎用知縣來浙，知余在右台仙館，親至山中展亡婦姚夫人之墓。

最憐孫婦性和柔，宜室宜家事事周。一十五年春夢短，

衰門福薄不能留。孫婦彭氏，簡剛直公孫女，賢婦也。歸吾孫十五年而卒，余深悼之，謂吾家福薄，不能有此賢婦。

流播全書春在堂，頗嫌繁重費車航。偷來石印西洋法，此後巾箱易弆藏。門下士曹小槎孝廉以吾全書行世已久，而卷袠繁重，舟車攜挈爲難，因用西法石印，以廣流通。

吾孫正待赴京華，蠻雨蠻煙阻客槎。留得杏園春色在，不妨遲看一年花。乙未會試，吾孫以海上有警，不赴。

瓶梅偶爾得春暄，結實枝頭儼在園。姑徇吾家賢婦意，爲孫戲寫瑞梅軒。是歲春在堂東軒瓶梅結實，二兒婦以紀文達家瑞杏軒爲比，因爲書瑞梅軒三字。

華堂重啟合歡筵、更爲吾孫續斷弦。本是外家兄與妹、新人應似舊人賢。十一月初八日、爲孫兒續娶許氏、乃吾外孫也、自幼失母、居吾家、彭氏孫婦極與相得、此舉亦彭之遺意也。

一出黌門首屢回、今年泮水又重來。刻成試草教人看、六十年前老秀才。光緒丙申、距余入學之歲六十年矣、俗有重游泮水之說、余因將當年院試之題重作一篇、刻重游泮水試草。

狙擊曾收博浪功、一周花甲太怱怱。鹿鳴不預何妨補、此意無人達九重。光緒丁酉、距余中副榜亦六十年矣、余嘗謂舉人有鹿鳴宴、六十年後重遇是科、准其重宴鹿鳴、副榜雖無鹿鳴宴、然至六十年後重遇是科、宜准其補宴鹿鳴、亦朝廷加惠士林之盛意也、然空存此議而已。

尤生好學又深思、無奈叢蘭天敗之。為我編年殊未竟、為君作傳可曾知。臨海尤瑩字蘿孫、沈潛好學、佳士也。余深望其振起樸學、不幸短命、余甚惜之。曾為我作年譜、粗具草稿、又為春在堂全書目錄、則未成也。余為作傳、存集中。

一卷曾將幸草刊、每思愛女涕汍瀾。誰知慧福樓頭淚、繡墨軒中又一彈。丁酉五月、孫女慶曾暴卒於溫州、事詳余所為傳、不具說矣。慧福樓、吾次女所居。幸草、其所著詩詞也。繡墨則孫女軒名。

白蠟明經老自憐、不能補踏鹿鳴筵。幸逢徐邈來持節、文字湖山兩有緣。光緒丁酉、徐壽衡同年來典浙試、出闈相見、握手歡然。

傳來消息日邊佳、北望長安眼屢揩。三十年前詩句在、期君儤直到南齋。花農拜南書房行走之命、余從前用堪字韻與花農唱和有云、御齋

偃直最宜南。
藎望之久矣。

吾孫十八早登科、奈此頻年鎩羽何。六上春闈纔一第、雖然饒倖已蹉跎。吾孫年十八、即膺鄉薦、自丙戌至戊戌、歷會試七次、實赴者六次、始成一第、而年亦三十有一矣。

金榜傳來滿縣誇、補全鼎足免齟齬。狀頭榜眼吾鄉有、二百餘年一探花。德清自入　國朝來、有狀元二人、榜眼二人、惟探花無有。至光緒戊戌吾孫陛雲以第三人及第、邑人皆喜曰、三鼎甲全矣。

正喜青雲得路遙、無端異論起囂囂。聚奎堂上新闈墨、一卷文章殿本朝。是科闈墨、吾孫作亦與焉。未幾、即有廢時文之議。

高據西湖第一樓、居然三十一春秋。明年勇撤談經席、

坐看滔滔逝水流。余丁酉歲主講詁經、三十年矣、即擬力辭。然念時勢至此、或稍有維繫留大局故、又留一年。今則橫流更甚、斷非區區螳臂所能枝拄矣。因力言於廖穀士中丞、堅辭斯席。自今思之、不得謂余無先見也。

精廬半載又生塵、重向吳中問故人。我似老僧宜退院、桃花潭上起征倫。余辭詁經、繼之者爲黄漱蘭侍郎、不半年而殁、精舍諸生乃環請劉景韓中丞延余再主斯席。中丞兩次手書敦促、余乃薦汪柳門侍郎自代。

欒社于祠古有之、老夫衰朽豈相宜。如何未赴靈山會、已是香花供養時。精舍諸生知余不復再來、因言於劉景韓中丞、爲余設長生位於第一樓、余力辭不得、至今猶在、然終擬撤去之也。

舊盟還證鏡臺邊、不覺悠悠六十年。可惜萊妻先下世、

未能花燭再開筵。余於道光己亥成婚，至光緒己亥花甲一周，惜老妻久逝，否則循俗例有重諧花燭之舉矣。

曾孫三抱盡非男，臘八生男亦美談。兒婦前宵有夢，將無轉世是瞿曇。己亥十二月八日，陸雲舉一子，余始有曾孫矣。前三日，二兒婦夢一僧入室，云將託生於此，故余取乳名曰僧寶。

七十纔過八十來，不勞吉語頌臺萊。從前詩句分明在，又爲親朋誦一回。庚子歲，余八十生日，仍援七十歲之例，賦詩一首，敬謝壽言壽禮。

弧矢虛懸靜不喧，不容腥血到炮燔。年年臘月逢初二，世世兒孫守此言。十二月初二，余生日也，戒庖人勿以腥血入饌，謂之淨竈。自今年八十生日爲始，願此後世世子孫勿違吾戒也。

吾家譜牒本無傳，今歲居然訂一編。高祖遺言猶在耳，紹衣還望後人賢。（吾家舊無譜牒，但知始遷德清南棣者爲元提擧希賢公而已。嘗見於同里沈氏家譜序，固不得而詳也。余參考新昌、上虞兩俞氏譜，則自第一世至第十八世希賢公，乃始可考。自希賢以下，又三世亦可考，其後又幾世而至吾高祖，則不可考矣。吾高祖諱之佐，嘗在康熙初，嘗曰：興吾家者必在六房，以吾曾祖行六也。至今似有小驗。然吾高祖在二百年前，不知何以遠見及此，因作述祖德篇，述此語，以勉我後人。）

蘐翁白首尚吟窗，諺語謠言筆底多。正始雅音收拾起，一時傳唱謬悠歌。（辛丑歲，余八十一矣，老境頹唐，詩境亦多率筆。有新年雜詠，皆用俗語，又有謬悠詞十二首，亦以諺語成詩也。）

老去汪倫情轉深，每將良會集同岑。吾孫亦附諸賓末，

一席居然八翰林。是年春日、汪郋亭侍郎招集揚定甫、費屺懷、喻志韶、曹石如、潘西笙、蔣季和同集其廨、吾孫陛雲與焉。一主七賓、皆翰林也、吳下傳爲盛事。

重洋來學有陳良、誰料中年賦國殤。遺像悽然何忍對、封題珍重寄扶桑。日本人楢原陳政執學於余門下。庚子之變、死於京師。其所用西法所照小像猶在、并其妻、其女亦在焉。余對之悽然、時適有便、寄還其家。

中庭覆醢有餘哀、又報東瀛貴戚來。詩卷長留梟父在、畫圖更爲放翁開。是歲、有日本人長岡護美來見、乃其國戚里也、封伯爵、頗風雅、以詩集見示、歸後又以小照寄贈。

相傳朱槧有何書、此本曾歸足利儲。惜我耄荒經學廢、迢遞遥寄待何如。日本足利學藏有宋刻本尚書正義、談美君綱刻寄贈。按阮文達作校勘

記、所據宋本、即此也。然文達止見盤庚以下諸篇、蓋未見其全。余得見之、幸矣。

屋壁山巖孰討論、鐵書纍字滿乾坤。手題丁氏藏書錄、甓壁中間有淚痕。丁修甫昆仲以武林藏書錄索題爲賦長歌、鋪敘乾隆開四庫時盛事、以閔傷今。思古之思

一時風氣驟開新、渺渺重洋去問津。笑汝外家兄弟輩、朝鮮日本總比鄰。時王氏、許氏外孫及余從孫輩、多有遠赴朝鮮、日本者。

太息崦嵫已夕陽、欲扶衰老苦無方。商山芝草殷勤寄、深感多情陸侍郎。陸鳳石侍郎自西安以商山芝草遠寄。

邛杖傳來自蜀中、何書謂我太從隆。扶綱植紀非吾事、一手攜書一杖筇。奎樂峯制府自蜀中寄贈邛竹杖三枝、其來書有扶救大雅、搘拄名教語。

余不敢當、賦長歌謝之。一手攜書句、用韓偓語也。

春在堂前桂盛開、偶招月上女歸來。明年此會還能否、且盡花前酒一杯。春在堂有四桂樹、花開頗盛、每歲思招歸王氏長女來、一賞之、輒不果。今年無事、又無風雨、共飲徘徊竟日。

園中高柳太危顛、竟付誅鋤亦自憐。始信陶公眞有福、長留五柳在門前。園中柳樹甚多、有二樹枝葉扶疏、與簷屋有礙、因伐去之、然意亦良不忍也。既悼以詩、此又及之。

孫舍欣添第二男、誰知一現等優曇。異時好把靈蓍揲、再索無功更索三。是年、陛雲舉第二子、未百日而殤、亦頗惜之。

風流文采數徐陵、火色鳶肩已上騰。萬里青雲俄一跌、

俞樓何不再同發。花農由庶子超遷閣學、權兵部侍郎、兼拜經筵講官之命、仕途亦云盛矣。俄以人言免官、余勸其南歸、再尋俞樓觴詠之樂。然花農未能從也。

九十春光强半過、無端一病竟成痾。如來衰相分明見、不是當年老伏波。壬寅清明日、余晨起、初無恙也、至靜室誦經畢、趺坐片時、俄覺虛陽上升、汗出如雨、發時昏厥仆地、蓋亦舊疾也。然此後精神委頓、竟不能復原矣。

幸有懸車舊例存、僅於一室度晨昏。三吳開府朝來訪、報謁無能再踵門。病後客來、概以一刺報之。恩藝棠中丞來、亦言明不報謁也。

往事追思總似煙、玉堂回首倍依然。淒涼一曲毬場歎、寫入瀛洲道古篇。有自京師來者、言翰林院舊地已爲洋人拋毬場矣。聞之喟然、爲賦毬場歎。

微名何意動天潢、手寫楹聯寄草堂。贏得杜陵小兒女、都來省識汝陽王。肅親王善書、自京師寫楹聯見贈、又以西法照相寄贈。

恭逢玉詔下求才、鴻博科停經濟開。吾邑人文從昔盛、特科留待我孫來。時有詔倣博學鴻詞科例開經濟特科、潘倬湅筱石侍郎以余孫陛雲應詔。考康熙、乾隆兩開鴻博科、吾邑未有與者、陛雲得此亦幸矣。

慧福樓頭淚未乾、而今長女又摧殘。老夫翻羨山妻福、兒女雙雙送入棺。七月十四日、歸王氏長女卒。余子女二喪其三矣。回憶老妻臨卒時、二子二女皆在、真福分也。

蜀道崎嶇使節臨、無端風鶴太驚心。監臨使者傳飛電、兩字平安抵萬金。吾孫典試蜀中、適蜀有拳匪之亂、甚爲懸懸。八月十七日、得監臨吳蔚若

學使來電云、三場完竣、主考平安、舉家大慰。

聘得輶車蜀道回、蜀山蜀水盡攀來。爲言華嶽曾經過、采得頑玕作杖材。陛雲自蜀乞假歸、於輿中用西洋法將佳山水照印成小片、異日以此爲藍本、渲染成畫、亦佳也。又過非山采取墨竹數枝爲余作杖。

會領鄉筵酒一巡、重來白首尚如新。試將兩浙從頭數、數到耽生十九人。余甲辰恩科舉人、例應於明年癸卯正科重賦鹿鳴。

自出承明歲月長、春明舊事付黃粱。誰知四十六年後、又隸微名到玉堂。時有詔開復原官、溯自能官至今四十六年矣。

衰年豈復事登臨、一別西湖戊到壬。難得吾孫歸自蜀、不妨舊夢再重尋。余自戊戌歲後、不到西湖、閱四歲矣。今年因陛雲試畢假旋、又與同至西

湖。

既非欒社與于祠、竊據湖樓豈所宜。今日老夫試神勇、也同張子撤皋比。西湖第一樓設余長生付、雅非余意也、親至湖樓撤而去之、爲之大快。

底事年來自力差、儘揩兩眼總麻茶。笑余八十二齡叟、初試人間六十花。短視者例不昏花、余短視不深、故昏花仍所不免。今年買昏鏡試戴之、似視物較清。昏鏡有深淺、余所用者猶六十花也。

靜室明窗不啟櫺、廿年功課未曾停。自從一病清明日、荒了金剛般若經。余每晨起必至靜室誦金剛經、一過垂二十年矣。今年清明日一病、精力銷衰、遂罷此課。

罷誦金經近一年、清晨蔬食故依然。老夫竊比趙清獻、

嘗血朝來不上筵。余晨必誦經故早餐必素食。今經課
矣。趙清獻公早不茹葷、雖停、而清晨素食如故、若將終吾身
見葉夢得避暑錄話。
西湖甫撤長生位、誰料龍湖又繼之。只博老夫拈險韻、
庚桑楚尚未堪尸。余主講菱湖鎮之龍湖書院、今年亦
辭退。菱湖諸君子謀於院中爲余設
長生位、余以詩力謝、有
云、畏壘奚煩遽立尸。
試向蓬山溯夙因、悠悠五十四年春、偶鐫小印鈐書尾、
海內詞林第二人。余於道光庚戌入翰林、至光緒癸卯
五十四年矣。檢認啟單、惟四川伍肇
齡是丁未前輩、餘皆後輩也。因鐫一印章曰、海內翰林
第二人。伍君乃吾兄癸卯同年、去歲吾孫與試蜀中、屢與
相見、精神矍
鑠、步履如飛。
厮家餓隸醜難堪、竟播書名徧朔南。蒙古賢王殊好事、

一箴倩我寫夔庵。癸卯春，蒙古喀喇沁王名貢桑諾爾佈號樂亭寄紙來，求書夔庵兩大字。

吾孫久已忝承明，散館還叨第四名。一二三名相次生，笑他鼎字變成貞。陛雲童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今年散館第四，胡教山觀察以詩賀云，科名也合養經義，不外元亨與利貞。余和云，往日忝曾分鼎足，須知鼎即古文貞。以籀古文鼎、貞同字也。

聯翩蜀士試梁園，榜發欣看十輩存。我是武夷君老矣，不妨都喚作曾孫。壬寅科，於大梁舉行會試，蜀中中額十四名，及榜發，而吾孫去歲典試所得士居其十。

鴻博科停經濟開，吾孫恭應特科來。居然僥倖登高第，紫電飛傳第二回。余孫陛雲應經濟特科，第一場取一等三十一名，覆試拔置一等八名，均由電局遞報。

嬌小曾孫愛似珍。憐他塗抹未停勻。晨窗日日磨丹研、描紙親書上大人。小兒初學字、以朱字令其以墨筆描寫、謂之描紙。上大人孔一己等二十五字、宋時已有此語、不知所自始。僧寶雖未能書、性喜塗抹、每日爲書一紙、令其描寫。

房幃夜半聽啼聲、又得明珠一顆擎。戲語曾孫小僧寶、從今喜汝作人兄。癸卯年六月二十七日五府孫婦又舉一男。

本是嬰齊字子齹、而今零落已無多。秋來二齒惟存一、那啖紅綾奈老何。余近年只存二齒、今秋又落其一。

不幸虛名滿世間、幾人推許幾嘲訕。自知不是王夷甫、枉費先生著辯姦。歸安鄒叔、不知何許人也、自山西貽書痛詆云、公之議論著述、足以死亡中國人士而有餘。余讀之悚然。憶丁酉歲曾與浙撫廖穀似中丞書云、將來必有兩種議論、一謂曲園三十年

來造就人材不少一謂兩浙人材皆敗壞於曲園一人之手。不圖今日果有此言、則亦不足與辨也、後世當自有定論乎。

此後行藏不再談、已將身世付優曇。曾披蓮社高僧傳、遠永年皆八十三。自述詩止此矣。余今年八十有三、蓮社高僧傳慧遠、慧永年皆八十三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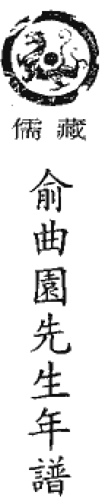
俞曲園先生年譜

周雲青 編撰
尹　波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俞曲園先生年譜》，周雲青編撰。原載民國十八年鉛印本《民鐸雜誌》第九卷第一號。俞樾生平見前《曲園自述詩》提要。

俞樾年譜計有多種：尤瑩、周雲青、徐澂、陳乃乾、干人俊、鄭振模等皆有撰述。但通行於世者均較簡略，故今收錄周、徐二種，以爲互補。周雲青字玄青，無錫人。所撰是譜，簡述歷年事蹟，不列文獻出處，實同於年譜綱目，故作者於一九二九年發表後，又在原稿上有所修訂（見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今未見傳本。然此譜簡而不失條理，於譜主一生學術活動，如從學、講學、著述及校刻前人著作等，原原本本，臚述清晰，實有助於瞭解譜主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此外，鄭振模所撰《清俞曲園先生樾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八輯，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達四萬餘字，記修學進德之蹟較詳，可作參攷。



俞曲園先生年譜

周雲青

先生諱樾、字蔭甫、晚號曲園居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祖廷鑣、乾隆甲寅恩科欽賜副貢生。妣夏氏、戴氏。考鴻漸、嘉慶丙子科舉人。妣蔡氏、姚氏。先生自少至老、著述不倦。主講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爲一時樸學之宗。所著春在堂全書四百六十四卷、皆已刊行於世。

宣宗帝道光元年辛巳一歲。 先生生三日、姚太夫人得病甚危、積二十餘日始愈。

道光二年壬午二歲。

道光三年癸未三歲。

道光四年甲申四歲。 是年先生由舊居德清東門之南埭、遷居仁和之臨平鎮。

道光五年乙酉五歲。

道光六年丙戌六歲。 姚太夫人授先生論語、孟子及禮記、大學中庸二篇、過目不忘。

道光七年丁亥七歲。 先生求婚平泉舅氏第四女。舅氏已許之、而妗氏猶豫。有黃公者、乃妗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詫曰。此佳壻也。今失此壻、他日雖烈萬炬以求之、豈可得邪。議遂決。

道光八年戊子八歲。

道光九年己丑、九歲。　先生戲剪紙爲書册之形、自爲書而自注之。著述等身、篤老不倦、實兆於此年。

道光十年庚寅、十歲。　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習爲時文。

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一歲。

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二歲。

道光十三年癸巳、十三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十四歲。　先生侍父讀書於南蘭陵。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五歲。　從大父讀書常州、粗通羣經大義。

道光十六年丙申、十六歲。　補縣學生。　先生始學爲詩。

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七歲。　應鄉試、中丁酉科副榜貢生。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八歲。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九歲。　姚夫人來歸、年二十。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歲。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一歲。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十二歲。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三歲。　長兄壬甫舉於鄉。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十四歲。恩科舉人、與瑞安孫琴西（衣言）爲同年友。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十五歲。先生授徒新安汪村。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二十六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七歲。是年夏大父歿、後欑於德清西門外金鵲山。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二十八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九歲。

道光三十年庚戌、三十歲。舉禮部試、覆試一等第一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覆試詩題爲澹烟疏雨落花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爲曾文正公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此先生受知文正公之始。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

文宗帝咸豐元年辛亥、三十一歲。先生再館新安休寧汪氏。休寧孫蓮叔爲先生刻古文四卷、曰好學爲福齋文鈔。俄而徽亂、原版焚燬、所印本今亦無存者。

咸豐二年壬子、三十二歲。散館授編修、以博物閎覽稱於輩下名輩。

咸豐三年癸丑、三十三歲。先生自京師乞假送太夫人回南。時豐工復決、所在汪洋無際、舟過微山湖、大風幾覆。

咸豐四年甲寅、三十四歲。冬中、先生又入都。

咸豐五年乙卯、三十五歲。　四月考差、上以舜在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先生借題發揮、以見古聖人不懟不竦、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羑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弦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八月、簡放河南學政。

咸豐六年丙辰、三十六歲。

咸豐七年丁巳、三十七歲。　先生以人言免河南學政、歸因故里無家、遂僑寓蘇州石琢堂故宅五柳園中。䦱門讀書、不復出焉。

咸豐八年戊午、三十八歲。　先生校刊瑞安孫衣言所著遜學齋詩鈔十卷成。　是年先生始讀高郵王氏（念孫引之）書。治經以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叚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蘄不背王氏之旨。羣經平議、諸子平議之作、蓋始於此矣。

咸豐九年己未、三十九歲。　先生刻日損益齋詩十卷、瑞安孫衣言序之。　是年先生猶及見宋大令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學。故一切緯家言、先生亦偶涉之。

咸豐十年庚申、四十歲。　粵寇亂吳中、先生避難至故鄉。

咸豐十一年辛酉、四十一歲。　秋中避兵上虞之樝浦。

穆宗帝同治元年壬戌、四十二歲。　先生以頻年粵寇擾亂、流離遷徙、靡有定居。乃由海道至天津。　是夏、天津多疫、先生䦱門不出、因寫定兒笘錄爲四卷。



同治二年癸亥、四十三歲。

同治三年甲子、四十四歲。　先生所著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告成。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凡周易二卷、尚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周禮二卷、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儀禮二卷、大戴禮記二卷、小戴禮記四卷、春秋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左氏傳三卷、春秋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二卷。諸子平議則竊附讀書雜志之後。凡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董子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內經四卷、楊子太玄經一卷、楊子法言二卷。校正誤文、發明古義、視羣經平議所得爲多、而先生皆藏之篋中未出也。

同治四年乙丑、四十五歲。　先生南歸、主講蘇州紫陽書院。　春初張少巖（汝霖）取羣經平議之第十四卷在天津刻之、以此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可單行也。壽陽相國祁寯藻見而好之、寓書先生曰、歷代明堂之制見于秦氏五禮通考、其中辨正舊注者、不爲無功、要亦互有出入、未足以難鄭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采輯近儒新說、又案而不斷、鮮所折衷。吾子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考工記一字之衍、遂使記文八十一字略無齟齬。且於鄭注之誤、駁正無遺。三代世室重屋明堂相因之制、燦然在目、而秦漢以來規模亦略具於斯、誠覃思精義、有功經傳者也。閻夢巖農部（汝弼）亦好之、介相國而求焉。於是世人始知羣經平議其書矣。是年夏、宋雪帆侍郎以使事至津、索觀三禮平議、謂

先生曰、高郵王氏之學固極精審、然多考訂于一字一句之間、若子之書、則有見其大者、殆將駕而上之乎。因謀以儀禮平議二卷刻之京師、而先生南歸、未果也。

同治五年丙寅、四十六歲。　是年春、蔣薌香撫部出巨貲、鳩衆工、登羣經平議全書於版、未竟厥功而遷廣東巡撫去、囑劉芴堂（汝璆）始終其事。

同治六年丁卯、四十七歲。　羣經平議開雕於去夏四月、至今春而全書成。經理其事者爲丁松生（丙）、任校讎者爲高伯平（均儒）、皆與有力焉。　杜筱舫觀察爲先生刻賓萌外集三卷成、皆駢體之文也。

同治七年戊辰、四十八歲。　先生主講西湖詁經精舍。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鶚、沈濤、其他多淩雜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于詁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　十月中浣、湘鄉楊昌濬爲刊春在堂詩編八卷成。　先生成古書疑義舉例七卷。此書專爲解説古書疑義而作、刺取羣經諸子兩漢之書、參互鈎稽、比類合誼、舉例凡八十八條、尋其義例、以讀羣籍、糾紛之處、不難立解也。

同治八年己巳、四十九歲。　是年江寧、蘇州、杭州、武昌四書局有會刻二十四史之舉、先生亦與聞其事。　先生成湖樓筆談七卷。第一第二卷談經、第三卷談史記、第四卷談漢書、第五卷談小學、第六卷談詩文、第七卷談雜事。

同治九年庚午、五十歲。　先生編定春在堂詞錄三卷。　寶應王凱泰校刊先生所著賓萌集五卷成。一論篇、二説篇、三釋篇、四議篇、五雜篇。以類相從、蓋用晏子春秋之例。　自往年羣經平議刻成、潘偉如



（爵）、李眉生（鴻裔）、吳平齋（雲）等九人繼卽醵錢而刻諸子平議。至今歲而始觀厥成。今春先生航海至閩中省視姚太夫人起居。太夫人年八十五矣。夏中先生於蘇寓大病，淹纏三月餘乃愈。

同治十年辛未、五十一歲。　先生所著之第一樓叢書九種刊成，計易貫五卷、玩易篇一卷、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兒笘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二卷、湖樓筆談七卷。　吳縣潘祖謙祖均昆弟曾從先生學詩賦者也，以春在堂雜文二卷付之剞劂。

同治十一年壬申、五十二歲。　春初先生又至福寧省視姚太夫人起居。　十月戊寅，長兄壬甫卒，年六十。　先生成太上感應篇纘義二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十三歲。　春中先生與楊石泉中丞、彭雪琴侍郎，作雲棲之游。　先生在蘇州馬醫巷西頭闢曲園。

同治十三年甲戌、五十四歲。　是年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先生因以嘉慶甲子重鐫本十子全書詒楊石泉中丞選刻之。

德宗帝光緒元年乙亥、五十五歲。　春中吳縣雷深之（浚）訪先生於春在堂，以所著說文外編十五卷相示。雷君閉戶讀書，專事樸學，君子人也。

光緒二年丙子、五十六歲。　是年季秋，先生自吳下至西湖詁經精舍。從竹樵方伯借得法苑珠林，於舟

中讀之、刺取其事成連珠一百八首、爲梵珠一卷。

光緒三年丁丑、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裒錄艮宧易說、達齋書說、達齋詩說、達齋春秋論、達齋叢說、荀子詩說、何劭公論語義、士昏禮對席圖、樂記異文考、生霸死霸考、春秋歲星考、卦氣直日考、七十二候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人地名對、邵易補原、讀韓詩外傳、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改吳、說項、正毛、評袁、通李、議郎、訂胡、日知錄小箋、荅子、小繁露、韻雅、小浮梅閒話、續五九枝譚、閩行日記、吳中唱和詩、梵珠、百空曲、十二月花神議、銀瓶徵、吳絳雪年譜、五行占、八卦葉子格、隱書、老圓、爲曲園雜纂五十卷。

光緒四年戊寅、五十八歲。　夏四月、門下士爲先生築樓於孤山之麓、名曰俞樓。　八月、姚太夫人見背、年九十三。　先生選擇詁經精舍課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四集。

光緒五年己卯、五十九歲。　四月、姚夫人亡、年六十。

光緒六年庚辰、六十歲。　先生湖樓無事、因於曲園雜纂之後、又編定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八卦方位說、卦氣補考、詩名物證古、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鄭君駁正三禮考、九族考、玉佩考、喪服私論、左傳連珠、論語鄭氏義、續論語駢枝、論語古注擇從、孟子古注擇從、孟子高氏義、孟子纘義內外篇、四書辨疑、羣經賸義、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山海經、讀楚辭、讀漢碑、讀昌黎先生集、讀王觀國學林、讀王氏稗疏、莊子人名考、楚辭人名考、駢隸、讀隸輯辭、廣雅釋詁疏證拾遺、著書餘料、佚文、佚詩、銘篇、玉堂



舊課、廣楊園近鑑、壺東漫錄、百哀篇、詠物廿一首、五五、枕上三字訣、廢醫論、九宮衍數、金剛經訂義、一笑、說俞、俞樓經始、爲俞樓雜纂五十卷。

光緒七年辛巳、六十一歲。　先生譔先兄壬甫家傳。

光緒八年壬午、六十二歲。

光緒九年癸未、六十三歲。　是年秋、先生編刊詁經精舍五集成。

光緒十年甲申、六十四歲。　十月、嫂孫夫人卒。

光緒十一年乙酉、六十五歲。　先生編刊詁經精舍六集成。

光緒十二年丙戌、六十六歲。　詁經精舍四五六集之版是年均燬於湖樓之火。

光緒十三年丁亥、六十七歲。　夏中、先生右骸生瘍、精力益衰。秋間於吳下寓廬閉門養疾、網羅舊聞逸事、間及經義、隨筆記錄、因纂成茶香室經說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戊子、六十八歲。　茶香室三鈔三十卷及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刊成。

光緒十五年己丑、六十九歲。　先生自述七言詩一百九十九首、爲曲園自述詩一卷、附刊春在堂全書之後。

光緒十六年庚寅、七十歲。　先生成右臺仙館筆記十六卷、其書皆雜記所聞所見、體例頗與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相近。

光緒十七年辛卯、七十一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七十二歲。　夏日、先生在吳下杜門不出、惟以書籍自娛。漁獵所得則錄之、意有所觸亦錄之。秋初、遂編成九九銷夏錄十四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七十三歲。　先生編刊詁經精舍七集成。

光緒二十年甲午、七十四歲。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七十五歲。　瑞安孫仲容（詒讓）以所著札迻十二卷請序於先生。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七十六歲。　先生編刊詁經精舍八集成。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七十七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十八歲。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七十九歲。　先生以年老辭西湖詁經精舍講席。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十歲。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八十一歲。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十二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八十三歲。　先生自道光甲辰鄉試至今歲正科、計周一甲子。浙中大吏重宴鹿鳴、請得旨復編修原官、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啓迪後進、人望允孚之諭。　先生編定春在堂雜文六編。



詁初編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凡三十七卷。

光緒三十年甲辰、八十四歲。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八十五歲。　冬十月、春在堂雜文三十七卷刊成。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八十六歲。　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卒於蘇州寓廬。（雲青案、章炳麟—太炎—謂先生三十三年卒、非是。）



俞曲園先生年譜

徐澂 編撰
尹波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重排

《俞曲園先生年譜》，徐澂編撰。據民國二十九年江蘇省立圖書館排印本重排。

俞樾生平見《曲園自述詩》提要。

徐澂，字沄秋，無錫人。所撰是譜，前有序論一篇，總述俞樾生平事蹟及學術成就，謂其講學稟承阮元、王昶及孫星衍餘風，而治經則師高郵王氏父子，復請益於宋翔鳳、武進莊氏，故發明《易》學，終成一家之言。所著閎富，而《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尤有功經籍。並論其學大行於世，影響廣及日本。其闡明俞氏學術淵源及影響，實爲閱讀全譜之總綱，有助於學者循序漸進地探討俞氏之學。正譜繫事，亦較周雲青譜詳實，除述譜主年齒、履歷、著述、交遊及家事外，兼繫同時學人生卒於每年後。記述尤以詩文創作、著述以及校刻古書爲詳，足以突出俞氏的主要成就。全譜繫事，繁簡得當，誠爲早期俞氏諸譜中之佳者。然繫事而不注出處，是其缺陷。

此譜有民國十九年張崟重錄本，又刊載於《國藝》第二卷第一、五、六期（一九四〇年七月至十二月），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



俞曲園先生年譜

俞樾、字蔭甫、浙江德清縣人。九歲戲爲書自注其下、著述等身至老不倦實兆於此。年十六、補縣學生。道光丁酉科副貢生、甲辰恩科舉人、庚戌舉禮部試、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覆試詩有花落春仍在句、爲曾文正公所激賞、謂詠落花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相類。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咸豐二年、散館授編修。乙卯八月、簡放河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及聖兄孟皮配享崇德祠、並邀允。甫二載、以人言罷歸、僑居蘇州、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各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之久、爲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餘緒。樾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爲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爲築俞樓於孤山之麓。先後著書卷帙繁富、而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尤能確守家法、有功經籍。其治經以高郵王氏父子爲宗、謂治經之道、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爲尤要。其所著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則願附讀書雜志之後。古書疑義舉例、則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衍之。迨俞樓雜纂、曲園雜纂、茶香室經說諸書、出其析疑振滯、皆與前書相仿、或有精義、較勝於昔。其居吳、猶及見宋大令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學、故益發明聖人觀象繫辭之義。玩易五篇、則自出新意、不主先儒舊說。復作艮宧易說、卦氣直日攷、續攷、邵易補原、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八卦方位說、散見叢書雜纂中、皆足證明一家之學。古文不拘宗派、喜爲詩、工篆隸、足不出江浙、聲名滿天下。同時如大學士曾國藩、李鴻章、尚書彭玉麐、侍郎徐樹銘等、咸傾心與交、日

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者。其爲中外所重如此。先是同治十一年、樾子紹萊官直隸大名府同知、恭遇覃恩、得請二品封典。光緒二十八年、重逢鄉舉、浙江巡撫任道鎔爲援例奏聞、遂得開復原官。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三十三年、准江蘇巡撫陳夔龍奏、宣付史館立傳。據吳縣志、節國史儒林傳及碑傳集。

清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先生生。

先生諱樾、字蔭甫、晚號曲園居士、浙江湖州德清縣人。祖諱廷鑣、字南莊、乾隆甲寅恩科欽賜副貢生。祖妣夏氏、戴氏。父諱鴻漸、字儀伯、號谼花、嘉慶丙子科舉人。母蔡氏、生母姚氏。

是年十二月二日，先生生於德清縣東門外烏巾山陽南棣之鵲喜樓。

先生生三日，姚太夫人得病甚危，積二十餘日始愈。時先生之兄林字壬甫，號芝石，晚號柯九老人八歲。

馬穀三新貽、應敏齋寶時生。

道光二年壬午、二歲。

先生父儀伯公應吳小匏牧騶明府招赴萬全、耳目聞見、一發之於詩。

任筱沅道鎔生。

道光三年癸未、三歲。

李少荃鴻章、王補帆凱泰生。

道光四年甲申、四歲。

儀伯公以鄉居無師教子、遂由德清縣南埭遷居仁和縣臨平鎮之史家埭。先生生母姚太夫人爲臨

平人、乃依外氏居。

道光五年乙酉、五歲。

道光六年丙戌、六歲。

姚太夫人授先生兄弟論語孟子禮記大學中庸、輒過目不忘。

道光七年丁亥、七歲。

先生求婚於舅氏平泉公弟四女。平泉公、初名琨、字仲瑜、更名慶寅、又更名光晉。每讀先生文、輒歎爲天才、欲許之、而妗氏猶豫。妗氏之弟黄公者聞之、詫曰、此佳壻也。今失此壻、他日雖烈萬炬以求之、豈可得耶。議遂決。儀伯公旋南歸。同年吴姓郊明府留之丹徒署中、徧探京口諸勝、並遊廣陵。

李黼堂桓生。

道光八年戊子、八歲。

儀伯公又赴公車。

黄以周元同生。

道光九年己丑、九歲。

先生戲剪紙爲書冊之形、自爲書而自注之。其後著述等身、至老不倦、實兆於此。儀伯公自京師南下、客吴松。

譚序初鈞培生。

道光十年庚寅、十歲。

先生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習爲時文。戴先生爲先生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時受聘於臨平孫文靖公之近族，乃先生嫂氏之母家，遂從讀其家貽硯樓上。儀伯公客湖南，懷慶應康蘭皋紹鏞中丞之招。公集中有覃懷游草二卷，皆言其地山水花木之美。

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一歲。

潘伯寅祖蔭、馮竹儒焌光、翁叔平同龢生。

儀伯公自湘豫入晉，踰太行山。

李眉生鴻裔生。

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二歲。

黃漱蘭體芳、丁松生丙生，王石臞念孫卒。

道光十三年癸巳、十三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十四歲。

儀伯公南還，客於毗陵汪樵鄰家，先生侍父讀書於其地。

康蘭皋紹鏞、王伯申引之卒。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五歲。

先生仍讀書汪氏。主人每至菊花開時、與客分韻賦詩、有蘭陵菊社詩行世、先生亦有所作。冬、先生



侍父自毗陵還臨平鎮賃馬家衖孫氏屋以居，端木鶴田國瑚題曰印雪軒，故公詩文集皆以印雪名。

吳清卿大澂生。

道光十六年丙申，十六歲。

先生寓祖母戴太夫人母家。初應小試，學使史蘅塘取入縣學，始學爲詩。

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七歲。

先生應鄉試，中式副榜第十二名。

戴子高望、張香濤之洞生。石琢堂韞玉、端木鶴田國瑚卒。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八歲。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九歲。

春，先生至湖州應恩科試於郡學考棚宏文館。秋，又應試，未售。冬十一月，姚夫人來歸，年二十。

曾劼剛紀澤、汪柳門鳴鑾生。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歲。

秋闈，先生以病不能應試，惟以日知錄自遣。曲園雜纂中之日知錄小箋一卷，即始於此時。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一歲。

先生讀書於印雪軒，有沈蘭舫燦攜弟來從學，爲先生弟子之最早者。

秋，海上有警，先生遷還德清舊居。

陸鳳石潤庠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十二歲。

先生館於武林蔡氏、常徒步赴崇文書院應攷課、於西泠橋下小憩、其地即後俞樓之基址、先生長子紹萊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三歲。

先生館於荻港吳氏。先生兄壬甫林館於玉山汪春生大令署中。是歲鄉試中式舉人、乃薦先生以代。先生至玉山、與汪大令之弟茗生調鼎一見相得、除夕兩人聯句達旦。儀伯公爲南莊公營葬事、時有甘露下降之瑞。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十四歲。

先生兄壬甫侍父儀伯公北上應禮部試、又報罷南返、公遂不復遠遊。秋、先生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或摘其三藝有疵、改置第三十六。先生長女錦孫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十五歲。

清廷令各直省新中式舉人赴京覆試、期定二月十五日。先生偕兄壬甫於正月初四日自臨平鎮啓程、二月初十日抵京。先生又應會試、未中、南歸。

秋、館於新安汪村汪氏。

儀伯公病噎不瘳。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二十六歲。

先生在新安、從遊者頗衆、與先生年多相若。有吳則之紹正者、且長先生一歲。

儀伯公病益甚、猶自刪定詩集爲十六卷。四月八日、殁於正寢、時年六十有六。先生自新安奔喪歸。

先生次子祖仁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七歲。

先生居家讀禮。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二十八歲。

先生居家讀禮。

孫仲容貽讓生。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九歲。

徐花農琪生、阮伯元元卒。

道光三十年庚戌、三十歲。

春、先生與兄壬甫同舟北上、覆舟於丹陽城外之青楊浦、幸免於難。既抵京、居吳興會館之清遠堂。

舉禮部試、覆試保和殿、詩題爲澹煙疏雨落花天。先生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爲曾滌生國藩所賞、謂詠

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覆試第一、俗謂之復元、此爲先生受知於曾公之始。

五月初三日、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

清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三十一歲。

春間、先生仍館新安汪氏、與休甯孫蓮叔殿齡交最莫逆。孫家豪富、喜客、所居曰紅葉讀書樓、賓朋雅集、絳蠟高燒、作畫題詩、往往達旦。蓮叔爲先生刻好學爲福齋文鈔二卷、詩鈔四卷。俄而歙亂、書版遭燬、幸印本猶存、即俞樓雜纂中所刻之佚文佚詩各一卷。

秋七月、先生南還、並作白嶽之遊。

新安諸友好及門弟子、爲先生補祝三十壽、有詩紀事。

咸豐二年壬子三十二歲。

春、先生入都、門下士休甯汪儀卿、黟縣李簡庭相隨北上從學。

先生初入京、寓圓通菴散館。後、移居棉花胡同。及姚太夫人率眷屬至、又移居南柳巷。時先生兄壬甫充實錄館謄錄、亦同寓。長夏無事、取全唐詩中七言句之佳者、分別虛字實字錄之、以類相從、得對句幾及萬聯。

十月、帝臨御門辦事、先生奉派侍班。

陳子宣祖昭生。

咸豐三年癸丑三十三歲。

春、帝謁慕陵、有詔命恭親王恭代、先生奉派隨同行禮。

二月八日、帝臨雍、派翰林官二十人聽講、先生與焉。是日議義爲尚書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四句、中庸篇致中和一節。

四月中、先生乞假送太夫人還南、時豐工復決、所在汪洋、舟過微山湖、大風幾覆、抵臨平、仍居印雪軒。

先生至峽山蔣氏別下齋、偏觀藏書。

先生兄壬甫豫繕寫宣宗實録之役、是年告成、以例得議敘、遂以知縣分發福建、乃挈眷赴閩。

咸豐四年甲寅三十四歲。

正月、先生在臨平、與諸親友以酒食互相招延、極里居之樂。

先生回德清祭掃先人冢、遂遊北門外慈相寺、有詩紀事。

浙撫黃壽臣薦先生主嵊縣講席、未赴。

四月中、偏遊龍居佛日諸勝。

十一月、先生入都銷假、姚夫人率兒女奉太夫人仍住臨平。

先生兄壬甫署沙縣知縣。

潘濟之祖謙生。

咸豐五年乙卯三十五歲。

春、先生被派充國史館協修之命。清例凡初入史館者、須自署願修何書、大率多署列傳。先生欲攷求清朝事實、遂署志傳兼修。然以在職不久、未逮斯志。

四月十三日、考試試差人員。上以舜在琴牀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先生借題發揮、以見古聖人不懟不竦、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羑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弦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

八月初二日、先生被簡湖南學政之命。

先生兄壬甫迎母南歸。姚夫人率子女繞道抵京。

姚太夫人年七十八。八月中、先生擬遙祝誕辰、適逢孝靜成皇后喪、未稱觴。

十月下旬、先生出都赴任、過邯鄲呂翁祠有詩。抵大梁、於使署中爲母補祝壽辰。

費屺懷念慈生。

咸豐六年丙辰三十六歲。

二月、先生出棚試士。

先生祖考南莊公嘗作客懷慶、先生是年按試覃懷、經由其地、不勝風木之感。行部所至、並遊龍門、百泉諸勝。

先生疏請以鄭公孫僑從祀文廟兩廡、援蘧瑗爲例。又請以聖兄孟皮配享崇德祠。詔下、皆從之。

夏冬試畢、輒張筵演劇、慰勞幕友、蓋倣前任張子青之萬故事。

先生兄壬甫署永安縣知縣。

咸豐七年丁巳三十七歲。

夏、閩紅巾餘黨復亂、據汀州、連城、順昌、沙縣、尤溪相繼陷、進逼省垣。先生兄壬甫死守永安危城、屢出奇兵破賊。賊不敢復窺。按察使裕鐸遂得次第收復所失諸縣。特疏以聞。上嘉之、有俞林力守危城三月、深可嘉尚之諭。特擢同知。

秋、先生因御史曹登庸劾試題割裂、免官歸京、移寓挑經教胡同。

咸豐八年戊午三十八歲。

先生因避兵、繞道走山東、入江南境。抵吴門。以故里遭刼、無家可歸、乃賃飲馬橋畔石琢堂韞玉五柳園舊第、暫寄妻孥。是爲先生寓蘇之始。宋大令於庭翔鳳贈詩四章、陳碩甫奐亦篆書金尊日月三都賦、玉洞雲霞二酉春聯爲贈。園中有獨學廬、微波榭、眠雲舍猶無恙。五柳亦存其三。其中鶴壽山房額、乃雍正庚戌翰林嵇文恭公璜所題。石琢堂爲乾隆庚戌狀元、先生則爲道光庚戌翰林、因題三庚戌室顏之。

瑞安孫琴西衣言出守安慶、因兵阻、迂道蘇州、訪先生、出所著遜學齋詩鈔十卷、屬任校勘。

夏、聞先生讀高郵二王念孫、引之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好之、遂有治經之意。羣經平議、諸子平議之作、蓋始於此。

先生始學篆隸書法。

咸豐九年己未、三十九歲。

先生刻日損益齋詩十卷。

先生謁宋於庭、得聞武進莊氏存與之學。先生兄壬甫、補泉州廈防同知。

是年宋于庭重宴鹿鳴、先生賦詩以壽。

咸豐十年庚申、四十歲。

春、洪楊軍陷杭州、金陵大營潰、常州又陷。先生倉皇雇舟出城、至新市鎮、勾留半月、又聞蘇州嘉興相繼陷、遂渡錢塘江、至紹興、復涉曹娥江、抵上虞。時團練大臣邵幼村奏派先生辦德清團練、先生乃還德清、未幾即謝去、仍寓上虞。

二月、杭州陷時、戴醇士熙在籍殉難、先生追懷往事、有詩誌悼。

三月二十六日、先生舅氏平泉公卒。

宋于庭翔鳳卒。

咸豐十一年辛酉、四十一歲。

春、先生於上虞令胡堯戴處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讀之。

俄聞山寇將至、先生又移居城外槎浦村。村臨曹娥江、後負大海、先生賃小樓三間以居。入夜四望、每見烽火燭天。

秋、上虞失守、胡令死之。先生以槎浦亦不可居、乃坐牛車走海濱、棲於草舍。旋復間關走甯波、附輪



抵上海、賃一舟於黃浦江中度歲。

清穆宗同治元年壬戌四十二歲。

先生以洪楊之亂、流離遷徙、靡有定居、乃由海道至天津。時天津知府潘偉如霨、爲先生故人、遂流寓其地。惟生計甚窘、恃借貸以給。

夏、天津多疫、先生杜門不出、因寫定兒笘錄四卷。

先生兄壬甫以舉行恩科鄉試、充同考官、得士十三人、解首王彬與焉。

同治二年癸亥四十三歲。

先生著書天津。

同治三年甲子四十四歲。

春、先生次女于歸許氏、親送入都。

秋、先生爲長子娶婦於樊氏。

八月、李世賢陷漳州、先生兄壬甫募勇四千人以備。

冬、先生命次子就姻於姚氏。

歸安吳平齋雲遷寓吳門、與先生所居相望、時相過從、共稽經史。

先生所著羣經平議成。凡周易六卷、尚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周禮二卷、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儀禮二卷、大戴禮記二卷、小戴禮記四卷、春秋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左氏傳三卷、春

秋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二卷、凡三十五卷。係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亦成大半。天津張少巖汝霖取先生所著羣經平議中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刻之。崇地山厚侍郎以通商大臣駐天津、請先生任修天津府志、以乏經費無任採訪者、先生僅就故書中鈔撮、未竟其事。

同治四年乙丑四十五歲。

李少荃鴻章撫蘇、兼攝兩江總督、薦先生主蘇州紫陽書院講席。時書院燬於兵火、猶未建復、假黃鸝坊橋吳氏巨屋爲之。

先生自津抵蘇、即移眷寓院中。時馮林一桂芬亦主正誼講席、時相過從。

五月、清軍收復漳州諸縣、總督左季高宗棠彙保歷年文武官弁、先生兄壬甫以功賜加道銜、調充鄉試內收掌官、試畢補福州海防同知。

冬、蔣薌泉益澧撫部於杭州、出錢百萬、願爲先生著述任剞劂之費。

是歲、先生同年孫琴西衣言適亦主講杭州紫陽書院、一時有庚戌兩紫陽之目。

朱伯華福榮、戴子高望至吳門訪先生、各贈以詩。

同治五年丙寅四十六歲

二月二十日、紫陽書院開課、中丞以下官吏咸集。

蔣薌泉鳩集衆工、登羣經平議全書於板。

蘇松太道應敏齋寶時延先生主修上海縣志、設局上海南園。



杜筱舫文瀾觀察爲先生刻成賓萌外集三卷、皆駢儷之文、並序其端。

先生兄壬甫署漳州雲霄同知、旋調充鄉試內監試官。

同治六年丁卯四十七歲。

春、羣經平議全書刻成、董理其事者、爲劉笏堂汝璆、丁松生丙、任校讎者爲高伯平均儒。

先生銳意續撰諸子平議。

正月二十一日、先生赴上海、微雨、泊唯亭、於舟中成列子平議一卷。

五月、先生自上海乘輪至金陵、謁座師曾滌生宿督署中、曾公招李雨亭、王曉蓮、龐省三、伴先生讌集妙相菴、作竟日遊。將歸、曾公又與同遊玄武湖賞荷。

先生返蘇、仍主講紫陽書院、院中人文甚盛、吳清卿大澂、張幼樵佩綸、陸鳳石潤庠、皆列門牆。

冬、先生以儀伯公靈柩尚浮厝德清、乃偕姚夫人回鄉治葬於金鵝山之原、以前母蔡嵇兩太夫人祔焉。泊舟德清西門外者一月。

吳縣知縣唐翰題重建飲馬橋關帝廟、先生爲撰碑記。

同治七年戊辰四十八歲。

先生受浙撫馬穀三新貽之聘、辭紫陽書院講席、赴杭任詁經精舍主講。

先生眷屬自紫陽書院移居大倉前。

二月十五日、先生於詁經精舍開課。

三月、先生次子婦舉一男陛雲、以其生於辰年、故小名阿龍。

閏四月、曾滌生以大閱來蘇、過先生寓、同遊木瀆、登天平山、香山而望太湖。

九月、與姚夫人同遊西湖、住詁經精舍之第一樓。

十月、中湘鄉楊昌濬爲先生刊春在堂詩編八卷成。

先生是年撰成古書疑義舉例七卷。

先生兄壬甫赴福防同知任。

同治八年己巳四十九歲。

春、尚書彭雪琴玉麐至杭就醫、假詁經精舍養疴、與先生一見如故、遂訂交。

江甯、蘇州、杭州、武昌四書局有會刻二十四史之舉、先生亦與其事。

先生撰成湖樓筆談七卷。

四月、先生以事至紹興、謁禹陵、登南鎮之香爐峯。

先生欲遷杭州、而覓屋皆不當意、乃於蘇州賃馬醫科巷潘氏屋居之。

六月初三日、爲姚夫人五十壽辰、稱慶祝者頗衆、天氣新晴、笙歌小作、先生顧而樂之。

潘少梅以西湖長小印一方贈先生。

高伯平均儒卒。

同治九年庚午、五十歲。



正月、先生航海至閩省視太夫人起居、時寓兄壬甫福防同知官署。留一月方歸。

先生在閩、與兄壬甫言閩越王無諸廟配享四人皆無攷、擬易以繇君丑、繇王居股、越衍侯吳陽、越建成侯敖。

春、寶應王補帆凱泰校刊先生所著賓萌集成。並序其端。書凡五卷、一論篇、二說篇、三釋篇、四議篇、五雜篇、以類相從。蓋仿晏子春秋之例。

五月、先生遊西溪。

夏間、先生於蘇寓大病兩月餘始愈。

浙江鄉試、詁經精舍肄業諸生中式者十九人。又有三人以優行貢成均。鎮海宰官于印波萬川纂修縣志成、懼體例未當、將全稿寄吳門求先生審定。

先生編定春在堂詞錄三卷。

潘偉如、李眉生鴻裔、吳平齋雲等九人、醵資爲先生刻諸子平議成。是書係先生繼王氏讀書雜誌而作、凡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董子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內經四卷、揚子太玄經一卷、揚子法言二卷、凡三十五卷。

八月、先生兄壬甫升授福甯府同知。

十二月二日、先生誕辰、乘舟至梁溪、欲遊惠山、因風未果、有詩述懷、寄曾滌生、彭雪琴。後兩日得長

子紹萊書知奉檄攝大名府同知。

曾滌生六十誕辰先生撰壽序以賀。

馬穀三新貽卒。

同治十年辛未五十一歲。

春先生所著第一樓叢書刻成。

曾滌生又以大閱至蘇贈詩先生。

吳縣藩濟之祖謙和甫祖均昆弟皆從先生學詩賦。是年以先生所著春在堂雜文二卷付之剞劂。

十月先生嫂孫夫人卒於閩中。

同治十一年壬申五十二歲。

春先生自錢塘江溯流而上由金華、處州、溫州至福甯省視太夫人及兄壬甫。此行往返凡得雜詩五十首並撰成閩行日記一卷。

先生於福甯攜歸祖父南莊公四書評本一部以堪作家塾善本因手自寫定恩竹樵錫應敏齋杜筱舫爲醵貲刊刻。

先生撰太上感應篇纘義二卷成。

李少荃五十誕辰先生撰壽序以賀。

張子青之萬開府三吳駐節拙政園詢先生以斯園掌故乃作長歌貽之。



曾滌生國藩卒。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十三歲。

三月、彭雪琴築退省菴於西湖。楊石泉中丞招彭公與先生作雲棲九溪十八澗之遊。

先生在西湖、忽得兄壬甫病歿福甯之訃、即水陸兼程赴閩、料理喪事畢、遂奉太夫人返吳下寓廬。

先生長子紹萊以道銜爲先生請二品封。

冬、先生送兄嫂之柩至德清原籍。

戴子高望卒。

同治十三年甲戌五十四歲。

閩撫王補帆與先生爲兒女親家、春間入都述職、道出吳下、先生宴之春在堂。

姚太夫人至蘇後、以屋小謀遷徙。先生買馬醫科巷潘姓廢地、創立宅舍、構屋三十餘楹、築樂知春在兩堂、旁有餘地如曲尺、乃疊石鑿池、雜栽花木、顏曰曲園。李少荃、恩竹樵、顧子山文彬皆助以貲、徐花農並爲先生繪曲園圖。

夏、先生自武林歸、聞馮林一之訃。

川督吳仲宣、學使張香濤之洞、致書先生、請入蜀主講受經書院。先生以奉母居吳、未赴。

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先生以嘉慶重鐫本十子全書貽浙撫楊石泉、選刻之。

先生爲盛旭人康撰留園記。

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五十五歲。

四月、先生新屋落成、十九日遷入。門懸李少荃所題榜曰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

吳縣雷甘溪浚訪先生於春在堂、出所著說文外編十五卷相商討。

姚太夫人年九十、於七月十二日舉觴稱慶、吳下諸賢暨中丞以下官吏咸集。

先生親家王補帆以閩撫出巡台灣、感疾歸卒於任、先生哭之以詩、並爲撰神道碑。

光緒二年丙子五十六歲。

先生兄子祖綏舉於鄉。

先生長子紹萊補北運河同知。

馮竹儒焌光觀察於上海設求知書院、延先生總其事、先生力辭未赴。

季秋、先生自吳至西湖詁經精舍、舟中讀法苑珠林、剌取其事、成連珠一百八首、爲梵珠一卷。

李黼堂桓以湖南永順所出鳳灘石製硯贈先生、銘曰曲園著書之硯。

光緒三年丁丑五十七歲。

春、先生自杭繞道菱湖至龍湖書院參觀。院中小有泉石、風景頗勝。

彭雪琴尚書自浙出巡長江、過蘇、先生攜孫陛雲出見、時甫十齡、彭公一見屬意、以漢玉一枚相贈、旋由勒少仲方錡中丞爲媒、以長孫女見貞字素華許配陛雲。

先生《哀錄》、《艮宧易說》、《達齋書說》、《達齋詩說》、《達齋春秋論》、《達齋叢說》、《荀子詩說》、《何劭公論語義》、《士昏禮

對席圖、樂記異文考、生霸死霸考、春秋歲星考、卦氣直日考、七十二候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人地名對、邵易補原、讀韓詩外傳、讀吳越春秋、讀越絶書、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改吳、說項、正毛、評袁、通李、議郎、訂胡、日知錄小箋、苓子、小繁露、韻雅、小浮梅閒話、續五九枝譚、閩行日記、吳中唱和詩、梵珠、百空曲、十二月花神議、銀瓶徵、吳絳雪年譜、五行占、集千字文詩、隱書、老圓爲曲園雜纂五十卷。

恩竹樵卒，先生哭之以詩，述其生平。

翁叔平同龢以蓍草五十莖寄贈先生。

光緒四年戊寅五十八歲。

四月，先生門下諸弟子爲先生建俞樓於西湖孤山之麓。

八月十四日，姚太夫人病逝，即合葬於金鵝山儀伯公之塋。

先生選詁經精舍課藝之佳者，刻爲詁經精舍四集。

潘心齋曾瑩卒，先生爲志其墓。

馮竹儒焌光卒。

光緒五年己卯五十九歲。

春，先生偕姚夫人同往杭州，居俞樓匝月。時彭雪琴亦在西湖退省菴，遂爲孫陛雲行納采禮，以金玉二釵爲聘。

四月、姚夫人逝世、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樓、悼亡歌哭、有月到舊時明處、與誰同倚闌干之感。即以月到舊時明處爲詁經精舍是月望日賦題。

先生以姚夫人遺言願葬杭州、乃買地於右台山下。

五月、甃地窆棺、先生亦自營生壙於其左。

鎮海縣志成、邑宰于印波乞序於先生、先生爲作序錄一卷。

光緒六年庚辰　六十歲

先生門弟子徐花農入翰林。先生於姚夫人忌辰焚寄一詩、末云、只有門牆徐孺子、新登蕊榜大羅天。花農從遊最早、相知最深、故先生期之最切。

五月六日、爲儀伯公百歲生忌、先生設位家祭、並禮佛於寶積寺。

先生於春在堂西南隅、添築小竹里館。

先生於右台山買地、構屋一區、是爲右台仙館。門外築書塚、埋所著書之稿。館中設兩位、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嘗戲語人曰、安知異日不爲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並以姚夫人生前居處曰茶香室、即以其名榜於館中臥室、命長女錦孫書之。

先生既葺右台仙館、乃著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而茶香室叢鈔、亦開始於是年。

先生湖樓無事、因於曲園雜纂之後、又編定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八卦方位說、卦氣補考、詩名物證、古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鄭君駁正三禮考、九族攷、玉佩考、喪服私論、左傳連珠、論語鄭



氏義、續論語駢枝、論語古注擇從、孟子古注擇從、孟子高氏義、孟子纘義內外篇、四書辨疑、羣經賸義、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山海經、讀楚辭、讀漢碑、讀昌黎先生集、讀王觀國學林、讀王氏稗疏、莊子人名考、楚辭人名考、駢隸、讀隸輯辭、廣雅釋詁疏證拾遺、著書餘料、佚文、佚詩、銘篇、玉堂舊課、廣楊園近鑑、壺東漫錄、百哀篇、詠物廿一首、五五、枕上三字訣、廢醫論、九宮衍數、金剛經訂義、一笑、說俞、俞樓經始、爲俞樓雜纂五十卷。

先生門人陳子宣祖昭援朱竹垞彝尊鴛鴦湖櫂歌例，成西湖櫂歌一百首，就正先生，喜爲之序。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爲孫陛雲娶婦於彭氏。

勒少仲方錡卒。

光緒七年辛巳六十一歲。

清明後三日，汪柳門鳴鑾、徐花農過右台仙館小飲，復同遊法相寺，先生得一斷甎，有福壽二字，攜歸作歌紀其事，和者甚衆，花農爲刻名山福壽篇。

吳叔和比部爲先生築伴坡亭、靈松閣於俞樓之後，有軒高敞，徐花農題曰小蓬萊，先生因作小蓬萊謠二百首，有以便面求書者，輒書此詩以應。

八月，先生長子紹萊卒於天津。

姚夫人有孤姪，名祖詒，自幼育先生家，是年十月，爲娶婦於杜氏。

譚文卿自浙撫擢甘陝總督，先生賦詩贈別。

杜筱舫文瀾卒。

光緒八年壬午六十二歲。

四月、先生葬長子紹萊於右台山姚夫人之塋左。

先生以姚夫人遺齒並已墮齒一枚、合瘞孤山之麓、題曰雙齒塚。先生以衰老多疾、戲作小詩、布告海内、以是年八月爲始、停止作文三年、凡以碑傳序記求者、概不應、然總不能謝絶。

冬、日本國人以其國詩集一百七十餘家寄先生、請爲選定。十二月、先生次女繡孫卒於杭州。

光緒九年癸未六十三歲。

春、先生至杭、向壻許子原索繡孫遺稿、云未死之前、已自付一炬、惟子原尚有能記憶者。先生合舊存繡孫手寫之稿、得詩七十五首、詞十五首、寫而刻之、題曰慧福樓幸草。慧福乃繡孫居室名。

夏、先生爲日本國人選定詩集四十卷、及補遺四卷、爲日本選詩總集之始。

秋、先生編刻詁經精舍五集成。

陳子宣成鑑湖櫂歌百首、先生又序之。

先生於右台仙館又築屋三楹、其中一室、供奉高曾祖父之位、春秋祀之。

先生長曾孫女琎寶生。

吳平齋雲卒。

光緒十年甲申、六十四歲。



先生孫陛雲應縣試、先生親送赴浙、以故里無家、舟居幾及兩月。陛雲縣考第一、府考第二。

日本大藏省官學生井上陳政字子德游學中華、願受業先生門下、先生謙辭不可、遂留之。

四月、吳平齋葬於吳縣某山、先生爲銘志其墓。

潘伯寅祖蔭以峨嵋銅佛贈先生、銅廣一尺修五寸、鑿佛十八尊、先生以其色黝黑、不類銅、讀范石湖吳船錄成大、知峨嵋有三千鐵佛殿、因疑此爲鐵佛。

虎丘新築擁翠山莊落成、楊見山峴有記、林海如福昌有圖、先生有詩。

冬、先生又於吳下得福祿壽古甎一方。

光緒十一年乙酉六十五歲。

春、先生赴杭州、道出唐西、於超山報福寺看宋梅、小飲香雪樓中。

五月、先生長孫陛雲應院試、以第一名入學。

八月、李眉生鴻裔卒於蘇城網師園、先生與之同出曾公門、又同寓吳中、甚相得、爲文以銘其墓。

九月、浙江鄉試榜發、陛雲中式第二名。

十二月十七日、先生次曾孫女瑨寶生、十九日洗三、適彭雪琴自嶺南還、先生薄治湯餅小集、賓朋

蘇撫衛靜瀾、滇撫譚序初鈞培皆在座。

先生編刻詁經精舍六集成。

左季高宗棠卒。

光緒十二年丙戌、六十六歲。

二月、先生親送長孫陛雲航海入都應禮部試、抵京寓潘家河沿。張子青相國、徐壽蘅侍郎皆來訪。徐花農以去秋闈中得士十七人、援門下門生之列。謁先生於寓廬。出都南旋、過天津、晤李少荃相國、話舊甚歡。

十月初六夜、杭州詁經精舍失火、詁經精舍選刻之四五六集書板均燬。時先生在杭居右台仙館。

吳清卿奉命勘定中俄邊界、立銅柱識之。以銅柱拓本寄先生、先生爲仿秦刻石體題之。

光緒十三年丁亥、六十七歲。

先生主詁經精舍講席、自戊辰至此已二十年。春間、招肄業諸生於俞樓雅集、有詩云、一樽戲爲諸君設、二十生辰湯餅筵。

三月、至越中、登南鎮、謁禹陵、徧探吼山七星巖之勝、成詩十九首。弟子宋澄之爲繪作紀遊十九圖。

夏、先生右髀生瘍、精力益衰、於曲園閉門養疾、網羅舊聞、間及經義、隨筆記錄、纂成茶香室經說十六卷。

蔣鄉泉益澧卒。

光緒十四年戊子、六十八歲。

春、先生回德清掃墓、旋攜二兒婦及孫女慶曾、曾孫琟寶居右台仙館、幾及一月、頗極山居之樂。

四月中、先生至臨平、重訪舊遊、徧歷史家埭、戴家橋諸處。

夏，先生以孫女慶曾許嫁宗湘文觀察之子子戴。舜年。其秋，子戴登賢書。十二月十三日，入贅於先生家。先生製大金字八分懸樂知堂兩壁，曰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時傳爲佳話。

茶香室三鈔三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刻成。

光緒十五年己丑，六十九歲。

是年會試，先生長孫陛雲與孫壻宗子戴先後入都，榜發，薦而不售，卷皆在潘伯寅尚書處，俱以額溢見遺。潘公於陛雲卷批「惜之」二字，於子戴卷批「惜哉」二字，姊夫妻弟竟出一轍，先生歎之以詩。

先生輯自述七言詩一百九十九首，爲曲園自述詩一卷，附刻於春在堂全書之後。

湖州各縣皆荒，於水，德清尤甚，先生以擬墨一千四百本，易洋一百四十圓，又寄百本與龔仰蘧觀察，得百圓，彙付德清賑局。

顧子山文彬卒。

光緒十六年庚寅，七十歲。

春，先生居右台仙館，以山居雜詠二十題課詁經諸生。

先生聞彭雪琴逝世之訃，哭之以詩，凡一百六十韻，及葬，爲撰神道碑。

先生七十生日，謝不受祝。

先生長壻王康侯卒，卜葬吳下象賓山，先生親送其葬。

應敏齋卒於杭州，吳中耆老爲建專祠於上海，先生有記刻石。

先生撰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成、其書皆雜記所聞所見、體例與紀曉嵐昀閱微草堂筆記相近。

曾劼剛紀澤、潘伯寅祖蔭卒。

光緒十七年辛卯七十一歲。

往歲先生七十壽辰、東瀛人士以詩文補祝者甚多、遂有東海投桃集之刻。

先生於春在堂西偏設一鏡屏、月夜於鏡中斜睨之、化一月爲五、多或至九、乃悟石湖串月之理、有同年嚴淄生辰者、學得其法、大喜、自稱串月弟子。

先生製成勝遊圖及西湖攬勝圖、均刻於曲園三耍中。

八月、徐花農拜廣東學政之命、先生適小病、聞之甚喜。

曾劼剛紀澤葬於長沙、先生爲撰墓銘。

李黼堂桓卒。

光緒十八年壬辰七十二歲。

彭剛直公奏議八卷、詩八卷刻成。春間先生至西湖、拜公祠、卽以一部交守祠者、置公神龕中。

先生在蘇、與潘偉如任筱沅道鎔、盛旭人時相過從。

夏、先生在吳下杜門不出、惟以書卷自娱、漁獵所得則錄之、意有所觸亦錄之、編成九九銷夏錄十四卷。

六月、潘順之遵祁卒、先生爲作家傳。



秋、先生於俞樓演青蛇傳影戲、觀之甚樂。

丁松生修西湖寶石山宋孫花翁惟信墓、先生爲之撰記。

徐花農於英德得一石、若老人危坐而手一編者、因名曰授經石、寄贈先生、先生以其彷彿形似墨戲中曲園課孫一圖、喜賦一詩。

春、浙藩司劉景韓樹棠以署中瓊花折枝贈先生、先生爲賦杭州瓊花歌、又撰瓊英小錄、並移一株歸種曲園。

光緒十九年癸巳七十三歲。

先生編刻詁經精舍七集成。

丁松生修西湖陳忠肅公文龍墓、又屬先生撰記立石。孫康侯輯陳忠肅公墓錄一卷、先生亦爲之序。

光緒二十年甲未七十四歲。

五月、先生長孫婦彭氏病逝、年二十九、爲撰傳。

先生門人曹小槎以春在堂全書行世已久、而卷帙繁重、攜挈不便、因用西法石印、以廣流通。

譚序初鈞培、孫琴西衣言卒。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七十五歲。

春、在堂東軒瓶梅結實、先生次兒婦以紀文達家瑞杏軒爲比、先生爲書瑞梅軒三字。

瑞安孫仲容詒讓以所著禮迻十二卷、請序於先生。

是歲會試、先生長孫陛雲、以海上有警、未赴。

十一月、先生爲陛雲續娶外女孫許氏爲室。

譚序初歸葬鎮遠、先生爲撰墓碑、並序其奏稿。

臨平孫氏重建硯貽樓、下謙六堂先生撫今追昔、賦詩寄題。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七十六歲。

是歲爲先生重遊泮水之年、乃將當年院試題目、重作一篇、刻爲重游泮水試草。

先生編刻詁經精舍八集成。

楊見山峴卒。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七十七歲。

是歲距先生中副榜、已六十年。

五月、先生孫女慶曾卒於溫州。先生同年徐壽衡來典浙試、出闈相見、握手歡然。

張子青之萬卒。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十八歲。

先生長孫陛雲以第三人及第。先生以年老辭詁經精舍講席、繼之者爲黃漱蘭體芳侍郎、不半年歿。詁經諸生環請劉景韓中丞延先生再主斯席、先生乃薦汪柳門侍郎自代。詁經諸生知先生不復再來、乃爲先生設長生位於第一樓中。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七十九歲。

冬、先生長孫陛雲舉一子、先生始有曾孫、大喜。以前三日次子婦曾夢一僧入室、云將托生於此。故爲取乳名僧寶。

丁松生丙卒。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十歲。

先生八十誕辰、仍援七十歲例、賦詩不受祝、並作述祖德詩以勉後人。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八十一歲。

春、汪柳門、招集楊定甫、費屺懷念慈、喻志韶長霖、曹石如、潘西笙昌煦、蔣季和炳章、同集其寓、先生攜孫陛雲與焉。一主七賓、皆翰林、吳下傳爲盛事。

丁修甫昆仲以武林藏書録索題、先生爲賦長歌。

陸鳳石自西安以商山芝草寄先生。

奎樂峯俊、制府自蜀中寄贈先生卬竹杖三枝、附書有扶掖大雅、楷柱名教之語、先生賦長歌謝之。

春、在堂有桂四枝、花開頗盛、先生每歲思一賞之、輒不果。是年、無風雨、遂招王氏長女來共飲花下、徘徊竟日。

先生長孫陛雲又舉第二子、維未滿百日而殤。

李少荃鴻章卒。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十二歲。

清明日、先生晨起至靜室誦經畢、趺坐片時、俄覺虚陽上升、汗出如雨、昏厥移時。此後精神萎頓、竟不能復原。病後客來、概以一刺報之。

七月、王氏長女卒。

先生長孫陛雲應經濟特科考、旋典試蜀中、適逢亂、八月中、先生得監臨吳蔚若郁生學使電報云：三場完竣、主考平安。舉家大慰。陛雲返吳、攜歸華山墨竹數枝、爲先生作杖。

先生自戊戌歲後不到西湖、已閲四歲。是年復偕孫陛雲同至西湖、返蘇、復辭退菱湖龍湖書院主講名義。

吳清卿大澂卒。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八十三歲。

春、蒙古喀喇沁王寄紙來求先生書夔庵兩大字。

夏、先生長孫婦又舉一男。

先生自道光甲辰至今歲正科計周一甲子、浙中大吏爲之重宴鹿鳴、請旨得復編修原官、並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啓迪後進、人望允孚之諭。

先生自編定春在堂雜文六編、計初編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凡三十七卷。

先生以蓮社高僧傳慧遠、慧永年皆八十三而終、故所詠自述詩續八十首、亦止於是年。

吳清卿葬於支硎山、先生銘其墓。

光緒三十年甲辰、八十四歲

清廷廢吳下紫陽書院、先生賦詩慨歎。

翁叔平同龢卒。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八十五歲

冬十月、先生春在堂雜文三十七卷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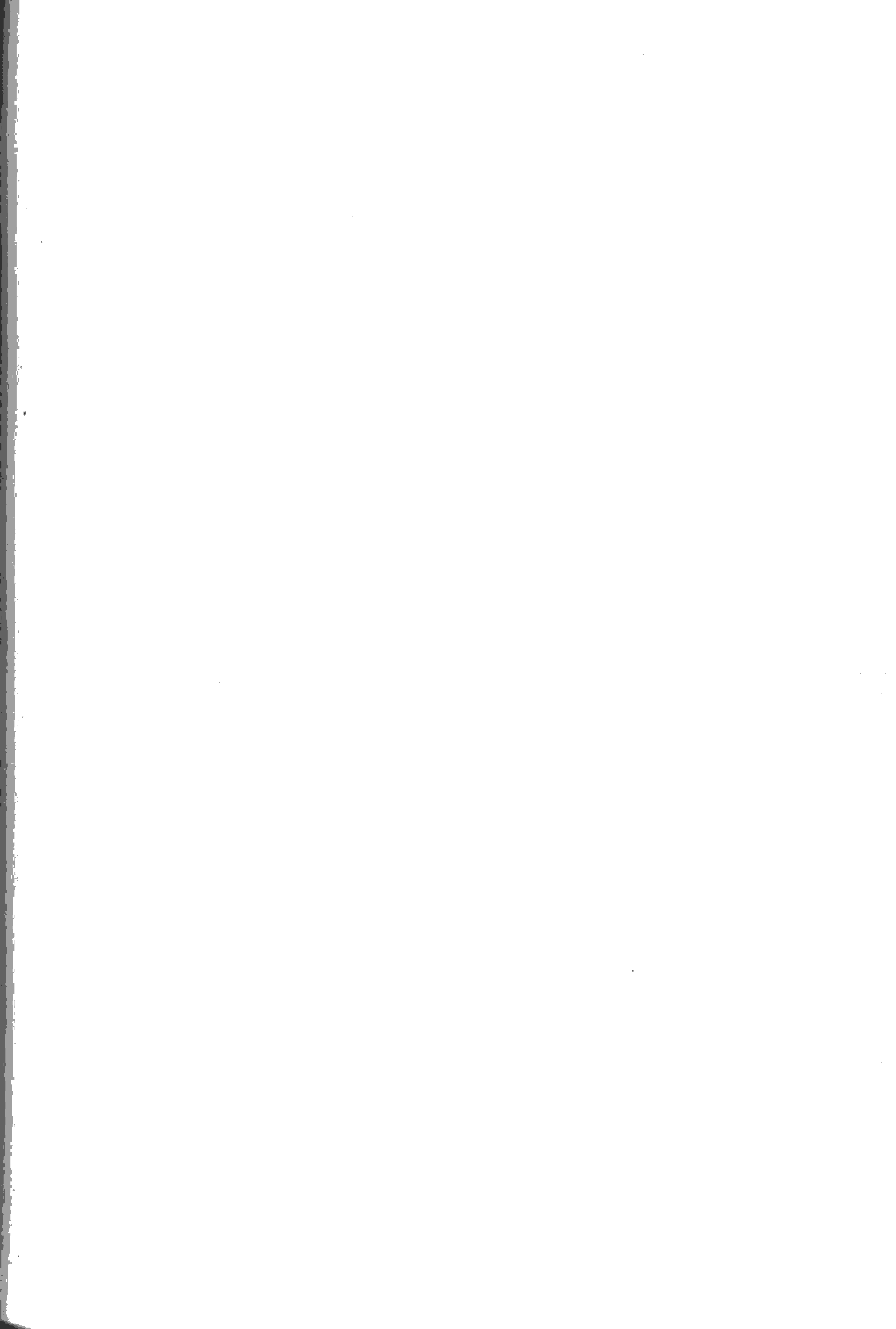
費屺懷念慈卒。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八十六歲

九月、陳筱石夔龍撫蘇、重修楓橋寒山寺、以明文徵明所書唐張繼詩碑已殘缺不完、請先生補書重刻於石。

冬、任筱沅卒於吳門、先生撰文志其墓。

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卒於蘇州寓廬。



弢園先生年表

剛 克 編撰
吳洪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民國三十二年鉛印本重排

《弢園先生年表》，剛克編撰。據民國三十二年《江蘇文獻》第一卷第十一至第十二期重排。

王韜（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初名利賓，後改名瀚，晼，又改名韜，字仲弢，號紫銓，別號弢園老民、天南遁叟、蘅華館主，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尊聞閣王、子潛、老饕等，外號「長毛狀元」，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清末著名學者、政論家。十八歲考取秀才，後屢試不中。道光二十九年，任職於英國傳教士所辦墨海書館。同治元年，因上書太平天國事被清廷通緝，逃亡香港。其後前往英國譯書，曾將十三經譯爲英文。漫遊法、英等國，同治九年返回香港。十三年，在港創辦《循環日報》，宣傳變法自強。又東渡日本考察，寫成《扶桑記遊》。光緒十年返回上海，次年任格致書院院長，直至去世。韜著述甚富，有《韜元文録外編》、《韜元尺牘》、《西學原始考》、《淞濱瑣話》、《漫遊隨録》、《淞隱漫録》、《王韜日記》等四十餘種。

王韜年譜，有王漢章《天南遁叟年譜》（稿本）、吴靜山《王韜一生事略》（《上海研究資料》，中華書局，一九三六）、紅樹《王韜年譜》（《國藝》第三卷第二期，一九四一年八月）、趙天儀《王韜年表》（《現代中國思想家》第二輯，臺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等數種。此譜爲近人剛克所撰，考述王氏生平經歷及交遊事蹟、著作等。注意採錄時人文章及研究成果，所繫事蹟，多注明出處，是其所長。然此譜有一重大缺陷，其謂王氏卒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實則王韜卒於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參蕭永宏《王韜生卒日期補證》，《新聞大學》二〇〇六年第一期）。

弢園先生年表

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先生生。**

先生生年未見記載、著作中自記年歲閱歷甚詳、據之逆推、先生當生于是年。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二十一歲。

道光九年己丑、一八二九**先生二歲。**

是年李慈銘生。

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〇**先生三歲。**

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先生四歲。**

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先生五歲。**

是年王闓運生、譚獻生。

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先生六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先生七歲。**

據先生親戚楊君清標談、先生少多疾病、家甚貧、凡藥餌之費以及一切、皆賴母朱氏典簪勤紡績以供給。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一文。

道光十五年乙未、一八三五**先生八歲。**

是年、秦中張小浦出爲江蘇學政、見先生甕牖餘談張小浦師殉難。

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先生九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先生十歲。

道光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先生十一歲。

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先生十二歲。

隨其父讀書吳村。十二歲從先生君子讀書吳村、一住五載、一切學問、悉基于此。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先生十三歲。

在吳村讀書。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以東南海警、上書言兵事、忤及當事者、因事削髮爲僧。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先生十四歲。

在吳村讀書。是年龔自珍卒。自珍號定盦、子公襄號孝拱、爲先生摯友。龔孝拱名公襄、仁和人、略湛深經術、而精于小學、性嗜酒、與余交最善、晚間賦閒、必詣其寓齋、與之作康駢之劇談、爲劉伶之痛飲、上下今古、逾晷罔倦。略孝拱爲闇齋方伯之孫、定庵先生之子、世族蟬嫣、家門鼎盛、藏書極富、甲于江浙。見先生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先生十五歲。

在吳村讀書。

五月、英夷入寇吳淞、提督軍門陳化成死難。

是年、浙人吴樵珊赴英國、作有倫敦竹枝詞。見先生甕牖餘談星使往英。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先生十六歲**。

在吴村讀書。

是年秋、秦中張小浦爲江蘇學政、先生應試、拔冠邑庠、張氏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年尚幼、未得親炙于左右。逸史氏曰、余于乙巳原文記年有誤、乙巳先生十八歲。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見先生甕牖餘談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先生十七歲**。

先生之父返里授徒、及門甚盛、里人許起壬瓠亦來肄業、先生與壬瓠同年生、文字切磋、尤稱莫逆。十七歲、先君子授徒于家、乃返于時、及門頗盛。許君壬瓠亦負笈來游、余與壬瓠同歲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顧未及一年、以母病去。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先生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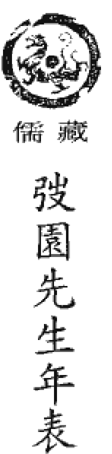
是時甲辰乙巳間先生應試崐山。見蔣敦復嘯古堂詩集前四卷、先生序文。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見先生自傳。十八歲入邑庠、遂棄帖括、乃得肆力于詩文。見先生擬上合肥相國。按崐新青衿錄中道光廿五年乙巳、張宗師科試新學榜中、有先生之名、署王利賓蘭卿。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先生十九歲**。

館于錦溪顧明經滌盦、名惺、字日瞿、著有滌庵詩鈔、又精岐黃術。門下。十九歲、余館錦溪。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序。先生性甚狂、居常目空餘子。自昔師門結契、謬託淵源、而今滬曲棲遲、遂嗟離索。憶在弱冠、志銳氣壯、自以爲可奮迅雲霄、淩躐堂奥、講學則摧鋒折角、談詩則祧宋唐、初不料憂患乘之、而竟至于斯也。見先生奉顧滌盦師。是年中秋、應試金陵。十九試京兆、一擊不中、遂薄功名口弗事、于是度門息影、屏棄帖括、肆力於經史、思欲上挾聖賢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變、期以讀書十年、然後出而世用。見先生與英國理雅谷學士書。丙午之秋、應試金陵、曾識任素琴、繆愛香兩校書、固是年得魁花榜、而爲此中翹楚者也。見先生豔史叢鈔序、輯入弢園文錄外編。據謂是年起、每有所感、晚上卽有夢、後裒集其夢中所歷之境、加以萱染穿插、而成華胥實錄。余自十九歲春間、偶有所感而入夢、無一夕間、至二十二歲夏乃止。見先生華胥實錄序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先生二十歲。

先生父設館于上海、先生由錦溪返里門、屏棄帖括、絕意科舉之途。二十歲、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門。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序。韜自二十歲卽棄諸生而不爲、留意詩古文詞、稍有所得、然未敢出以示人。見先生與孫惕菴茂才書。是年先生所作丁未詩集二卷、由其師顧滌盦爲之手删。韜屏棄帖括、壹志讀書、閲先賢典籍、未得萬中之一、邇年妄懷述作、而牛毛麟角、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學問、未可知耳。丁未詩集二卷、顧師滌盦所手删、春鳥秋蟲、感時流響、本何足存、第詩以見性情、未忍遽捐、若妄立門戶以自鳴高、則我豈敢。見先生與王紫蘆茂才書。先生弱冠時無甚大志、厭棄世事、惟以堂上冀望之深、



思得一通籍足矣。僕年僅二十，而于塵世周旋之故已厭棄之矣。惟以二親冀望之深，不敢自棄，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他非所知耳。見先生與楊莘圃書。

是年《崐新青衿錄》編刊成。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一八四八 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甫里。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一八四九 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六月遭父喪，秋間大水，生計支絀，不得已于九月中隻身走滬瀆，此時爲先生初次離里門，在英人麥都思所辦之墨海印書局爲傭書。己酉六月，先君子見背，其時江南大水，衆庶流離，硏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麥都思先生遣使再至，貽書勸行，因有滬上之游，謬廁講席，雅稱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間若一日。麥君返國，仍與讎校之役。見先生與英國理雅谷學士書。二十歲先君子見背，遂往滬瀆。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余之離里門也，在道光己酉九月，時余年二十有二。見先生重刻弢園尺牘自序。二十二歲，學將有成，嚴親見背。見先生擬上合肥相國。初至滬時，月入甚微，生活奇窘，囊中未嘗名一錢，日在質庫中作生活。見先生書中語。

夏四月下旬，撰《蘅花館詩錄自序》：余不能詩，而詩亦不盡與古合，正惟不與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見。略今年二十有二歲，積詩凡數百首，要不盡可存，但願質諸天下後世之能詩者，以共相印證可也。見先生蘅花館詩錄自序。輯於弢園文錄外編。

是年洪秀全等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楊秀清、石達開、秦白綱皆起兵會金田。寇始起于南寗柳州二府。劫奪成羣、數百人輒統以一頭目、邨落間亂民迅赴響臻。多以官貪虐民爲辭、時道光己酉三四月間也、西粵撫臣鄭祖琛以失察地方劾、永福知縣張鵬萬當時寇在西省勢已披猖、此己酉七月、始見于奏牘、賊中所云金田起義者、卽是時也。見先生作粵逆崖略、輯于弢園文錄外編。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夏移家至滬、先生自謂自此爲東西南北之人矣。飢驅罕暇、終歲不能一歸。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是時僦居滬上、見友輩均成功名、回顧身世、時有感慨。桐蘂已落、槐花正黃、見人家泥金編貼、功名之念未嘗不稍動于中、酒酣耳熱時、復潸焉自訕、同學少年亦多不賤、彼此相形、益覺淚下、羈縻于此勢非得已。見先生寄周文呂梅書。

是年劉鶚生。

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先生二十四歲**。

好作綺遊、選花徵歌、狂名著于一時。辛亥春間、稍作綺遊、狂名頓著、選花開尊、徵歌按拍、題裙索扇、間有篇章、抹月批風、任傳薄倖、于是沾泥之絮、遂爲逐水之萍矣。見先生海陬冶遊錄自序、輯于弢園文錄外編。

是年先生友應雨耕從駐威公使往英國、歸而述其經歷、先生爲之作瀛海筆記。略其後咸豐初年、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威公使往英、在其國中閱歷殆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爲之作瀛海筆記、記載頗

詳。見先生甕牖餘談星使往英。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始結識蔣敦復劍人、時敦復已四十五歲。余始識蔣君在壬子十二月十有三日、是日余偕李君壬叔、雷君約軒、蔣君劍人同至酒樓轟飲、把杯聯句、聊以遣興。見先生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三五 **先生二十六歲**。

夏、杜門養疴。是年二月、太平軍攻陷南京。癸丑之夏、杜門養疴、追念舊游、授筆以記其時赭寇縱橫、金陵陷沒、珠簾碧瓦、蕩作飛灰、舞袖歌裙、慘羅浩刼。見先生海陬冶遊錄自序。

秋間洪楊難急、上海失事、其友蔣敦復避居其家城北草堂。劍人生平頗有跅弛名、而于咸豐癸丑秋、上海失事後、獨潔身遠害、翛然局外、幾陷賊中、卒能自脫、避兵予家城北草堂。見先生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

蔣敦復有史才、先生于是年推薦于英人慕維廉、翻譯英國志。敦復不通英文、殆爲之筆述、或潤飾。

是年蔣敦復撰草土餘生記、爲先生瀛壖雜志作序。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 **先生二十七歲**。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 **先生二十八歲**。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 **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與西儒慕維廉所譯英國志初稿成。參據先生甕牖餘談、又記蔣劍人事及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

八月、先生之知己西友麥都思卒。居停麥君于丙辰八月返國、冬盡得抵倫敦、至僅三日、溘然而逝、聞信駭悼、潸然出涕。此海外一知己也。銜悲刻骨、抱痛銘肌、精契所在、存沒無間、人琴之感、幽顯迴殊。見先生寄應雨耕書。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 **先生三十歲。**

四月、以足疾返里養疴、遍謁良醫、罔能奏效、樂餌所費、箱篋一空、跬步之地、不能自主、幾無復有生人之樂。丁巳四月、養疴返里、不遇折肱之良技、將作鑿齒之半人、自分槁餓窮鄉、淪落朽壞、九死餘生、無所冀望。然白髮高堂、紅顏弱婦、皆今生未了之緣也。見先生寄應雨耕書。三十歲以足疾息影蘧廬。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養疴旋里、息影敝門。略足疾已求友石三丈醫治、謂可不日收功、然腫尚未消、毒或內伏、恐將來潰爛決裂、不可收拾。見先生呈滌盦師。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十月、同邑朱豐芑卒。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 **先生三十二歲。**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 **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春、公車北上赴京、與友人在淮上挾歌妓荷珠、飲酒賦詩。庚申余公車北上、至淮、同行友人粵



東胡君邀余及錢朱張方四孝廉飲有荷珠者絕色也一座注目視之爭命佐酒荷珠左右酬應無倦色。略庚申春夜聽其歌聲不覺心醉見先生淞濱瑣話紅荳蔻軒薄倖詩。

秋間同王太史出京再過淮上見一片瓦礫有感成絕句一首庚申秋同王太史出京再過淮上則盡瓦礫場王邀聽曲有素卿者色藝甚佳晚飲其家杯盤狼籍竹肉交清然歸途月明如水照頹牆荊棘間尚聞鬼哭兵過聲紀以一絕句云欲移明月照鷄臺醉後娑羅急管催眠底刼灰飛不定春風尚有小桃開。見先生淞濱瑣話紅荳蔻軒薄倖詩。

是年太平軍克蘇常清廷以曾國藩爲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焚圓明園。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朔日作金陵之遊英國牧師艾君迪謹約瑟招余同作金陵之遊不獲辭金陵久爲賊窟丙午秋試曾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見先生蘅華館日記。

冬杪以母病回里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卒奔視旋以兵阻雪窖冰天道途梗絕。見先生與英國理雅各學士書。嗚呼我母憂虞危迫竟以奄世養不逮生痛以促死。略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皇奔視雪窖冰天道途梗塞。見先生與徐子書余以道梗兵阻留滯里中三閱月。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四書全部出版。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先生三十五歲**。

正月初四日先生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書中有承逢天安劉肇均——總理蘇福省民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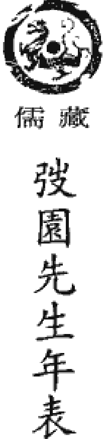
之長官一推轂之語。參據謝興堯王韜上書太平天國考、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簡又文長毛狀元王韜跋。請搆和外國、藉其勢以圖中原並獻取襲上海之策。

二月清軍攻太平軍之七堡壘、緝獲先生所上太平軍忠王書、指爲通賊、立加逮捕。參據陳其元庸閒齋筆記。

四月由甫里還滬、得麥領事慕西士保護應西友理雅谷之召、于閏八月十一日南逃至粵東、避居香港。同治紀元夏四月還滬閏八月中旬航海至粵東遂寄跡焉。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追溯曩悰、徒增屑涕、况余自同治紀元卽來嶺表。略見先生豔史叢鈔序、輯于弢園文錄外編略。閏八月十有一日郵船啓行、倉卒登程。見先生寄楊醒逋書。同治壬戌、余爲粵港之行、矮屋一椽、妻孥三口、悽惶相對、醒逋書來、謂猶勝于東坡之謫儋耳、亦可謂強爲慰藉者也。見先生讀書隨記。壬春方擬回滬、忽聞官軍緝獲賊書、指爲韜作、當事不察、竟論通賊、忌毀者衆、百喙莫明。然而韜竟冒危往滬者、誠以區區之心可白無他、蓋進甘隕首之誅、而退不甘附賊之罪、退則猶可緩死、進則必無一生、而韜竟舍生取死者、其志亦斷可識已。幸麥領事慕西士、曲鑒其愚、力爲斡旋、不致徒死、而被愚名、逃死南陲、得逢執事。見先生與英國理雅谷學士書。按由此書中語、可知先生于事發後欲否認有此事實、嗣後言及太平軍事、均以洪逆稱之、隨時欲表白其並非對清表示反動、蓋亦迫于當時環境所致也。

閏八月爲其友蔣敦復序詩集前四卷。

是年五月、張小浦被害。同治元年五月、先生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



屈被殺，大節凛然，與平原爭烈。見先生甕牖談餘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先生三十六歲。

客粤東，遇丁日昌禹笙，推薦其友蔣敦復。癸亥余客粤中，遇丁雨生中丞，垂詢滬上人才，余以蔣君對。及中丞奉命視察蘇松，遂羅致署中。見先生淞濱瑣話龔蔣雨君軼事。

四月初八日，爲其友蔣敦復序詩集後四卷。

十月，作羊城之游。癸亥十月，作羊城之游，與西士湛君假得粤東筆記，頗足資聞見，客窗無俚，聊志一二。見先生讀書隨記。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春，遊廣州，爲粤人黄平甫上書李鴻章、陳善後並自白心跡。居粤六載，遍交當地名流，與包蕃洲布衣、閔逸雲後爲平湖教授、黄霽庭名煦，江西人、桂皓庭名文燦，其兄文耀，曾爲吴郡太守。容純甫名閎，江蘇候補同知、鄒君誠等相唱酬，過從甚密。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一文。

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先生三十八歲。

寓居香港。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尚書出版。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先生三十九歲。

寓居香港。

是年朝廷特遣三品大員斌椿出使泰西、歸而作乘槎筆記一書。見先生甕牖餘談星使往英。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先生四十歲**。

冬偕西友理雅谷赴歐洲、譯訂中國經籍、居蘇格蘭之杜拉村、其地四山環合、蒼翠萬狀、詁訓之暇、時與彼邦人士同車遊覽、其後曾遍歷泰西各國、行蹤所至、大受西儒歡迎。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一文。今應理君聘、航海西邊。見先生與法國儒蓮學士書。余年四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羈栖英土、載歷寒暑。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病沒於滬。劍人歿于同治六年、易簀前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顛連、僅屬氣息、恐遂奄忽化爲異物、愧負知己、無以報德、雖知己必不責報于我、然天下滔滔、斯人誰與、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魯仲連、陳同甫一流人長埋泉壤、豈不痛哉。一生勤苦、祇贋好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文集八卷、望爲先刻、詩詞諸稿、能次第開雕、大妙大妙。自題其函曰鳴鳥遺音。見先生甕牖餘談又記蔣劍人事。是年吳沃堯生、李寶嘉生。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四十一歲**。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四十二歲**。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先生四十三歲**。

春由歐洲歸國、仍居香港、鬱鬱不得志。同治九年庚午春、予從泰西歸。見先生作法國圖說序、輯入弢園文錄外编。



八月、着手編著普法戰紀一書。王君之爲此書也、載筆于庚午八月、而斷手于辛未六月、網羅宏富、有非見聞所及、序述戰事、纖悉靡遺。略見新會陳桂士普法戰紀序。是年秋、普法戰起、兩國相持七閱月、法敗降。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先生四十四歲。

六月、普法戰紀一書全稿完成、撰普法戰紀序、分前後二篇、余摭拾其前後戰事、彙爲一書、凡十有四卷、大抵取資于日報者十之三、爲張君芝軒所口譯者十之四五、網羅搜采得自他處者十之二三。見先生作普法戰紀前序。

是年、普軍圍巴黎、法割地求和、法建第三次共和、德意志統一、告成、普王威廉第一被推爲德帝。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詩經出版。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先生四十五歲。

曾國藩擬欲招先生至上海製造局譯書、曾旋卒、事遂寢。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一文。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春秋附左傳出版。

是年、曾國藩卒。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香港循環日報創刊、先生任該報編纂。先生弢園文錄外編卷七有論日報漸行于中土一文、論述當時之日報甚詳。

是年七月、先生所著普法戰紀一書由中華印務總局活字板排印出版、計十四卷、此書于出版之

前鈔本流傳已殆遍南北。其書雖未付手民、而鈔本流傳南北殆徧、湘鄉曾文正公稱之爲未易才、合肥相國李公許以識議宏遠、目之爲佳士、豐順丁中丞則謂具史筆能兼才識學三長者。當今名公偉人皆譽之不容口、則是書之足傳于後也可知矣。見陳桂士普法戰紀序。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歸國。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十月余治卒于蘇州。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僦居香港、鬱鬱不得志、患咯血症、年將五十、膝下猶虛。先生久居香港、常鬱鬱不自得、又患咯血症、往往風雨一廬、未秋先病、行年五十、尚艱似續、客常有以營箕室勸者、輒慨然曰：人豈必之兒孫傳哉！余苟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後姓名猶掛人齒頰、則勝一盂麥飯多多矣。見錢徵甕牖餘談跋。

是年夏五月三日、先生在天南遯窟設宴餞送越南戶部左侍郎黎君和軒。見先生送黎侍郎回越南後序、輯于弢園文錄外編。

是年八月、錢徵跋先生所作甕牖餘談。

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先生四十九歲**。

刊印弢園尺牘、並撰自序。光緒丙子、余以活字版排印弢園尺牘于天南遯窟、既卒業、共得八卷。見先生作書重刻弢園尺牘後、輯于弢園文錄外編。

是年春，先生辭循環日報編務，薦番禺洪幹甫茂才代理，先生僅觀其厥成。見先生與余謙之大令書。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任牛津大學中國學系教授。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先生五十歲**。

是時先生所成之著作，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皇清經解校勘記二十四卷、春秋朔閏考、春秋日食說、火器說略、老饕贅語、西事凡、四溟補乘、乘桴漫記此書當時尚未完成等，旅粵十有五年，雖陸賈之裝未貯千金，而鉛槧之富頗有可觀。天之所以厄之者，殆將有以成之歟。嗟乎，此豈逆料所及哉。見先生與楊甦補明經。

爲日本詩人小野侗翁徵君湖山詩集作序。徵君于詩，用心甚深，而致力甚專，自壯至老，無一日不吟。而其境遇之崎嶇，遭逢之困頓，畏讒懼謗，遘亂罹憂，蓋極詩人之窮，宜其詩之工也。見先生所作湖山侗翁詩集序。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五十一歲**。

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先生五十二歲**。

閏三月，赴日本，初至江戶，寓築地精養軒，繼遷報知社樓，後寄寓重野成齋家。是年夏，謀逭暑，與成齋同遊日本晃山。己卯暮春，予作東瀛之游，初至江戶，寓築地精養軒，泰西士商之逆旅也，繼遷報知社樓，室大如斗，頗不適，戲顏之曰鷦居。重野成齋迎余主其家，精廬三四椽，頗有泉石花木之勝，余栖息其間者殆兩月有半。時方盛夏，謀逭暑所，齋曰：莫如往遊晃山。見先生作游晃日乘序，輯于弢園文錄

外編。余游東瀛、藉養宿疴、僑居江戶、逭暑銷憂、所交多名人勝流。見先生跋岡鹿門送西吉甫游俄文後、輯于弢園文錄外編。

是年結識日本詩人小野侗翁徵君。略去年閏三月遊東瀛、小住江戶、集于不忍池上長配亭、得見徵君清髯古貌、道氣迎人、既通姓名、乃知卽爲湖山詩者、杯酒從容、筆談往復、明日卽介龜谷省軒持其近稿續集見示、于是始得盡讀徵君平生之詩。見先生所作湖山侗翁詩集序、輯於弢園文錄外編。

五月初旬至日人華族本多家登六宜樓、華氏出所著清史逸話、先生乃爲之跋。見先生國史逸話跋、輯于弢園文錄外編。

七月、將去江戶、爲日人三島中州文集撰序、先生之日本諸友設宴送行、余將去江戶、諸同人設祖帳于中村酒樓、徵君預焉、酒半、袖出送行詩以贈別。見先生湖山侗翁詩集序。

在日盤桓十餘周、仍回香港。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文。

是年作成東遊縞紵錄、起于光緒五年閏三月初八日、止于四月二十四日。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先生五十三歲**。

寓居香港

先生所著扶桑遊記三卷出版。東京栗氏本、鉛印竹紙、凡三冊。

光緒七年辛子、一八八一　**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遭回錄之災、生平著述、半付刼灰。余窮于世、不厄于鬼、卽厄于火、竊揆彼蒼之意、一若以世間



騰喙設阱、覆瓿投溷、尤爲未足者、噫可慨已。見先生華陽散稿序。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先生五十五歲**。

春自粵歸、作歇浦之行、中元前後返吳、遇舊友許起、秋間回香港、咳疾復作。壬午春間思欲重付剞劂、以有歇浦之行未果、中元前後返櫂吳門、迴帆香海、秋風起矣、咳疾復作、養疴穗石、覓醫禪山。見先生華陽散稿序。壬午自粵歸吳、倚櫂閶閭城旁、繫纜天隨祠畔、重登椒華堂、與壬瓠即許起相見、嗚呼此別蓋苒苒二十有一年矣。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易經出版。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先生五十六歲**。

春間四肢患風濕、動履維艱。余自入春以來、陡患風濕、注於四肢、動履維艱、深恐手足拘攣、將成廢人、登山臨水、無望于此生矣。見先生華陽散稿序。

是年仲春先生所著文集弢園文錄外編出版、共五冊十卷、卷首自撰序文、爲其友史悟岡序華陽散稿。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先生五十七歲**。

由香港移家至滬、任申報館編纂主任。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一文。

是年先生日本友人岡千仞來中國遊歷、作觀光紀遊十卷、書中有關先生之紀事有數則、並稱是時先生已染有鴉片癮。參據周作人苦竹雜記關于王韜。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先生五十八歲**。

在滬創辦木刻活字印書局名弢園書局。

是年暮春先生返甫里掃先人邱壟便道遊蘇州金閶、遇名妓武迎芷。乙酉春杪、余薄遊金閶、遇迎芷于留園、似曾相識、迎芷亦屢顧予。見先生淞濱瑣話。武迎芷自稱爲邗上人先隸蘇台後來滬曲與姊武賽仙同居鉄城仙史嘗招余讌于其室、酒間歌曲、花下徵歌、別饒情興。見先生淞濱瑣話。

五月以活字刊印其友許起字壬瓠、長洲人。所著珊瑚舌雕談初筆八卷並爲撰序一篇今年先立夏一日、余至甫里重上先人邱壟、下榻于看山讀書樓中、剪鐙話舊、瀹茗論文、重續三十年前景況、致足樂也因命胥者寫副本五日而畢、攜之申浦、以活字板排印既蕆事書其緣起如此。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是年先生重刊其友蔣敦復所著嘯古堂詩集、由蔣同寅敦復長男任校讎之役。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禮記出版。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先生日本友人岡千仞所著觀光紀遊日記體分三冊出版、內有紀及先生事數則。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先生六十歲**。

爲格致書院掌院。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一文。中元後三日、自序淞濱瑣話。先生自謂是時齒髮未衰、但體質日見頹疲、已顯老態。余今年六十歲、雖齒髮未衰、而軀殼已壞、祁寒盛暑、不復可耐、偶爾勞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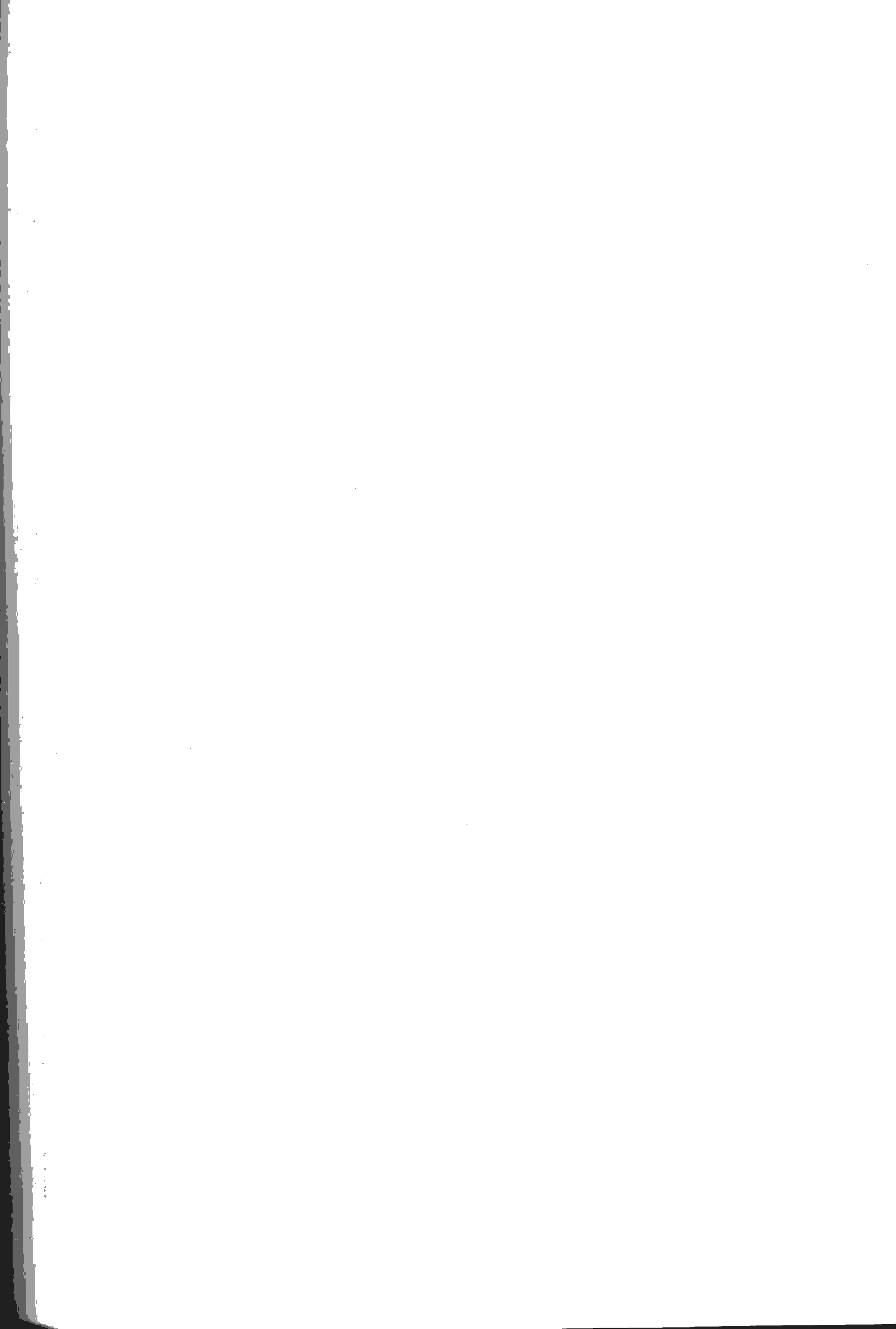
體中便覺不快、略致思索、輒通夕不能成寐、見客問姓名、轉顧即忘、把卷靜坐、即爾昏然欲睡、思有所作、握管三四行後、意即不相綴屬、以此而猶欲著書立説、其可得哉。見先生淞濱瑣話自序。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六十一歲。

光緒十五年乙丑、一八八九先生六十二歲。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六十三歲。

三月十四日、先生病沒于上海寓次、遺櫬由其孫幼銓運回故鄉甫里、葬于祖塋之側。參據陳振國長毛狀元王韜文、文中稱先生享年六十有四、似有誤。



蘇溪漁隱讀書譜

清·耿文光 自撰
楊世文 校點
劉 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間刻本

《蘇溪漁隱讀書譜》四卷，清耿文光自撰。清光緒間刻《耿氏叢書》本。

耿文光（一八三〇—一八八九），字星垣，一字斗垣，自字酉山，號蘇溪漁隱，山西靈石蘇溪村人。自幼即好書籍，屢困科場，同治元年遇改元恩科，得中舉人。光緒十五年，王廷相舉任知縣，辭不受。仍遵父訓以購書爲事，家藏萬卷，博覽群書，精研版本目錄之學，旨在指導讀書，革新了歷來收藏家「誇多鬥靡」的弊端。主要著作有《金石書目》四卷、《醫學書目》、《仁靜堂書目》、《目錄學》二十卷、《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一百四十六卷、《紫玉函書目》、《蘇溪漁隱讀書譜》四卷。此外尚有許多手稿未能刊印。其代表作《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創始於光緒元年七月，斷手於十四年三月，凡十閱寒暑，四易稿而成」，其後又反復修訂，歷時三十餘年，可見用力之勤。全書分四十六類，收書二千二百六十六種，是清代最大的一部私家書目。文光反對死讀書，提倡「經世致用」。其治史，以目錄、職官、年代、地理爲四把鑰匙。教育後人，則提倡勤奮好學、博採衆長、溫故知新和教學相長等方法。

是譜出於文光之手，以記讀書、談學問爲主，極具特色。以年譜之體，序讀書之次，凡與書籍有關之事則錄之，它事則從略，與其他專記官階科第、生子嫁女者不同，故名爲《讀書譜》。自敘云：「取著書之體、校書之法、讀書之記、藏書之目合而爲一」。是譜將其平生所讀之書，按編年的形式，一一羅列，詳述作者、版本，考其源流授受，疏通倫類，辨章學術，明其優劣，不啻爲一部要籍解題。文光於行文之中亦常開示讀書經驗，指示治學門徑。如論治經，認爲「凡讀書宜字求其訓，句求其解，分之合之，反之覆之，廣集古義而推求之，心有所得。再證以六經之文，則聖人之旨相去不遠。若靠講章，最爲無益」（卷一）。此誠爲經驗之談。



譜叙

古有詩譜，其書已亡。吳氏詳經樓有補亡本。書譜、畫譜，其學各别。今之宗譜、年譜，則無當於讀書。真西山讀書記、薛文清讀書録，皆有益於讀書，而不以年次。杜譜、韓譜可考見詩文歲月，不能知所讀何書。顧譜、閻譜表章讀書之儒，而意不在書。程氏曰程分年讀書，而不以譜名。讀書作文譜名爲譜，而書則陋矣。是書以年譜之體，序讀書之次，凡關於書者，斯筆之，而事則從略，與他譜專紀官階科第、生子嫁女者不同，故名曰讀書譜。舊有收書冊，皆以干支紀年，因擇其尤要尤雅者按年登之，使人知此書之可貴。微窺中有幼時課程並教子讀書大

法、皆有時日可程、因擇其要語録之。年來專攻目録書，多跋尾、倣歐公之録繫年於末、今猶可考。是譜也、蓋取著書之體、校書之法、讀書之記、藏書之目合而爲一者也。一得之愚、具見於此、正如祕方、試之輒效。然善學者宜及其時、善教者不離其宗。廣博宏深、非旦夕事也、融會貫通、非假借能也、故必引導於幼穉之時、使之日有所見、月有所聞、習與智長、學與年進、黜其鄙俗之態、而消其間斷之心、庶幾哉小子有造矣。昔爲耿氏學、學讀書也。讀書莫先於致知、致知尤貴於能悟。譬諸攻木、悟而後入、不悟不能入也。譬如鎔金、悟而後化、不悟不能化也。守約者以精思而悟、愛博者以績學而悟、聰明

者以領畧而悟、鈍拙者以困横而悟。悟不同、而所以悟者無不同也。是以大悟則大覺、小悟則小覺、書先覺悟後覺也。予自幼至老以書爲師、書之益我、與我之嗜書、吾自知之、而所得之淺深高下、人亦不難按譜索之。夫小有所得而言則失之淺、未有所得而言則失之妄、有所得而畧不言則失之隱、可與言而不言則失之閟。予非汲汲爲求知於世也、而愛惜所學、深懼人知者、予甚病焉、因譜所學、以質同志。倘因是譜而匡所不逮、則又予之所厚望也。光緒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靈石耿文光斗垣甫識。

蘇溪漁隱讀書譜卷一

耿氏鼓書之五

耿氏、平陽古望、系出姬姓、在濮爲最盛。始祖諱琮、其遷自何地、始於何年、宗譜失傳、不可得稽。支譜有宋大觀六年始遷一語、只此數字、別無可考、似亦不能無端書此。大觀爲宋徽宗年號、迄今七百餘年。然與世次不相符、自始遷至余十二世、果遷自宋、其間必有不相續處。疑以傳疑可也。昔聞自山東遷來、今山東泰安縣有二甲耿氏、吾邑耿氏分一甲、三甲、里中稱吾族爲三甲、不與一甲相聯屬、然究不能知其原由也。高祖乾九公諱旭、曾祖容齋公諱逢辰、祖裕德公諱養善、父鴻圖公諱洲。曾祖妣氏楊、祖妣氏曹、氏郝、氏楊、妣氏梁、氏温、生妣氏吴。

道光十年庚寅四月十三日午時、余生。

世居山西靈石之蘇溪。余家在村之南、與溪相近。邑志云、夜月光景如東坡之遊赤壁、故村名蘇溪。先府君生男子二人、兄觀光、字耀廷。余最少、命名文光、字以斗垣。

余家先世多藏書、兼設書肆、故余得以書爲師、凡宋元精槧及影鈔佳本舊藏爲多、詳見玉函書目。

道光十一年辛卯、二歲。

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歲。

九月十二日、先生妣吳太孺人卒。先繼妣温安人教育成人。先府君以乳婦出於工食、多非吉人、恐其不嫺

於教訓而溺於偏愛、且棄人之子而乳已之子、亦有所不忍、遂斷乳、以穀食之、蓋古訓是式矣。

記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此節書最爲有味、教子者宜細玩之。蓋自胎教之後、即繼以此、所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基也。其曰異室、曰他人不往、防微杜漸之意也。曰擇於諸母與可者、雖諸母猶必加擇、非諸母而可者亦得與焉、所以重師也。曰寬裕慈惠、曰温良恭敬、曰慎而寡言、此擇師之道也。曰慈、曰保、皆師也。曰皆居子室、使之化導

於無形、引誘於不覺、此后王降德之意。師、保、慈能盡其節目之詳、後人所當法守者也。

俗以乳婦爲乳母。母者對父之稱、豈可妄施於此輩。此輩既不慎言、焉知恭敬。能言則教以邪語、能行則引之佚遊、以讀書爲苦則教之演病、以督責爲刻則使之犯上、以端人正士爲拘束則使之狎慣。僉人、僉人甘美其言、媚悅其心、凡所以投其所好者無所不至、一倡而百和、固結而不解。予親見受其毒者力不能挽、故言之痛切如此。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道光十三年癸巳、四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五歲。

始認字。先府君以方寸木板兩面書之、一篆一楷、篆依文字蒙求、楷依十三經集字摹本、先取其字畫少者、如十百、東西之類、此記所云教之數與方名之義也。認畢、藏諸篋、引以呂氏小兒語數句使之上口、則讀書易矣、字不過五、句不過四。

小學之書凡三類、曰訓詁、爾雅之屬是也、曰字書、說文之屬是也、曰韻書、廣韻之屬是也。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刻於十三經中者有汲古閣本、殿本、有考證。阮氏校本。有校勘記。別行者有明監本、萬曆年刊。單注本、

圖注本、郭圖並注、姚氏重刊宋本。單疏本、大字單音本。李氏校訂。宋有鄭樵注本。汲古毛氏刊。今有邵注、郝注。郝注最勝。廣雅有疏証本、駢雅有訓纂本。欲明字義者、宜求諸此。古有方言、釋名、皆其類也。茲舉其大凡、餘詳目録。

古篆無專書、見於鐘鼎文字者、後人以意釋之、疑信參半、而傳刻字畫間有不同。六書故更不足據、趙文敏篆書三十二體、則釋氏之書也、其來歷亦不能知。説文爲小篆、幼時止傳汲古閣本、今則其學大盛、段注最精、原本最佳、翻本不一、又刻入學海堂經解。桂注最博。原本傳刻甚少。鈕氏專訂段注之誤、王氏兼糾桂注之謬。予則合四家共讀之、而參以諸説、其他或各明

一義、或重録全文、所見數十家、未暇悉舉。欲明六書之源者、宜求諸此。爾雅以義爲主、而形從之。小學專書、爾雅爲最古、所收之字視羣經爲最多。說文以形爲主、而義從之、正相爲錯綜而互爲筦攝者也。

隸無專書、僅見於古權古磚、今所稱爲隸書者皆八分也。傳本有婁機漢隸字源、汲古閣本。劉球隸韻、秦氏石硯齋本。顧氏隸辨、自刊本、有考証。翟氏隸篇、自刊本、雙鉤。四書刻法皆佳、惟漢隸分韻以刻法古拙者爲原本。或以爲宋刻、然其韻則元韻也。此書不知何人所著、李氏音鑑以爲宋人、恐未確。隸書皆出於漢碑、其法則碑目也、雖無關於小學、然由篆而隸、由隸而楷、宜知其遷變、考其源流也。

楷書有

楷法溯源。光緒三年刊本。楷書亦名隸書，晉以後始稱楷書。

正書莫古於玉篇。梁顧野王撰、今所傳者宋代重修之本、屢有增益、非其原書。唐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唐宋止有拓本、今有孫侶重編刊本。宋有類篇。張氏澤存堂重刊宋本、楝亭藏本。數書雖最著、然皆不適於用、藏弆家寶之而已。如正字通、如字彙、則俗本也、不可依據。又如經籍纂詁、阮氏琅嬛仙館本。雖以韻爲次、而意主訓故、每字之下引証甚富、然卷帙浩大、不免錯訛、故行之未廣。惟康熙字典收字最多、音義皆備、既便於檢尋、又通乎雅俗、誠有益於小學、非前代之所及、字書之集大成者也。

古無韻字、均即韻也。韻書始於切韻、唐韻因之、今皆不傳。

紀容舒有唐韻考五卷。宋有原本廣韻、不著撰人名氏。古書亡者數十種、賴此可考。宋刻元刻俱佳。重修廣韻、陳彭年等奉敕撰、二百六部、與唐韻同、惟刪落舊注、不如原本。集韻、丁度撰。禮部韻略、丁度等撰。玉篇、類篇、廣韻、集韻、韻略、楝亭五種本不如澤存堂本、近有翻刻本。押韻釋疑。歐陽德隆撰、宋本以外無別本。金有五音集韻。韓道昭撰、一百六十部、爲變亂古例之始。明刻大字本極佳、然亦不適於用。元有平水韻、劉淵撰。平水即平陽、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即今韻也、改併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在宋末元初之際、今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是也。古今韻會因之。平水韻與韻會俱不傳、今本爲韻會舉要、熊忠所撰、元刻甚佳、近有翻本。明有洪武正韻。併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全乖古法、天下無遵用者。今遵佩文詩韻。坊本收字太窄、落語甚多。平、上、去俱用者只收一處、尤苟簡、不便稽考。或曰通、或曰轉、齒舌脣喉不可復辨、古詩、

古賦、銘、贊、歌篇切不可据其膚謬之說。惟沈氏韻辨坿文原本刻於宏道書院、翻本不佳。差可依據。然必會諸韻書、考其源流正變、心通其故、始能免俗。否則有韻之文莫妄作也。

古音宜知也。不知古音、則一切有韻古書毛詩外、如易、如古繇詞及周秦諸子、間用韻者甚多。詳見音學五書。皆不能讀。講古音者始於宋吳棫韻補、楊氏刻入連筠簃叢書。明陳第毛詩古音、屈宋古音二書、考之益明、國朝顧甯人音學五書推闡愈密。欲明古音者、求諸數書、可以得其門徑矣。而江慎修之古韻標準、尤其最有條理者也。

協句亦謂之協韻、即古音也。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

今韻不收者則謂之協韻。叶韻有專書始於吳才老毛詩叶韻補音。沈重生於梁末、有毛詩音。使沈書尚在、應勝吳書。今有叶音辨譌等書、自檜無譏。

古無所謂反切、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若某、其閒輕重清濁、有內言外言、急氣緩氣、開口籠口諸法、今人無所適從。許叔重收小篆之僅存者作說文解字、原書亦無反切。今本所列反切、乃宋徐鉉新修時據唐韻增入者也。魏孫叔然注釋經書、始隨文反切、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用。未有成書。齊周彥倫切字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入聲創自江左、非中原舊讀。哀樂之樂、美惡之惡、古皆去聲、甯人講入聲千古未有。始有四聲。

切韻、魏李登倡聲類十篇、晉呂靜因聲類撰韻集、始有韻書之稱。王彥倫始辨平仄、著四聲。梁沈約因彥倫之書、撰四聲類譜、或謂四聲始於沈約者誤也。

玉篇悉用反切、不復用直音。唐孫愐增損陸法言之切韻而爲唐韻、則大備矣。其反切之法、沙門神珙反紐圖附於玉篇之後、等韻載於字典之前。字母之由、魏曹植感魚山神製四十二契、孫叔然反切盡本於此。梵書有字母之稱、其來最遠、而中音三十六母見溪郡疑是也。則始於唐僧守溫、夫雙聲、兩字同歸一母。疊韻、兩字同歸一韻。著於毛詩。參差、優游、即雙聲也。窈窕、輾轉、即疊韻也。王氏筠有說一卷。反切之學以雙聲疊韻細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同出於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

華者也。華嚴字母人多知之，然與今譜不相涉。涅槃在其前，其部分頗有條理，而人鮮稱之，特爲拈出。其反切之專書，則以温公切韻指掌圖爲祖本，而古簡無聞矣。唐元和韻譜爲字母之源，其書不傳。今有李氏音鑑，最便初學，其他坊行之本，如交泰韻、五方元音之類。口授之法，傳韻學者多本之字彙，或有別傳，予亦抄録之，然不知其來歷。恐未能深悉其源流也。

羲皇開一畫爲文字之祖，而生生不窮，易以變而神，字以孳而盛。易有象、有數、有音，音惟邵子知之，見於皇極經世。而理在其中。字有象、有數、有音，而義在其中。然易之數理不能窮，字之音義不能括。故易書之外有數學，字書之外有音學。象學亡而濫觴於易學。王弼有亡象之論，黃澤因著易學濫觴以明象。學也者，致其道也。

夫道一而已矣、故聖人一以貫之。

曾論弟子一章、千古小學之準則也。孝弟之理得於心、謂之德。孝弟之道著於事、謂之行。故曰、德行本也。慎修其孝弟之道謂之謹、篤實其孝弟之心謂之信、如是則本立矣。愛衆親仁、孝弟之所推、道之所由生也。是故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詩書禮樂皆文也、射御書數皆藝也、文藝亦非末務、但對本言之則爲末、而必以餘力學之者、使其專用力於根本之地也。

古之學者內外交養、本末兼盡、吾又於學記見之。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

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嘗細玩其意、曰離經、曰敬業、曰博習、曰論學、曰知類通達、皆文藝事也。曰辨志、曰樂羣、曰親師、曰取友、曰強立不反、皆德行事也。所謂小成、大成者、固未有有行無文、有文無行者也。是可知古聖王立教之法矣。

道光十五年己未、六歲。

始讀三字經。先府君以竹紙抄之、取其堅實不損、有注有音。世傳此書爲宋儒王伯厚所著、實無確證。大雲山房雜記云、三字經、順德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叔、宋末人、入

元不仕。

坊刻小四書、吾鄉間有讀之者、實誤經書一部。性理字訓不如北溪字義、北溪全集本、今刻入借陰軒叢書。歷代蒙求不如十七史蒙求、朱竹垞抄自宋槧、程宗璵校刻。名物蒙求不如急救篇。汲古閣本、陳氏箋本。王於史學提要、非史之要。史學之要、紀表志傳宜知其大體、地理職官宜詳其節目。童子十二三歲時即宜示以好書、若引以鄙俗之説、惡陋之本、必入迷途、大可戒也。

道光十六年丙申七歲。

正月、讀大學。八月、讀中庸。

大學、中庸、禮記篇名、其併入戴記不知始於何人、從戴記

中摘出而別注之、則不自朱子始也。溫公在朱子之前曾撰大學廣義一卷、見一齋書目。此大學專行之始。若中庸之別行、其來甚遠。按漢志、漢中庸說二篇。孔叢子、子思年十六、困於宋、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王褘曰、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不可見矣。隋志戴容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數書雖皆不傳、然自晉時已傳中庸、非二程子始表章之也。唐李翺有中庸說、宋代解中庸者在朱子之前已二十三家、朱氏經義考所載可考而知也。

大學原文與今本不同。見古本禮記。注疏本有之、陳氏集說止列篇名、無原文。中庸同。鄭注依文釋義、略過而已、闕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二程

子始有定本、兩本不同。朱子作章句、大略宗程子、而本亦不同。自是屢有更易、不止程、朱三本、而以朱子章句爲定。蓋義理精深、故講習益久也。漢唐諸儒未言作大學者何人。程子以爲孔氏遺書、朱子以爲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前人謂無所承受、無他左驗、然世莫敢致疑矣。按漢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如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是也。大學不題姓氏、又引曾子之言、故樊貢樞以爲決非曾子之書。或又謂大學無闕文、亦無錯簡、不必補、亦不必移易。或謂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何必傳以釋之。然終

無以易朱子之說也。

大學單行之注凡百餘家，而傳本亦少。予所循習者惟大學翼眞。國朝胡渭撰，戴上鏞校刊本，凡七卷。其大學中庸合解之本，朱考所列尚數十家，多所未見。

石墪中庸集解二卷，集濂溪以下十八人之說，朱子因其集解刪成輯略，宋志二卷。別爲章句以總其歸，又爲或問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自章句、或問行，而輯略、集解二書因以不著。　中庸別行注本亦百餘家，存者甚少。　中庸章句在孟子集注之後，刻本因葉數少，遂併大學爲一冊，非朱子之原第也。雖相習已久，宜知其初。

始讀唐詩。　先府君依别裁集選三百首、謹録御選唐詩之注、而廣以唐詩各家之注。如杜詩詳注、昌黎集注之類。凡詩話、詩評之有關於本詩者悉録之、而删正其浮泛之説。其注有問注、有總注、如杜詩提要之例。所採之書凡百餘種、多非習見之本。覩坊行三百首相去遠矣。　坊本唐詩三百首其解尚有可取、惟注典不詳、且多訛字、翻刻本更不能讀。　唐汝恂以瞽人著書、其引書次序及時代先後一絲不亂、實可爲法。惟唐詩解未能免俗、故世弗之重。　貫華堂唐詩解過於穿鑿、决不可從。而菴説唐詩亦其類也、皆讀本所不取。

學詩宜讀杜、以其法律謹嚴、意致周密、非他家所及。然切不可效其皮毛、使人一望而盡。廣集古今名家詩數十百本、洞見本源、恐其流別、又集詩説數十種、講其用筆之法、前後布置之序、夫然後可以知杜。研以深思、出以大力、務去其閑字閑句、通首搏捖一氣、夫然後可以學杜。否則知識未充、力量不到、未可與之言詩也。

道光十七年丁酉、八歲。

讀論語。

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子張、問政爲二篇。出孔氏壁中、策八寸、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又謙焉。文異者四百餘字。漢宣帝時尚稱

書難曉、名之曰傳、從更隸寫以傳論、至孔安國作訓、始曰論語。古論語訓已佚、何晏集解引之。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齊論語二十二篇、齊人所傳、多問王、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選注、御覽等書。詮玉特詳、故王伯厚、朱竹垞疑王爲玉。知道二篇。或云季氏篇爲齊論、或云不知命一章從齊論參入。其本已佚、不能考也。其字義異讀者、如瓜祭讀瓜爲必、天何言哉讀天爲夫之類、詳見經義考。漢志、齊論語說二十九篇、並佚。

魯論語二十篇、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漢志、傳十九篇。冊府元龜、孔鮒撰論語義疏二卷。二書皆佚。

論語集解、魏何晏與鄭沖孫邕曹羲荀顗等集諸家之善、記其名姓、共成十卷、義有不安、輒改易之。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古注如孔安國訓、所採最多。包咸章句、馬融解、鄭康成注、參考齊論、古論爲之注。隋時鄭注盛行。注文異字詳朱考。周氏名失。章句、漢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重。周氏就張侯論爲章句、鄭注亦本張說。包氏、陳羣解、王肅注、周生烈注、凡此八家、今皆散佚、賴此以存。集解單行本黎氏刻入古逸叢書。如馬融曰、王肅曰、今本皆作馬曰、王曰、文字亦多不同、則古本可貴也。梁皇侃論語義疏去取何解、增以衛瓘以下十三家之說、以廣異聞。書凡十卷、朱考云未見。今刻入鮑氏叢書、但其本出自外藩、恐不足據也。唐

賈公彥疏唐志十五卷。陳振孫曰、唐人止爲五經疏、不及孝經論語、蓋未深考。已佚。宋邢昺因皇疏刊定爲正義。今所行之注疏本、即何注與邢疏也。

朱子論語精義朱志十卷。初名要義、又名集義、今刻入遺書。集宋十二家之說、以程子爲主、刻於豫章郡學者其本難見。又因集義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蒙口義。即論語詳說、眞德秀序。今此書不存。集注乃集義之精髓、一字一句悉加磨刮、剪繁趨約、不啻數百過。學者合二書讀之、可知諸家之得失、而集注之明潔親切、義精味長、信萬世不刊之書。至諸說不同、恐誤後學、又爲或問以辨之、而後來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實朱子未成之書也。

漢唐論語之説、朱氏經義考所列凡百家、今存者惟何晏一家。焦循補疏二卷。昌黎筆解刻入藝海珠塵。則僞書也。宋自朱子之前解論語者亦百家、予所藏惟論語拾遺。明刻兩蘇經解本。伊川先生論語説、門人以俚語記之、其書不完、朱子集注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完、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是大有功於程子也。自朱子之後、解論語者又數百家、大半以朱子爲宗、其異於朱子者、如陳士元之論語類考、毛西河之稽求篇。則考證之學也。

凡讀書宜字求其訓、句求其解、分之合之、反之覆之、廣集古義而推求之、必有所得、再證以六經之文、則聖人之旨

相去不遠。若竟講章、最爲無益。朱注博採羣言、折衷一是、講章敷衍注文、多失注意、其於經旨相去遠矣。

道光十八年戊戌、九歲。

讀孟子。

漢志、孟子十一篇、今存七篇。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於經。漢趙岐注爲最古、析爲上下十四卷、宋孫奭作正義、宗之、（正義糾繆趙注、不似疏體。朱子云邵武士人所僞託。）今孟子注疏是也。趙注名章句、序云、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唐陸善經注刪去章指與趙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孫氏混入章指於疏中、零落大半。毛扆從北宋蜀大字本校出章指並篇叙。（叙七篇次第。）惠

氏棣又從廖氏本盱郡重刊世綵堂本。校録。余蕭客從兩家所校、刻入古經解鉤沉。阮相國重雕注疏本、補章指於校勘記、孟子注疏始有完帙。馬氏國翰又刻章指於玉函山房叢書。輯古佚書經、史、子、集四編、惟經編最富集編未見。

玉函山房輯孟子凡九家、趙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叙所云章數字數與今本不合、恐趙氏誤算。程曾章句一卷、惟外書引一則。高誘章句一卷、與今本字句多不同、誘與康成同師盧植、必有所據。劉熙注一卷、與趙岐所据之本不同。鄭康成注一卷、本傳不言注孟子、雖出依托、實爲鄭學。綦毋邃注一卷、以上皆漢人。邃無考、當是晋人。陸善經注一卷、人無考、孫氏音義引之。張鎰音義一卷、新唐志三卷、與舊書傳同。朱考作七卷、誤。宋志作張諡、亦誤。此書孫氏引之、譏其漏略。丁公著手音一卷。以上

皆唐人。手音見於宋志、孫氏引之。

孟子音義二卷、〔通志堂本。〕此眞孫奭之注也。孫氏因張、丁二家之音俱未精當、因作此以糾正之。按自序奉勅校定、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是據趙本爲音義、未嘗作疏也。今所傳之孫疏、晁志、宋志、崇文總目、館閣書目皆無之、其僞可知。又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注孟子、其書亦僞。又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是又依託孟子者也。

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漢文帝嘗置博士、其後王充刺

孟、馮休刪孟、李覯非孟、温公疑孟、公之子康最喜孟子，爲解二卷，父子好尚不同如此。晁説之詆孟、而林慎思、鄭厚叔之徒皆與孟子異者、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書。

孫宗古以陸氏釋文闕孟子、因作音義。焦里堂因注疏漏略、別作正義三十卷、焦氏叢書，刻入經解。用功甚深、三十年之久而後成書。討論甚至、趙注、孫疏至此無遺憾矣。

孟子集注十四卷、淳熙四年朱子年四十八注孟子。精義十四卷、遺書本。或問十四卷、單行本。問辨十一卷、見本集。要略、眞西山序，宋本未見。讀余氏尊孟辨説一卷、朱考曰存。此皆朱子之書也。朱子之後、注孟子者百餘家、書多不傳。陳士元孟子雜記四卷、首敘孟子雜書。李本

孟子事蹟圖譜二卷、他書傳聞之說、一以是書正之。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一卷、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開卷見梁惠王、是四十以後事。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孟子獨略、因作是考。數書尚存、讀孟子者宜參考也。

唐人總稱四庫書爲四書、經史子集是也。玉海載開元詳定傳注四書、乃孝經、尚書古文孔鄭氏注及子夏易傳、王弼老子注四種。四書二字、朱子雖自道之、然未嘗標題簡端。宋理宗詔立朱子書於學官、帝紀本傳皆分析言之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四庫書目因之宋代舊録槩未有以四書名其書者。元代創八比取士、用朱子注、於是合爲

一書、題曰四書。朱子無自標四書專也。朱子章句集注仿宋蔡山嘉氏大字本最佳。中有異文。四書語類無善本、楊園抄本差可讀。閻氏釋地、顧校本最佳。翟氏考異原本最佳、經解本不全。皆讀四書者所宜問津也。

童子讀六經畢、粗知大義、返而講解四書、則聖義中和之理、玉帛鐘鼓之器、形上形下髣髴得其近似。若以坊本俗說解四書、引入迷途、求通難矣。夫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理固宜然。然惟深者能說淺、惟遠者能知近、非淺俗鄙近之謂也。朱注冝知其語之所由來、並識其去取之意、大爲有益。趙氏纂疏、金氏考證皆有功於朱子。陸氏困勉録所得

尤深。宋無垢張氏著中庸大學說、論語孟子解、四書之合實爲造端。惟不標四書之目。陽儒陰釋、朱子辨之。明代闡發集注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此又不可不知也。其他坊刻講章沽名者一、射利者九、不問可矣。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歲。

讀詩經。

古詩三千餘篇、語出史記、並刪詩之說、人皆議之。存者三百十一篇。漢時傳詩者魯、申培魯故、魯說、見漢志。齊、轅固齊詩外內傳、見漢紀。后蒼齊故、見漢志。韓、燕人韓嬰著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見漢志。毛。魯人毛亨作故訓傳、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四家。魯詩、馬氏輯本三卷。齊詩、馬氏輯本二卷。韓詩馬氏輯本、故二卷、內傳一卷、說一卷。

外傳行本不一，趙氏校本最佳。皆佚、今存者惟毛詩。鄭康成因之作箋、唐孔穎達奉勅撰正義、宋刊十行本四十卷、附釋音、有詩譜序、孔序。明刻九行本二十卷、相臺本毛傳鄭箋廿卷。今之注疏是也。毛傳行而三家廢、集傳出而毛氏之學遂微。今有段氏之毛詩故訓傳、陳氏之毛詩稽古編、焦氏之毛詩鄭箋補疏、三書皆刻入學海堂經解、而原本最佳。皆宗漢學者也。

詩集傳、朱子撰。宋志二十卷、五硯樓所藏宋刊本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注雙行。明正統內府本亦二十卷、與毛傳同。明監本併爲八卷、坊刻依之。朱子注詩凡兩稿。初稿宗小序、呂氏讀詩記所引朱氏曰者是也。後從鄭樵之説、專攻小序、今之讀本是也。今本譌字、如終然允臧、然誤焉、家伯維

案雖誤冢之類、馮氏所校凡十二條、陳氏所校凡十四條。其傳文與宋本異者亦二十餘條、俱録於精華書目。舊本附詩序辨説、今本皆刪去、不可不知。詩序或云子夏作、或云非是、議者紛紛、説詩者遂有宗序、攻序兩家。輔廣詩童子問、宋鑑詩傳遺説、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朱公遷詩經疏義、皆與集傳相發明者也。朱傳解釋名物用鄭孔箋疏、音叶用吴棫詩補音、然未能詳盡、故詩考、詩音之類宜博覽也。

經解刻於通志堂者皆宋學、刻於學海堂者皆漢學。宋學義理精、漢學訓故確、二者雖不可偏廢、然著書之人學問

有淺深，則所著之書語言有精粗，未可一律視之也。予藏經解數百種，去其不足重輕之本，取其可據可傳者遍閱之，合於古注、朱注者十之五，合於經旨者十不得其一焉。泛覽則無歸，寡聞則不達，是固宜博觀而約取也。然諸家所云會萃羣言，折衷一是者，往往是其所是，未必爲萬世之公。是故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古簡漆書今不可見，漢始有石經，讀者録之，唐之絹子本僅有存者，出於手抄，讀本不易。自宋以後刊板日繁，讀書易矣。然求如古人之精詳周到，非深明校法，讀如不讀矣。講書之法，篇章其大綱也。論語二十篇何人所定，中庸三

十章何人所分，大學何以名章句，孟子何以名集注，此等處所關非小，人多忽略。如風、雅、頌，其義各别，典、謨、訓、誥，其體不同，此皆所宜研究者也。略知大概，則全書可舉。次則詁訓字義最爲要緊，舉一字而貫穿十三經，某處有此字，某處作某解，引入此途，獲益不淺。已講者問焉而使之對，置一册子，使之問而後答，則心易明而理自出，言不煩而相悦解矣。古人師弟相傳，多出於口授，窮究至十分，此事方休。論孟而外，所傳鄭志，尚其遺意。今也不然，虞道園所謂先生高坐朗吟講章，弟子思睡，不知所謂者是也。

讀古詩。先府君取文選、樂府詩集、古詩箋，手録二百首，

加以陳氏之箋、李氏之詠、並陶詩諸注、又以古詩紀、百三家集、詩紀匡謬、古今詩刪、古樂苑互證之、古詩可讀矣。古詩如蛺蝶行最號難讀、吾鄉閻百詩先生偶有問者、隨口而答、其記性之强如此。古樂府、漢鐃歌難讀者甚多、不但此也。　先府君教作詩從詠物起、如蘭如竹、分類爲之、先考其名物而疏証之、所据皆佳本、不及類書。　録古詠以及今詠以爲法式、由泛而使之切、由鋪景而含意。一物不明、不易他物。一題未適、不試他題。久之、頗有見解、且得佳料、勝俗本遠矣。既命學、遊覽懷古諸作、柏梁西崑諸體、皆先聚衆說而切究之、博採古今諸詩而步趨之、而盡汰其鄙說俗派。入

門之法，莫强於此。

溫柔敦厚，詩教也。溫者，寒之反，寒則枯；柔者，强之反，强則硬；敦厚者，薄之反，薄則弱矣。溫者潤以澤，柔者和以緩，敦厚者篤實而光輝。溫柔者，和順也。敦厚者，誠懇也。性情之事，孝子之孝，忠臣之忠也。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歲。

讀書經。

三皇五帝之書，惟虞書存，古三墳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則僞書也。百篇尚書闕，伏生所授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

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漢志今文二十九篇。朱氏云、其一篇當是百篇之序。或以僞泰誓一篇當之、非是。孔安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武城②、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又分堯典爲舜典、分皋陶謨爲益稷、分盤庚一篇爲三篇、分顧命爲康王之誥、通今古五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

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又百篇之序一篇。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百篇之外、如唐誥、揜誥、太戊、書名尚多。

今文尚書、伏生所藏、後亡數十篇。孝文時詔晁錯往受之、伏生年九十餘、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錯傳於倪寬、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武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尚書一篇奏之、卽僞泰誓也。與古文不同。今文未有疑之者、至程子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廉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疑之矣。石經爲今文。

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藏書者、家語云孔騰、漢紀云孔鮒、隋書及釋文皆云孔惠。孔安國悉得其書、以隸古字寫之、合伏生所傳爲五十八篇、承詔作傳。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遭巫蠱事、不得奏上、未立於學官。漢志古經四十六卷、即孔傳也。其本絶於後漢。司馬遷從安國問故、今史記中所載尚書諸篇、則眞古文也。

孔壁眞古文不傳、晉梅賾別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二十三篇③、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

藏也。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今文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僞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難辨、所謂古文者反不如今文之古矣。古文自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僞者、疑之自宋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於是衆說紛紛。至明梅鷟作尚書譜並考異、排擊不遺餘力矣。今閻氏疏證平陰眷西堂本。吹瓶摘謬、尤爲精密。然五十八篇之書、人盡讀之、未能改易也。

百篇之序凡六十三序。共爲一卷、爲書之總目、言其作意、猶詩之有小序也。程子以書序爲夫子所爲、朱子云、恐即是經

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孔穎達曰、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次第、孔、鄭不同。

尚書正義二十卷、即官本注疏。注爲僞孔傳、疏爲孔穎達等正義。穎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同時奉詔撰書姓名、傳與志所載參差不同、唐書往往如此。

書集傳六卷、宋蔡沈撰。其子杭進於朝、表末云、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隨表上進。今本無朱子問答、幷刪小序。元至正明復齋刊本有鄒近仁音釋、後有書序。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



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尚書今古文注疏、孫氏平津館原刻最佳。其書綱羅漢魏人佚説、所据皆善本、實勝王氏後案、所宜講習者也。

尚書大傳爲伏氏之書、鄭氏之注、雅雨堂本、山淵堂本。多存古説、不可不讀。禹貢錐指、漱六軒初印本極清眞。洪範正論皆胡氏一家之書、悉宜講解。宋有尚書圖、惜其已佚。蔡傳多未當處、尤宜廣集羣書、博考而詳究之也。

讀小學。　先府君云、小學宜奉以終身。與童子講解、即以俗語俗情引導之、使其動靜云爲皆有所法、方爲有益。若止熟其字句、明倫敬身全不能曉、讀如不讀。質魯者反誤

經書一部、不如不讀。看出讀過小學方好。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二歲。

讀易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二書皆佚、今有輯本、不適於用。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或曰、周、徧也。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名易爲周。或曰周代名也。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一名大傳。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漢時失說卦三篇、今本一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周易子夏傳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上經三十、象陽、下經三十四、法陰。所謂陽三陰四也。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

然所謂經者止六十四卦、夫子之十翼猶別行也。漢志易經十二篇、合上下經及十翼爲一書、其本之篇題次第不可得知。漢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無章句。鄭康成注因之、今乾卦是也。魏王弼以彖象繫於卦辭之下、以象繫於當爻之下、加彖曰象曰以別之。唐人正義因之、今注疏本是也。古經十二篇由是遂亡、所謂費直亂於前、王弼淆於後者是也。宋朝諸大儒屢有更定其本不一、雖大略相同、然未見古簡、終屬臆度、未能一一復其初也。象學盛於漢。漢易散佚已久、今有張氏箋易注元室輯本、孫氏二十一家輯本、馬氏玉函山房輯本。觀此數書、大畧

可知。唐李鼎祚集解其尤要者也。虞氏義、姚氏學皆爲完書、由此而入、得漢學之門徑矣。

自王弼以後、江南義疏隋志所載宋、齊、梁講疏、義疏凡二百餘卷。祖尚虛無。唐孔穎達與顔師古等因義疏撰義訓、又名義贊、詔改正義、五經正義同時所修。而王輔嗣之説自此孤行於世。周易正義十卷、孔穎達等疏王、韓之注、王弼注附略例一卷、繫辭以下晉韓康伯注。今官本注疏是也。其單注本則岳氏相臺書塾所刻是也。王注盡削象學、以理爲主、江左易疏十餘家皆傳其學、而書多亡佚。孔疏敷演王注、未能卓然有見、雖其訓詁之學用意良苦、然易與詩、禮不同、非訓詁所可知也。王注

雖不免譏議、而其廓清之功不可竟廢。故說理者宗之。自程傳、朱義出、而其書微矣。

周易本義十二卷、宋朱子撰。朱子注易凡二稿、與詩集傳同。易傳已佚、本義前冠九圖、後附五贊及筮儀。凡上下經二卷、十翼十卷、盡從東萊呂氏所定。淳熙四年成、九江吳革刊本武英殿重刊本更佳。尚有存者、其中異文詳見目錄學、彭氏所考未盡。勝今本多矣。程子易傳依王弼本、與本義不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坤卦有程傳、是其削之未盡者。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今用之四百年、習

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今本四卷、與程傳同。則成矩之罪也。朱子古易音訓、宋志二卷、其書未見。易學啟蒙四篇、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宋志三卷。　御纂周易折中以朱子本義原書爲次、附以啟蒙、學者宜敬讀也。諸儒言象數者皆穿鑿、言義理者大汗漫、故其書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

先天之學、圖學也。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初不言龍圖、龜書也。書、河圖在東序、論語、河不出圖、亦不言龍圖、馬圖也。禮運、河出馬圖、言馬而不言龍。然漢儒之説、去聖遠矣。梁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文選注引河圖龍文一卷、其書出

於前漢、蓋所謂緯書也。龍馬負圖之說出於緯書。光武以圖讖興、光武封禪文載河圖。遂盛行於世。然經自經、緯自緯、初未嘗以緯合經也。漢圖既亡、亦絕無師說。或云、先天之學、魏伯陽竊見其意、則於參同契中知之、無所謂圖也。宋初陳希夷撰龍圖一篇、再傳爲邵子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朱震、張行成、朱子、蔡元定申其說、而圖書之學遂盛於宋。　先府君云、易冠九圖、朱子無說、予竊疑焉。然宋本有之、玉海亦云朱子爲圖、則圖爲朱子所加無疑。惟源出於道家、故本義隱而不言、而於啟蒙發明之。昔人云朱子之易即邵學也、誠不誣矣。

易道廣大、包孕無窮。象非一象、則義非一義。故非一人之所能詳、亦非一説之所能盡。合數十百家之易以證一爻、明一卦、有得其解者、亦有不得其解者、有津津焉自以爲解、細思之仍不解者、有可以知其大意而不能強疏其字句者、有可以詁其字句而又無當於易義者、則甚矣、易道之難窮也。史志所載易經正注不下千餘家、言象言理、可云備矣。易卦別傳、人如焦氏、京氏、書如太元、潛虛、言數言占、亦云精矣。以爲非易、則易固有此、以爲是易、則易不盡此。竭一生之心力爲一書、來氏易注三十年、胡氏函書四十年。求其偶合亦既合矣、姑舉一義以求其合、亦無不合矣。然皆自言其心

得之易、非四聖相傳之易也。漢易言象、多一家之學、唐易言理、宗王弼之說、文皆簡略、且多散佚。宋元易較爲細密、而多主程朱。雖注易者指不勝屈、要其大旨不出數家、其異於數家者亦甚寡矣、故講易之書不能備。

乾爲天八節、象學也。天一地二兩節、數學也。觀象而君子以之、理學也。爲童子講易、由此入門。朱子啟蒙、來氏易、仲氏易、春秋占筮書、周易洗心、此數書皆童子所喜聽、宜勤講解。坊刻體注、能解等書、徒亂心目、且蹈俗派、切不可看。

今易有漢學、有宋學、有漢宋兼學、能成家者不過數人、其餘非覆述前人、即妄逞臆說、不足觀已。

讀孝經。

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以恬筆斯隸漆書於帛。古文出自孔壁、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衍出三章、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幷前爲二十二章、竹簡蝌蚪書、冊長尺二寸、昭帝時魯三老獻之。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對、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然則今所行之今文爲劉氏本、非顏氏本矣。古文今文大義無有不同、字句微有殊別、黃氏日抄考之甚詳、允爲定論。

魏文侯孝經傳、其本最古、不可得知。范書祭祀志劉注、通

典卷五十二、舊唐書卷二十二師古議、齊民要術卷一皆引其書。文侯受業於子夏、其得聖門之說必眞、惜散佚已久、所引亦甚寥寥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隋志一卷。安國之傳至梁已亡、隋劉炫得孔傳、因著稽疑一篇、述義五卷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爲令、孔、鄭並立。而秘府先無其書、儒者諠諠、謂炫率意刊改、非孔舊本。此僞孔傳也、其書亦亡。述義邢疏引之。日本國孔氏傳、鮑氏刻入叢書、此又一僞孔傳也。崇文總目、孔注不存、隸古文與章數存焉。陳氏書錄、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按司馬溫公作指解、朱子作刊誤、

所據古文即此本。至今尚存。宋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宋司馬光撰。古文孝經說一卷、宋范祖禹撰。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漢長孫氏始傳今文、漢志說二篇、隋志謂有閨門一章。而古文遂廢。至溫公始取古文爲指解、仁宗朝表上之、詔藏祕閣。范淳夫以古文得眞、復因指解申其說、元祐中進之經筵。刊板在成都。二書本別行、不知何人合爲一編、今所傳者是也。

孝經刊誤一卷、宋朱子撰。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末及訓釋。元董鼎撰孝經

大義一卷、即因朱子改本詮解之、最便初學。先府君曰、自漢以來、說經家鮮有移易經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學始。自漢以來注疏家莫能刪削經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始。蓋漢學重師承、師所不言、一字不敢更也。宋儒以理斷、理有可據、六經亦可改也。然必如程子、朱子而後可、後學不可師法、更不敢輕議也。

今文孝經鄭氏注、唐志一卷。玉海、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然不知鄭氏爲小同。鄭注廢於唐、亡於五季、至宋始出、而宋本不傳。日本國本鮑氏刻入叢書、附以洪氏補証一卷、其注不類漢魏人語、且與載籍所

引有異、亦僞本也。朱氏經義考列鄭注二十餘條、臧氏鏞堂鄭注輯本一卷、此眞鄭注也。

今文孝經、漢后蒼說、漢書匡衡傳引之、字句與今本不同。張禹說、正義引之。長孫氏說、閨門一章二十二字、今文、古文皆有、以爲劉炫僞造者，未考。唐去此章。魏王肅注、注疏、釋文引之。吳韋昭解讚、注疏引之。晉殷仲文注、邢疏引之。謝萬集解、邢疏引之。齊永明諸王講義、齊書載十四節。劉瓛說、邢疏引之。梁武帝義疏、邢疏引之。嚴植之注、邢疏引之。皇侃義疏。邢疏引之。凡此十二家、皆傳今文、其書皆佚、引亦寥寥。漢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今惟后氏說存四節。

唐明皇孝經注一卷、古逸叢書覆刻舊鈔卷子本。此唐會

要所載開元十年之注、元行沖序尚完、惜不録疏。元宗自詔行沖爲疏、此本猶可見元氏分卷之遺。自石臺本行、人不知開元注矣。秦再思謂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八分書之、立於國學。是不知八分書在天寶四載、又一本也。

石臺孝經拓本四卷、此注亦稱制旨、用開元本略加修飾、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天寶四載九月刻石於大學、以層樓覆之、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天寶五載復詔行沖敷暢孝經書疏、以廣闕文。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也。

孝經正義三卷、唐元宗御注、宋邢昺疏。注取王肅、劉邵、虞

彙、葉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説、參倣孔、鄭、舊義疏即據行沖疏爲藍本。然元氏書亡、舊文新説不可辨别矣。

自劉炫得僞孔傳、唐人遂疑。古文自温公作指解、宋儒遂疑。今文宗孔注者攻鄭、宗鄭注者攻孔、門戶紛爭、究無定論。然今文、古文宜並存也。孔注、鄭注不必辨也。孝經之旨原不在是、徒勞煩喙、是逐末而忘本矣。

唐志、元宗孝經制旨一卷、（梁武帝撰制旨孝經義。）元行沖御注孝經疏二卷、（舊志三卷。）徐浩廣孝經十卷、李陽冰科斗書孝經一卷、崇文總目大農孝經一卷、女孝經一卷、酒孝經一卷。隋志梁有孝經圖一卷、緯書有孝經古祕圖一卷。經義考李公

麟孝經圖一卷、宣和所藏、有自序。

温公歸洛講孝經、二父老聽之、爲講庶人一章。父老云、自天子以下各章皆引詩、何獨庶人章無之。温公不能答。詳見仇池筆記。按古本孝經各章皆不引詩、温公著指解、當無不知、宋人説部書恐不足信。或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古本孝經庶人章引之、見池北偶談。偶談不載温公講孝經、因並記之、使讀者互考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三歲。

讀禮記。

后蒼曲臺記、漢志九篇。蒼説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師古

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授梁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漢時大、小戴皆立博士。後人謂當時大戴不立學者、誤也。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朱氏藏書。宋本、韓元吉序。後周盧辨注、至今有孔氏補注、巽軒所著書之一種。畿輔叢書本、重加校正。學海堂經解有汪氏正誤一卷、玉海附刻大戴禮踐祚篇解一卷。合此數書、大戴禮差可讀矣。大戴禮遺佚之書、文多雜僞、唐時不立學官、人鮮誦習。今所行者爲小戴記。戴聖所傳。或云小戴刪大戴之書、其言非是。七録、羣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隋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皆佚。禮記注二十卷、漢鄭元注。鄭注三禮最精。南宋麻沙本、每半葉十

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麻沙諸本書目上多題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八字蓋書坊所爲。此本有禮記舉要圖一卷注下附釋文後爲重言重意。重言者、其文同也。重意者、其意同也。

禮記馬融注、東漢會要載之。融長於三禮、康成受學於融、其注必有本之師説者。盧植注、會要作解詁。正義引之。植與康成同師馬融、而説有同異。荀爽禮傳、冊府元龜載其目。爽與康成齊名、而不得與鄭注同傳、深可慨也。王肅注好與鄭氏立異。孫炎注、正義以炎爲康成之徒、而説不苟同。謝氏音義隱、正義引之、當是吳謝慈。徐邈音、釋文多引之范

宣音、釋文集韻引之。范、徐二音有昔行而今廢者、不可不知。庾蔚之略解長於喪禮。何允隱義、釋文、正義引之。賀瑒新義疏、正義引之。皇侃義疏、正義所據侃事賀瑒。沈重義疏、正義序作沈重宣、誤。熊安生義疏、熊不如皇、正義皇疏不備、以熊書補焉。成伯璵禮記外傳分義例名數二體、仿白虎通義、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凡此皆古逸之書、馬氏玉函山房所輯者是也。

禮記注疏六十三卷、明刊九行本六十卷。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等疏、附釋音、宋刊十行本。正義原本七十卷。

雲莊禮記集說三十卷、坊本合爲十卷。元陳澔注、今之讀本是也。

明永樂中修大全、棄鄭注用陳說。其自序云、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高梯云以其簡便得立於學官。朱竹垞曰、直兔園冊子耳、其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云禮云、如斯而已乎。又曰、當用衛氏集說取士。

魏孫炎禮記注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唐魏徵以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以類相從。元吳澄更定篇次、卷以類從。今惟吳氏纂言存。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通志堂本。宋衛湜撰。所引一百四十四家、不專成書、如文集、雜說、羣經講論、凡有關於禮記者咸裒輯焉、各著姓名、二十餘年而後成。自序云、他人著書惟

恐不出於已，尋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此書不廢鄭義。

禮記如曲禮、如檀弓、如王制，皆有單注之本。明堂有議、有說，投壺有義、有格，深衣有考，皆讀禮記者所宜究心也。諸圖尤要。夏小正傳本其來甚遠，戴德作傳，必有單行之本，故隋志於大戴禮外別出夏小正一卷。

讀古文關鍵、文章軌範。

東萊呂氏評韓、柳、歐、曾、蘇、老蘇、大蘇。張耒七家之文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明本無注，徐氏冠山堂重刊宋本有蔡文子注，此本最佳。

謝疊山錄漢、晉、唐、宋之文六十餘篇，分放膽、小心二格，各

加評語。[出師表、歸去來辭二篇無評語。]石渠閣本附閱古隨筆、嚴氏五色批本亦佳、初學讀古文宜以此二本爲主。俗本如釋義、觀止等書切不可讀。文選諸體皆備、别爲一學。唐宋各家之文宜覓專集、各考其源流正變。茅選唐宋八家文鈔[八家定於朱右、其書不傳。]流傳雖廣、　先府君不甚重之。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四歲。

讀周禮。

周官經、漢志六篇、今闕一篇。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得於山巖屋壁、書出最晚、故人多疑之。然周家法令政事皆聚此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之續筆、信之者以爲周公作、

不信者以爲劉歆作、皆非也。

周官傳、漢志四篇。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其書皆亡。杜子春始通周禮説、鄭衆、賈逵受業焉、其注最古。鄭興、鄭衆、興之子。皆作解詁、其説見於鄭康成注。周禮有古文今文、出於屋壁者爲古文、劉向考校後爲今文。杜子春師劉歆、則杜注爲今文。鄭注據今文、故云古文爲故書。天官注、嬪、故書作賓。賈逵解故、馬融傳、鄭注於其不合者多以己意破之。而王肅最好賈、馬之説、于寳注參用賈、馬。虞喜著名曰駁難。隋志孫琦問、干寶駁。今惟鄭氏注存、其他散佚之餘、猶見於注疏、釋文、則注疏在今尤可貴

也。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鄭注引二三家、二鄭同宗、故稱官。鄭興爲太中大夫、鄭衆爲大司農。杜子春非己宗、故稱名。康成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其注好用緯說、又以漢制解經、是其所短。賈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爲詳明。朱子謂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宋刊單注本十二卷、有明覆宋本。賈疏原本五十卷、宋幷爲十二卷。單疏本未見、附釋音注疏四十二卷、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俱存。

考工記之文與五官不同、是以議者紛紛、或以爲周公之

文，或以爲河間獻王所補，或以爲漢儒所補，或又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强補冬官。平湖錢氏以爲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復掇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作冬官補亡，自司空至圬人凡二十一官，爲三卷。議者以爲温故知新，然亦以意爲之，究不知古本何如也。

宋儒周禮説最寡，蓋因王安石創新經義，（周禮義，宋志二十二卷，載於永樂大典。）詔頒國子監，異於王氏者罷。周官訂義（通志堂本。）集宋儒之説四十五家，最爲詳博。學海堂經解周官之説凡十餘家，悉宜參考。聚羣書以讀一書，則一書易明，羣書可通。專

功一事而不及他事、則一隅既舉三隅可反。此讀書之要法也。惠半農禮説紅豆齋本。好引漢制、蓋鄭學也。然以漢制解周官、有絕不可通處。

讀楚詞。

繼三百篇而作、此楚風也。先府君手抄離騷一篇、先正文、次朱子集注、明李蔣校刊本、今刻入古逸叢書。次集諸家說、如洪氏補注、汲古閣本。錢氏集傳、知不足齋本。李安溪注、全集本。方靈皐或問、全集本。山帶閣注、附餘論、説韻。屈氏新注、居易堂本。陳氏精義、裛露軒本。皆有所取。附以吳氏草木疏、龍威本、近有湖北書局本。陳氏古音義。惟楚詞評林、楚詞燈並八十四家之評毫無取焉。

林西仲用功最苦，而著書最陋。所選古文析義，有注有評，亦是俗本。觀其名楚詞以燈，其學可知。凡評本佳者極少。宋有劉辰翁評本，明陳仁錫、鍾惺、譚元春三家評本最多，世甚珍之，實不足貴。陳惟寡學，鍾、譚不免於輕佻。此風既熾，遂有以批點時文之法評左氏傳者。經體尊重，豈宜施此。明末諸集多加評點，國初猶沿其習，大家不免。今刻曾南豐集亦加評點，皆妄作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五歲。

讀儀禮。

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而

字多異。其三十九篇、漢時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平帝時立逸禮。後漢志引逸禮王度記、賈誼傳引學禮、天官注引天子巡狩禮、聘禮注引朝貢禮、覲禮注引朝事儀、荀子引聘禮志、通典引逸禮本命篇、不知何時遂亡。

儀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多是士禮。五十六篇之中、有天子、諸侯禮、康成時尚在、故注中引之。漢時無儀禮之名、後人因十七篇有儀有禮、故謂之儀禮。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皆今文也。今文有大小戴二本、又有劉向校定本。鄭注用劉本。孔壁所藏字皆篆書、是爲古文。鄭注今、古二字並用。

儀禮注疏十七卷、明汪盛十行本。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自鄭氏始、隋志十七卷、宋景德本亦十七卷。賈疏唐志五十卷、單疏本未見。朱子謂賈疏說得不甚分明。漢戴德、鄭康成、晉葛洪皆撰喪服變除。漢馬融、魏王肅、晉袁準、孔倫、陳銓、宋裴松之、雷次宗皆注喪服經傳。其書皆佚、通典引之。隋唐志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漢何休冠禮約制、鄭衆婚禮謁文皆見於通典。儀禮古注最少、監本訛脫更甚。　先府君因鄭注句讀本所見未廣、備列諸說於上方、復以盧氏詳校本抱經堂叢書。互勘之、遂成佳本、而儀禮可讀矣。

儀禮疏五十卷、黄蕘圃藏本、見於士禮居題跋記。古本注與疏皆別行、南宋始有合刊之本。其後又附以釋文。陸氏所定經文與正義本偶異、則改釋文以合之、而釋文亦非陸氏之舊矣。

儀禮十三篇之後皆有記、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四篇無記、恐是亡逸。

漢、魏、晉、宋諸儒好爲喪服作疏。玉函山房所輯凡二十家、皆喪服注也。唐人作疏之體、不駁注文、注縱有失、必伸其說。儀禮集說通志堂本。好與鄭氏立異、錢竹汀謂其似是而非。書目答問儀禮類攻注者不録、殆謂是與褚寅亮儀禮管

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

經義考自鄭注以後注儀禮者六十餘家、存者僅十餘家。注喪服者百餘家、存者不及十家。宋自王氏新法行、儀禮遂廢。盛世佐儀禮集編、合一百九十七家之説、斷以己意。金日追儀禮正僞、凡脱誤異同一一訂正。楊復儀禮圖有通志堂本、張惠言儀禮圖有阮氏刊本。此皆讀儀禮者所宜參考也。學海堂經解所刻儀禮未備。

儀禮經傳通解、呂氏本不全、梁氏本不善。五禮通考、原本最佳。讀禮通考、禮書綱目、此皆禮類之書、成書不易、宜細玩也。

陳氏禮書、宋槧已亡、明太倉張氏重刊本不多見。

韓氏三禮圖、元韓信同撰。漢學也。凡七十七圖、四十七說、與諸家禮圖迥異。爲書二卷、鮮有知者。福鼎王氏校刊。

金氏禮箋、原書十卷、祕不示人。方起泰、胡國輔剌取其大者數十事、依三禮分爲三卷、刊板以行。朱氏珪爲之序。此三卷又見於學海堂經解、十卷之本不可見矣。

讀時文。

明文貫集、虛齋小題文、時藝階、珊瑚初集各十篇。

校記

①郡：當作「群」。

②武城：當作「武成」。

③二十三：當作「三十三」。

蘇溪漁隱讀書譜卷二

前十五年所讀之書，苦無記性，兼以病廢，未能一一背誦如流。又十年，爲童蒙講解，始克温習。記云，教學相長，信然。

凡書宜勤於講解，勤於温習，熟則有無窮之妙。然講解宜求善本，温習宜加思索，否亦無益。只要功不懈怠，日不間斷，十三經不難完畢，此可爲知者道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六歲。

讀春秋左氏傳。

春秋古經，漢志十二篇。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賈公彦曰，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王觀國曰，古本

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馬端臨曰、漢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曰正經。按此語無據。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三子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增入。後世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漢志春秋分爲五注。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范升傳、春秋之家又有騶、夾。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絶。漢志有鄒氏傳、夾氏傳、虞氏微傳、公羊外傳、穀梁外傳。褚少孫補史記、余知古渚宮舊事皆引春秋大傳。大傳不知誰作、當在五傳之內。

左氏傳、漢志三十卷。邱明，魯太史。而左微二篇、國語二十一篇、新國語劉向分。五十四篇皆左氏之學也。嚴彭祖曰、孔子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覩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黄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邱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王充曰、春秋左氏傳出孔子壁中。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

春秋傳皆以古文。孔穎達曰、漢初、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或謂傳中君子曰爲劉歆之言。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時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按章帝在前、和帝在後、不知何故言至。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左氏傳、漢劉歆章句最古。其說正義釋文引之。賈逵、潁容、

許淑三家皆祖述劉氏者也。賈逵解詁、隋志三十卷。王應麟輯古文春秋左傳十二卷、中載賈佚說、馬氏以爲疏漏、更補綴爲二卷。賈逵長經章句、隋志二十卷。本傳載奏一篇、章懷注公羊疏皆引其說。服虔解義、隋志三十一卷。按世說中有康成手稿。服、鄭固一家之學也。隋志云、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而後學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今佚。王氏所輯服說、馬氏補其缺漏爲四卷。彭汪左氏奇說、正義引之。許淑注與劉賈說同。魏董遇經傳章句、唐志三十卷、其本多與杜異、而同於賈服。王肅則漢魏時之古本也。王肅注、肅父朗有傳注十二卷、似肅因父書增多

十八卷、其本字與杜氏異。杜集解非一家、則異字或由杜而改。稽康音隋志三卷、釋文引五節。晉孫毓義注隋志十八卷、大旨申賈而駁服。蓋服注受於康成、王肅說主賈逵、孫朋於王、猶評詩之見也。陳文阿義略隋志二十五卷王元規續成之、其說引禮爲多。蘇寬義疏正義序云、爲義疏者、有沈文何、蘇寬、劉炫。蘇氏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云云。然正義每引之以與杜氏相證。隋劉炫述義隋志四十卷正義據以爲本。凡此皆左氏之佚注、玉函山房所輯者也。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晉杜預注、宋刻蜀大字本、每

葉十六行、行十七字、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相臺本行數同、每卷末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十字、篆文楕圓木記。明覆相臺本無木記及板心字數、刻工姓名。今刻正誼齋本最佳、其考証有出於官本之外者。杜元凱於左傳用力深久、昔人以爲左氏功臣。朱子謂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樵謂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蓋其發明甚多、是以古今稱之杜氏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潁子嚴之注、故謂之集解。又作世譜、通志六卷、朱考曰佚。釋例、朱考曰未見、今有聚珍本。長歷、朱考曰佚、今有古經解彙函本。土地名、朱考不著、有微波榭校本。以成一家之學。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徑、杜解又以釋

例爲羽翼。土地名、氏族譜、長歷皆在釋例之内。長歷及賈逵解詁又見於漢魏遺書鈔。京相璠亦撰春秋土地名、見水經注。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宋刊十行本、有景德二年中書門下牒。孔疏專明杜義。

經讀攷異、左傳一卷。困學紀聞第六卷爲左傳。函海左傳官名攷三卷、事緯四卷。與馬本不同。經韻樓左氏古經十二卷、附五十凡。宋程大昌攷古編内有左傳。授堂羣經義証左傳三卷。瞥記第二卷左傳五十條。珠塵本有左傳職官、地名、人名。南江札記、孔氏所著書皆有左傳。義門讀書記左

傳二卷。按新錄有左傳趙氏補注、通志堂本。顧氏補注、亭林全集本。全姚氏補注、經傳全集本。左觽、邵氏經史全書本。左官異禮略、沈氏蛾述堂本。左傳釋人。范氏家刻本。通志堂本、學海堂本皆有左傳疏注。壹論文齋筆談、亥有二首六身一條、較諸說爲詳明。此皆讀左傳之資糧也。

姚氏培謙本先列杜注、次孔疏、次採自宋至今諸家之說以補杜注所未備、並附今地理、吳門陸氏刻之。予以此爲讀本、又廣集諸書批於額上行間、以補姚本所未備、而一切評左之語概不及焉。繼又分官名、地名、氏族諸類、曰盟、曰會、曰戰諸目、唐有春秋纂類、取左傳隨事編類爲二十六門十卷。其書已佚。宋有事類始末、通志

堂之。刻各取一事治之。繼又取左傳紀事本末及馬氏事緯

讀之、分讀合讀、始得其端緒、否則左氏傳不易讀也。先

府君曰、春秋大事表爲讀春秋之門徑。原本五十二卷、學

海堂節本十卷、在經義薈鈔中。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漢公羊壽舊本題高、誤。傳、何休解

詁、唐徐彥疏。有宋刊十行本。漢志、公羊傳十一卷、外傳五

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雜記八十三篇、顏氏記十一篇、董仲

舒治獄十六篇、皆公羊之學也。徐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

羊高五世相授。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

帛。儒林傳、漢興、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胡

母生與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武帝宗公羊家、由是大興。阮氏校勘記、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硋大體非過毀也。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証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大學傳授、以補春秋三家之旨。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明刻九行本。漢志穀梁傳十一卷、外傳二十篇、章句三十三篇、

皆穀梁之學也。楊疏、穀梁子名俶、一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顔師古曰、名喜、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傳魯榮廣、皓星公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宣帝興穀梁、擢千秋爲諫大夫。玉海、漢人以公、穀爲末世口說流行之學、見於其書者又有尸子、曾子、高子、子司馬子、子沈子、子女子、北宮子之流。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出於讖緯之書、所謂說題辭者言不經見。阮氏校刊記、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

著爲集解，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楊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亥豕魯魚，紛綸雜出，學者患焉。

十三經注疏，阮氏校本最佳。江西刻者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文達公不以爲善。校勘記有單行之本，其刻於注疏中者去取亦不盡善。

十三經注疏有國子監本，有提學李元陽本，有常熟毛氏本。經脱、注脱、疏脱，無經不脱，無本不脱。儀禮脱誤尤多。日知録記儀禮誤字與杭大宗所説同。顧所攷者監本，杭爲毛本。宋楊復儀禮圖末刻十七篇白文，監本脱者皆全。

監本五經、崇道堂本、浙江石門大酉山房馬氏藏板、杭州朱子後裔生員朱錫旂等請於浙省各臺、有崇道堂模刻監本。四書五經校正詳細、筆畫無訛、嚴禁坊間以監本字様封面。此書刻於康熙十六年。

經典釋文、近稱盧氏校本、刻入抱經堂叢書。然亦未能盡善、通志堂本更謬。他本未見。

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桐華館校正本、鮑氏刻入叢書。陳氏恩莊叢刻爲相臺書塾本。彭氏曰、古人有所作必先立例、非特著書、即刻書亦然。此荆溪家塾刻書例也、未見所刻之書、不知此例之善、非此例不知所刻之善。七經孟子

攷文、山井鼎以中國所刊諸本與其國古文參校、頗爲詳備。書成於康熙七年、阮氏瑯嬛仙館重刊本有訂譌、在各卷後。

學海堂經解宜求初印本、無勞氏序。其後補板十之六、今刻更有缺葉。其書刪節去取雖未盡善、然實讀經者所不可少之書。今有王氏續經解、倍正集一半、尚未收也。

凡讀經宜考其同異、正其訛誤、然後聚衆說以別其是非。雖諸說畢集、不解處尚多。閻百詩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中、衆人射之必有中者。然有衆人射之不中者、不可不知。官本十三經各卷後皆有考證、其刊板之誤、宜以

四

庫全書考証參正之、誤處甚多。
十一月十七日、 先府君卒。嗚呼痛哉、失明師矣。臨終訓
光以愼交遊、甘淡泊、讀古書、求秘本四語。又曰、勤讀近思
錄、則妄念不生。常觀陽明書、則會心不遠。又曰、無論漢學
宋學、只學便好。以漢學讀書、以宋學窮理、如是而已。終身
奉之唯謹。 先府君身弱氣虛、痰喘者數十年、疾病、光親
侍湯藥、嘗而後進。記得伊川先生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
醫。此時遂有志於學醫、而幼冲無知、不識門徑、又十五年
始理是業、而不逮事父母矣、痛哉。
自是年以後、遂以購書爲事、求古人讀書之法、而詩文不

甚致意。購書須有門徑、若無人指引、則堆積俗本、不可據依。讀書更有門徑、若無人指引、則浩如瀚海、從何處讀起。故藏書家有不知書者、終身讀書、有不免門外者、是不可不求其故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七歲。

讀資治通鑑綱目。

朱子依通鑑修綱目、尹起莘著發明、宋末隱士劉友益著書法、歷三十年而後成。元汪克寬著考異、環谷集有考異序及凡例。王幼學著集覽、徐昭文著考證、明陳濟著集覽正誤、馮智舒著質實。七注初皆別行、合注本初刻於宣德壬子、無質實。再刻於宏

治丙辰、三刻於正德八年、四刻於崇禎十年。陳仁錫評即今通行本是也。綱目後附五代史續編、又合明南軒前編、商輅等續編爲綱目全書。陳本序最繁冗、尹氏等七注亦無意義、明趙府刊本一舉而棄之、止存正文及目録、最爲清朗、讀本是也。朱子以綱爲提要、陳録温陵本、别其綱謂之提要、廬陵所刻綱目並列、不復别也。目則約通鑑之文、故名通鑑綱目。後人摘綱鑑二字標題、多出庸手。如綱鑑正史約、綱鑑易知録之類、皆俗本也。

通鑑輯覽現行朱墨本無錯字。宜家置一部、不必看綱鑑也。

元本通志略、　殿本淵鑑類函、　殿本全唐詩、本年所得之書。元本通志刊於至治二年、三山郡庠本也。吴繹序云、摹稍五

十部、散之江北。此本字大悅目、近甚珍重。鄭漁仲平生精力全在二十略、明陳宗夔據此本刻其二十略、校刋甚精。
金匱山房本五十一卷。
其紀傳雖不甚用意、然可以考証史文、亦不可忽。嘗以元本校官本、往往不同。官本三通多脫誤、詳見
四庫全書考証。明鄧元錫仿通志作函史上下編、上編即其紀傳、下編即其二十略也。其書尚有行本、與所作五經繹均無可取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八歲。
讀左氏博議。
東萊呂氏爲諸生課試而作。坊行本十二卷、又有四卷之

本皆刪節不完。此本爲錢唐瞿氏所刊、清吟閣正本。照宋本平湖胡氏所藏。二十五卷序次、一字不易。又合元本、明本、文瀾閣本互校之、衷於一是。蓋至今全書始顯。百六十八篇。曾見一詳注本、刊板甚精。蓋麻沙書坊所刻。其注皆在目前、實無庸注。坊間用以標異、非呂氏之舊也。

相臺五經、　殿本子史精華、　殿本古文淵鑑。本年所得之書。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九歲。

讀資治通鑑。

温公著通鑑、先使僚屬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甯失於繁、無失於略。唐三百年、六百餘卷、通鑑刪爲八十卷。

始温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父。至於删繁舉要、必經公手。元胡三省爲音注、元刻本尚有存者。今有胡克家仿元本、世甚珍之。通鑑全書凡七種、曰資治通鑑、曰釋例、曰目録、皆温公所撰。曰問疑、劉義仲集其父劉恕與温公往復相難之語。曰釋文辨誤、胡三省撰。曰宋元通鑑、曰甲子會紀、皆明薛應旂所撰。陳仁錫合七書刻之、今所通行者是也。自畢氏續通鑑出、諸家續本俱可廢矣。玉海有通鑑地理注、潛研堂全集有通鑑注辨正、皆宜參看。李燾通鑑長編往年求之甚難、今有湖北書局本、校刊甚精、勝張金吾活字

本遠矣。通鑑紀事本末一事爲一篇、宋板元印本最佳、有明補板者次之。宜於互讀。宋元明皆有紀事本末。有合刊之本、有別行之本。羅泌路史、谷應泰明紀事本末二書、文章華美、宜於誦讀。又通鑑本末紀要其書亦便於循覽。劉恕外紀伏羲至周。勝於金氏前編、宜並觀之。

六月、收得張氏書數十種、其中佳本有原刻本草綱目、汲古閣漢書、晉書、宣紙初印本、題面爲篆書。毛刻北宋本說文、　殿本唐宋詩醇、文醇、　殿本康熙字典。其餘醫家書最多、姜注三禮、目前有所刻之書數十種、皆不必刻者。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歲。

讀史記。

史記最不易讀。蜀刻前四史依殿本刻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額上最寬、因書趙氏劄記、錢氏考異、王氏商榷並史漢字類、仿宋本。黃氏日抄、義門讀書記於上方、而以史記志疑原刻甚佳、近有翻本。互証之、史記差可讀矣。以次讀漢書、法亦如是。明刻本史記甚多、注文皆刪節不完、未可爲讀本也。明本文林綺繡四種、內有太史華句、其書甚無可取、而坊肆珍之、不知何故。漢書無北宋本、今所傳者皆三劉校定之本。兩漢博聞、其書雖無甚意味、而所據者眞北宋本也。諸家藏書志皆未言及、特爲拈出。

平陽書肆收得初印本隸辨、古今說海、佩文齋羣芳譜、日下舊聞考、內有石鼓考三卷。大學衍義補、明經廠本。明本楚辭集注、大清會典、殿本協紀辨方、殿本三國志。又或問小注當時見其板刻甚佳、遂購得之後乃知其書之不善、詳著於目錄。

道光三十年庚戌二十一歲。

讀史通。

史通古本不可見今所行者惟史通通釋史通訓故補史通削繁三種。凡史評類之書、如唐書直筆、舊聞証誤、涉史隨筆、唐鑑、唐史論斷之類、皆讀史之門徑也、不可不看。歷

代名賢確論傳本最少，予初得上半部，後又得下半部，大小如一，尚缺一卷。其書一百卷，不知何人所撰，所採史論最爲詳備，凡羣史諸評及各家文集中之史論最多，或空泛，或偏僻，確當者甚少，宜分別觀之。

凡讀史年號、職官、地理最宜熟記，黄虎癡所刻三長物齋叢書內有歷代統系錄、紀元表、職官表、郡縣分韻攷，最便循覽，宜勤於繙閱。金石文字近年愈出愈多，足以考證史文，尤宜廣搜，勒成一書，以爲讀史之助。

介休書肆收得宋槧本昌黎詩注、舊藏秀野堂、初印本亟佳。守山閣靈樞素問、錢刻雖出於宋本失其面目。 日知錄、 殿本周易折衷。又讀史

管見刻本雖佳、書不足貴。

咸豐元年辛亥、二十二歲。

讀國語、戰國策。

黃氏士禮居重刊宋本最佳、有札記。明吳勉學刊本、郭子章校本、坊行本是。皆不足據。戰國策有吳師道校注、借陰軒本。張琦釋地、宛陵張氏叢書、東西周辨最詳。皆宜參看。雅雨堂所刻戰國策高誘注。亦未盡善。明刻七雄策纂、其本更俗。

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蔣氏校刊本最佳。蘇子由古史、歐公五代史記、其文皆可誦讀。今有廿二史文鈔、亦宜備覽。

史事愈詳愈明。綱目刪通鑑、已不如通鑑。其他刪削之本、

如史緯、讀史快編之類、更不足觀已。原列作史典者會屬多本刪繁就簡、今刪之又刪、尚能詳哉。紀專本末、別史、雜史、傳記、載記五類有與正史相發明者、宜多收之。惟史抄一門無甚可取。

尚史、四庫著一百七卷、簡明目不載。今傳本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故。其自序使人迷茫、檢尋殊覺費力。及檢得之、又毫無倫次。惟鎔鑄事迹、如詩之集句、璧合珠聯、誠非易事。而其大體之可指摘者不止一端、因詳記於精華書目。蓋有史才而無史學者也。

介休書肆收得苕溪漁隱叢話、印典、印人傳、汲古閣兩漢

書、宣紙初印本甚少。韓筆酌蠡、殿本舊五代史、殿本詩義折中、趙校本韓詩外傳、明本四六法海、梅堯臣詩集、南監本宋書、南齊書、魏書、周書。南監本有宋刻。

咸豐二年壬子，二十三歲。

讀歷代紀事年表。

是書上起帝堯，下迄元末，倣史記年表、通鑑目錄之體，編年系月，條例其大事，經緯交貫，始末兼該，足爲讀史之綱領。由此入門，可以提全史之要，並可知立表之例。其變例之說，即繫於表首，義例更精。前史所立之表，無以一事爲一類，不能詳備。此眞千古以來未有之書也。

班書古今人表、創例也。前哲每以爲妄作。然所列二千人、彰善癉惡、有功名教、錢竹汀甚稱之。粱氏清白士集有八表攷九卷、博采詳訂、有功班氏、其表不可廢矣。

唐書宰相世系表、沈氏刻於新舊唐書合抄之後、別爲一函、譌誤甚多、未見精審。此表亦宜重加勘正。沈氏又有廿二史四譜、改旁行斜上之體爲順行、亦便循覽。

萬氏史表、補歷代正史表之闕、自東漢至五代、爲五十三卷、凡六十篇。又六卷爲偏安之國、共五十九卷。按朱竹垞序稱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故黃氏序作六十卷。今本無明史表、內題重刊萬季野先生史表、則非其原本矣。

介休書肆收得讀書紀數略、明本農政全書、佩文齋書畫譜、殿本通鑑輯覽、讀畫齋叢書、荆駝逸史、十六國春秋、汲古閣原本史記、南北史、武英殿聚珍本春秋繁露、班馬異同、新舊唐書互證、胡刻資治通鑑、殿本四朝詩、殿本月令輯要、浙江重刊聚珍本叢書、明刻醫統正脉、明本通雅、津逮秘書、殿本子史精華。

咸豐三年癸丑、二十四歲。

恭讀天祿琳琅書目、四庫全書總目。

目録之學由是而入、研究數十年、始得門徑。鄭氏有三禮目録、此目録之始、然非羣書之目也。漢書藝文志、隋書經

籍志最要、然止記書名、卷數、撰人名氏、其他不能知也。宋崇文總目歐陽文忠公全集本、汗筠齋本。略有解釋。晁公武讀書志、陳刻惠莊本五卷、今有二十卷之本甚佳。陳直齋書錄解題則加詳矣。馬氏通考經籍志明何尚新從通考中抄出、刊板別行、其本甚佳。備錄晁、陳二家之書及高似孫四略、今惟子略存、史略近刻入古佚叢書。又采諸史志傳、宋朝館閣書目并諸家序跋、詳之又詳矣。明文淵閣書目、讀畫齋本、大典所刻之書具見於此。天一閣書目、文選樓本、節錄序跋。汲古閣書目皆無所發明。錢曾曾藏宋本甚多人不足道。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於讀書亦無所益、然皆不可廢也。　國朝朱氏經義考所採極博、而序說太繁。愛日精廬藏書志、皕宋樓書目多明宋本、大體相仿、不

能如馬考、朱考之繁徵博引、互相証明。拜經樓藏書記、士禮居題跋記二書亦相仿、多叙得書之由、相晤之語、蓋賞鑑家之所爲也。孫氏平津館書目、莫氏經眼録、皆辨宋元舊板、不及著書之旨。他如漁洋説部精華、錢氏養新録、潛研堂集、何義門集、其中書跋最多。凡此皆有關於考証、予爲目録學多取諸此。其餘書目尚多、未暇悉舉。

自是年始攻書目、遂訂一冊子、凡有關於書者皆記録之。如通志、如玉海、如各省志及郡縣志、其中有經籍一門者、皆檢閲而採節其要、以資考証。其久佚之書及書存而不足重輕者不録。又經藏中、不盡釋典、道藏中、不盡道言、其

中可備參考者甚多，亦不可忽略。書目所關甚重，此學勤於繙檢，日事鈔録，積久自有大益。蓋精於目録，則羣書易治矣。如人也，熟識其面，必知其心；如物也，久知其名，必得其實。予嘗謂讀書之人宜勝販書之客。今販書者尚知名目，讀書者竟若罔聞，予因是生愧，遂發憤購書，輯成書目四種，較之古人讀書未知何如，而與販書者比，則差强人意矣。

平陽書肆收得儀禮經傳通解，呂氏刊本。明本通雅，原本尚書後案，古香齋十種，今有重刊本。史通通釋，明本經濟類編，昭代叢書①，檀几叢書，合刻之本。馬氏繹史，殿本佩文韻

府、有重刊本。漢魏遺書鈔、龍威秘書、經韻樓叢書、明本路史、

御批通鑑綱目、殿本。武英經世文編。近有續編。

咸豐四年甲寅、二十五歲。

考石鼓文。

余爲金石學自石鼓文起。初、友人贈余以拓本十幅、不知爲何物也。讀昌黎石鼓歌、始知大略。朱竹垞石鼓考三卷、源委既詳、詩文亦備、因博採諸本、輯朱氏所不及者、彙爲一册。如古文苑字數最多、依仿宋九卷本録之。金石萃編徵引既富、且列潘廸音訓、金石索圖繪鼓形、詳核尺寸。其餘如金薤琳琅、金石存、皆録鼓文、無甚考証。鐘鼎欵識朱

字本所列十鼓，篆文最佳，各鼓有說。許氏石鼓文鈔考證既精，篆刻皆佳。至於石鼓之說，隨見隨録，不復次第。惟授堂金石跋因鼓中有六馬二二字，定爲漢鼓，余弗取也。萬氏羣書辨疑之說亦不取。阮相國重摹天一閣宋本，其字最多，詳見小滄浪筆談。翁覃溪石鼓考八卷，見復初齋集，求之十餘年，竟不能得，訪之大興諸友，亦未知存否。只此一事，反覆再三，推求數四，始得其詳，則讀書非易事也。由是而讀石經，讀諸家金石書，始有門徑。因成金石書目四卷，其石鼓諸説，並集古録諸考，皆編入目録學。

石鼓文有楊用修僞本，篆刻古雅，全文可誦，惟不足據。用

修其博學，最好作僞。其徵引諸書，不事繙檢，所記多誤。余於升菴集遂不敢採取。

介休書肆收得焦氏藏書、焦里堂於孟子用功最深，算學亦精。明本唐詩品彙、汲古本詞苑英華、宋本虎鈐經、明本焦氏易林、陳檢討四六、抗希堂全集、春秋大事表、金本證類本草。是書孫氏書目所考未詳，因辨正於精華書目。又得吾邑王氏所藏說郛、續說郛、明本圖書編、殿本古文淵鑑、殿本康濟錄。

咸豐五年己卯二十六歲。

讀朱子年譜。

此白田草堂本也。王氏懋竑所著，前有乾隆壬申王安國

序、宋魏了翁原序、附明人序五首、例義十一條、孫全輯、全徵撰。目録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録論學切要語二卷、末有門人喬汲跋。王氏於朱子之書用力甚深、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至易簀而其稿始定、故較諸本爲精審。讀朱子之書者、宜以是譜爲門徑也。於是合文集、語類及别本年譜並讀之、又取近思録、江氏注本。經濟文衡、朱子抄釋、讀朱隨筆互証之、依次及於黄氏日抄、北溪大全集、皆朱子一家之學也。必深於朱子之書而後可以不苟同。若未全讀朱子之書、遂妄生議論、或於朱子未定之論一字一句必守之者、余皆不取也。

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所編，原本今不可見，行世者明李古沖本，今洪去蕪本，皆未盡善，又新閩本尤疏略。王氏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擇之，詳於學問，而略於出處行誼及政事，故舊譜亦不可廢也。

天一生本坊收得函海、玉海、稗海、杜詩詳注、明本薛氏醫案，又得吾邑陳氏所藏秦藩本史記。殿本考証中引之，此刻最佳。

十月初五日，子士珍生。

咸豐六年丙辰，二十七歲。

恭讀御纂五經。

自本年至十一年，每年一週，與學人講說，敬遵此本，人名

苦其難遍、不知此事愈熟愈快、愈生愈慢。勤於讀書則快、懶於讀書則慢、此可爲知者道也。凡讀書宜惜分陰、最忌閑坐閑談。古人三餘讀書、只是自求工夫。人能自求工夫、則一年所讀之書未可限量。然有終年讀書、毫無進益者、非入於岐途、即俗說害之矣。又有癖於觀書、全無心得者。凡觀書宜有所歸宿。予聚數十書、只爲讀一書。一書既明、數十書兼包於內。若泛覽數十書、毫無歸宿、不但不能記憶、即背誦如流亦無甚益處、僅勝於不讀者而已。經書更宜時習。今日見一義、明日又見一義、後日又覺所見之淺、而復得深之一義、所謂溫故知新是也。新在故中、非溫不

知。童子讀書、不但字句宜温習、講説更宜温習、此要法也。

本坊收得杜詩詳注、汲古本十三經注疏、明本眞西山全集、袖珍本隨園三十種、原本潛研堂全書。

咸豐七年丁巳、二十八歲。

讀老子翼、莊子翼。

先秦古書不可不讀老子、莊子其尤要者。藏本甚多。此本爲焦竑所撰、採摭諸注、多得其要、遂以爲讀本。道藏中子書多存古本、苟能遇之、可檢閲也。

本坊收得五朝紀事、一名續太平廣記。吳梅村詩集箋注、殿本分類字錦、明本墨池編、仿宋本黄氏日抄。

咸豐八年戊午，二十九歲，

恭讀　欽定四書文。

自首至尾，篇篇圈讀，選出資性近者百篇，另紙抄出，以爲讀本。廣集諸評，附以管見。凡名家評語，皆金針度人之處，出此而入，便是門徑。凡讀文先要認題，題之界限，最爲要緊。說來說去，要在題中。題既審清，便將自己之心鑽入作者之心，一字一句皆向題上想。讀一篇即當作一篇之力，則作文時自不費力矣。理路、法路、筆路、意路四路走得熟，方謂之熟，非熟記字句之謂。鑄題、製局、命意、遣詞四燎宜知。一穩一切二字更要。作文忌抄録，不忌繙檢。看過數十

篇、題解自清。一題宜作數次、一次不佳、再作一次、務求合而後已。改亦宜數次、愈改愈妥。此要法也。行止坐卧皆宜揣摩、只是心入其中、自爾放不下。但此境不易、無論才高才低、必須吃苦、非易事也。文宜分類讀之、即分類爲之。如虚冐、過脉、結上三題最難、求之名大家亦無數篇。先將難題做得合法、以後便好說。今人終年作文、第十篇與第一等、此何異於不作。時文雖小道、亦須費盡精力。十六、七歲時貪於讀書、會不以此爲事、遂困於場屋。既而思之、並此不能、遑望其他。因奮力爲之、先難而後易矣。

本坊收得　殿本孝經衍義、明本格致鏡原、明本唐鑑、原

本禮書綱目、禹貢錐指、明本何氏語林、明本博古圖、考古圖古玉圖、　殿本數理精蘊、原本五禮通考、明史稿、榕村全集續集、霞客遊記、　殿本同文韻統。

咸豐九年己未三十歲。

讀黃帝素問、仲景傷寒論。

素問不必爲黃帝所作、然其中多古字古言、實古書也。王冰注有明仿宋本、有醫統本、皆佳。守山閣本雖失宋本面目、而校正頗詳。予嘗合三本觀之、而參以張氏類經、傷寒論、眞漢學書也。近日雖無眞寒病、而六經大法、千古不易、習醫者先宜知此。醫宗金鑑、入門之書也。首訂傷寒論、最

宜熟玩。金鑑有重訂脈訣、予嘗抄讀之、而証以王氏脈經、瀕湖脈訣及諸家脈解、始得其端緒。

醫家書俗本最多、不可需遝、予因撰醫學書目、所載皆古本精本、其淺學之說皆不與焉。醫書中有好逞口辨者、文詞雖美、不可以治病也。又有篤信宋板者、宋板雖佳、無當於四診也。此學全在臨時審察、隨機變通、束書不可、泥書亦不可也。

本坊收得宛陵張氏藏書、仿宋本爾雅圖、瑯嬛仙館本儀禮圖、明本通鑑總類、明本鐵網珊瑚、明職方圖。

校記

①昭伐：當作「昭代」。

蘇溪漁隱讀書譜卷三

自十六歲至三十歲，此十五年中觀書甚多，所見時文亦多，名稿、名選，隨見即收，不入目録。所收之書亦富，雖皆有用，無甚秘本。擇其佳者登之，僅三之一耳。

咸豐十年庚申，三十一歲。

讀王陽明先生集。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薛侃所刊者，明末板佚。此本康熙己巳張問達所鈔，首傳習録，次大學或問，次奏疏，次雜文，次詩，次公移，終以年譜，凡二十卷，未若原書之詳備，而便於誦習。文成之學在於致良知，其曰無善無惡是心之

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即其宗旨也。與朱子微有異同。故後來指爲禪學、同於陸子。陸子雖不及二程子之純粹和平、然其簡易直捷、啟人易入、未可輕議。夫必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後人心平。若學不知朱、學不如陸、遽欲辨朱陸之異同、多見其不知量矣。徒著紛雜之說、而大開門戶之爭、非君子爲己之學也。吾嘗謂學至於朱必不駁陸、學至於陸必不駁朱、此平心之論也。孟子之闢楊墨、學足以勝之、下乎孟子者不能知楊墨也。楊朱之書已亡、後儒以五千言即楊子之書、雖無所据、亦甚有理。若墨子則其書具存、豈後世所

能作乎。朱子之闢佛老，識足以知之。學未至於陽明，遽指陽明爲禪學，恐反爲禪所笑也。雖然，禪有南北二宗，其水火冰炭亦如儒家之爭門户，則闢之愈力，辨之愈紛，而鄙之愈甚矣。君惟誦其書，仰其人，求其何以學，而愧其不能及，如是而已。

十三卷中有博約說，視諸家爲明快，其言曰：禮也者，天理也。天理之條理謂之理。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静、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册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

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君子之學也、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豈有二學哉。此即陽明之學、仍不外知行合一之說也。

讀何氏學。

何治運，字郊海，東越人。博物善作，阮相國聘修廣東通志。所著公羊精義、論語解詁、孟子通義、東越志、周書後定，自序云，勝抱經本。漢、隋志及傳注所引本無逸名，說文加逸字，以別於尚書中之周書。此自引述之體。楊慎知周書不出汲冢，去俗本汲冢字，而加逸字。今世行本皆從楊氏之說，非也。楊氏謂汲冢所出無周書，亦非也。傅子後定，從大典錄出者僅一卷，又採羣書，并爲二卷。性苑鉤沉、纂文捃逸等書，俱未見。此集陳中丞搜自行篋，刻爲四卷。前二卷爲經說，後二卷爲詩文。雖未盡其所長，而其學大略可見矣。何氏以漢學爲宗，於段氏說文多所駁正。以籀文証石鼓，不必指爲何王之世。又以石鼓中六馬二字，宋本剝蝕，中似作𢆶字，與弟九鼓騶字下一字相同，則作六馬者非也。天一閣本

依別本劄一六字補入、痕迹可案。此說未經人道、因録之。

本坊收得　殿本唐宋詩存、文存、仇繪列女傳、摹宋本六經圖、仿宋本太元、亭林十種、漁洋全集、　殿本古文淵鑒、說郛、續說郛、明本大學衍義、衍義補、抄本續衍精義。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十二歲。

讀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　國朝學案小識。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國朝黄宗羲撰。萬氏原刻本未足、所藏爲鄭氏補刊本。其書行世已久、藏者甚多。宋元學案亦剏自黄氏之手、僅舉數家。其後人補本爲八十六卷、至全謝山修補之、乃有百卷。序録之作、王梓材、馮雲濠合而定之、統爲百卷、即

此本也。道光戊戌刊於浙江、兵燹板燬。道州何氏重刊於京師、旋災於火。浙板後雖復刊、世罕傳購。光緒五年龍汝霖重刊何本於長沙、有跋尾。前有何淩漢原序、何紹基識語、校刊條例、諸本考略、總目。其序錄爲首卷、不在百卷之內。是書黄、謝二家俱未成書、其整比之力、馮、王二家爲多。學案雖不免門戶之見、然史所不詳者、於此得以考見。又諸家文集散佚已多、賴此以存、猶見其略。至宋儒之學、紛岐雜出、謝山支分派別、端緒可尋、其於此書用功甚專。謝山所著書、莫精於七校水經、莫專於宋元學案。非明案所可比也。黄爲陸王之學、全爲程朱之學。學案小識、唐鑑撰、自刊本。程朱之學也。鄞王氏宋元學案

補遺百卷、末及刊行、其稿何子貞得之、與刊板俱燼、未知尙有副本否。

余於漢宋兩學只求其至精至當之處、於朱陸之學力求其深造自得之妙、而門戶紛爭之論概不欲覩、然考証之學愈辨愈精、足補前人之闕、相得而益彰。朱陸之辨、愈議愈紛、既無損於朱陸、亦無益於自己、於世道人心更無所關繫、實不知其心之欲何爲也。

本坊收得明本柳河東集、明本百三家集、藝海珠塵。

同治元年壬戌三十三歲。

讀唐集。

秦以前無集之名，至漢始有楊子雲、蔡中郎諸集，然皆後人所收録，非其所自編也。自編始於六朝，而不詳何集。自刻專集則始於唐釋貫休之禪月集。自宋以後，則愈刻愈多，如掃落葉，隨滅隨有，而足傳者亦甚寥寥也。余所藏漢集，如子雲集有明鄭璞刊本、中郎集有柳城楊氏仿宋本、皆後人雜採而成，或妄入他人之作，非原本也。漢魏六朝諸集見於文選，收於文苑英華，刻於百三家集，後人所採多不出此。詩見於詩紀。

陶集最著，而編次不倫。余所藏有明本、楊氏與忠武書合刊。又拜經樓重刊宋本、又湯汶能彙評本、又吳瞻泰彙注

本又汲古閣重刊北宋本、東坡所書。近有翻本。得此數本、而陶詩差可讀矣。

庾子山人不足重、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學四六者宜以此爲大宗。予所藏有吳兆宜箋注本、倪璠集注本。吳注不如倪注、傳本亦少。倪注因吳注而加詳、故原本之外尚有坊本。庾信與徐陵齊名、世號徐庾體、故吳注開府集兼及孝穆集、予並存之。二集久佚、今本皆採掇而成。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多不存、今人注古書恐亦未能盡合也。

唐集之最著、最傳者、文則韓、柳二宗、詩則李、杜二家。其餘諸集備載於全唐詩、全唐文中。故唐集以注本爲重、其單

行之本閑如可也。

有精於音韻而詩未必工者、未有不解音韻而能爲歌行銘贊者。杜、韓用韻最精、故各體俱佳、惟詩話中罕言之。漢魏六朝尤講音韻、而其書不傳。唐韻亦在若有若無之間。然古音自可攷也。不知古音、則漢魏古詩皆不能讀。今人据一市本詩韻、作詩數卷即刻一集、不但古音不通、即古詩之平仄亦不能知、望其成家難矣。

所藏韓集有朱子考異本、影本、別本凡二本。昌黎詩注本、顧氏原本、博氏宋槧本。盧氏酌蠡本、最便諷誦。五百家注本。柳集有元本。

唐沿六朝之習、文以俳偶爲主、觀音書筆法可知其略。自

韓柳崛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然如李北海之高古、元次山之奇肆、二人皆在韓柳之前、而戛戛自異。又元結與獨孤及湔除排偶綺靡之習、蕭穎士李華左右之、而文格遂變。晁志謂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但風氣初開、未能如韓柳之精彩煥發耳。

余所藏初唐四傑集、項氏所刊、其本最佳。容齋隨筆云、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崔[illegible]、王勃文爲四傑之冠、杜工部、韓文公推許甚至。楊炯文貫穿典籍、詞章瑰麗。盧照鄰寡歡多愁、蓋文士之極坎坷者。駱賓王文散佚已久、今本爲後人所裒輯、其注則明人顏文選所作也。

世稱燕許、大手筆。燕謂張說、許謂蘇頲也、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今燕公集尚存、而蘇集不傳、甚可惜也。柳宗元曰、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案陳拾遺集有藏本、張曲江集有傳本、二人實不可並論。子昂爲武后進表、視劇秦美新尤過。曲江守正嫉邪、爲開元賢相、而文筆亦大雅之遺、不在燕許、以下。

予所藏王右丞集有明本、編次無倫。閩本、閔氏所刊、有劉評。趙殿成箋注本、雖未盡合、差可誦讀。宋劉辰翁所見甚淺、批本極多、開鍾譚尖巧一派、甚無取也。

顏魯公不但書法擅名、文章亦典博莊重。予所藏有明本、

（嘉靖癸未年刊）、聚珍本、三長物齋本、三本互參差、可誦讀。曾公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延集文士纂古今文字、摭華攝要、罔有不備、而其書不傳。今湖州府治韻海樓、因是書得名。

陸宣公奏議、世甚寶重、刻本亦多。翰苑集近有張氏注本、徵引甚博、謂倣李氏注選之例、然與選例多不合。

李翶、皇甫湜文出昌黎。翶得韓之醇、湜得韓之奇崛、然皆不能如韓之鎔鑄百氏、皆如己出。馮氏刻三唐人集、即孫、李、皇甫三集也。文章家法、昌黎授之皇甫湜、湜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樵、故樵之文得韓真訣。然湜好爲奇、樵益努力。東坡云、學韓不至者爲湜、學湜不至者爲樵。其論[illegible]

矣。沈氏選唐宋十家文、即於八家之外增孫、李二家。欽定唐宋文醇即因沈本而改正之、而唐宋文選廢乎莫尚已。

昔云劉蕡下第、我輩登科、殊堪汗顏、而蕡之策不傳。皇甫湜爲裴度作光福寺碑文、一字三縑、其事載於唐闕史、而本集佚之。碑字凡三千、援筆立就、度讀之、目瞪舌撟、可以知其奇古矣。其縑則如數與之。蓋唐人重潤筆、韓柳亦然。唐闕史、鮑氏刻入叢書、今有刷本。第四條即此事、夾注中計字數、絹數、而碑文不載。

樊宗師之文、昌黎甚稱之。守絳時所作園池記、如古鼎篆文、不可辨識。舊有元人注、予求之未得。輟耕録所刻、止有

句讀而無音釋。絳州志有邑人尹師魯注、頗能通暢其義于遂抄而錄之、以爲讀本、並附諸家句讀之異同。其文之艱深奇澁、寶者固多、嗤者亦衆。予悉錄其說詳著於目錄學。

杜樊川詩集、馮集梧注本最佳。杜牧字牧之、人號小杜。北江詩話云、中唐以後、小杜才識非人所及。文有經濟、詩有氣勢、分其所長、足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也。

李義山詩文集、注本不一、傳者亦多。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世、不以爲宗。後江

西一派漸流於生澀粗鄙、詩家又返而講溫李。王安石云唐人學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
溫飛卿詩集箋注、顧嗣立重訂本最佳。
元白長慶集、宋本難得。明人馬元調刊本、今所通行者是也。前有婁堅序。堅長於文、最有法度、予甚愛其集、讀之極熟。漁洋以此序爲眞古文、蓋舉一端而言也。
白香山詩集、一隅草堂本校正最精、愛者半、鄙者半。
李長吉歌詩、陳本禮箋本最佳。賀詩源出於騷、務爲奇拔、多未經人道之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陸龜蒙甫里集、有明成化本。笠澤叢書一冊、予以六金得

之江都陸氏本也。又一本爲中吳顧氏所刊，譌謬疊出，與陸本不同，詳見精華書目。龜蒙與皮日休唱和諸作，工力悉敵，其詩見於松陵集，有汲古閣本，而皮子文藪訪之多年，竟未得也。

唐末諸集，惟司空圖一鳴集、羅隱昭諫集爲世所重，忠憤之氣溢於言表，故傳之久也。一鳴集予有抄本，昭諫集有張瓚刊本，別有纔書二冊，亦隱所撰。①

昌黎好奇，故學韓文者多奇古，力振綺靡之習，而不能化其怪誕，遂成別調。韓文則大而化之，故謂之聖。

是年，因讀唐集，遂大索本，訪收得秦漢文鈔、文歸、文紀、唐

文粹、宋文鑑、文苑英華、金文雅、元文類、明文海、皇清文穎、經世文編。又以文章之訣全在於評，而鍾譚諸評本又素所厭棄，茅選八家文亦所不喜，因别取各家評本如文章正宗、軌範、録要之類，細爲玩索，稍知門徑。凡讀文，必鑽入古人心中，細揣其何以能如此，方可與語文者。繪畫之事後於素者也，其所以能爲斯文者必有其本，不可不深求也。

同治二年癸亥，三十四歲。

讀宋集。

宋初沿五代之習，文體纖儷。柳開與穆修力變其格，其倡，

始之功實不可泯。二家之文皆本韓柳、而體近粗澁。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爲盛。修受數學於陳摶②、其詳見於朱氏經義攷。而先天圖之竄入儒家、實自修始。當時掃除排偶而力趨古雅者、如王禹偁之小畜集、趙湘之南陽集、楊億之武夷新集皆是也。而當時之最以文稱者、如宋庠、宋祁兄弟、方儁燕許之軌、雖與溯洄韓柳者體制不同、而同爲北宋之極盛。其沿五季之習而最工駢偶者、如胡宿之文恭集、王珪之華陽集是也。其名臣大儒不以詞章爲重、而文自足傳者、如范文正公之文正集、司馬温公之傳家集是也。又

如蔡襄之忠惠集、文同之丹淵集、二人皆長於詩文、而一以書掩、一以畫掩、世遂不甚稱之、因爲表出。余所最嗜者歐、曾、蘇之外、如蘇頌之魏公集、劉敞之公是集、劉攽之彭城集、又如忠肅父子、劉摯、劉跂。景迂兄弟、晁說之、晁補之。皆素所景仰者也。北宋集傳本尚多、其散佚者　武英殿聚珍本收之、故予得以廣覽也。

宋人詩予不甚喜、而作家不可不知。蘇、黃崛起、力復古格、此北宋之大宗也。前此佐穆修變詩體者梅堯臣也、後此學山谷爲江西派者陳師道也。梅詩古淡、陳詩僻澀、雖非中聲、皆以詩名。若石介之詩、漁洋稱其勝柳、穆二家、而終

未脱草昧之氣、其論當矣。大抵風氣初開、類多如是、不獨徂徠集爲然也。若夫邵子之詩、其源出於樂天、自抒胸臆、脱然於詩法之外、故不以苦吟爲工、亦非使人摹倣其體。而宋儒以論理爲本、詩格於是乎大變。沿及南宋至於有明、講學家遂以擊壤爲宗、而刻畫維肖、既非詩之正傳、而邵子之所爲詩亦不若是也。夫必有邵子之學而後知邵子之詩、無其學而貌襲其詩、其不至於鄙俚者幾希矣。趙清獻鐵面石腸、而詩則研婉多姿、不類其爲人。王荆公毒流四海、文章心術無毫髮肖、是誠不可以言語取人也。予所藏蘇詩、如王注、施注、查注、馮注無一不具、而終以王

氏集成、翁氏補注爲美備。又有紀評蘇詩、亦世所重。馮氏合注、從紀所定者甚多而不言其所自出。王氏集成、取紀評者十之五、謂義門間一到地、紀則遠矣。

東坡七集祠本不善。予所藏明本差勝於此。

歐陽居士集爲公所手定。宋本百卷、有祝庇民序。今本一百五卷爲曾卯所刊、差可誦讀。文忠公集有明本、歐氏所刊、内有崇文總目、集古録跋尾。

曾文有元豐類稿、今本亦不甚善。予固有金石録八鮮知之。據毛晉云五五百卷、今集止存十四條、所佚多矣。劉氏刻曾文定公集、坊間行之、眉上刻評語甚俗。

王荆公詩注，其本甚佳。元本臨川集爲危素所定，勝於宋本，而流傳極罕。前有吳澄序，推許甚至。論荆公者以二程、朱、陸之言爲最允，其他或偏私，或過當，或因文而並重其人，皆非萬世之公論也。有撰荆公年譜者，曲爲回護，幾於事事皆善，亦可謂拂人之性矣。吳序云：學非孔孟之學，才非伊周之才。黄抄云：其人誤國，其文傳世，皆至論也。山谷内外集注本，謝氏樹經堂所刻最佳，即覃溪所校之底本也。近所行者爲甯州輯香堂本，與此本不同，蓋因明本山谷全書校定者也。又有汪氏仿宋本，名黄豫章集，止十二卷。又一宋本，即内集任注，而宋諱不缺筆，盡書貫作

僞者所爲。又山谷刀筆與東坡尺牘皆宋時書市之本、然與集本微有異同、又以歷官編次、足資考証。今與山谷題跋均刻入紛欣閣叢書。

北宋文章具有典型、南宋諸家漸流新巧。其中卓然可傳者、學問悉有淵源、詩文不失家法。王安中以詞藻擅名、其學出於晁説之、而初師東坡。汪藻爲南渡詞臣冠冕、其詩得之徐俯、而源出山谷。翟汝文從蘇、黄、曾遊、故文章典雅、一時稱之。葉夢得爲晁氏之甥、猶見張耒諸人、故文章有北宋遺風。陳與義爲文章老宿、其詩源於山谷、而風格獨高、當時可與比者惟石林一人、非諸家所可及也。洪朋、洪

芻、洪炎、洪羽，號曰四洪，皆山谷之甥，而詩文亦酷似其舅。洪皓大節照然，文章亦垂裕後昆。其子曰适、曰邁、曰遵，並擅詞科，蜚聲一代，家學淵源，固有自矣。

六朝以來，文皆駢體。南宋用啟，必以四六。北宋之季，如汪藻、孫覿最工駢體，而可與比者惟翟汝文一人。其後王子俊有格齋四六，亦足步武汪、孫。而李劉以專門名家，故其門人名其集曰四六標準。然比之汪、孫則遠不及矣。

南宋有詞科之學，專工類典，而於歷代典章尚多究心。今所傳永嘉八面鋒、源流至論之類，可知其概，而最工詞學、冠絕一時者，王伯厚也。所著玉海，體大用宏，徵引奧博，而

係理貫通、信非諸類書之所可及。其中多吉祥善事，最宜場屋。今刻於山右者傳本尚多，宜家置一部也。

③葛勝有丹陽集，在南北宋間亦一作者。而南渡以後，終以葉水心爲大宗。余所藏南宋集最多，而羅願之鄂州小集、呂伯恭之東萊集、陳傅良之止齋集、王十朋之梅溪集、樓鑰之攻媿集、洪适之盤州集、楊萬里之誠齋集、魏了翁之鶴山集、文文山集、謝叠山集，皆所素好者也。宋集刻青詞、功德疏、教坊致語之類，不可爲訓，雖當時之陋派，實美玉之微瑕，悉宜去之。

南渡以後，言詩者必曰尤、楊、范、陸。今楊萬里、范成大、陸游

之集皆完，而尤袤之集不存，文之傳否，則亦有幸有不幸也。南宋詩多傳江西之派，其後又有江湖各集，九僧、四靈苦吟不過五字，求其諸體美備者，甚難其人。惟姜堯章高置一席，實超出宋詩之上。

劉須溪四景詩，在程試詩中實爲高格，惟所評杜詩、世說、班馬異同等書，大率纖巧，無裨來學。

寇準之詩、東萊之文、許景衡之詩，文皆不類其爲人。

南宋道學之脉，傳自龜山，龜山受之程子，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朱子。道學之興，於斯爲盛，而門戶之見，由此漸起。東林書院爲明代講學之地，猶龜山之

故址也。理學文如文章正宗、理學詩如濂洛風雅別爲一派，皆者亦少。理學諸集予與儒家書竝觀之，不使與諸集相混也。

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傳。其中有長於詩文者，有不以詩文見重者，不可重其人而遂害其文。文苑傳不皆君子，亦不可惡其人而竝廢其言。凡讀諸家集，其人、其學、其行宜於本傳中觀之。傳中有詩文評隲之語、問難可傳可法之文，至於源流授受、史不盡詳。理學有洛閩淵源録、關學、洛學編之類。詩學有西崑酬唱集、江西詩派圖之類，以及慶元黨禁，皆有其書。而宋儒學案分別尤詳，其支派不難知

也。至於詩之工拙、詳見於詩話、人之賢否、雜陳於説部、此皆讀集之資糧也。諸家集有足補史傳之闕、足証史文之誤者、尤可寶貴。大抵集本詳而史本略、史本誤而集本眞、此又不可不知也。

讀書有分讀、合讀二法。分讀如東坡所云一事爲一次是也。合讀如讀一本即聚衆本、如上文所云是也。雖聚衆本、祇明一事、而别有見解、且易記憶。若讀書祇守一本、不但本書之外不能知、即本書之内亦不能知也。凡書多聚衆本而成、如歷代各史、當初開局時蒐羅甚廣、作史者得所依據、方能下筆、並非杜撰也。又如朱子作注、自漢至宋之

講疏音義、以及諸儒之論說、無不備覽、擇善而從、鎔爲一家之言、固無一字無來歷也。讀注者不知古注、又未見諸儒之說、遂覺朱子之注出自心裁、是不知朱子、又烏知注哉。

凡譜中所舉諸書皆收藏之本、其未見者概弗及、非爲一而漏萬也。至各集之編次、音注、即偶有錯訛之處、皆詳辨於精華書目、兹不復贅。

本省城内收得聖濟總録、是書久佚、今又收拾完備。四庫所録非足本。宋詩鈔傳家集、明本外臺秘要、五色批杜詩、通藝録、知不足齋叢書、岱南閣叢書、明本韓文攷異、毛刻漢隸字源。



同治三年甲子、三十五歲。

讀金元明集。

金集惟王寂拙軒集一種、其他搜之未獲。金元之際、元遺山爲大宗、其集詩文皆有選本。近行詩集箋注、予詳者於目錄學、茲不復辨。遺山偷生、藉口修史、而野史亭遂傳。危素投北未得、亦藉口修史、纍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姜南曰、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盡吾之職而已、遑恤其他。史書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不亂、天下必有記之者、何必以此藉口、爲偷生之階乎。予所藏元集甚少、所讀惟郝經之陵川集、戴表元之剡源集、劉壎之水雲村稿、趙孟頫之松雪齋集。茲數集者皆無宋末委靡之習、而詩亦無講學之氣、實足以振起斯文、爲一代宗。郝尤深於經術、劉則長於

四六、松雪則風流文采冠絕一時，彬彬乎盛矣。當時南有吳澄、北有許衡，二人皆大儒，爲南北學者之宗，而吳文尤斐然可觀。姚燧、揭傒斯皆大家也，惜未見其全集。袁桷長於考据，馬祖常一洗卑冗，虞集爲詞壇宿老，世尤推重。予所藏道園類藁猶是元刻初印本，甚可寶也。元代文人輩出，其詩文授受、考之史傳，端緒可尋，以至明初，猶其傳派也。元詩虞、楊、范、揭稱四家，予有汲古閣合刊本，得之甚難。宋末江西派衰，江湖諸人力不能變，至元代虞、楊、范、揭、傒斯同時並興，而詩格一變，雖不及於唐音，而雍雍有元祐之遺風矣。予所藏顧氏元詩選止有初集，而二集

三集尚未得也。又所藏鐵崖古樂府及句曲外史皆佳本也。至於詞曲之工、則有元一代獨擅其長矣。

元儒皆傳朱子之緒、其經解刻於通志堂者歷歷可考。許魯齋最爲篤實、故遺書甚少。吳文正著述最富、而所佚亦多。至於講學之習、門戶之爭、則元儒所未有也。

明初之文、以宋濂、劉基爲大宗。當時外邦購其集、故流傳甚廣。危素晚節不終、爲世所笑、故其集不能與遜志齋並傳、然實一代之作手也。王禕師黃溍、友宋濂、方孝孺受業於濂、故學有淵源。而王文醕樸、方文豪放、予雖並讀之、而正學之文尤篤好也。三楊繼起同主文柄、臺閣之體於斯

爲盛。及其既衰、七子奮興、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而天下翕然從之、句擬字摹、日就窠臼、流弊漸深。乃復講李東陽之傳、所謂茶陵派也。史稱顧璘、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璘與應登皆宗李夢陽、即信陽派也。正、嘉之際、文體方新、北地、信陽、聲華最盛。然詩能成家、文實僞體。王慎中悟歐曾之法、而盡棄舊作、非無見也。予所循覽者、陸深之儼山集、楊慎之升菴集、唐順之之荆川集。明代文章稱前後七子。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之。後七子以李攀龍爲冠、王世貞和之。然李之滄溟集、予不甚覽、王之四部稿則常閱者也。

或謂割裁此稿、頃刻成篇、流弊固如此。而予取斯集、非爲行文計也。歸有光之震川集、胡應麟之少室山房類稿、予皆取焉。然歸不從信陽之說、胡則不脫弇州之派。歸雖持正而淹通不及胡矣。婁堅承震川之學、其學古緒言予甚愛之、實一作家也。講學之風、明代爲盛、而流弊不可勝言。吾於理學家言篤好薛文清集、其次則王文成之全書也、其他不甚留意。往年按講學之派遍搜其集、幾於大備、後又稍稍厭棄。大抵空疏者多而讀書者少、非聖人擇善之旨也。邵寶容春堂集示人以當讀之書、而所見甚少、與李二曲相似、何其狹也。明詩有朱竹垞之明詩綜、又三百家

詩、皆佳本也。

本坊收得元本古今韻會、元本廣韻、何批中州集、植物名實圖考、長恩叢書、郡國利病書、四聲篇海、平津館叢書、殿本錢録、趙氏水經注、世德堂荀子、莊子、楊子。

同治四年乙丑、三十六歲。

讀漢學師承記。

此漢學入門之書。漢學繁、苦無速效、須枝枝節節爲之。如讀説文則專認一字、此字非審之又審、不覩第二字。如草木蟲魚則專辨一物、此物非詳之又詳、不求第二物。坊由漸而積、學隨日以增、久則熟、熟則通。只能通得一經、則所

通不止此經。予教子讀書、每舉一字使之貫穿十三經。如四書中有學字、再看何經有學字、某處作某解、某處非此解、務必將此字搜蒐、條分件繫、增以注釋、而合爲一本。既易記憶、亦漸能貫通、誠善法也。人性雖善、未有不通經而通理者。四書言理、未有不通經而通四書者。執講章以解四書、誤矣。讀書從經史入門、方識大體。又必多見古書、而後可以擇善。學問思辨、皆所以擇善也。千古讀書之法、不能易此。徒資記誦以爲詞章之用、雖讀破類書、亦雕蟲小技。

宋學在宋時已有譏之者、學案備載之、然未見專書。其成

書則朱陸之辨也。方東樹著漢學商兑,以爲出於不得已,力抵漢學之非,甚於洪水猛獸。自閻、顧以下,如毛、如戴、如錢,無一不被其指斥。既痛絶夫竹垞,且集矢於紀、阮諸家,多名臣碩彦,當代自有公論。一人私説,未必服衆,又恐人不之信,卷首多列題跋,亦可見迂拙之苦心矣。桐城派以宋學爲主,考證非其所長。靈皋以時文爲古文,屢爲漢學家所抑,故其言如此。出於憤激,殊失和平。然其詞鋒之厲,實隱中漢學之病痛,此亦不可不知。方又著書林揚觶,其於著書之體實有所發明,亦不可因彼而廢此也。

凡著書宜知大體。大體既正,雖小有疏漏,不足爲全書之

累。大體既壞、雖小有補綴、不足發作者之堂。如宋史新編柯氏用功甚苦、至於自宮、亦專之至矣。然道學、儒林仍爲二傳、當正者不正、是大體未講也、故　四庫收入存目類。又如聊齋志異、文詞何嘗不佳、然以紀傳之體寫虛誕之事、則大體壞矣。以爲傳聞、安得如此親切。以爲目見、安能遍閱諸美。而姓氏里居、言之鑿鑿、非杜撰而何。左氏傳所紀本有其事、在當日爲實跡、在今日爲信史。至於小說家言、原無關於軍國。然古人所著、何嘗無體、以爲寓言、不必露其姓字、如無是公、烏有先生等傳是也。以爲諷諭、言必歸於正宗、如河東記後半爲正意是也。聊齋不然、是不知

著書之體也。　四庫不收、職是之故。此條大意見於權衡雜誌後跋、予因其說而暢言之、附記於此。漁洋山人說部書最佳、蓋皆有所本、是眞知著書之體者也、故足傳云。

盛時彦曰、著書必取鎔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千楹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理者、雖詁經評史、不雜則陋。明著經之理者、雖稗官脞說、具有體例。此條見於權衡一書、後偶憶及之、類記於此。若一書則不足語此也。

京廠收得午亭文編、六儒詩鈔、　皇朝禮器圖說、正誼齋叢書、史記、晉書鈎元、太平寰宇記、阮文達公全集。

同治五年丙寅，三十七歲。

讀黃氏日抄。

黃東發傳朱子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與空談性命、專攻語錄者大異。是書經、史、子、集皆有所發明，摘要訂訛，兼補其闕。予故甚愛之，又以其所見者真北宋本也。

是年，教子以目錄，使自翻閱。求諸經部，得經典釋文、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古經解鉤沉、古微書凡五種，始稍稍知有古書。求諸史部，得漢書藝文志、玉海附錄有考證。隋書經籍志、有章宗源考證本，此是史部、全十卷，宜互參。書無部之者。名與王氏同而編次則異。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而匯爲之

者遂有專家、如馬氏玉函山房所輯是也。此讀書之要法、於學問大有益處、因表出之。新舊唐書志、宋志、明志以及諸地理志之有經籍者無不遍覽、始稍稍知有書目。求諸子部、得項氏家說、黄氏日抄、容齋隨筆、經外雜抄、湛園札記、南江札記、鍾山札記、羣書拾補、義門讀書記、十駕齋養新録、援鶉堂隨筆、姚氏隨筆、予所收者訛字甚多、因不敢採取。始知古人讀書有考證辨別之文。求諸集部、如書序、書跋、凡係大作無不採取、始知一書之原委。而古人成書甚難、今人讀書大易、只多集善本勤翻而詳辨之、有餘師矣。

凡採輯諸家之說極宜詳審、不可爲前人所誤。又宜窮究本原、不可依傍類典。偶閲鼎録第一條云、金華皇帝作鼎。

縣讀之不知云何、後得原本格致鏡原、引鼎錄日金華山黄帝作鼎。其義始明。蓋汲古本脱山字、訛黄字。考之　國書集成、亦如毛本之誤、姑舉其一、如此類者甚多、未暇悉數也。汲古閣本訛脱甚多。初學記爲類書中善本、訛脱亦所不免、詳見適藝錄。魏叔子甚有文名、所作十國春秋序改移數字即可爲十六國春秋序、文法當如是乎。故序跋尤當慎擇。杭大宗道古堂集、其中序跋甚多、內經跋　四庫採而嘉之、細考其說均非出自原書、故錯誤甚大。予嘗謂大宗爲詞科之學、大半採輯類書以爲文章之用、及細考原書、殊多不然。又坊行大宗七種書、自謂古無是說、而第一條前人已論及、

子遂棄其集而不敢復探，恐其又誤後人也。讀書宜深造自得，不可震其名而遂信其言，亦不可依草附木，謂一字一句皆可師法而不可改易。自非聖人，豈能免於過誤哉。

考證之學甚有益於讀書，然亦分所當爲，實不必以此自矜。人各有能有不能，疏於考證者固不必盡無學問，精於考證者亦不必真爲大儒。取其長，略其短，此隱惡揚善之道也。只求有益於己，而不必加斥於人，斯學日進於光明，而量亦不形其褊淺矣。

素好考證之學，年來亦集得數巨册。講學家所謂支離破碎，正中其病，非妄言也。

京廠收得唐文粹刪、唐文粹補、宋本宋注楚詞、宋本楊子列子、歷代名臣傳、明本鐘鼎欵識、原本音學五書、原本馮注蘇詩、汲古本渭南集、劍南詩稿、南唐書、盧校經典釋文、雅雨堂叢書、三長物齋叢書、宋氏藏書、湖海樓集、西陂類稿、原本施注蘇詩、歷代名臣奏議、潛邱劄記、元本中藏經、白香山詩集箋注、宋百家詩存、古文品外録。

同治六年丁卯，三十八歲。

讀文選。

梁昭明太子聚文士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十人姓名見小菴集，人多不知。集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存之世

問。必明乎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古人詞賦與小學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蒼、雅。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文選之學盛於唐代。其文未選之前、已有注本。既選之後、注者益多。隋蕭曹憲精選學、傳於一郡、今揚州文選樓即憲故宅。曹憲與同郡魏模、公孫羅皆有選注、傳至李善而集其成。善爲李邕之父、見於邕傳、博學而不能文、人號書簏。其選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並爲世所傳鈔、而以奏進者爲定本、今所行者亦不知爲何本。其所採之書、新舊唐志已多不載、所引經傳、緯書凡二百餘、史之類幾及四百、子之類約二百、集之類幾及八百。其注例、或訂行文

使事之誤、又因文以訂他書之誤。或選內有脫落之句、刪節之文、及互異之本、皆補其闕而考其異同。或史有不載之事、文有率成之篇、一事而說有數端、兩說而義可並取、皆一一辨其得失。舊注二十三家、及不知名者、悉爲標明、而不攘爲已有、未詳者百十四、皆不斷以臆說。學者與顔師古漢書注並稱、良不誣也。論選及注者、在唐有李濟翁、杜光庭、在宋若蘇子瞻、洪景盧、王伯厚、在明若楊升菴、方密之、　國朝若顧甯人、馮鈍吟、潘稼堂、何義門諸家並校文選、而義門用功尤至。然此止數條、或數十條、及百餘條、未及成書也。梁茝林博採各家之說、著文選旁證四十六

卷、採書一千三百餘種、可爲此書之淵海。汪氏師韓著文選理學權輿八卷、孫氏志祖依朱子韓文攷異之例、著文選攷異四卷、又著李注補正四卷、皆可爲讀選之津梁。然此猶事其末、未嘗深探其本也。阮文達公幼好選學、後構文選樓於家廟旁、而以所得宋尤氏本文選藏之、既爲校勘記、別著經籍纂古、以爲小學訓詁之淵海。蓋此物此志也。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絶、隋唐間曹憲諸人崛起、書採萬卷、深通蒼雅、凡將、訓纂之學、故各著文選以傳於世、而杜工部得以熟精文選理也。選學至五代而又亡、宋初士子雖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不過草必稱王孫、梅必

稱驛使、漸成俗套、遂生厭棄、此何與於選學哉。我朝人文蔚起、古學復興、通倉雅者不止一人、而阮文達公集其成、故足以熟精文選理也。嗚呼盛矣。幼時吾鄉人多讀文選、蓋道光間風尚如此、然祗取爲時文之用、於選學初無所講授也。通行者爲葉氏海録軒本、所據雖爲宋本、而面目悉改。自序謂詳於釐訂、而開首毋邱儉已誤、刻文選者爲蜀相毋昭裔、見十國春秋。[4]毋邱儉魏人、見三國志。其誤始於王清臣之揮麈餘話、朱氏經義攷引之、已沿其誤。葉氏未及訂正、復仍其誤。此皆不檢原書之故。毋古貫字、非父母之母、亦非毋意毋必之毋、宜識其姓。葉本雖不甚精、

究勝俗本。胡克家仿宋本（即尤袤本）。有考異十卷，今世重之。彭氏讀書跋尾所記凡四本、一國子監本、一贛州本、一明州本、一廣都本。（袁褧所刊）。癸巳存稿云，宋刻李注今行者二本、一爲汲古閣仿宋本、一爲鄱陽胡氏仿宋本。二本皆眞宋本、已多不同。文光案、汲古本是從六臣注中摘出李注，故向曰、濟曰數條去之未淨，且脱落甚多、錯訛不免。其所藏尤氏本或得之晚年，未及互較歟。予得汪諒本（書內有伯顔名，蓋元本也。序誤以爲覆宋刻）。與今本異者凡數十處，因詳著於目録學。又得六臣注本，即袁褧⑤所刊者。宋刻精本不過如是。唐呂延祚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家注爲五臣注，加善

注爲六臣注。五注取李善所棄復於善所未詳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故後世譏其淺陋。五注單行本人不之重、亦無佳本。其餘節本、評本無非坊刻、不足貴也。宋有文選補遺、乃講學家所編、可以救專尚華藻之失。若明刻之廣文選、續文選、訛字逸簡甚多、不足存也。

昭明選例以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取、其序甚明。愚謂三百篇者總集之祖、離騷、九歌、天問別集之祖、繼之以文選、韓曰、詩正而葩。選之葩不待言、梁世崇尚浮屠、因大半彷彿之作、昭明一概不取、亦可謂正矣。源而及流矣。詩有毛、鄭之注、文選有曹、李之注、此一家之學也。故精於選理者可與言詩、熟於善注者可以知古。漁

洋門人有問熟精文選理者、見漁洋答問。漁洋於理字不能發明、殆於選學未能精熟歟。

宋刻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注本、大字、小字、白文、巾箱本、袁褧所藏凡數十種。

本邑收得　皇清奏議、　硃批諭旨、明本醫方考原、本名醫類案、　殿本字典、樂律全書、明本君鑒、宋本禮書、紛欣閣叢書、李詩補注、史緯、惜陰軒叢書。

同治七年戊辰、三十九歲。

讀緯書。

緯書熾於東漢、與經並行。其時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

經者爲外學。見於范史及漢碑者多稱明圖緯、通緯度、而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最爲貴顯。當時以此論學、可知其重其學至晉寢微、隋煬一炬始息。然唐李淳風輩專明緯學、唐志所存緯書尚有九部。宋歐陽公、魏鶴山輩删而正之、緯學遂絶。明孫瑴收拾於焚棄之餘、輯古微書三十六卷、雖未能賅備、而大略可知。今聚珍本有易緯八種、朱氏經義攷有説緯、玉函山房有輯緯。其他見於宋志、齊志及北堂書鈔、初學記、御覽等書者正復不少。至於讖與緯體迥别、其説尤誕妄。胡應麟所舉孔老讖、尹公讖、求之道藏不見其名、則佚已久矣。

天地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經本正、緯本奇。經道其常、緯言其變。經藴其精、緯明其粗。經緯本自相錯、故緯書可以解經、經之所不能通者、緯能通之、所以濟經之窮也。緯候雖出於依託、然其學必有所本、其術必有所授、故自哀平之世、緯書漸興、延及唐代、猶揚其波、篤信者固非、深惡者亦未必是也。讖詞尤鄙、而術可通神、其理至於莫能測、而其事極於不可知。此道之費而隱也。道藏所載符咒之屬、詞多鄙俚、而變化通靈、莫解其故。吾鄉人呼狗爲呵呵、呼猪爲牢牢、隨呼而應、無不至焉。若嫌其俗而易之爲羹獻、爲剛鬣、文雖雅而物不應、實莫測其所以然也。自草昧初

開以至於周末文盛、凡宮室之量、器皿之度無不由粗以及精、則粗者其本而精者其末也。天地之大、何所不包、語其粗且有所未曉、況其精焉者乎。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非聖人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孰能與於此、宜讖緯之託於聖作也。

京廠收得　殿本儀象考成、歷象考成、明本曲江集、武備志、仿宋本爾雅圖、明本天中記、此六十卷之本。明本周易口義、聚珍本唐會要、兩漢會要、五代會要、毛西河全集。

同治八年己巳、四十歲。

讀五禮通考。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性也。故自古迄今、以禮爲重。在易上天下澤爲履、履者禮也、君子非禮弗履。舜曰典朕三禮、皋陶曰天秩有禮、仲虺曰以禮制心、詩言敬愼威儀、又刺人而無禮。禮之著於三經者昭昭然矣。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跛、所謂胎教者、教以禮也。自子能食食至出就外傅、早夕所學無非禮也。二十學冠禮、三十學昏禮。冠昏以原始、喪祭以要終、后王降德、由禮而已。夫子循循善誘、博文歸於約禮。顏子之學、功在復禮。曾子之學、守在約禮。聖門之所教所學無非禮也。聖人雖沒、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

百年而不絶、則化成禮俗。而當日從游之士無不立於禮也、可知矣。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繼之以先王之道、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則道即禮也。子思言大哉聖人之道、而繼之以禮儀三百、則禮即道也。孟子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則德亦禮也。禮有與仁言者、克己復禮爲仁是也。禮有與義言者、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也。禮有與仁義言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有與信言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也。禮必籍於勇敢、故勇敢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禮必發爲文章、故鄉黨一篇、夫子之文章也。文者、禮之現於外者也。理者、禮之隱於中者也。理之隱者不可見、故聖人

即其發現者而品節之、制爲禮法以範天下。而三王之世、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自周公制禮、而文大備。至周末文盛而禮漸亡。朱干、玉戚、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諸侯之禮在大夫。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則晚周之知禮者鮮矣。而秦火未焚之前、典籍已殘闕失次、故夏殷之禮、孔子歎其無徵、爵祿之班、孟子言其不詳也。漢興、諸儒議論多重典禮。今所傳三禮皆漢儒所採輯、而鄭氏注三禮尤爲精卓。唐杜佑作通典、其言禮者十之六七、蓋依據開元禮也。予所藏開元禮爲抄本。宋馬端臨作通考、在通典伯仲之間、而能廣其所未備、鄭樵通志非其倫也。

漢晉禮書今不可見、梁天監中所修五禮僅存其名、唐之開元禮行本亦少。今所傳者惟宋陳祥道禮書、朱子通解二書而已。然禮書詳於名物、略於傳注、通解專録注疏、未及史乘、且屬朱子未成之書。通典採及史志、言禮差詳、然止八門中之一類、非説禮之專書也。元明雖有集禮及會典等書、然皆一朝之典章、未能賅備也。今上有隆禮之君、下有明禮之臣、徐大司寇乾學著讀禮通考、喪禮一百二十卷、引書六百種。其吉、軍、賓、嘉四禮纂定體例、分授諸子、未及成書而没。秦尚書蕙田因其體例、著五禮通考、用功數十年、參考數十種、其禮經疏義外間絶無刻本者凡數十筍、故見聞既博、而辨証尤精、傳注之外、

採及百家、史志之外、採及紀傳、既訂其訛、又補其闕、而尊門之論、議禮之文、異同並載、曲直具存、亦可謂禮學之淵海矣。自古聖王無不重禮、所以修身齊家者無非禮也、所謂形著動變以至於篤恭而天下平者無非禮也。漢儒收大學、中庸於禮記之中、其識高、其旨遠矣。而學士稽古、禮爲先務、自漢迄今、所稱大儒無不競競焉致力於此、歷歷考之、誠不誣矣。若夫習俗之美、遜讓相先、獨行之士恭謹自持、則先王禮教之遺、民彝好德之驗也。吾也抱殘守闕、日事研摩、竭畢生之力而不能窺其堂奥、則禮之爲體也微矣。

平陽府收得歷學會通、香屑集、元本漢隸分韻、明本墨池編、關中勝蹟圖、廻文類聚、殿本醫宗金鑑、日知薈說。

同治元年庚午、四十一歲。

修仁靜堂書目。

敘曰：余先世藏書多善本、零落斷殘、不可復整。宋本文選排比押韻、山谷內集任注皆脫數十葉。宋本小說數種、可校稗海、惜皆不全。茶苑四冊、藍絲欄抄本。山水圖八冊、紅絲欄抄本。二書皆有缺佚。翁覃溪詩話四冊、門人所抄、與蘇齋刻本不同。遼史拾遺十二冊、知不足齋原抄本。二書被人盜去。再見誠難。今所存者惟元本古今韻會爲完帙。丙寅、得吾邑王丈書六百餘種。靖廷所藏雖乏古本、然多近人考證之作、傳本已少。戊辰、又得楊氏書五百餘種。墨林藏書多善本、當時皆重價所購。兼以遊歷所收、書林所販、總八萬餘卷、爰搆

一廬分爲十架，緣梯上下，位置皆宜，據書修目，删蕪録要，宋宣獻家藏書止二萬卷，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葉石林曰吾以爲法。尙得如干卷，予採之能讀能守，未可預知，而採訪之勞不可竟泯，自娱之意差堪告人，遂寫成八册，名曰仁静堂書目，自爲之序，冠之簡端。

此本一目一行，每行正寫書名、卷數，旁注某代某人撰，某刻本、某抄本。所採諸説棄之可惜，因繫於各類之後。謹遵四庫全書目録，分爲四十四類，而時代先後亦次以俟暇日重爲訂正。其書好而板本不佳，板好而書無足取者悉列之外編，不使相混。

本坊收得　殿本授時通考、明本王摩詰詩集、錢注杜詩、宋本歐陽居士集、靜志居詩話、書畫傳習録、宋本周易本義、明本學史、山西通志、袁文箋正、明本玉機微義、呂氏讀詩記、方氏墨譜、阮刻十三經注疏、彭注五代史、明本元白長慶集、殿本題畫詩、咏物詩、萬壽盛典、江邨銷夏録、唐音癸籤、宋本名臣言行録、明本赤水元珠。

同治十年辛未，四十二歲。

修目録學　經部。

叙目、目録學者、鄭氏有三禮目録一卷。學讀書也。古人讀書最重目録。王氏鳴盛曰：目録之名所由昉也。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

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皆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眞僞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僞謬也。欲治羣書、先編目錄、有料書校勘之目、如劉向七略是已。有依目編次之目、如馬氏通考經籍志是已。有採書之目、如所謂訪碑錄者、宋代之崇文總目是已。有檢書之目、如所謂典將簿者、明代之文淵閣書目是已。有考書之目、朱氏之經義考、畢氏之史籍考是已。有讀書之目、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是已。有賞書之目、如陳氏拜經樓藏書志、黃氏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是已。有隨意所爲、不循故擬、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孫氏祠堂書目是已。私家藏書、各編一目、或詳或略、舉不勝舉。最著者如遂初堂、天一閣、絳雲樓、傳是樓等目、誇多鬭靡、實無盜處。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學術之流別、發明、門戶之偏私悉化、實講學談藝之洋深、非自昔著錄所能及。汪容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多收序跋、略著板本、體例較諸家爲善、陸氏因之成皕宋樓藏書志。目錄成而學未有不進者。余自幼嗜書、以書爲師、經典釋文、學海堂經解爲讀經之師。史通、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攷異爲讀史之師。文心雕龍爲文師、諸家詩話爲詩

師。其餘按目求之、如醫學、算學、兵、農、名、法皆有門徑可尋明白易曉。漢學重師承、亦曰家法、又曰師法。前漢書多言師法、後漢書多言家法、不攺師法、能修家法矣。東京經術守家法尤嚴。先收者多陋、有妄撰之陋、如李黃之藏書、厲陸之鴻苞。有妄編之陋、如淵明集編入羣輔錄、河東集編入龍城錄。有妄注之陋、如五臣注文選、高陽生注脈訣。有妄刻之陋、如東垣十書、眉公秘笈。有妄選妄評之陋、如林選古文、鍾評左傳。略舉一二、以例其餘。既乃精好。昔宋宣獻、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而學益博。余得吾邑楊氏、王氏書而書始盛。然較之汲古閣之儲藏、朱竹垞之聞見、可愧多矣。雖然、竹垞之著作大可傳世、子晉之題跋未能愜心也。昔苦無書、今有書而不能讀、晁公武曰、世之書多矣、非一人之力所能聚。設令篤好而能聚、亦老將至而耄且及、豈暇讀哉。同一太息。爰發所藏、定爲日課、初名日課書目、後改今名。其中有成篇者皆舊稿也。隨手抄錄、積久漸多、以此引導童子、俾早知書、無傷老大、誠讀書之門徑、下學之階梯也。近世非無人才、半爲

俗學所誤。俗學之誤、又始於俗刻陋本、或因坊賈射利、或出庸手所爲。楊愼曰、今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刊布其書、士子珍爲祕寶。噫、士習至此、卑陋極矣。凡城市書堆之所積、村塾書案之所陳、皆是也。實足以汩沒性靈、塗泥耳目、毒之所中、百方莫治。先入爲主、從後喻之、則扞格不勝。衆以爲是、一人非之、則更難見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則錮蔽愈深。董道曰、僞言先入、則信言不能受也。俗說爲主、則正言不能奪也。前人已言之矣、吁、可畏也。而皓首窮年、朝討夕究者、皆不出此。其專門之授受、不可得而攷也。文章不本於經術、盧學士鍾

山書院課日、時文者所以驗其所學、非以是爲學也。學問悉失其師傳、古者師弟授受析疑問難、反復再三、務盡其義、若所傳鄭志是也。今則先生高坐朗誦講章、弟子執簡思睡、求其相長難矣。倖獲一第、沾沾自喜、似乎聖人之學不過如是、深求其故、知爲俗本所誤。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學視其書。如所讀是佳本、有學無學尚未可知。如所讀是俗本、雖名下之士、其學不足問也。子性好讀書、而案上常無一本、盡非架不可也。而聰明穎異之士陷溺於中、不可勝數、其能自振拔、超乎流俗者固不乏人、迨乎晩節、悔焉已遲。歷觀古人著作、或師弟授受、或家學淵源、晩年之進境、實本於幼時之積累、少壯之精華、或勝於老成之剥落、則甚哉時之不可失也。漢以八體試學童、十七以上諷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此條有考證、詳藏書記。今者禮、

樂射、御久已廢墜、天文算法、知者亦鮮、六藝之文已除其五、而諧聲、假借都不究心、字且不識、安問詩書。余熟思至此、深知自愧、遂發憤購書、遍求古人讀書之法、著爲目録、以示學童。凡經書之源流正變、史家之得失短長、諸子之精言奧語、文法之支分派別、悉於是探討焉。以之匡謬正俗、發蒙袪妄、有餘裕也。若其囊括古今、經緯終始、去偏黨之私、成條貫之學、此固力有所未能、而勉焉以求進者也。

凡例、

是編先列書名、卷數、次撰人名氏、次編輯序第、次校本次序跋、次舉要、次諸家論説、末附案語。

一、目録之學、首重卷數。卷數不明、識者鄙焉。戰國策劉向序劉向校書每一

部成、皆有一序。今所傳者尚有數篇、此其一也。曰、臣所校戰國策、除複重得三十三篇。古之篇、今之卷也。可知自古校書篇卷爲重。是編於卷數有無、兩本互異者、悉爲著明、庶不至百衲史記、問卷不知。

一、作者姓氏、仿宋史紀事之例、各列小傳。其未詳者、歷攷史傳、地志、說部、文集、庶無闕佚。論世知人、實爲讀書要着。

一、編輯次第可以見古書之式、並可知作者之意。是編自首至尾依次注明、稍有缺佚、可檢而知。見目如見書、此條是已。

一、甲校與乙校不同、古本與今本大異、必先指明某刻、然後知所說者爲何本。某刻本、某鈔本、某藏本、向例旁注於書名之下、今以書成而後鏤板、故次於

編輯之後、專記刻書年月、並刻者姓名。某本出於某刻、某本爲第幾刻、古本每葉幾行、每行幾字、板口有何款識、書内有何印記、某本足據、某本不足據、悉爲著明。刻者名氏有本書不載而見於他書者、亦爲拈出。

一、朱氏經義考全録序跋、阮刻天一閣書目節録序跋、是編酌於二者之中、或全録、或節録、或摘録數語、皆有關於著書、刻書、其浮詞諛語、概從删汰。

一、班、馬二史、周、秦諸子有引經之文可以證經。漢碑中所引經文、多與古本相合。碑板文字有姓名、里居、官階、事蹟可以證史。校勘家有考出之異文異字、子集部有僅存之古音古義、皆目録中最要之事。以及詩話、文評、書品、

帖考之類皆讀書者所當究。又如名集之傳誌可以知人、引用之書目可以見書、悉舉其要以爲考古之資。而遺聞軼事、間亦附焉、採其精華、棄其糟粕、使書從目、使目從部、類聚以觀、别有見解、此所謂學也、而不同於鈔胥。 一、論說有關於本書者隨見隨錄、必著出典、首冠以某氏曰、末注書名。 一、案語在末者加名、在注中者祇加案字。其有元案元注者加元字以别之。凡案考其同異、辨其差誤、或闕所疑、或述所知、不必各書皆備、而最宜切實。如崇文總目錢氏案語、如經義攷朱氏案語、皆可爲法。汲古閣每書有跋、考究未精、敏求記誇耀板本、何關要義。 一、經史非

參互考證不能驟讀。是編於古書之不易讀者仿通鑑長編之例、反覆鈔輯、甯蔓毋簡、務使諸說畢聚、一書詳明而後已。用功之法、正宜如是。迨至一書既明、可刪者正多。若先務刪繁、是謂苟簡、大非入門之法。學者曰抱俗本、專心誦讀、於分篇斷章之意、句梳字櫛之理、全未之識、所以明明在前、對觀莫見、終身讀書、不免門外、甚至功愈勤而效愈寡、書愈多而學愈荒。閱歷已多、急宜猛省。

一、奇書秘冊、搜訪不易、凡屬善本、紀之尤詳。若習見之本、不妨從略。至於坊行惡本、庸手著作、明山人之陋刻、閩書林之僞造、雖有其書、概不著録。書少則固陋無聞、書多則僞妄百出、

讎校雖精、難免疏漏。近代之作、依托顯然、坊梓古刻、安能盡信。取緯書以說經、採小說以入史、大儒猶然、愈滋人惑。故精校之本宜多方購求、考証之功尤不容少懈。

一、書不校不可讀、校之不精亦不可讀、力求精校之本、閱其校法最益神智、能自精心校勘、則讀一書不止一書。是編於精校之本流連反覆、不忍釋手、雖多書數紙、終不厭煩。

一、目錄之書門類甚多、宜分數十次學之。如學易即輯易學書目、學詩即輯詩學書目、以及天文地理、金石、書畫之屬、皆可分門別派、類聚以觀、條分縷析、而源流自見、互相鉤稽、而考証出焉。惟在案書編目、依目讀書、與鈔輯類典、

者其學大異。是編策套類書一字不收。若目錄成而束書不觀、亦無益也。嗜書之人、其癖不一。有視爲鐘鼎彝器、牙籤插架、略不翻閱者。有隨意取携、雜輯叢記、徒資談笑者。有專辨宋板明抄、而不解其中之義理旨趣者。有手披口誦、日事研摩、而不能識其面目者。大抵徒好者十之五、徒聚者十之三、能知者不及十之二、能校者不及十之一也。

一、目錄之學、舉其大綱、條其節目、而後能統貫乎四部、會歸於一理、徒聚徒好無益也。故必詳審於各類之中、勿泥古、亦勿疑古、尤宜神明於各類之外、可通今、亦可宜今、夫然後書爲我用、亦可爲世用、非膠柱鼓瑟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一、

是編隨手抄録，屢有增益，不免前後失次。既成稿後，已删其無關緊要及不合體式者，而猶未能一律。意欲去之，而愛有難割，意欲存之，而例有未安。藏之家塾，以備遺忘，非敢出而問世。若卷滿十萬，稿易八九，寬以歲月，定以名手，庶幾可觀，斯猶有待。

一、是編於著作之體、編校之法、藏書之地、嗜書之人，以及古簡尺寸之度、刊板流傳之次，靡不詳載，以便省覽。

一、是編爲讀書而作，非藏書之目。别有仁静堂書目專記藏書，又著紫玉函書目詳加考訂，而前後無次、詳略不等者，爲藏書叢記，凡四種，互觀益明，不可偏廢也。

一、書無限斷，讀無窮期，是編擬分甲至癸，

集、次第而舉、否則不能成書。正經中所詳考者曰朱子易本義、詩集傳、曰詩序、曰韓詩外傳、曰大戴禮、曰夏小正、所詳録者曰詩古微、其餘從略。多通志堂本王柏之書疑、詩疑本不足録、因其亂經以昭其罪。何氏學何治運所著。有孔廟從祀私議一篇、欲黜王柏之祀、甚有所見、非妄議也。小總義中所詳考者曰鄭志、曰古經解鉤沉、曰古微書。小學中所詳考者曰爾雅、曰九經補韻、曰禮部韻略、曰古今韻會、曰音學五書。通志堂所刻四書多朱子一家之學、然亦有攻駁朱注者、宜分别觀之。予嘗取其中四書之説與童蒙講解、實勝俗刻講章。又好講閻氏四書釋地、陳氏

孟子雜記、焦氏孟子正義、皆不可不知之書。與其日抱高頭講章、如陷迷津、何不熟此數種書、使略有見聞、僅知此數書、學問亦甚平常、況其不知者乎。

同治十一年壬申、四十三歲。

修目録學　史部。

史部史記、漢書、後漢書皆録官本中考証要語、其刊板之訛、　四庫全書攷証正之。　史記志疑、人表攷二書乃讀史漢之資糧、故詳録之。班書人表、創例也、前人攷誤者不過數條、而梁氏依次攷之、遂成九卷、實絶學也。　新舊唐書合鈔、　殿本考証已採其説、而傳本甚少、故詳著之。但

其書改頭換面、撰以著作之體、究屬未安、故　四庫弗著
歟。後附唐書宰相世系表、雖名訂譌、而其譌不少。　彭注
五代史記、以歐史爲正文、全收薛史爲之注、又博採羣書、
至二百數十種、可爲詳矣。視合抄之割裂新舊書、其識自
高、因著録之。　通鑑長編者、續通鑑也、謙不敢名、故曰長
編。當時朝廷甚重之、而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莫備於此。
李二曲以爲不足觀、實不解其何謂也。　兩漢紀、蔣氏兄
弟所校之本最爲精妙。兩紀與兩漢書參看、可知去取之
法、然省字太多、遂致事迹不明、正如歐公之删薛史、其説
見於日知録。夫史紀事之美惡、非論文之工拙也、苟其文

足以補史、足以正史、雖拙亦工。若必以簡爲美、而使事迹不能明、是烏足爲信史哉。況史者文勝質者也、固不以簡爲貴矣。　大事記者、古策書之遺也。東萊作解題、爲初學設也。其書不多得、此聚珍本也。　歷代紀事年表、讀史者由此而入、可以提其要領。諸史既讀以後、尤宜熟習、足以備其遺忘、仰見

聖人制作之精、實非前代所有之作也。　戰國策、黃氏重刊宋本最爲精審、因同吳師道校注、張琦釋地詳爲著錄、并加攷訂。東西周之辨、張氏所說最明。雅雨堂所刻高誘注未爲盡善。　亭林年譜開首注中於亭林二字考之不清、予得雲間志始爲証明。　十國

春秋、毋昭裔刻文選、王明清揮麈録誤作毋邱儉、經義考引之、葉刻文選例引之、皆誤。邱儉、三國時魏人、毋古貫字。銅柱惟池北偶談所記最詳、吳任臣所記譌數十字、彭曰未見拓本故也。　華陽國志、宋本難得。明張佳允刻本不佳、函海再校本差勝張本。予得盧召弓校本、乃陳仲魚所録者、細行密字、極其工整、可稱善本、因寶藏之。　金石之學、於今爲烈。石鼓自朱竹垞所攷三卷以外、録其未及見與未及備者爲一卷。其字數以古文苑所載爲最多、其拓本以天一閣所藏爲最佳。其文之成句者不過四五、餘多剥蝕、不能强通也。其石在可信可疑之間、究爲古物、不必

深辨也。楊用脩之本文字皆全、刊板亦妙、攷其來歷乃僞造也。石鼓攷異蘭亭攷同、所謂過來過去只此一事是也。法帖考一卷、自宋迄今所錄凡十部、曰法帖譜系、曰絳帖平、曰祕閣法帖題跋、曰法帖刊誤、曰法帖釋文、曰淳化閣帖釋文、曰淳化法帖釋文、曰法帖釋文考異、曰法帖考正、皆佳本也。總之不離乎閣帖者近是、而終以　武英殿聚珍本校正釋文爲　歸於至當。金石文字分二卷、曰集古錄、曰集古錄目、曰金石錄、曰隸釋、曰隸續、曰漢隸字源、曰漢隸分韵、以上上卷。曰寶刻叢編、曰寶刻類編、曰歷代鐘鼎彝器欵識法帖、曰積古齋鐘鼎欵識、曰嘯堂集古錄、曰

金薤琳琅、曰金石文字記、曰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金石文字目録、曰粤東金石録、曰江甯金石記、曰山左金石録、曰山右金石録、曰山右金石志、曰兩漢金石記、曰小蓬萊金石文字、曰金石摘、曰金石索、曰金石萃編、曰授堂金石三跋、曰隸韻、曰隸篇、曰金石例、曰墓銘舉例、曰金石要例、曰碑板文廣例、曰漢石例、曰金石文稱例、附以古泉匯、以上下卷。凡三十六家、無非善本。此四卷廣集諸説、詳加攷証、於此中用功不淺也。　書目僅録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經義攷三種、其餘備於精華書目。予所著書目凡四種、詳於彼者略於此、否則重見叠出矣。文章有互見之法、曰知録

言之最詳，著述家不可不知也。郡齋讀書志近刻二十卷之本甚佳，馬氏通考所採者即此本也。予所録者爲四卷之本，陳氏惠庄藏刻之一，不及此本之詳也。

同治十二年癸酉，四十四歲。

修目録學　子部。

子部所録，曰申鑒，荀悦之言，有志經世，自著漢紀，載其大略。其謂匹夫匹婦處畎畝之間，必禮樂存焉，則真儒之言也，宜表章之。其書世罕傳習，此萬歷本也。曰中説，其書在可信可疑之間，恐未必盡出文中子之手，因集諸説詳爲考訂。曰素問，曰靈樞，曰難經本義，曰難經集注，曰中藏經，

五壽皆古本，有志於醫，宜從此入，故考訂最精。曰和劑局方，曰醫説，曰雞峰普濟方，曰醫壘元戎，四書皆宋元舊本，人不易見，故詳著之。曰太元，曰太元集注，曰翼元，古書古注，古刻，不可不知。曰珊瑚本⑥、鈔本，無刻本，得之甚艱，故録之不厭。曰鐵網珊瑚，曰江邨銷夏録，素有書畫癖，故品評之書所收亦富，其詳備於精華目，此其大略也。曰鼎録，因試汾陰寶鼎賦，遂輯成兹篇。曰鬼谷子，曰吕氏春秋，曰吕子校補，曰淮南子，皆古子書之不可不讀者，既得善本，因肆力焉。

同治十三年甲戌，四十五歲。

修目錄學 集部。

集部所收最多、無暇遍及、因擇其最要者讀之。迴文圖、絕妙好詞也、其傳最古、因冠於首。杜工部集錢注、予先得之。杜詩愚得、元本也、其注亦採九家、而自得爲多。九家注爲聚珍本、草堂集、千家注皆宋本。虞燮、仇注、鏡銓、提要、辟疆園注、提要偶評並五家硃墨評點爲讀本、杜律分韻爲外國本、考爲一卷。其餘不及備載。東雅堂韓集、濟美堂柳集乃最希最貴之本、因詳爲著錄。韓筆酌蠡、讀韓集之階梯也、其爲一卷。韓柳文宜討其本源、所以起八代之衰者、究竟何如、豈無門徑可尋。若茅選八家之評、去之遠矣。注杜

詩、蘇詩者最多，注李詩、韓詩者最少。李詩祇補注、輯注二本，韓詩惟集注一本，皆佳本也，爲一卷。樊宗師絳守園池記，其文怪誕，如以東西爲甲辛、文多類此。而好奇者求之不得，且非注不解，因從絳州志中錄尹注，又從唐詩紀事錄樊詩，獨爲一卷，差可別刻單行也。香山集、魯公集、笠澤叢書所考最詳，然皆非當日之原本也，合爲一卷。蘇詩考訂爲一卷。諸注皆備。宋之蘇魏公集、楊誠齋集、樓攻媿集，素所最好，共訂爲一卷。明則雲林集、誠意伯集、懷麓堂集、甫田集、儼山集，共爲一卷。明集惟書畫題跋最佳，故收之最多。其經學、史學不可問也。今集湯文正公遺書、亭林集、南江文鈔、陳

謩亭集、樊榭山房集、揅經室集、清白士集、曾文正公集、先成一卷、末有已也。總集文選李注為一卷。樂府詩集、眾妙集、月泉吟社詩、谷音、中州名賢文表、三家宮詞、明詩綜、元詩選共一卷。詞集花菴絕妙詞、汲古閣六十家詞、絕妙好詞箋、詞綜、詞綜補遺、明詞綜、 國朝詞綜共一卷。其餘以俟續編。

是編惟取所讀之書詳為考訂、門類不能全備、故祇分經、史、子、集。合精華書目互觀之、則彼此各有益處。其中有不足錄而亦著者、如李贄之藏書、茅選之八家文鈔、坊行之唐詩十集、皆著其不善、非昭其美也。

予輯顏魯公集、文丞相集爲一卷、又輯王磨詰集、元遺山集爲一卷、比而觀之、意可知矣。⑦

四部稿最爲美富、可採者甚多。昔人云後生取四部稿作碑狀銘誌等文、立時可就、目中遂不收四部稿。

楊升菴集、毛西河集最號博雅、足資考證。然楊好作僞、毛好杜撰、吾誰欺、欺天乎。兹二人者引書多不檢點、十誤六七、而楊更甚焉、故目中不能多採其說、凡所採者必其至精至確者也。

顧氏日知録、經濟學問皆足、非錢氏養新録所可及。其考證既精且確、可採者甚多、然人手一本、故目中從略。又有

撰知新録者，意欲比顧氏之書，然相隔天淵矣。且其學問不能識日知録，無知者必妄作，信然。

王伯厚、杭大宗皆詞科之學。先是，予甚愛其説，及細考所引，乃是抄輯類典以供詞學之用，核之原書，殊大不然，後遂不敢多採。然其鴻博足以驚人，故人尊信之。杭不及王。王氏玉海別出手眼，在類書中另爲一體，雖不脱詞章之習，然在詞學中亦可謂集大成者矣。困學紀聞前有三家注，五家注本自翁注出而五注不行。今時刻翁注者甚多，雖遠不及原書，而人有其本，故所採亦少。杭氏有七種之刻，久已通行，其諸史然疑自序謂皆前人所未言，而第一

條已有言之者。甚矣，見亦不可不多，而舉之不可自矜也。姚氏援鶉堂筆記亦號精博，惟其板錯誤甚多，遂不敢依據。凡考証之書，更宜校正。

予嘗考李易安事蹟，已得十數條，而癸巳類稿中已有一篇，遂止而不爲。大抵人心相同，凡意之所起，多有先我而爲之者，不可謂古無是說也。昔來瞿塘居深山三十年，撰成易注，以爲前古未有。然所說中爻之象，卽漢以來互體之法，豈非伏處村塾，不覩遺文祕籍之故哉。但其書推闡詳致，自成一家，故足傳耳。

萬氏羣書辨疑，其書似可採，而未能深信。宋人說部諸書

刻入稗海者亦不敢據爲不刋之典。

校記

①纔：當作「讒」。

②陳博：當作「陳摶」。

③葛勝：當作「葛勝仲」。

④毋：當作「毌」。下文「毌古貫字」之「毌」同。

⑤褧：當作「褧」。後文同。

⑥珊瑚本難：當作「珊瑚木難」。

⑦王磨詰：當作「王摩詰」。

蘇溪漁隱讀書譜卷四

自三十一歲至四十五歲、此十五年中聚書最多、本之美惡略能識別、又得近人諸校本、方知讀書之法、因肆力於目録、隨讀隨編。雖宋板、元抄不能如汲古、述古、天一、平津之美備、而以之讀書、差爲有益、與炫燿板本者自不同也。蓋目爲讀書之綱、綱舉則羣書可讀。

光緒元年乙亥、四十六歲。

修精華書目。

萬卷精華樓藏書跋記序、　萬卷精華樓者、因是書採萬卷之精華、遂以名其樓也。藏書者、自藏之書、非其所藏不

録也。蕺記者、前後無次、多寡不倫、體例未賅、異於諸目、故曰蕺記。後因省字而去蕺字、蕺稿其本名也。余自幼嗜書、苦不得解、求其解者亦不得也。聞人説書則聽之、隨聽隨講、隨讀隨思、其不解如故、然而愛書之癖亦固結不解、類若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偶作泛槎之遊、遇堯山先生於竟因石室。其時清風徐來、初日方升、平旦之氣未泯也。先生飲我以寒泉之水、佩我以金錯之刀、殆將洗毛伐髓、以解余癖。已而坐擁百城、奇探二酉、視西垣（俗本作西園、誤、詳見集部。）之翰墨、聆東觀之議論、而所謂癖者乃愈沉愈痼。因請於先生、先生曰、幸哉、子之有是癖也、天殆將誘子

之衷而厚之以癖、使子以不解者力求其解、子亦安能解子之癖也。且俗所謂解、皆子所不解者也。子所不解、皆子所深解者也。夫書有內有外、有內之內、外之外、皆癖之者所當知也。曰欄、曰口、曰象鼻、曰魚尾、刻工家言。曰某抄某刻、曰某印某題、估販家言。此外之外也。曰序、曰跋、曰篇、曰卷、曰某撰、某注、曰某音、某校、此外之內也。分章斷句、辨字義、正音讀、此內之外也。立著作之體、蘊精微之義、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此內之內也。而讀之者有知有不知、有知外而漸通其內者、有知內而或遺其外者。以記誦爲無知、以聞見爲務外。察事理之是非、覈吾心之眞妄。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

而不屑屑於考辨名物者、此理學之宗旨也。字求其訓、句求其解、因文知義、因義明理、融會而貫通、得心而應手、此漢學之家法也。由漢學而入者讀之精、由理學而通者書皆化。化漢學於理學之中、是眞理學也、吾子其擇所從事哉。因授余一冊而別。歸而發之、則經學之源流、史家之體例、子之部居、詩文之法律皆在焉。或提綱而挈領、或分支而別派、或推其學問之所由、或考其議論之所出、或究之本書而決其是、或證以他書而摘其謬、而考訂讐校之法、收藏撫刻之家無不悉備。至於宋槧元鈔、某眞某贋、蜀板閩本、爲原爲翻、凡賞鑒家所爭誇而估販家所傳習者、靡

間一及之、而非其本旨也。余按其法而譜之，始稍稍知書

而余之所得者日益多、多則易致散佚，思所以總之，莫如目。而余之所讀者日益少、少則恐難遍及，思所以博之，莫如目，此書目之所由昉也。而余著目之意猶有四、

一自課、古人抄書、日課數紙、因仿其意、專攻目録。前稾急於收拾、草迹模糊、今悉易以楷書、日盡三紙。

一訓俗、讀書之法略備於此、大抵鍼砭俗學、使知門徑。

一考藏書、依目觀書、雖數十百本、一時皆可流覽、且易記難忘、勸於翻動。書亦不蠹。

一當筆記。古今之圖書、四海之聞見、散在衆帙不能周知、取其未聞而有益者、聚爲一家之書、且經史子集各有部分、條記於各目之下、易於流覽。

其例有六、

一互文見義、前序已言者不録後序、所録後序皆前序所未言。

一比類知體、如說文、如金石、如醫卜、每舉一類、皆採其書之最精、語之最當者録之、以爲法式。合目中諸說觀之、而專家之學可得其大體。

一悉據本書、凡條

套類書一字不及。一、多存古義、古書愈散愈少、其說尤當珍惜。一、詳敘次第、每書自首至尾歷記其序例、目錄、篇卷、跋語、苟有亡佚、不難考而知也。一、間附考證。加案字以別之、舊案曰元案。創始於光緒元年七月、斷手於十四年三月、凡十閱寒暑、四易稿而成。初稿錄書名、卷數、撰人名氏、如胡刻四庫附存書目之例。次稿略著板本、節錄序跋、如天一閣書目之例。三稿略辨板本、如書目答問之例。暨有所見、即於三稿中橫批側注、如所謂碎金玉屑、皆名家考證之文、確有依據者、棄之可惜、遂合併爲一本、分注於各目之下、復增以本書之所有、與各家書目參互考訂、以成是編。時代之先後、尚需定正、文字之繁賾、難保差謬、略備遺忘、非關問世。敘曰、目錄之學、必有所授。熟讀漢書藝文志、略見端的、尤必博考羣書、兼參校法、精心鑒別、以求一是、夫然後可以讀書。蓋下學之功自此始、非謂其如是而遂已也。余先著目錄學、以爲入門

之法。每考一書、動成篇卷、然僅僅知書之名目而已、於書中之義理旨趣、脈絡貫通固未之識也。然必由此而求之、所謂義理旨趣、脈絡貫通者終必有知之日。若不知名目、而遽謂貫通、無是理也。歷觀諸家書目、如遂初、汲古、天一、絳雲等目、於古書之支派流別、篇卷分合都無所發明、其於學問之事更相遠也。因彙聚史志、窮源溯流、得其解目者而先解其目、繼又網羅羣籍、得其解書者而詳解其書。解不一解、録不一録、龐雜紛紜、幾不可讀。方冊短冊隨手抄録以待整比者約有尺許、而字幾不識。遂别其專考古書者爲紫玉函書目、目中所列者爲漢、隋、唐志、崇文總目、通考經籍志、玉海藝文、授經圖、經義考、案語最多、體例亦潔。專記藏書者爲

仁靜堂書目。一目一行解題只數字。其片鱗斷甲、悉歸是編、爲藏書記、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素居窮鄉、罕所聞見、未受明師之益、先染俗學之腥、因發憤購書、相依爲命、習染既久、微明忽露。先擇其可爲師者數人、大抵春容大雅、天性完全、宏通淹貫、虛懷若谷者、而後從之。其偏拗刻峭、負氣陵人者不得與焉。記曰、博文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是吾師也。求其考校之法、略見一斑、枝枝節節而爲之、甯緩毋急、甯繁毋簡、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其用心也甚苦、其奏效也甚微。其辨別甚嚴、如名法之刻。其奔走翻閲甚廹、有胼胝之勞。其望書也、如農夫之望歲。其皇皇焉有求

而弗得也、如窮人之無歸。或曰、子之所輯者誠富矣、然雜而不純、漏而不備、能無譏乎。余應之曰、此正所謂吾之書也。吾寫吾目之所見、吾竭吾力之所到。其目之所不及見、與力之所不及録、豈無繼起者續而補之、更望後來者糾而正之、則雜者純、漏者備、而此不純不備者藏之家塾以待修補、亦何不可哉。昔李延壽表進南北史、其言曰、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撮其菁華。愚爲是書、竊取斯意。然李氏所謂鳩集者誠富矣、若去冗揚華、猶不免後人之譏、則其自稱者太夸也。夫學問不可以驕人、考證貫切於爲己。雖至精至確、亦不過餘力學文之事、於所謂篤行者

無與也。然固執必先以擇善，明善必先以致知。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由是而止焉不可謂學。

是書經、史、子、集凡四部。首行標書名、卷數爲綱，注降三格密行細字，每條每段皆不提行，惟加圈以隔之。宋注之例。所引書皆註出典，偶忘姓名者亦必著明，不敢掠他人之美也。

各門之後附以總論，略述分卷去取之意。其注先撰人，代某某人撰。次板本，著明某刻，方知所說者爲何本。兩本皆具，次謹遵天祿琳琅書目之例，別標一目。解題，直齋書目之例，此段皆爲己說書之次第在是。次錄序跋，天一閣書目之例。次採本書要語，諸家書目從無此例，余書不能久藏，一旦而棄之，雖片語單詞，亦見誠難，因錄其不忍釋手者。他日展卷，如逢故人，雖不免於拜謝、貪多，得其精華，與名書之意同未遠也。次集諸家論說。馬氏經籍

考、朱氏經義考之例。其說有附在本書者、有採自他書者。例固如此、亦有不盡然者、則以題有不必解、序有不足録、書中既無可採、書外亦無可輯、自不得一一如例。此外或明書之純雜、黃氏日抄、高氏四略之例。或辨板之精粗、佳板記其行數字數、刊刻年月並古板之式、作僞之迹、孫氏莫氏兩家書目之例。或疏通其轇轕、或考證其訛謬、謹遵四庫書目之例、其詳載於目録學、此其大略。或書所見、梁氏曾記、莫氏經眼録之例。凡書未經收藏者補之注中、不作標題。所載有未及録者、姑存其名以佚、續編。或記所得。拜經樓藏書記、士禮居題跋記之例。皆隨手記録、亦無倫次。至於徵引諸書、或舉姓不名、或稱名、或稱字、或冠以書名、皆無定例、而注家之先後更多未次。蓋以一人之力且讀且録、無暇整比、自寸許積至尺許、略加改易、翻動誠難。乃

知古人著書、疵累百出、非盡出於不自知也。近日學者多讀肆本、踵訛承謬、誤人實甚。因廣搜羣籍、專攻目錄、作爲此書、以詔來學。凡所收者皆善本、所輯者皆精語、而諄諄不已者皆古人著書之大體、讀書之要法、與各家書目用意不同、其要在於分門別派、按部讀書、據書編目、因目知書。謹遵　四庫全書總目分四十四類、都爲八十二卷。經十六卷、史二十三卷、子二十三卷、集二十卷。

經部以三禮爲要。漢儒專門傳授、詳於制度名物、蓋聖作明述之精、悉在於禮、故學者宜盡心焉。

史部以史記、漢書爲要。司馬子長綱羅舊聞、貫串三古、書

在史部爲第二、而作家亦爲第一。雖班、馬並稱、實非班氏之所可及。然班書於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狀、燦然大備、於讀書甚有益處、故余篤嗜班書、即以文論、亦非諸史之所可及也。

子部以周秦諸子爲要。六經者、天地之正氣也。諸子者、四時之偏氣也。漢以前無所謂集、所稱子者皆集也。文心之神妙變化莫備於此、文品之高古奇雄亦莫過於此。由此而讀漢魏諸家之文、由漢魏而讀唐宋之文、順流而下、其勢易矣。然非研究於六經之中、必不能通達於六經之外、則周秦之文不易讀也。

集部以楚詞爲要、上接三百篇、下開漢魏、有韻之文者屈子也。愚因困而知學、又以窮而返本。凡事必有其所始、於其最始者而致力焉、則事半而功倍矣。識人識面、則衆體可知。尋山到頭、則羣峯畢見。學者可知所從事矣。

本坊收得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明詩百卅家集校、宋本說文、萬氏經學五書、宋本元豐類稿、明本朱子文集、册府元龜、翁批蓮洋集、廣博物志、監本五經、鮑刻太平御覽、藤華亭五種、雅雨堂叢書、席氏唐詩書、影宋本玉篇、通志堂經解、中晚唐詩紀、陶說、張刻太平御覽。

光緒二年丙子、四十七歲。

修書目　經部。

易類。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見於唐志、歸藏見於隋志、而漢志皆無、則亡已久矣。今所傳者皆後人采輯而成、疑信參半、眞僞難明、雖有其說、而不適於用也。朱氏經義考易類以連山、歸藏爲首、歷代則是、但其書殘闕失次、又非隋唐志之舊本。余與易緯、古三墳書附錄於後、庶爲得宜。所錄三十家皆周易也。周易莫古於子夏易傳、而僞本甚多、其用王輔嗣之例者、固僞而又僞、通志堂所刻十卷之本即是僞本。即今所輯或一卷、或二卷者、亦非原書、姑存其名、以備一家。漢注惟鄭康成一家

猶有輯本、唐注惟李鼎祚一書多存古籍、然傳本甚少、人鮮知之、今所讀者惟程傳、本義而已。河圖、洛書諸點其始於何人、吾弗能知也。方位、卦變諸說原出於道家者流、注疏本無之、其爲朱子所列、爲後人所加、吾弗能考也。宋元諸家之易衷衍程朱餘緒、或爲易外別傳、刊本雖完、人亦罕習。善乎豐川之言曰、以訓詁言易而易存、以聰明言易而易亡。誠宋元易也。明之大全不足觀、瞿塘特神其術、終不免於遷就。我　國家經學昌明、遠超前代、鴻儒碩彥又時時有所著述、而一洗門戶之見、由今易以讀古易、由今人以稽古人、實今日讀書之要法也。吾讀易書百餘種、未

見其盡易之蘊也。然識大識小、莫不有易道存焉。故自其精者言之、雖程朱亦只有所短、自其粗者言之、雖焦京亦寸有所長、惟在善讀者廣儲慎擇而已。舉一家之說不足以盡之、合數十百家之說、截其長、補其短、雖不足以盡之、而庶乎近之。故無論其爲漢、爲宋、求合於卦象而已、亦無論其言理、言數、求切於日用而已。吉凶悔吝生乎動、厲以乾乾而黽勉者加功、震以虩虩而恐懼者致福、此則學易之要旨也。

書類。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書已佚、今所傳之古三墳則僞書也。以墳、典爲三皇五帝之書、其說本於僞

孔傳。桂注但云皆古書、則孔傳不可據矣。百篇之書已佚、而其序尚存。漢志所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永嘉之亂其書並亡。今所錄者凡二十一家、注疏之外、惟宋元書說最多、而所存古義甚少、略存數種、以見其概。今古文之辨、至我　朝而大明、因詳著之。附以大傳、則古之緯書也。

詩類。　夏商以前之詩、略無傳說、則三百篇爲最古。漢時傳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所傳者惟毛萇之傳、而毛亨之故訓亦亡。明時忽出子貢詩傳、子夏詩說二書、皆豐坊所撰、石本魯詩、附以楷體、一刻於百家名書、再刻於漢魏叢書、僞迹顯然、不足存也。今所錄者凡二十九家、始於注

疏、附以外傳。其中考辨名物、訓詁字義二端最爲讀詩要着。而詩音入於小學類者、亦宜參觀。毛詩圖著於七錄者倘有三家、韓詩圖見於名畫記者倘有一家、今皆亡佚、深可惜也。宋元經說、通志堂所刻最多、已著於目錄學者、此不復贅。近人說詩多宗漢學。

禮類。　周官經、漢志六篇、唐時謂之周禮。周官傳四篇。儒家別有周政、周法、河間周制等篇、似與周官相表裏、今皆亡佚。禮古經、班氏、鄭氏猶及見之、不知何時亡失、注疏中有援引處。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少天子、諸侯禮、則所佚尤多、此吳澄所以有儀禮逸經也。曲臺記、慶普禮記皆

佚、惟戴聖禮記獨存、而大戴禮記亦闕。謹案、四庫書目禮類分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今所録者凡三十二家、周禮二家、儀禮十家、禮記四家、附録大戴禮二家、夏小正三家。三禮總義如三禮圖之屬、或名標三禮、或義兼三禮者、皆入焉、凡四家。通禮如禮書之屬、雖兼三禮、而歷代之制皆備、與經義不同、故别爲一類、凡五家。雜禮書則私家之儀注、如家禮是也、凡二家、而以弟子職附焉。

春秋類。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所謂魯之春秋是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所謂百國春秋是

也、其書亡矣。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傳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今春秋讀本亦有無傳者、全非古式、豈漢志之舊哉。左氏作傳時經文已闕、如夏五、郭公、夫人氏、皆闕文也。經闕而後傳始作也。左氏春秋傳、漢志三十卷、其事詳而實、其文富而艷。或作五十。凡以爲春秋之例、或云魯史有例、聖人之春秋無例、以義爲例。或以春秋爲褒貶之書、或云有貶而無褒、或云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其說互異。然褒之一字出於後世、馬遷則云采善、劉向所云首貶惡也、劉歆曰左氏筆削與聖人同意、而

不言褒貶。其言褒貶者、失微顯之義矣。何孟春曰、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聖人筆削義隱於事、必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其說當矣。然左氏依經以爲傳、後人或舍傳以從經、其攻擊左氏者、實隱本公、穀、故以私意亂聖經者其書可删。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爲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故當時雖不立於學官、後世誦習久而益顯、非公、穀所可比也。左氏或以爲楚人、或以爲魏人、或以左氏、左邱氏爲二人、或云古之賢人在孔子前。然傳經於孔子卒後、漢志以爲與孔子同時、然口授弟子、不當有闕文、則

班書未可深信也。又或以爲魯太史、或以爲左史倚相，并存其説、不必辨也。公羊傳、穀梁傳、漢志皆十一卷。二家皆經生各守所學、近世尙有公羊學、而穀梁益微、今所録者凡二十一家。三傳注疏以外皆愼所擇、附以繁露、則古書也。以上各門總論、後做此。經説可與第一卷參看、彼詳此略。

塾中學徒多不知書之面目。周易本義不知朱子原本、大學不知有古本、其知在禮記中者亦是耳食、並未覆審。十三經注疏有終身未見者、所讀三禮爲約編、爲便讀、近又有易讀、皆俗本也。以此求道、不亦難乎。然功名未嘗不得也、異哉。

本坊收得古玉圖、讀禮通考、宋本佩觿、宋本鹽鐵論、抄本瓊臺會稿、殿本韻府、殿本十三經注疏。

光緒三年丁丑、四十八歲。

修書目　經部。

孝經類。孝經漢注皆佚、孔傳之出於日本者人或疑之。唐明皇御注孝經、近有古逸叢書本、差可依據。近代注家雖多陳陳相因、今録八家、略存梗概。諸儒孝經之説見於參考者甚多、當録存之、以備參考。

五經總義類。漢志有五經雜義一編、雜置孝經之中。隋志録五經異義。諸家附著論語之末、皆未允當。舊唐志别

名經解、諸家著録因之、然不見兼括羣經之義。 國朝修四庫書目、始因隋志中語定爲此名、稱爲近古、今敬遵之。凡所録者約二十家、始以鄭志、使知漢學專門授受反覆研究之義。繼以陸氏釋文、可考見古義、兼知傳述姓名、綜以考正文字、校定板本諸書、此皆讀經者所萬不可少之書也。若夫諸家經解刻於通志堂者、 四庫提要已有定評、刻於學海堂者、一俟知者論定、姑不著録。其他推衍舊說、愈去愈遠、杜撰新聞、益謬益妄、槩爲刪汰。而經問、經咫之合刻於全集者別著録焉。

四書類。 古無四書之名、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其表章孟

子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孟子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程子。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而與禮無涉。梁武帝有中庸義疏、温公會注大學、李子方謂自程子始表章之者、亦未深考也。朱子章句集注亦未標四書之名、即四書或問亦後人所題。元代始以四書標目、明志始有四書一門。今録十家、多存古説、而講章概不及焉。

四書講章如掃落葉、隨滅隨有、不足重輕。聖人之言、豈爲八股計哉。故一切講章皆可廢置、只細玩白文、涵泳朱注、正文邊自有許多小字。然必詳解六經而後再看四書、自然另一境界、與高談講章者斷然不同。余不講講章、嫌其

掩長、甚誤工夫、凡所講者都不必講、其當講者又說不到也。且作講章者皆無大學問、其學問大者必不作講章也。

樂類。　隋志有樂經四卷、其書已佚。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劉總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宜正其文。漢志、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章如愚曰、制氏世爲樂官、所得於竇公者惟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漢學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得於孝文之時。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

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爲恨。而徒以樂書不傳爲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徐師曾曰。古有樂書。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朱載堉曰。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朱竹垞曰。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冑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

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愚案，朱氏以大司樂一章爲經，以樂記一篇爲傳，亦是臆斷。隋志所載乃漢時樂經，與古無涉。沈約言樂經亡於秦，不知何據。葉氏言詩亡樂亡，亦是一偏之詞。要之古樂經之有無不可知，闕疑可也。今所録者凡五家，皆辨律呂，明雅樂者。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一概不及，而録諸家樂經之說於右，使讀者有考。古云禮樂無全書，其言信矣。

古人身通六藝，則樂無有不知者。舜典，教胄子以樂。周官，教國子以樂。内則，十有三年學樂。則樂無有不習者矣。今

則禮經多逸、樂舞失傳、射則付之武夫、御又淪於僕隸、惟六書、九數尚有習者、專門名家、遂成絶學、然去古人遠矣。古學童之所熟習、皆今老儒之所不知、而猶自負其學問焉、吾不知所學者何事矣。

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詩以理其性、樂以陶其情、舞以振其氣。古之教學童者如是、以至於成人、無時或離也。則不但檢束其外、且有以滌蕩其内、而内外交養之功、浸潤培植之法於此可見。樂通於詩、又通於禮、則樂之所關甚大、而惜乎其散佚也。推其散佚之故、由於無人守之、無人傳之、而古人之所以教、所以學、其散佚而不傳者豈

止樂之一節也哉。則古書深堪寳貴矣。今人多輯佚書、其功不淺。假使周末有其人、秦漢有其人、蒐輯散佚、聚爲一書、禮樂之缺或不至如斯。然漢魏所輯、唐已亡之。唐宋所輯、今又亡之。則傳本太少、人罕學習故也。想禮樂闕失、亦是罕習之故。宰我云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信然。

本坊收得　殿本廿四史、明本千家注杜詩、元本鐵崖集、宋詩紀事、經訓堂書目、四六標準、古文關鍵、撫本禮記、宋本書儀、錢氏四種、味經齋遺書、新斠地理志。

光緒四年戊寅、四十九歲。

修書目　經部。

小學類。　古之六藝皆小學也。自漢志以下、小學一類專收聲音、訓詁之文、而歷代因之。舊唐志又分訓詁、小學爲二家。然訓詁即小學也。今分小學類爲五目、一曰訓詁、二曰說文、三曰篆隷、四曰字書、五曰音韻。所録凡一百十家、編爲八卷、訓詁之屬一卷、說文之屬三卷、篆隷之屬一卷、字書之屬一卷、音韻之屬二卷。爾雅本十三經之一種、以之冠小學、則爲十二經、然解釋名物、考証古義、實訓詁之正宗。方言、釋名相沿而作、大體無殊。埤雅、爾雅翼稍泛濫矣、疊雅尤甚、然亦訓詁之支流餘裔。今以雅與雅相次、亦

彙刻五雅之意也。至駢雅、訓纂、廣雅疏證二書，尤極盡心力，非一朝一夕之功，讀者不可輕視。說文亦字書也，然此學於今爲烈，研究既精，著述亦富，不得不別爲一目。其中或校、或注、或明部首、或釋全例，數家相輔，則益精益密，如蔣、如錢、如段、如王，其最著者也。其他隨己所見，各明一義，未包全體者，今本尤多，未暇備載。桂氏說文、吾邑楊氏朱本甚佳，而流傳未廣，翻本相去遠矣。篆隸亦字書也，然如隸篇與楷法溯源，別開生面，實前代所無，冠以續古篆韻，並繆篆爲一類，而隸釋、隸續、薛氏款識、阮氏款識，皆宜與此類參觀。汗簡、佩觿、六書故亦同類也。趙文敏所書三十

二體蟲書鳥篆無法不備，然其來歷不可知，又爲金剛經未許混入。今人所刻百體千文多出意造，不可深信，略知此體而已。字書以凡將篇爲首，此與急就章皆四言韻語，蓋古訓蒙之書也。雖義兼訓詁，而與方言、釋名體例不同，故别出之。凡字通、字鑑之類，皆統諸此。音韻以廣韻爲首，而易音、詩音皆入此類。韻有今韻、古韻、等韻三家，今則無所分别。論古音者顧氏、江氏最爲精當，而陳氏有開闢之功，餘多蹖駁，宜分别觀之，附以六藝綱目、實童蒙之所當知也。

本坊收得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古香齋十種。

光緒五年己卯、五十歲。

修書目　史部。

正史類。　漢藝文志無史目、史附於六藝春秋之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列爲四部、簿錄之體至是始定、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史家之體亦至是始定。蓋自史記、漢書而下、世有作者、皆擬班馬、以迄於今、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萃而踵行千餘年矣。今所錄者凡五十五家、皆爲紀、爲傳、爲表、爲志、依其世代、類而編之。其補正各史、如補宋書食貨志、補元史藝文志之類、皆輔正史、不入他部、而糾謬刊誤之屬亦附入焉、又如班馬字類舊入小學部、然是

書本爲史漢而作、讀史漢先宜識字、因以類相從、附於史漢之後、其他概不濫登。孫氏書目以柯氏宋史新編、邵氏元史類編列之正史、殊屬不合、不敢效尤、蓋正史尊重、不可以私家改撰妄增入也。凡作史以搜採爲先、故讀史以考証爲要。恭讀　欽定二十四史通共三千二百四十三卷、每卷之後皆有考証、其官板之誤、又有　四庫全書考証互相証明、蓋從來所無之本、而又　昭示人以讀史之法也。謹案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十五類、正史其大綱也、餘十四類皆所以証正史也。曰編年、曰紀事本末、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抄、曰載記、皆

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録、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今於目録之中分出金石一門、不但著述滋多、且於考史尤要。於史評類增入錢氏考異、王氏商榷、趙氏劄記三家。此史評之正則、考証之極軌也。終以三書、且以明我　朝作家實事求是、不務虛浮之意。夫必分諸類以考一事、而一事始確、又必合衆史以讀一史、而一史始明、否則典制、事迹膠粘梗塞、地理、職官目瞀心迷、未許其讀全史也。

五十自序。　余以道光庚寅四月十三日生。生妣吳太孺人生子二、殤一、次生余、女兄一。嫡妣梁安人生伯兄、伯姊。

余行二、府君切文章華國之思、名余文光、字星垣、或呼斗垣。自字曰酉山。生三歲、太孺人棄世、隨繼妣温安人撫育以長。五歲庭訓、教法備於譜。八歲從伯兄讀書。十歲就外傅。府君尊師重道、督責甚嚴。塾師講性理、頗樂聽。有負書售者、期必得而後已。十四授室梁氏。十五温安人棄世。十六府君棄世、伯兄繼治家事、因得息心讀書。而失怙以後、所學多謬。十九歲赴弟子試、四試不取。二十六歲補弟子員。是年、子士珍生。自十歲至二十六歲、學不純師、略無進益。自十六歲至二十五歲、十年之間、業以病廢。二十七歲授徒讀書、頗得相長之益。二十九歲補增廣生。三十一歲

食廩。三十三歲遇改元恩科、舉於鄉。是歲、伯兄卒。三十以前爲科舉學、至此始知讀書、而所藏日富。四十歲、喪妻、繼娶趙氏。四十三歲、公車北上。試畢、未赴挑場、自揣才智甚短、當途豈須一我、素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耳。勸者苦口、舊有京官銜、遂託以逃、築室藏書、自號蘇溪漁隱、以見志。閉門授兄子士琪、子士珍讀書、意甚得也。三十以前學近於俗、功多誤用。四十以後所見略廣、始悔前日之非、因盡發所藏、肆力古籍、隨手所得、編爲日記、苦無良友、孤陋不免。喜潛邱之說、爲考據學、枝枝節節、愧未精確。五十歲、子士珍歿、孫一歲。傷子之悲、舉世過情、講學家嘗於此處用功、

使心得正、然失一良徒、深爲可惜。古人有所感觸、發奮著書、今之目録猶是意也。求之古人、固無萬分之合、爲家塾讀書計、尚不大謬。昔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余五十而憒憒若是、猶爲此支離破碎之學、身心性命之理何日玩索焉。然所業不能忘也、閑中追憶、筆而存之。時光緒五年八月十一日也。

古人有與吾相似者。許散愁曰、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散愁北齊人、所云不登、不入、並非卓行、然在六朝之際、移風不易。今之理學家必不如此、而漢學家或所不免、

且有篤嗜者。甚矣、寡慾之難也。想講學者必有强制禁止、使不得行、而心不能已者。然有不必講學、而深惡痛絕者、則所性然也。予雖不必深惡痛絕、而素所不好、自不能染、非强制之而不行也。大學言有所好樂、當好樂者也。當好樂者、猶有正不正焉、故誠意者宜正心。若不當好而好之其爲不正甚矣。

讀史郄視三卷。　國朝李塨撰。塨字剛主、號恕谷、別署蠡吾、蠡縣人。是書無序跋、不紀年月、取歷代史事論其得失、感慨於治亂興亡之故、務使人內外交修、文武兼備、爲經世有用之器、而洗其浮華委靡之習、持論甚正。防風倈儒

之喻、尤切中當日情事。但其所引陳陳相因、爲前人已論者十之七、未論者不過十之三。恕谷所著大率如此、蓋能舉其大綱、而節目不免於窠臼者也。凡書大綱既正、雖稍有疏漏、不足爲全書之累。若大體已壞、雖小有補綴、不足登著作之堂。家藏恕谷書數種、卷帙寥寥、鈔刻不一、議論恐本古經、確有所見、非無據而云然。其學出於西河、堅僻崛強之氣時露於一鱗一角、亦不必曲爲之諱。蓋硝黄之力量足以補偏、使參术之性情望而却退。易以陽剛爲君子、以陰柔爲小人。誠齋易傳以乾剛立論、貫串全書、爲切身切時之易。是書可云切身切時之史。向者流傳未廣、今

王君文泉刻入畿輔叢書，使讀者有所興起，則刻書之功有裨於世道者不淺，以視　昭代叢書專採小說、無關實用者爲何如哉。門人攜來此書，急讀一過，不免訛字，已粘籤記注，暇日覆校，先擬提要如右。光緒五年九月初七日，耿文光記。

阮氏曰：南江先生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緝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譌，欲删傳若干，增傳若干，未見其書。文光案：邵氏南江文鈔有提要，與四庫提要略有不同。孟子疏今有焦氏正義，可以無憾。宋史南渡以後尤爲荒謬，東都賴有王氏事略，邵氏因先輯南都事略，而宋志亦

有草稿詳見本集陳氏序。

本邑收得小腆紀年坿考、程氏易簡方、明本運氣易覽、本草經疏、漢印分均、佚存叢書、泛槎圖、此木軒四書説、明本醫壘元戎、通鑑總類、韻府拾遺、荊川五編、古文苑。

光緒六年庚辰、五十一歲。

修書目　史部。

編年類。　古史官掌定世本、其篇目有紀、有傳、有世家、史公據世本爲史記、增以表、志、歷代因之、是爲正史。晉汲冢得竹書、文意大似春秋、紀事多符左氏、知爲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干寶輩爲編年書、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録皆

其遺制、則編年亦正史也。但編年一體、時代不能相續、故次於正史之後。今所録者凡二十七家。荀悦依左傳體爲漢紀、言約事簡、大行於世。温公用左氏編年之體、倣荀悦簡要之文、網羅衆説、成一家書、後有作者、莫可及已。李氏長編舊多抄本、而完全者少、活字本亦不見佳、近有局本、校勘甚精、遠勝張金吾本、再歷數十年、亦希世之寶也。李二曲謂長編不足觀、實一偏之見、非定論也。徐氏通鑑後編　四庫收之、而其本不傳。畢氏續通鑑詳於徐本、當時助修者爲邵氏晉涵、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而人或不知、因表章之。朱子因通鑑爲綱目、不知何人摘取二字題爲綱

鑑、名已難通、其書可知。明本如王世貞之綱鑑會纂、顧錫疇之綱鑑正史約、今本如坊行之綱鑑易知録、皆俗本也、悉爲删退、使讀史者無寓目焉。　御批通鑑輯覽、今本敬謹校刋、略無錯訛、人奉一編、而千古之是非定矣。

聖人至公之論、豈諸儒所能及哉。

紀事本末類。　此體始於宋袁樞、前此無有也。　四庫總目別立一類、今敬遵之所録凡十一家。一書備諸事之本末、如北盟會編是也。一書備一事之本末、如平臺紀略是也。與紀傳、編年經緯互觀、最便記憶。谷氏之書、其文可誦、尹甚愛之、特爲表出。

別史類　別史者、猶大宗之有別子。編年、紀事二體皆與正史並列、其上不及正史、下不及雜史者、陳氏書錄立別史一門、後遂依之。今所錄者凡二十五家、雖歧出旁分、體製不一、皆足以羽翼正史、互相証明、讀史者貴集多本也。隋志有古史一門、今刪併之。實錄雖編年之體、自與通史有異、今列於別史、不從陳例。明史列於正史、則史稿當爲別史。國語雖爲古史、而所紀爲各國之事。今分出之、不使相混。蘇轍古史、羅泌路史、文可誦讀。李贄藏書、其書可焚。當時僞學惑世、人甚尊之、因著其書、以貶其惡。尚史眉目不清、予細考之、並著其說、當時人盛稱之、從無訾議者、不

知何故。邵氏著宏簡録、勇於自誇、寻不欲觀。柯氏著宋史新編、甚至自宮人不稱善。凡史不可妄作、有史才、有史學、有史臣之相助、有史策之可依、而後可以成書、否則鮮有合者矣。

雜史類。雜史者、正史、編年之外别爲一家。左氏外傳不列經門、戰國策謀究非子類、體既不純、言或失實。自後羣才繼起、作者益衆、或抄撮舊史、或編輯新聞、又有委巷之談、迂怪妄誕、自爲一家、眞僞莫辨。馬氏遂考雜史、雜傳、霸史、僞史、史抄合爲一類、因仍舊文、不加考訂、遂與雜家、小説互相淆亂。鄭漁仲嘗謂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傳記、

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也。今所錄者凡十五家。貞觀政要專美一朝、渚宮舊事專紀一地。至於宋石之記、靖康之錄、或具一事之始末、或成一代之全編、均非小說、則史類也。至於明季稗編、荆駝逸史、本子部之載書、然事關軍國、言及廟堂、足以存掌故、資証質、述明末之事者必取之於此、與他叢書之種類不一者有異、因殿於雜史之末、使讀者備考焉。

京廠收得明本陸放翁全集、五禮通考、六藝綱目、班馬字類、汲古閣宋名家詞、開元占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光緒七年辛巳、五十二歲。

修書目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右史記動、起居注是也。左史記言、詔令是也。起居注古本久佚、不能建類。詔令奏議、唐志始立此門、深合古義。今所録者凡十五家。單行之奏議亦别集類也、歷代之奏議亦總集類也。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附春秋後、則論事之文宜歸史部。黄氏千頃堂書目移制誥於集部、馬氏通考以奏議一門居於集末、皆於理未安、今不復從。凡屬奏稿皆歸此門。至於各集中之奏議與集並行、不當複出、惟著大略於注中、以備檢閲。所藏奏議尚多、别存其目、茲不備列。

傳記類。敘一人之始末者爲傳、始於晏子春秋。敘一事之始末者爲記、始於孔子三朝記。大戴禮篇名。舊本目録多混同無别。謹案、四庫全書傳記類凡分四目、附以别録。一曰聖賢、如孔孟編年之類、非親炙鄒魯者不之及也。夷齊爲脩聖、爲古賢、亦得與焉。二曰名人、如魏鄭公諫録之類、凡録一人爲一書者、皆歸於是。其體有年譜、有外紀、有行實、有家傳、有遺事、有里志、廟志、紀功而誌美、闡幽而昭德、凡所褒揚者無不至也。三曰總録、如列女傳之類、凡合衆人爲一書者皆歸於是。其中如歷代名臣、各方文獻、道學源流、聖門人物以及高士、卓行、儒林、循吏諸傳、義在稱美、

與名人同例。又如元祐之黨籍、東林之講席、美中不足、禍遂隱中於家國。讀史者不能不致慨於二三君子也。至於君鑒、臣鑒、吏鑒、璫鑒、顧名知義、自不得與孝史忠編同爲一編。斯類也、彰善而癉惡、垂芳而示戒、凡攸關於綱常名教者、燦然備列、有志於世道人心者所宜三復也。四曰雜録。如驂鸞録之類、皆叙事之文也。其中如西征、東祀、遊粤、客杭、爲紀程、爲日譜、爲録、爲志、其類不一、故曰雜録。至安禄山、黄巢、劉豫、逆亂之人、自爲一傳者、附載於末、命曰别録、示不與諸傳比也。其割據僭竊之雄、別附載記、征討削平之事、別入雜史、均不與此同科。今所録者凡七十四家。

自孔子編年至闕里志、聖賢之屬也。自晏子春秋至東原年譜、名人之屬也。自古列女傳至詩社宗派、總録之屬也。高士傳、卓異記因無佳本、故不著録。詩集小傳本宜入詩文評類、因可考 國朝人物、遂附於己未詞科録之後。四庫雖無此例、然亦傳之類也、尚不爲泛及。自攬轡録至尋親記、雜録之屬也。別録無書、闕而不備。其他傳記尚多、亦不暇悉載。

史鈔類。、 史鈔一門始自宋志、其刪削之書、則自古有之。今所録者四家、其體有徵與分門、刪繁摘句之不同、破碎漏略、自所不免、然皆宋元舊本、足以考證諸史、故可貴也。

北宋本漢書、今藏書家絕無其本、　四庫所收亦三吳校正之本。兩漢博聞所錄、眞北宋本也、而諸家未道、因表出之。他如舊本冊府元龜及元本通志略、皆宜與全史互勘、大有益處、此亦史抄而別有部分者、特爲拈出。至於讀史快編及史緯等書、體例既乖史法、據依亦非善本、雖屬史抄、無長可取、悉爲刪退、別存其目、以見史抄雖易事、出於庸手不足觀已。

載記類。　載記者、七略之僞史、隋志之霸史也。恭讀　四庫全書總目、以偏方諸史皆非當時僭撰之本、曰僞曰霸、殊失其實。班史、晉書皆列載記、實立乎中朝以敘述列國

之名也。因準其例、總題曰載記。於義最爲允當。今敬遵之。所録凡十八家、皆偏方僭亂之遺蹟也。其書皆後人所追記、且多殘缺不完之本、所題撰人名氏亦或彼此錯異、考據家偶有校及者、亦未能悉復其舊也。吳越春秋、越絶書皆古書也、惜無善本。

京廠收得畫史彙傳、儀象圖、道德寶章、金石苑、仿宋本景定建康志、浙江採進遺書録、寶刻類編、南宋羣賢小集、玉芝堂談薈、句曲外史抄本、契丹國志抄本、吳越備史抄本、齊乘、　殿本紀事年表、職官表、詩餘賦彙、原本毛詩稽古編、四六叢話、疇人傳、明詩綜、新舊唐書合抄、廿二史四譜、

緝香堂山谷全書、孔氏所著書、十國春秋、宋本雞峰普濟方、明本藝文類聚、升菴集、古樂苑。

光緒八年壬午、五十三歲。

修書目 史部。

時令類。 庖犧仰觀天象、堯典敬授民時。自古帝皇、皆以節候爲重。春秋每年書春王正月、言王者上奉天道、下布政於十二月也。其勒爲成書者、夏有小正、周秦有月令、然皆雜於大小戴記、周書、呂覽之中。其專爲一書而義兼衆美者、莫詳於杜氏之玉燭寶典。代有作者、漸失其初。上録天宗帝藉之宜、下及條桑刻草之勢、故前史列之農家類。

今仍依陳録別爲一門、凡所録者五家、皆以月令爲綱而推廣之者。他如荆楚歲時偏於一方、歲華紀麗近於類典、別入他部、概不及焉。

時令一門、體甚重大、諸家書目不免濫收、謹擇莊重者入之、刪退一切、斯與類稱。玉燭寶典向無傳本、今刻入古逸叢書、幸而遇之、遂冠於首。夏小正、時令之古本也、向附於經部大戴禮之後。今注本既多、理應分出。乎著紫玉函書目、遂冠於時令門之首、甚爲允當。而兹目既成、不便移動矣。

地理類。　三代、秦漢之專志、久佚不傳、載於周禮、班史者

其大略也。唐志存者寥寥無幾、間有殘闕、亦無從考補。宋志詳於南方、其佳者皆有所依據、蓋當時舊本猶存、故得以奉爲圭臬也。其踵事增華、承源衍流、太平寰宇記、即今志之祖本。明關中人喜修志、以有數書在前故也。其夸飾土風、標榜鄉賢、雖明志之陋習、而名作亦所不免。我 國家肇造區夏、統括寰瀛、四方大其和會、百產益以蕃昌。乾隆八年 詔修大清一統志、補前朝輿地之遺、正歷代史書之誤、蓋其盛爲自古所未有、故是編亦自古所未聞、誠輿志之極軌也。各省志初纂之本略具厓岸、而訂訛補漏、視明爲優。其續修之本愈後愈勝、或久於歲月、或出

自名手、體例既允、考証尤確。光嘗合新舊志互觀之、因詳知略、因密見疏、於此中獲益不少也。方今　治化昌明、羣賢輩出、地理之學且有專家、如顧、如錢、如戴、如洪、其昭昭者也。凡所著述、皆足垂法。惟府州縣志纂次非人、則蕪雜殊甚。其人物百不能識一也、其藝文十不能取一也。然以晉志而論、人物雖繁、有遍考而不得者、如河汾諸老是也。諸老八人、有合刻詩集、不可知者二人。藝文雖濫、有習見而可喜者、如絳守園池記注是也。此記無注、不可讀。絳州志中有注。以此推彼、他方皆然矣。好古者無論精粗、廣爲蒐羅、苟得十一於千百、則所資於考証者不少也。況乎名山可以卧遊、斷碑可以稽古、所

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此學是也。若夫秉筆修志、大體宜知沿革居首、因前以統後也、而以星野爲始者非是。藝文殿末、以從而証前也、而以文體備數者非是。其中有官事焉、有民事焉、有守土之鑑焉、有居鄉之鑑焉。邊防通於兵、水利通於農、兵農具修、通於政典。山川兼考、通於故實、紀載通於傳記、談論通於説部、歲時通於月令、物產通於倉雅。苟非積學功深、知周識遠、佐以考証之文、裁以簡雅之筆、未易肩斯任也。平日之聞見不孤、則臨時之舉動自適。若繙閱數本、依例爲之、雖差强人意、究非根柢之學也。謹案、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凡分十目、總以六綱、首

尊宸居、宫殿之屬。次大一統、總志之屬。次辨方域、都會、郡縣之屬。次崇實用、河防、邊防之屬。次備考核、山川、古蹟、雜記、遊記之屬。次廣見聞、外紀之屬。今所録者凡八十五家、擇其尤雅者登之、分爲四卷。古志自周至明爲二卷、上卷則最古之志與總志、郡縣各志也。今志官本爲一卷、私家名作爲一卷。其山川、古蹟、雜記之屬皆列下卷、而亦無甚區别、惟以外紀終焉。有志於地理之學者、可以觀其大略矣。昌黎韓文公曰、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户。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者、方欲退而往學焉。昔賢之言如此、此學之重可知矣。

職官類。官制莫詳於周禮、而歷代之專書傳者甚罕、其見於諸史百官志及通典、玉海諸籍者皆撮舉大凡、缺而不備。今所録者八家。孫觀察所輯漢官數書乃斷簡殘編、非其原帙。唐六典雖具一代典章、而官多重複、且不免宋人之議。麟臺、翰苑二書所紀僅一官一曹、雖云賅備。恭讀

欽定歷代職官表、貫穿羣書、兼綜百代、原原本本、罔弗具矣。漢舊儀本儀注之屬、宜入之政書類、以其多言官制、依陳録列之此類。御史臺精舍碑、郎官石柱題名亦職官類之書、以其爲碑、爲石柱、又録自石本、遂入之金石類。牧民忠告、百寮金鑑凡屬官箴者皆職官類也、所收甚

繁，別存其目，茲不贅列。考陳録有唐職林三十卷，馬永錫撰，以唐六典爲主，而附以新史所載事實，頗采傳記、歌詩之屬。又職林二十卷，楊侃撰，未知藏書家有此本否。然私家著述，多記典故，恐與官制無涉。司馬温公有官制、學制各一卷，今亦未見。顧甯人、錢竹汀皆精於此學者，其説可覆按也。

御史碑、郎官柱二石，皆唐人，自唐初至宣宗二百餘年，姓名可考，石在西安府學。

政書類。 謹案：四庫全書總目政書類一曰通制之屬，如通典、通考、會要、會典、李氏雜記、漢制考，以一代之書該

六職之全者是也。二曰儀制之屬、如漢官儀、開元禮、謚法考、元號略、帝系、年號考、　國學禮樂録、文廟從祀考、凡春官所掌是也。三曰邦計之屬、如救荒活民書、錢通、康濟録等書是也。四曰軍政之屬、如歷代兵制、補漢兵志、馬政紀是也。五曰法令之屬、如律例是也。六曰考工之屬、如營造法式、　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凡百工之司於官者是也。錢溥祕閣書目有政書一類、故　四庫據以標目。隋唐志載故事數十家、皆臺閣府署舊制及諸遺風曩跡。西漢有掌故之吏、以主故事、則名之所起遠矣。考馬氏經籍志所載、如貞觀政要、通典、會要、聖政録、寶訓、年號、宮殿等名、會計

録、賑濟録、財賦志、和買事宜、貨泉録即政書類也、而皆以故事總之。其職官、刑法、地理、時令、譜系、目録皆與故事爲一門、而其中不盡爲朝章典故、則其類有當有不當矣。書目答問政書類以三通爲歷代通制之屬、以會要、謚法、漢官、唐六典爲古制之屬、以　大清會典、通禮、吾學録爲今制之屬、甚爲允當、私家書目悉宜依之。今所録者二十一家、皆通制、古制、今制之屬、其非國政朝章者概不之及。通志本在別史類、今　殿本三通合爲一部、因並録之。錢譜有關於錢法者方可入政書類、其專爲考訂文字者可入之小學類、其有圖無説者可入之譜録類、其有圖有説

者可入之金石類。今之好古者泉譜錢成一家之學，與鐘鼎並詳爲考據，而不及錢法，則金石書也。今日官書如品級、處分、賦役、漕運、鹽法、學政、科場、軍需、刑案、工程、物料、臺規、各部則例之屬，各有專書，所司掌之。其綱要已具會典、散見經世文編。

同學諸子會十八爲課，自題其卷曰求是齋，視之欣然。漢學之實事求是，雖未必知，然顧名思義，引端竟委，當必有奮然興起，與古爲徒者，遂爲之序其緣起，勉以漢學，並集孟子句爲聯，書而與之，使之張壁，求有餘師，誦詩讀書，求其故。是誠在我，專心致志，是不難。

京廠收得兩漢紀、行水金鑑、萬首唐人絶句、法苑珠林、張刻廣韻、集韻、玉篇、大事記、抄本遼史拾遺、元明臣事略、萬姓統譜、樂府詩集、明本宋文鑑、秦刻三唐人集、詞學叢書、蘇魏公集、宋本經外雜抄、爾雅翼、宅京記、明本貞觀政要、元本道園學古録、廣金石韻府、明本三因極一方、絶妙好詞箋、祁説文、曝書亭集、宋本班馬異同、元和郡縣志、儀禮集編、抄本三垣筆記、明本元英詩、抄本一鳴集、人物志、詞學全書、越校斜川集、鶴徵録、南江文鈔、忘筌書、歷朝詩集小傳、隸韻、紀評蘇詩、閣帖考正。

光緒九年癸未，五十四歲。

修書目　史部。

金石類。　宋志以金石入目録類、　四庫書目因之。我朝治化昌明、人文蔚起、金石之學專門者五十餘家、著述之富、行世者千有餘卷、因别爲一類、所録者凡六十七家。先石經考、尊經也。石經本宜入經部、而所藏開成石經、國朝石經皆無全本、故但以考石經者入此類。次石鼓文、王氏萃編首石鼓之意也。光嘗於朱氏石鼓考三卷之後纂集近人之説、並朱氏所遺者凡百十條、載於目録學。此其大略也。次御史臺精舍碑、郎官石柱題名二種本職官類之書、以其爲碑石、出於拓本、故入此類、亦孫氏書目之

例也。次自歐、趙、洪以下，迄於今人，凡金石佳本無不遍搜備錄，得以窺見一家之學，但經眼而非所藏者不錄，故各省金石書之精審者尚有未收，猶待訪焉。次金石諸例，此等書尤要，宜尋常熟玩，使有據依，否則碑版文字不能下筆。今人多率爾操觚，則未見此例故也。終以泉譜，近取泉有專家之學，其考證與鐘鼎同功，故殿於金石之末。其有圖而無說，或有說而非專家之學者，仍入之子部譜錄類。平津館書籍記以漢銅印叢入史部，則印譜亦金石類也。然印文無甚考證，仍入之子部藝術類。金石書有目錄之屬，如輿地碑目、寰宇訪碑錄之類是也。有文字之屬，如金

石文字記、金石文跋尾之類是也。有圖象之屬、如金石苑、金石索之類是也。有義例之屬、如漢石例、金石三例之屬是也。然或録目而不録文、或録文而無跋、或題識而不録全文、殊難細分。又或專考一碑一帖、專誌一方一隅、各有限斷、不及其他。今惟以類相從、而亦不甚區別。又如小學類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有石本。漢隸字源諸書、譜録類之博古考古諸圖、總集類之古文苑、續古文苑、皆與金石類相通、可並觀而互證也。

目録類。　目録之學、乃學中第一要事、不知此則書之面目且不能識、安問其它。歷代書目傳者甚罕、近世藏書之

家雖多、而簿錄亦少、故目錄一門最爲寥落。今所錄者凡三十五家、分爲三卷。前代公私撰述爲一卷、皇朝官書爲一卷、私家所著、終以外國爲一卷。目錄一門、未有富於此者矣。歷代書目載於各史藝文志、經籍志者皆有錄無說、其有說而最傳者晁、陳二家之書、世盛稱之、然亦粗陳其大略、而未能極盡其精微也。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於學問之授受、詩文之支派、靡不窮究源流、指陳得失、實從來未有之目錄、永宜奉爲典要者也。至於孫、黄諸家、或辨板之精粗、或別本之眞僞、使讀書者知書、編目者知目、學者由是而入、依目訪書、以書印目、庶不爲俗

本所誤，而可臻絶學。

隆平集。宋曾鞏撰。太宗即位，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爲三館，盡遷文籍置焉。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初乾德中平蜀，得書一萬三千卷，開寶末平吳，又得二萬卷，參舊書爲八萬卷。洎化元年李至等言，藏書之府，漢麒麟、天祿閣在未央宮中，命劉向、揚雄典校，謂之中書，即内庫書也。後漢東觀，光案：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劉珍等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黄香入東觀讀所未嘗見書。亦在禁中。桓帝始置祕書監，掌圖①祕記，謂之祕書。魏分祕書爲中書，而祕書監掌藝文圖籍。蘭臺亦藏

書、故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晉宋皆有祕書之號。晉孝武好覽文藝、敕徐廣料祕書閣四部三萬卷。宋謝靈運爲監、補祕閣之遺逸。齊末兵火、經籍散亡。隋煬帝寫祕閣二書、分爲三品、於觀文殿廊貯之。隋志、平陳以後、經籍漸備、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唐開元中、於乾元殿東廊寫四庫書、以充內庫、命褚元量、光案、宋考作無量。馬懷總其事。舊唐志、元宗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後以集仙殿爲集賢殿、內置書院。今陛下建祕書閣以藏奇書、頒明詔、俾與三館同列、不隷京百司。

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每一書已、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固依

七略爲藝文志、則書雖亡而猶存也。晉有荀勗中經簿、元帝書目、義熙祕閣目。宋有殷淳四部、王儉七志。齊有永明祕閣新録。梁有文德殿、尚書閣、華林園諸書。任昉所部、劉孝標所校、殷鈞、祖暅、阮孝緒所撰名録。自晉以下、國史無述、至隋書始勒成經籍志、附七録之目於下、蓋合數代之目爲之、而書賴以僅存。唐六典、祕書郎掌四部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景、避丙字、金石目有說。丁爲之部。中經部即分甲、乙、丙、丁爲四部。唐會要、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舊唐志、殷踐猷等重修羣書四部録二百卷、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録。孫逢吉目、宋龍圖閣藏太宗御書、閣之四壁設五經圖、其下立

六閣。長編、張觀、李淑、宋祁編三館祕閣書目、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當時諸儒皆有論說、晁志、陳錄取法於此、紹興中改定此書、恐去其說、幷通考尚存其概。劉知幾譏隋志騁其繁富、撰志者宜除此篇。鄭樵謂崇文目録之下何用一一强說、使人意怠、皆贊說也。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眞宗。兩朝志、仁、英。四朝志、神、哲、徽、欽。俱見玉海、互有不同。宋史刪其重複、合爲一志。元祕書志十一卷、儲藏甚富、惜不分著其目、有冊數無卷數。洪武初采書北平、而修元史者竟闕藝文、不知何故。錢竹汀於元史用功甚深、有補元史藝文志、然究不若初修之時親見其本之爲得也。明代藏書之富盛於前朝、相傳文淵閣所儲雕本十之三、抄本十之七、盡不特宋、金、元所遺合而爲一、且奉使

者復命、必納書於庫、古未有也。惟簿録遠遜前代、如文淵閣書目、不詳篇卷、不著撰人、覧者茫然。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葉文莊菉竹堂目、范氏天一閣目皆然。王圻續通考錯復紊亂、更不足觀。焦竑國史經籍志分撰明史而作、故曰國史。所據非見存之書、且考証未詳。惟涿州高氏百川書志、連江陳氏一齋書目、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周藩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目録、皆詳列篇卷、姓名、差强人意。而祁氏於類書、説部、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尤足法也。元史不列藝文志、已開不甚重書之風。考唐、宋、元藏書咸極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員、曝書有會。明以百萬卷祕書

責之典籍一宗、又皆背生、不知愛重、土苴視之、盜竊聽之。萬歷乙巳張萱等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略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遺之、惜已殘闕、無足觀者、其詳見於野獲編。歷代祕閣藏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洪武平元、所收書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士於是乎不知古。會要、日歷之類、非預纂修者不得見、士於是乎不知今。其詳載於日知錄。此明代之所以無實學也。蓋設科專尚帖括、愛博者竊大全而止、其有稍逵於學官所頒者、輒獲罪戾、以故人不讀書、而四書五經大全之作、又皆勦襲了事、不能不致慨於一二諸臣也。

明黄佐南廱志二十四卷、其中經籍一門成於梅鷟、敘述最詳、可採者亦多、惜殘缺太甚、今亦不復著録。宋遂初堂書目刻入説郛、其一書兩目者皆佳本也。天下好書者固多、藏書者亦不少、惟精於目録者甚難其人。四部之大浩若烟海、非通貫始終、不能舉其大綱、非分清支派、不能條其節目、非深入其中、心知其意、不能暢發其旨趣、斷定其是非、得其門者或寡矣、故藏書而不知書者比比然也。

史評類。

全史中有論贊、即史評也。他如荀悦漢紀、温公通鑑、子由古史、皆有論議附於本書。其勒爲一書者則自史通始、其文沿六朝駢偶之習、而識見高卓、後有作者、莫

之及也。今所錄者凡十家、自史通以下取者寥寥、而殿以錢氏考異、王氏商榷、趙氏劄記三家之書或研究數十年、或翻閱數十次、思之至深、考之至當、故愚以此爲史評之正則可以上接史通、下開法門也。至於鍾惺之史懷、程至善之史砭、或爲偏論、或屬迂談、凡若此者一概棄去。蓋讀史宜博覽精考、非掉弄聰明之事也。

京廠收得抄本涑水紀聞、歷代史表、樂律全書、　殿本音韻闡微、抄本剡錄、駢雅、訓纂、西魏書、微波榭戴東原集、翁校華陽國志、金薤琳琅、金石契、抄本吳淵穎集、王荊公詩注、白田草堂存稿、天一閣書目、金石存、金石錄、印人傳、抄

本宋季三朝政要、同書兩漢金石記。

光緒十年甲申、五十五歲。

修書目　子部。

儒家類。　明道立言、儒家尚矣。漢學雖各守師承、究於經義爲近。宋學多依附門牆、其去儒宗益遠。今所錄者凡五十家、分爲二卷。自唐以前爲一卷、無所謂門戶之競也。至宋至今爲一卷、即所稱道學之傳也。大旨以濂關閩洛爲宗、數大儒之說皆足以羽翼經傳、垂諸萬世而不朽。其餘藉詞衞道之辯論、無關痛癢之語錄、概不及焉。通天地人謂之儒、未有束書高閣、空談道德遂可謂之通儒也。

凡教子弟、使其日對書本、不離父兄之側、便可望其有成。更以嘉言善行時時講說、廿二史言行錄最好。使之隨知隨行、積久自化、總要在心性上涵養、不知不覺自出於正。

讀書須集多本參互考訂、長短可以相資、純雜不難立判。大要在虛心涵詠、勿執己見、一得之愚、未可自矜、宗其師說、亦必遂是、師弟互相詰難、最爲有益。

每部書必須通徹融貫、方爲我有。講習必分數次、訓詁字義爲一節、考究名物爲一節。初學入門、必由於此。次則分類讀之、合部讀之、既探其根本、勿忽其枝葉、識高於頂、心細如髮、自然有得。最忌鹵莽、更怕間斷。

使鄭、董入於宋、必是真宋學。使程、朱生於漢、即是真漢學。望鄭、董而惟恐不及、何暇毀宋學。企程、朱而惟恐不至、何暇議漢學。儒求爲己、是爲君子。紛紛競辨何爲哉。文王之民讓耕讓畔、宋代之士爭戶爭門、是大違先王之教也。內則曰、六年教讓。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虞書美堯曰、允恭克讓。子貢稱聖曰、溫良恭儉讓。讓、美德也、則爭爲惡德、故君子無爭。三代之隆、型仁講讓、其風俗之良、士風之厚。讀書者宜無所不知。而必欲定漢宋之優詘、評朱陸之異同、非聖人復起、誰能服其確當哉。

性理書宜看其學問處、傳言語純粹者方爲有益、其學問

詩而言詩未統、言雖統而學未博者，最宜分别清楚，不可爲其所惑。國初黄學盛於南、孫學盛於北、李學盛於西、陸清獻皆以爲不然。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皆素所篤好者也。

漢學家言理之書，吾不能曉也，大意在駁倒宋學。

中年好讀理學書、語録本子甚多，正言莊語、對之肅然，因欲效其所爲，編成卷帙，而摇筆即來，且恐與前人相複，遂不敢多說，僅存數則如右。仁者其言也訒，不但不出諸口，亦不可妄筆諸書也。

兵家類。軍禮爲五禮之一，其重可知。三代之遺，略見於

司馬法。漢志兵家流有權謀、形勢、陰陽諸類、凡七百餘篇、古有此專門之學、而其書久佚。左氏精於叙戰、人所共知。史記兵法如主兵從何方來、敵兵從何方往、東西南北歷歷如繪、雖不及左氏之變化離奇、後之作史者莫能及也、殆不負其所受氏、而能傳其家法歟。吾欲從全史中抄歷代兵法彙爲一書、恐有已成者、似不必也。今所録者凡十七家。孫、吳以將才著書、故其言千古莫外。其他儒生所纂、或拘牽而不適於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爲敵所困宜矣。古來僞本流傳、詞不害理、取備一家。明代惟戚繼光之書明白曉暢、可爲孫吳注脚。其它所輯兵書半雜術數、或近

兒戲、皆棄不取。

法家類。　法家之意、明刑弼教、而其流爲刻薄寡恩。刑名之學、　　　　　　　　　　　　　　　　　　　　　　聖世所尚。漢志法家不列管子、隋唐志始列管子於法家、至今因之。茲所録者凡四家、因古刻甚少、詳爲考究、其現行諸本概弗之及。

農家類。　漢志著神農二十篇、如醫家之依託黃帝、而其書不傳。唐志雜以歲時月令及相牛馬諸書、至於錢譜、相貝之屬、觸類蔓延、直齋譏之、誠當矣。然書録所載、桐譜、橘録、糖霜、蟹略之類、亦與農務無涉。今所録者九家、皆農務本業、有裨實用者、其餘悉爲刪退。明人刻便民圖纂十六

卷、首列農務女紅圖二卷、凡有便於民者莫不具列、其意可嘉、而書不易得。愚謂農書宜取其便、他非所急也。

京厰收得宣和畫譜、廣雅疏證、史記菁華錄、小蓬萊金石文字、復古編、詞綜、詞綜補遺、　殿本評鑑闡要、元豐九域志、古韻標準、金石三例、金石廣例、元和郡縣志、綱目釋地糾謬、明本唐文鑑、全唐詩錄、全金詩、原本杜詩鏡銓、隸辨、詩倫、六朝文絜、書畫跋跋、繪事備考、隸釋、貨布文字、廣川書跋、畫跋、名醫類案、書史會要、畫史會要、石鼓文鈔、嘯堂集古錄、六研齋筆記、碑板廣例、離騷圖、王氏書院抄本服制通釋、物理小識、正續筆叢、明本雍錄、唐六典、抄本珊瑚

木難、元本圖繪寶鑑、吉金所見録。

光緒十一年乙酉、五十六歲。

修書目　子部。

醫家類。　醫家者流、子夏指爲小道、朱子鄙爲賤役、似不足重輕矣。然其關係甚大、故記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解不三世爲不讀三世之書、其説差長。而書無定論、愚以伏羲之易、神農之本草、黄帝之素問當之、似爲近是。醫師之法載於周官、而惠注最詳。和緩之言見於左傳、而專書不顯。然其片語單詞、尊爲經典、宜熟玩也。其他專門之書、今所録者凡百十五家、分爲四卷。羣經音義古本多佚、唯

醫家自周迄今代有作者、流傳不絕、雖師門之授受、宋元以降不免紛爭、而各自成家者具有見解、所以能信今而傳後也。明人著述恢心者甚少、而醫門諸部差强人意。此學宜觀近代之書、而參以古義、勿泥成方、勿執己見。書無論其漢晉宋元、師意爲要。藥無問其温凉寒熱、中病而止。非變動不拘、神而明之、未易窺斯道也。古云醫者意也、愚以爲醫者易也、明於易而思過半矣。因備列諸家、而俗本不及。

隆平集、太平興國中編成方書、賜諸道州郡、謂之太平聖惠方一百二十卷。仁宗命太醫校定黄帝内經、素問、難經、

巢氏病源等、模以頒天下。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蟲者爲慶歷善救方、命參知政事丁度序之以頒天下。命太醫集諸家已試之方、删去浮冗、而標脉證、兼敘病源、名之曰簡要濟衆方、且會崇文院分作上中下三册印頒諸邑。今②太醫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腧穴銅人式、一置醫官院、一置大相國寺。惟一又纂集所聞、糾正訛謬、爲銅人鍼灸圖經以進。上命夏竦爲之序、而模以頒天下。

天文算法類。　算法自隸首以來詳於周官、述於漢晉、明於唐、精於元、至我　朝而大盛。今所録者凡四十家。自古步算、占候分而爲二、周禮馮相保章所司各異、漢志天文、

術譜判然兩類、宋大觀算學合而一之、非也。然天文與算法實相表裏、今亦不復區別。前所列者名算學十書、綴述久亡、止存其九。宋之秦、元之李、其最著者。明萬曆間利瑪竇③航海至廣東、此西法入中國之始也。穆尼閣新西法與舊說互異、薛氏所譯語焉不詳、故知其術者絶少。梅徵君爲　國朝算學第一、而法兼中西。江、戴囿於西法、文字艱深。惟錢竹汀集其大成、方之勿菴、未易軒輊也。李尚之、焦里堂、汪孝嬰爲談天三友、而李尤勝。董方立亦尚之之流亞、使永其天年、算學未可量也。其他書有未見及學有未至者、不詳述焉。

術數類。術數之學，淺鄙近利，信之者衆，故爲之者多。雖無足取，而古法存焉。其傳自秦漢者或驗或不驗，不可得知，惟其術之流傳由來遠矣。謹案：四庫書目術數類分七子目，一曰數學，二曰占候，三曰相宅相墓，四曰占卜，五曰命書相書，六曰陰陽五行，而雜技術附焉。今所録者凡二十二家。數學如太元、潛虚、皇極經世三書，皆大儒所爲，學者或不易知，然其窮究天文，推闡盡致，雖大易之餘藴，實數學之正宗，録此三家，餘非所及也。占候如開元占經是也。星土雲物見於經典，流傳妖妄，寖失其眞，故占候與天文名一實二，測驗災祥以爲天文，非聖人之本意。惟占

經多存古籍、又爲古本、因録此一種、餘悉削焉。相宅、相墓如宅經、葬書、天玉經之類、自稱曰堪輿、亦曰形家、今又名爲地理、說雖謬悠、而人情畏禍冀福、其說遂行。今亦略存三種、以概其餘。王山史曰、蔡季通得康節之學、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父名發、字神禹、號牧堂老人、著有地理發微十八卷、故季通好講地理、朱子嘗用之以遷葬其親。今學者或疑之、信地理者又往往傳以爲重。然季通爲人改葬不能皆驗、見山志、觀此可以恍然悟矣、況不如季通者、又何足云。占卜如靈棋、易林、六壬、易占之類、略著數種以存古法。榕村集卜書補義序曰、卜書非易也、五行之說莫詳

於卜筮。夫子贊易、而八索祛、卜之亡也其始於此。焦、京、管、郭能推衍五行之學、今其遺術尚存、而體兆不傳、强附之支卦、而蓍龜之法亂矣。讀洪範、周禮、博考詩、書、心知其意、而陳其概焉。此卜之說也、因錄之。命書如珞[4]球子賦、相書如月波洞中記、較俗本爲精。陰陽五行祇錄五行大義一種、而太乙、奇門亦其類也。雜技術惟夢林一種、聊以備數云。此類書庸劣之作、俗惡之本坊行甚多、貧者以之糊口、富者因以祈福、驗不驗固影響事也。幸而得中、矍驚以爲神、不幸而不中、忝不以爲恥、甚矣其愚也。幼時好習此、所收俗本甚多、今悉棄去。凡所云刪退者、皆自藏之本也。

藝術類。　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苟有取焉、君子不棄。謹案、四庫書目藝術類以書畫爲首、琴譜次之、篆刻又次之、而以雜技終焉。今所録者凡六十九家、書畫之屬五十七、琴譜之屬六、篆刻之屬三、雜技之屬三。古者左圖右史、圖即畫也、而今爲賞鑑一途、踵事增華、品題日富、故所録最爲賅備、而名品筆法展卷可考。琴爲雅音、清廟明堂之奏、仍入經部、兹所録者山人墨客之技也。鐫刻印章、古無其書、自王俅嘯堂集古録始收古印、自晁克一印格始集古印爲譜、自吾邱衍學古編始詳論印之體例、而文彭、何震以後、此術愈精、印譜傳寫失眞、殊難依據、所録則篆刻之

法也。射義、投壺載於戴記、而諸家所述事異禮經、故與博⑤亦、歌舞統爲雜技、瑣屑甚矣。今亦姑存一二、未暇備録也。

譜録類。　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録一門、四庫館用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以類相從。一器物、二食譜、三鳥獸草木蟲魚。今所録者凡十九家。鼎録、附説、墨苑、硯史、器物之屬也。竹爐亦器物也、故附之。茶録、酒經、食譜之屬也。禽經、花譜、異魚圖贊、鳥獸草木蟲魚之屬也。博古諸圖出入於金石、而考証多疏。草木蟲魚有涉於爾雅、而與小學不類。此譜録之所以爲譜録也。

京廠收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明本兩漢博聞、五色

線宋本爾雅、翻譯名義、唐音戊籤、抄本光宗實録、明刻東
觀餘論、竹雲題跋、禹貢錐指、杜詩提要抄本、駢字古音、抄
本草廬集、抄本開元禮、漢隸分韻、謝刻山谷内外集、唐宋
詩存、元本韻語陽秋、九家注杜詩、古今考、唐詩紀事、宋本
内經、　殿本五經、職貢圖、皇輿表、舊五代史、　四庫全書
目、　四庫全書考証、朝野類要、鄭志、月令粹編、無聲詩史、
汲古閣元四大家詩、　皇清文穎、文家稽古編、唐初四
傑集、甎愨書、南北史撫華、　國朝詞雅、歷代帝系年號考、禁
扁、四書考異、百川學海、説文偏旁考、連筠簃叢書、宋本源
流至論、程氏墨苑、五音集韻、胡刻通鑑、三才藻異、元本通

志略、宋史新編、經目注證。

光緒十二年丙戌，五十七歲。

修書目　子部。

雜家類。　百氏著書，各立一說。漢志所著，最爲賅備。其後或學術不傳，或書闕有間，如墨家、名家、縱横家，寥寥數種，不能成類。黄俞邰千頃堂書目遂合併爲雜家。四庫因之，分爲六類。以立說者謂之雜學，如墨子、淮南、顔氏家訓之類是也。以辨証者謂之雜考，如白虎通、古今注、日知録之類是也。以議論而兼叙述者謂之雜說，如論衡、風俗通、池北偶談之類是也。以旁究物理、臚陳瑣屑者謂之雜品、

如洞天清録、格古要論、七頌堂識小録之類是也。以類續⑥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如意林、説郛、玉芝堂談薈之類是也。以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如古今説海、少室山房筆叢之類是也。今所録者九十七家、大半爲考證之文、餘不備載、遂難立類、一以時代爲次、分爲六卷。

類書類。　類書非經非史、非子非集、而四部之書靡不兼收、無類可歸。隋志强入子部、至今因之、議者以爲不合、而亦不能定歸何部也。兹所録者凡三十五家、而專攻一事、如小名録、萬姓譜之類、亦附入焉。玉函山房輯佚書多採太平御覽、而挍勘諸家亦引初學記、事文類聚、以其多存

古籍也。但類書展轉稗販，未必出於原書，其中訛誤之處有不可究詰者，雖唐宋善本亦所不免。愚著藏書記所引皆原書，玉海、藝文以外，一切類書皆所不采，蓋有以也。

小說家類。古人著述雖小說亦必有體，故唐宋小說至今稱之。漁洋說部諸書皆有所本，非成一家言，豈能信今而傳後哉。

讀案：四庫書目以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爲雜事之首，以山海經、穆天子傳爲異聞之首，以博物志、述異記爲瑣記之首，凡分三目，百二十四部。予於小說不甚留意，所藏者亦不暇遍觀，然足以示勸戒、廣見聞、徵故實，則亦不可廢矣。今所録者凡四十一家，擇其文之尤雅，足資

考証、與古書之流傳及今説之成家者並著之、姑存其概、不復類分。其他猥鄙荒誕之作悉爲刪退、不濫及也。

釋家類。　子部之末別録二氏、阮孝緒七録之例也。釋先於道、魏書釋老志之例也。祇録諸家之書爲二氏作者、而不録二氏經典、舊唐書之例也。兼録釋典、直齋書録之例也。今兼用其例、所録凡十家。釋家有南北二宗、其門戸相爭與儒家略同、大抵有所主持、氣不能平、殊失其虚無之宗旨矣。

道家類。　道家言道德以清淨爲主、神仙家言長生以靈異爲迹。漢志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截然兩途。今則

丹方符籙皆入道家、與神仙家無所分別、而道藏全函所收更雜。如易龍圖則易類也。穆天子傳則起居注類也。山海經則地理類也。皇極經世、天原發微皆儒家類也。素問、千金方皆醫家類也。墨子為墨家類、尹文子為名家類。韓非子為法家類。孫子為兵家類。淮南子、劉子、馬總意林乃雜家類。録異記、江淮異人傳乃小說家類。黃帝宅經、元女經、靈棋經乃術數家類。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舊皆入別集類。今一概收載、殊為牽強。然宋本難得、往往於道藏見之、故有依藏本別刊者、亦有據藏本是正者、則不但有資於道家也。恒山有經藏、明時所頒、其雜收與道藏同。

當時所頻不止於恒山，而吾於恒山志見之，特爲表出，以俟好古者搜訪焉。道家之書，俗本甚多，今所録者凡二十三家，大意在考究老、莊、列子，餘則僅存，不備及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直養無害，塞乎兩間，聖賢自有保生之道，非悟眞還元之謂也。若夫惑於神仙，入於魔障，是之謂愚，可哀也哉。

金玉滿堂出於老子，天下太平出於禮記，高高下下出於國語，孟子所謂習焉不察者，此類是也。

佛老之學，有深入其中，而不露於語言文字者。有深入其中，而不諱所從來者。有深入其中，心知其非而不云其是

者。有深入其中、心主其是而不肯言其非者。有深入其中、心主其是而飾言其非者。此皆上智大哲之所爲、而人所未易窺測者也。其次則不言其是、不道其非、既依違於兩可、恐難定其一是。又其次則闢之毀之、惟恐不力、其智未及於佛老、其德未底於純一、徒循聲而捕影、實學淺而寡識。其下者務倡三教同流、必至聖人爲天尊位於老佛之後而後已。大抵精微之處、非淺學所易知、執其粗疏者而攻之、恐未足以折服、非多讀古書不足以知此。然而深山讀書、即是静坐學禪、吾於此竊有感焉。古之高人逸士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必狂、狂則禪矣。其心不欲有所爲、其志

不與世相接、其讀書好學之心又孜孜而不已、其聰明才力實有見到之處、而其著述又不屑云人之所云、於是竊聖人之微旨、轉變而爲異說。以實爲不足言、轉而言空。以有爲不足言、轉而言無。又恐無之失於後、轉而言元始。始亦無、終亦無也。其談者以人爲不足言、轉而言神。以生爲不足言、轉而言死。又以死之甚可憫也、轉而爲長生。生亦生、死亦生也。此古音轉注之法、質文家變化之門。宗宋學者必闢佛老、精漢學者多好佛老、故曰禮失而求諸夷、漢學墜而求諸佛。

京廠收得拜經樓藏書、清河書畫舫、歷代詩話、 殿本三

通詩緝、　殿本字典、　殿本日下舊聞考、崔東壁遺書、任子自鏡錄、北監本廿一史、汪刻文選、古史、抱經堂叢書、湖海樓叢書、史記志疑、清白士集、明本埤雅、江甯金石記、三朝北盟會編原本、金石萃編、宜稼堂叢書、古文尚書疏證、隸篇、明本蘇氏經解、翁注困學紀聞、笠澤叢書原本、鴻雪因緣圖、王復齋鐘鼎款識、莫氏經眼錄、宋本汗簡、士禮居題跋記、古泉匯、郝注爾雅、東雅堂韓詩、潛研堂全書、印宋樓藏書志、繫年要錄、世歷、宋元儒學案、儀禮正義、　殿本禮器圖、午亭文編、正誼齋叢書、史記、晉書鉤元、奇器圖、太平寰宇記、　大清一統志、文選樓叢書、愛日精廬藏書志、

爾雅正義、音學五書、比例滙通、席刻唐集八種、漢魏名文乘、通志堂經解、中晚唐詩紀、粤雅堂叢書、黃石齋九種、草木子、南宋雜事詩。

光緒十三年丁亥、五十八歲。

修書目　集部。

楚詞類。　漢劉向典校經書、裒集屈宋諸賦、定名楚辭、歷代因之、實總集之始。而後世諸集不與楚辭同體、故別爲一門、列諸集部之首。其曰騷者、舉首一篇言之也。今所錄者凡七家。注以通訓詁、疏以辨名物、圖以顯形相、亦云備矣。而古音尤不可不講。謹案、　四庫附存書目、明屠本畯

作楚騷協韻十卷、其書未善。屈宋古音考最爲精當、本宜入之集部、四庫提要以是書與毛詩古音考互相發明、又以陳第之意主於詩音、故入之小學類。今以楚詞音有朱傚、陳音又以屈宋冠首、其書之二三卷備録屈宋原文、並增以注、實便誦讀、因列之楚詞類、以全一家之學、似亦允當。近又得離騷箋二卷、龔景瀚撰。此箋緜聯緯貫、脈絡井然、爲初學講解最佳、而諸注之淺陋者不及。

別集類。

四部之書別集最雜、高文典冊固在於斯、而扈言僞體亦參入焉、苟非大加別白、不免珠礫並存矣。今所録者凡二百八十家、大抵皆論定之作、故歷久而彌珍、而

考證之文尤多所甄録。家藏別集、總集佳本甚多、茲所著者未及其半、然名編大作略具於斯、學者得此數百部、可以知文章之流別矣。考編次已集始於六朝、唐宋以後名目益富、然可傳可久者一代不過數家、一人不過數藝、其餘或存或亡、不足重輕、災梨禍棗者亦可以恍然悟矣。

總集類。 總集者、文章之滙海也。分體編録、自摯虞流別爲始、而其書久佚。今所録者凡六十四家、分爲三卷。自文選而下、雖互有得失、而足稱衡鑒者正自不少。惟坊賈剽竊之刻、膺手古文之選、自明迄今、概不録焉。

詩文評類。 詩話、文評、唐志收於總集、宋志則別立一門。

評論文之工拙自文心雕龍始、其本在宗經、原道。品第詩之高下自鍾嶸詩品始、其體如書斷、書品。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司空詩品獨含意味、以至六一、后山書冠以人、梅磵、麓堂書冠以地、此皆別集之屬也。其裒合成帙者、漁隱叢話詳於北宋、詩人玉屑詳於南宋、此亦總集之屬也。至如宋詩紀事、全閩詩話、其名則詩、其實則事、以之徵文考獻則有餘、問途尋徑則不足。蓋因孟棨本事詩旁引故實、其流派遂同於說部。然說部中多詩話、文評正可與此類參觀。今所錄者凡三十家、衆美兼收、諸法畢備、以爲詩文之助、兼得考證之資、是大有益於學問也。而學詩者可於此

問津矣。

詞曲類。　南風之操、五子之歌、周頌三十一篇皆長短句也。以之擬詞則不倫。三百篇變而爲騷、爲古詩、古詩變而爲近體、至唐而極盛。唐之中葉、雜體漸增、桃枝、柳枝之類先變其聲、望江南、調笑令、宮中三臺之類遂變其調。至五季而詞格成、至宋而詞集盛、至調變而爲曲、而厥品愈卑。今以集部之曲上溯經部之樂、雖不可同年而語、然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也。唐詞載於詩、無別行之本、唐志亦無詞曲一門、樂府收於總集之內。其編詞爲專集者始於馮延巳之陽春詞、其選詞爲總集者始於趙崇祚之花

間集。自宋迄明、撰述日富。謹案、四庫書目分詞與曲爲二家、詞録其文而不取其韻、曲著其譜而不録其文、此聖人折衷於至當者也。今所録者凡三十家。珠玉、樂章、詞集之屬也。花菴、草堂、詞選之屬也。碧雞漫志、詞話之屬也。嘯餘、菉斐爲詞譜、詞韻。所藏惟詞選爲多、餘則略存崖岸、隨手抄録、無甚區別。至於中原音韻、度曲須知之類、闕而不備、玉茗堂四種之類、雖有其書、亦不入録、遵 四庫例也。僅著梁氏曲話一種、以見其概、餘多刪棄。凡分二卷、我朝爲一卷、總彙其全。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定歷代詩餘、新腔舊譜、衆美兼收、自有選詞以來、未有若是

之精且博者、實詞學之淵海、詞家之圭臬也、奉茲一編、餘皆爝火之明矣。類編草堂詩餘四卷、顧從敬所刊宋本今不可見、坊行沈選四集之本乃俗士所誦習、名家所攻駁者也。其中錯字訛句、改換頭面處指不勝屈、至於板式之劣、評點之陋、更不待言、録此一種、以著其最傳最不可據、依其餘皆佳本也。詞學雖文章末技、亦須廣博求之、若株守兔園冊子、未許問津。

教童子抄經、以一字貫穿十三經、如論語第一是學字、即將四書中所有學字盡行檢出、寫其全句於一處。再將五經中所有學字亦盡行檢出、依次寫全句於四書之後、再

標一學字。先抄説文，次抄古注，次抄經籍纂詁。如仁義道德之類，則抄北溪字義。若性理字訓，則俗本也，不可依據。名物象數之類，則抄經典釋文、並郝注爾雅。其俗惡之本，如四書備旨、講義之類，萬不可近。又當分別何處言學是如此，何處言學是如彼。教者略爲講解，總記於後，推之仁義等字，亦無不然。此是一字一句讀書之法，不但經書易記，而且字義易明，屢經翻閲，一時便可數本，與數日讀一本者境界大異。若能寫得三五大册，定有進益。已試之法，非空言也。昔人云讀書法有三到，謂心、耳、口也。愚以爲手到，目到，尤要。蓋手、眼既到，則心無不到。若但口誦耳聽，恐

心猶有不到也。且手抄則心易入、自然會用、口誦則心易放、强收費力、此中所差不少也。童子於十三四歲時即可使之如法抄書、若欲其廣博、宜從目録下手、日抄數行、勿使間斷、分別門類、細與講解、使略知書之純疵、本之美惡、並取其書使觀之、則異日讀書定有見地。其目以經史爲要、經目則三禮尤要、史目則正史尤要。此乃讀書之門徑、由此而進、萬走不入俗派。且非此不能總提四部汗牛充棟者、將從何處看起。若理繁有法、日有所積、月有所知、書嫌其少、不苦其多也。程氏分年日程有抄經法、惟以朱子爲宗、不合於朱子者棄之。一則六經之文朱注不能兼備、

一則合與不合非淺學所易知、一則諸家經說渾淪連貫、不便學童、似不如字字詁之爲愈也。即使朱子復生、亦不能使人盡棄古注、悉從己說。今必一一依傍朱子、如王蕣之法周公、則不但所見狹隘、且未能眞知朱子也。朱注間有誤處、以待後人修補者豈少也哉。

光緒十四年戊子、五十九歲。

修紫玉函書目。

叙曰、目錄者、史家之流。書之有目、所以考書、與身無涉也。然書之目卽吾之目、吾有目而不能辨、有爲之辨者而目乃辨矣。辨吾心之善惡爲最初、辨板本之善惡爲最末。先

務爲急、末云乎哉。然書者吾師也、師之高下係於書、是烏可覬爲末務哉。宗宋學者靜坐觀理、此反約之說也。宗漢學者篤志好古、此博學之說也。夫惟博而後能約、未有不博而約者。學而後知道、豈有不學而知道者。求其所以博、書是已。知其爲何學、目是已。人無目不明、書無目不審。目者讀書之門也。古之善讀書者、或略觀大意、或不求甚解、亦安用目哉。然上哲之事不可以語下學、下學必求入門之法。書林之言曰、吾輩所讀者皮面而已。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人識面而後知心、物解皮而後見骨。入室者由外而之內、登山者由卑而至高、此自末窮本、由藝達道之說也。

將以考名物、詳訓詁、舍書何以哉。將以精鑒別、識途程、舍目何以哉。藏書者非所以誇多而鬥靡、讀書者豈可以務末而忘本。因目以知書、因書以見道、返而體諸身心之間、顯而著諸事爲之迹、其無負讀書與、雖然博學者說約、吾固未嘗學博也、吾讀吾書、吾修吾目、據書編目、因目悟書、皇皇焉善本之難、而遑問其他哉。必得宋本而後讀書、則終身無讀書之日。不擇善本而遂讀書、則半生皆誤用之功。是在善讀者慎擇而已。昔歐陽氏發千卷之藏而著爲録、有碑無說者爲集古録、撮其大要者爲集古録目、詳爲題識者爲集古録跋尾。今所傳集古録乃跋尾也。余亦發萬卷之藏而編其目、一目一行者爲仁靜堂書目。先明次第、加以辨証者爲目録學。

雜輯諸說者爲藏書載記。多收古書者爲紫玉函書目。凡四種、爲耿氏藏書。將以博學而詳說也。然而儒者之流博學寡要、吾豈能盡見天下之書而一一詳之哉、吾但言吾之所欲言、使人知吾言如是、吾學如是、而吾目之所不及見與吾力之所不及錄者蓋闕如也、以是爲吾之書目而已。或曰、子之書目、子序之矣、人序之可乎。余曰、不可。書苟可傳、正不必視己過輕。書若不可傳、又何能倚人爲重。目中所錄序跋美不勝收、求於古人者不既多乎。且序者、序所以作書之意也。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校書、每一篇成、即爲之序、文極雅馴矣。若夫覆述古人游揚好事、官階稱謂鋪張滿紙、吾所刪削者正如

是人不自立、而依草附木、非所謂豪傑之士也。故王西莊不求人作序、板橋自序其所著、余甚韙其說、因自道區區之意以冠於目首云。

是編先標書名、卷數、分注某刻本、某抄本、次某代某人撰次、略述書之大意及前後次第、次錄序跋及諸家之說、間附案語大略、如愛日精廬藏書志之例、而微有不同。蓋彼意著藏書、而此則意在讀書。

書有刊板之誤、有塗改之誤。刊板之誤出於無心、塗改則妄逞私智、確有可據者十不得一。明人最好改古書、較宋尤甚。弘治以後、經解書多隱没古人名字以爲己說。顧甯

人讀而知之、學者所當深戒也。

光緒十五年己丑、六十歲。

撰讀書譜。

五十以後、略能知書、稍識其面目而已。雖手不釋卷、終覺無所進益。蓋以讀書爲玩物適情、而不能鞭辟近裡故也。雖日有考究、而支離破碎、殊未能融會貫通。因取中庸研窮之反本之謂也、稍有所得、亦足自樂。當人事猥雜擾攘之會、逐一加察、以求天理、雖未必盡合於理、而此心常存、則過失自少。苟有過、則即時猛省、痛加改悔。吾平生並無他長、只朋友告我以過、未有不即改者。特患孤陋無助、規

過者少耳。然不憚改過此節差堪自信也。五十一歲丙戌會試不第、又不赴挑場如往日事。五十五歲忽遭家變、所藏之書即身而散、先棄其重者大者、繼棄其坊人所重而己不甚在意者。閲李易安金石録序、蓋今古有同慨也。然予所收零本最多、雖棄其十之九、而較之微書之家猶餘十之九也。夫得失何常、聚散無定、況自古無久藏之書、此亦何必係戀於懷。然一加翻閲、未免縈逗此意、未可爲外人道也。凡先富後貧、先貴後賤、醫家以爲情病、較之六氣爲難治。然予處之泰然漠然、無所動於中、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者彷彿近似。然而不敢居此也、

蓋素性恬淡，毫無嗜好，蔬食布衣，平生所甘，故無論升降汙隆，初不改乎其度也。五十九歲寓津門，覆校精華書目，意欲往上海刻之，而力有不足，時有未暇。自夏徂秋，廢然而返。六十歲己丑科大挑二等，選平遥縣訓導，孫虎喜時年十二歲，教之讀書，亦是樂事。是時七省皆開書局，校刻之本頗勝從前，而南方家藏之板尤有精者，俸金之入足以購書，苟得以廣所未見，則後之所聚定勝於前，而篤嗜如吾，至老不衰矣。吾終生一學中人也，惟科舉之學未嘗盡心，而業其所業，未嘗廢業，日有所益，欣欣焉如木之榮；日有所缺，忽忽焉如寶之失。其所得之淺深高下，吾亦不

能自知、勉勉焉而已。

校記

①「圖」下脫「書」字，見《隆平集》卷一。

②今：當作「令」，見《隆平集》卷三。

③利瑪寶：當作「利瑪竇」。

④球：當作「琭」。

⑤博亦：疑作「博弈」。

⑥積：當作「輯」，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子部雜家類序》。

潘文勤公年譜

清・潘祖年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劉　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十七年家刻本

《潘文勤公年譜》一卷，清潘祖年編撰。清光緒十七年家刻本。

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字伯寅，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轉大理寺少卿。同治年間累官戶部左侍郎，以遺失行在堂印革職，特旨留任。光緒間擢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調刑部尚書。七年，充國史館正總裁。八年，授軍機大臣。十二年，署兵部尚書。十五年，加太子太保銜，充會試副總裁、順天鄉試監臨。以疾卒於位，贈太子太傅，謚文勤。祖蔭幼好學，涉獵百家，尤喜搜羅善本書及金石碑版之屬。滂喜齋所儲，不以繁富相炫，然多精品。於經，通《公羊春秋》、《爾雅》；於史，通范氏《後漢書》。同治、光緒間，承龔、魏餘風，今文經學盛行，許、鄭之誼遂微，祖蔭益從而左右之。元和江標出其門，視學湘中，創設時務學堂，益務張「新周改制」之説，是爲清季學術變遷之一大關鍵。所刊《滂喜齋叢書》間存並世通儒遺著，自撰有《攀古樓彝器款識》、《秦輶日記》、《四本堂文集》二卷、外集二卷，輯有《癸酉消夏南苑唱和集》一卷。生平事蹟見《清史稿》卷四四一、《清史列傳》卷五八、李慈銘《潘文勤公墓誌銘》（《碑傳集補》卷四）。

是譜爲祖蔭弟祖年所編，於生平歷官經過、著述、治學、交遊、唱酬、蒐羅古器、刊刻圖籍等方面記錄較詳，間附小注補充事實。

先兄世系具詳先大父文恭公年譜。文恭公四子,長伯父功甫公,次仲父星齋公,次即先君紱庭公,次季父玉泉公。先兄爲先妣汪太夫人出,以道光十年庚寅十月初六日生於京都米市胡同,文恭公名之曰祖蔭,字東鏞,號伯寅,小字鳳笙。是年,文恭公以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十二月,仲父次子生,名祖福,後四歲殤。

十一年辛卯,二歲。

十月周晬、 先大父及 先君皆有詩志喜。詩存思補齋集及陔蘭書屋集中。是年五月、 文恭公調吏部尚書。庶祖母安恭人歿。

十二年壬辰、三歲。

是年正月、 文恭公署工部尚書。二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三月、充會試正總裁。八月、復兼署工部尚書。十月、充教習庶吉士。

十三年癸巳、四歲。

二月、 先君及 汪太夫人南旋、 兒侍行、寓外

大父諱德　公第。是年四月、　文恭公授　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充　國史館正總裁、管理兵部事務。六月、充教習庶吉士。八月十七日、仲父三子怡琴兄生、名祖喜。十二月、　文恭公充文淵閣領閣事。

十四年甲午、五歲。

先君爲　兄定姻於平陽汪氏、候選太常寺博士鐵芸姑丈之女。四月、　先嚴慈挈　兄還京、受業於胡若卿先生名清綬。是年正月、　文恭公在軍

機大臣上行走、
賜第圓明園娘娘廟。九月、仲父中式順天榜第二十四
名舉人。
十五年乙未、六歲。
受業於沈亘之先生名慶蕃。是年正月、文恭公
充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十三日、仲父四子味琴兄生、名祖保。二月、
文恭公管理工部事務、充東閣大學士。七月、
管理戸部事務。

十六年丙申、七歲。
是年正月、 文恭公充 上書房總師傅。三月、充
會試正總裁。
十七年丁酉、八歲。
正月、 先嚴慈奉 先祖母汪太夫人南旋、 兄
侍行。十月回京。是年元旦、 文恭公晉太子太保。
十八年戊戌、九歲。
受業於沈也魯先生名祖望。是年閏五月、 文恭
公充 武英殿大學士。十二月、以七十生辰、蒙

恩賞戴花翎。

十九年己亥、十歲。

是年、文恭公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初九日、先妣汪太夫人棄養。十月、仲父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

二十年庚子、十一歲。

是年、文恭公充會試正總裁。二月、仲父補國子監學正。先君中式順天鄉試第二十六名舉人、出戶部吉履庵先生辯房。

二十一年辛丑、十二歲。

是年、先君考取內閣中書、充　國史館分校、方畧館分校、本衙門撰文。仲父中式第五十八名貢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月初三日、仲父第五子幹臣兄生、名祖楨。

二十二年壬寅、十三歲。

正月、先君充協辦侍讀。二月初六日、季父長子濟之兄生、名祖謙。四月、先繼妣陸太夫人來歸。

二十三年癸卯、十四歲。

八月、受業於王鐵卿先生名嘉福。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季父第二子和甫兄生、名祖均。七月初四日、先繼妣陸太夫人棄養。十二月、先君補授內閣中書。

二十四年甲辰、十五歲。

八月、先君以汪太夫人、陸太夫人靈櫬南旋、兄侍行。是年、仲父授職編修。

二十五年乙巳、十六歲。

正月、侍　先君北上。二月到京、受業於陸星農先生名增祥。是年八月、先君管理　誥敕房事務。

十一月、補中書、自編㥩蘭書屋文集。

二十六年丙午、十七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出倉少坪先生景愉房。是年二月二十五日、季父第三子叔九兄生、名祖疇。三月、文恭公蒙

特旨賞穿黃馬褂。五月、先君充國史館總校。季父補太常寺博士。閏五月、仲父充雲南正考官。九

月、先君充　玉牒館總校。

二十七年丁未、十八歲。

受業於錢警齋先生名世銘。是年三月、文恭公充會試正總裁。五月、仲父大考一等第四名、以庶子升用。十月、先君充　國史館覆校。十二月、充　文淵閣檢閱。

二十八年戊申、十九歲。

侍　文恭公於淀園讀書。正月、文恭公蒙

恩晉加太傅、

賞用紫韁。三月初二日、先君以玉牒告成、加侍讀銜。十月、仲父補右春坊右庶子。十二月、京察、先君列一等。二十一日、文恭公八十生辰、兄鸞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二十三日、季父第四子祖年兄生、名祖頤。

二十九年己酉、二十歲。

三月、隨叔母汪太夫人南歸。四月、抵里、始與楊芸士、戈順卿、尤榕疇、江弢叔諸先輩訂交。閏四月十二日、葬先妣汪太夫人、繼妣陸太夫人於

吳縣十一都下二十二圖巨字圩界石浜、王山丙向、兼子午。八月二十六日、嫂氏汪夫人來歸。十月初三日、挈眷北上。十一月到京、過鄒縣、謁亞聖廟、覩萊子候贍族封田石刻、漢食堂記。　兄童年爲伯父所鍾愛。　伯父閉關謝客、雖至親莫得見、惟兄歸常在側。　兄北上後、　伯父寄　先君書云、鳳姪雖少年、而讀書作事眼明心細、加以精研閱歷、吾烏能測其所至耶。去北五十餘日、桂際眼邊覺得少一人、未免黯然。桂際、　伯父所憩書齋

名也。是年二月、仲父補左春坊左庶子。閏四月、升翰林院侍講學士。文恭公迭次奏請開缺、奉

上諭、軍機大臣夙夜在公、勤勞較甚、實非高年所宜。潘年逾八旬、公勤素著、若仍令其入直、不足以示體卹。著俟來歲春融赴閣辦事、毋庸開缺、以示朕逾格篤眷耆臣至意。欽此。

三十年庚戌、二十一歲。

三月、以仲父充會試同考官、照例迴避。八月、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二十四名。九月、引

見

記名、受業於吳咸齋先生名　增儒、陳頌南先生名　慶鏞、始

治許氏之學。按、吾　兄童年受業於朱撷筠先生、光緒戊寅爲刻幽夢續影序云、吾師

鎮洋朱先生名錫綬、字撷筠、盛君大士高足弟子、

作令湖北、鬱鬱以歿。祖蔭髫齔之年奉手受教、此

一編雖綺語小言、而時多名理、祖蔭不忍使先生

語言文字無一二存於世間、輒爲鏤板、屋烏儲胥、

聊存遺愛云。從游之

年無可攷、附記於此。是年正月、

宣宗成皇帝升遐、

文宗顯皇帝嗣位。六月、　文恭公復瀝情具摺奏請開缺。

奉

上諭、本日據大學士潘　因病久未痊、具摺籲請開缺。潘
四朝舊臣、歛歷有年、經
皇考宣宗成皇帝擢任綸扉、夙夜勤勞、益昭敬慎、復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前年壽躋八旬、精神彊固、蒙
皇考恩賚便蕃、
命朕撰製詩章、用申祝慶。上年元旦
加恩耆舊諸臣、特錫用紫韁、晉銜太傅。乃因夏間腰脅作
痛、漸形衰病、懇請解退職任、疊經

温語慰留、並寛予假期、解其樞務、曲示體恤。朕即位後召對、見其體氣尚未復元、諭令安心靜攝、仍兩次給假、俾得從容調養。復奏稱病體日久、醫治未能速效、力懇退休。情詞肫切、若不允所請、轉無以安其心。潘 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給支食全俸、用示朕篤念耆臣、恩禮碩輔之至意。欽此。十二月、東園兄伯父功甫公子、名儀鳳。得一品廕生。

咸豐元年辛亥、二十二歲。

請業於曾文正公、敎以治説文先看段注第十五

卷及小徐通論、並熟讀部首、復治毛詩故訓傳。是年、先君補內閣漢侍讀、京察一等。

二年壬子、二十三歲。

會試中式第九名貢士、出錢塘許仁山先生彭壽房。座主爲周芝臺相國祖培、時官刑部尚書。何根雲官保桂清、時官戶部侍郎。杜雲巢侍郎翻、時官兵部侍郎。宗室鶴峰相國載齡、時官內閣學士。頭場題、柴也愚、參也魯。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得東壁圖書府得心字。覆試二等第一名、殿試一甲第三名。以出風疹、先向禮部具呈、臚唱未到。朝考一等第四名、授職編修。伯父以詩賀先君、有云、長安花未傳人口、聞有如飛抃馬來。自注、曾夢一客名片有馬抃二字、令倒讀則抃馬也。報馬到門、自有一種歡抃奔迸之趣。又孫抃第三人、亦探花之兆。是年四月、季父以文恭公重宴鹿鳴、奉旨以六部員外郎用。五月、仲父署國子監祭酒、轉補侍讀學士。六月、升光祿寺卿。七月、署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二月、季父

補刑部奉天司員外郎。十六日，先君告假請開缺。二十日，伯父殁於里第。

三年癸丑，二十四歲。

四月，留館朝鮮李藕船尚迪來，以筆相問答。兄詢以彼土金石文字及鄭麟趾、申叔舟諸家之書。藕船因舉篋中所攜陳眞興王北狩碑、唐平百濟碑及桂苑筆耕以贈。十月，充武殿試受卷官。

是年二月，仲父署工部左侍郎。三月，充會試副考官。譜琴兄以文恭公重與恩榮筵宴、

賞給舉人。七月、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是月、即補學錄缺。

十一月、仲父署刑部左侍郎。十二月、升吏部右侍郎、仍兼署刑部左侍郎、旋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季父升刑部福建司郎中。

四年甲寅、二十五歲。

正月、李藕船弟子吳元秬慶錫自其國來、與孔繡山憲彝、葉潤臣名澧、阮賜卿福諸先輩爲文酒之會、兄亦與焉。元秬復贈兄唐平百濟碑、劉仁願紀功碑、紅流洞石刻六種、眞鑒禪師碑、興化寺

碑、文殊院記、皆海東古刻也。兄由是廣蒐拓本、發憤爲海東金石錄、逾年而成、共二十四卷、自爲序。略云、諸家搜輯、詳於中土、畧於外域。萃編惟載平百濟一碑、至朗空塔銘則不完本耳。筠清碑目所載十餘種、但列其名、文不存焉。朝鮮李祖默有羅麗琳瑯考、所載僅七種、亦不錄全文。余聞之列水李藕船云、其國以漢彭吳通貊道碑爲最古。按柳得恭二十一都懷古詩云、通道碑淺沒棘榛、則碑已不存。其見於史者、魏正始中毌邱儉復伐高驪、其王位宮奔買溝、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今不知其存焉否也。百濟新羅、高驪在漢晉爲樂浪、元菟、臨屯、眞番、帶方諸郡、古刻必多有存者。雖名城大邑、嚴關古驛、精藍佛塔、屢經變置、而其間豐碑斷碣爲炎風伏雨所剥蝕、村童牧豎所掊擊、兵燹歷刼、或者存什一於千百。惟以僻在外域、推拓非易、因鮮流傳。苟

不得有心人蒐輯之、良可惜也。乙卯夏、居長安無事、錄而存之、至高驪而止、日本碑附焉、亦趙德夫錄日本國誥之例也。又作兩漢碑表。二月、集癸丑咸豐乙卯夏四月。
所作詞爲漣漪閣琹意、又自序舊所作芬陀利室詞。是月、充　國史館協修。三月、　仲父轉補吏部左侍郎。四月、　先君以鐵錢局捐輸、奉
旨賞戴花翎。是月二十日午刻、　文恭公薨於京邸。遺摺上、奉
上諭賞給陀羅經被、派怡親王載垣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著入祀賢良祠。伊孫國子監學錄潘祖同

著賞給進士、准其一體殿試翰林院編修潘祖蔭著以翰林院侍讀、候補監生潘祖保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朕軫念耆臣之至意。欽此。二十八日、內閣奏謚法、硃筆圈出文恭。六月、兄充實錄館纂修。八月、先君及仲父、季父侍先祖母汪太夫人恭送文恭公靈輀回南、兄亦侍行。臨行、作歸讀圖、孔繡山爲之序。十一月、先君命兄進京供職。十二月二十九日子刻、先祖妣汪太夫人薨於里第。

五年乙卯、二十六歲。

正月十四日、在京聞　先祖妣訃、設位成服。二月、輯洪文安公年譜、移寓賈家胡同。三月、　先君兄弟奉　文恭公、　汪太夫人靈匶葬於譚經浜。七月、　伯母嚴太夫人去世。九月、　兄充各直省鄉試磨勘官。十月、充教習庶吉士。

六年丙辰、二十七歲。

正月、充功臣館纂修。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人、洪麟綬、鍾孟鴻、龐掌運、陳壽祺、李應萃、范運鵬、

邊攀龍、屈永清、韓欽、畢瀚昭、黃漱蘭。侍郎體芳薦而未售。是科總裁爲長洲彭文敬公蘊章、時官工部尚書、滿洲文恪公全慶、時官工部尚書、錢塘許文恪公乃普、時官左都御史景東劉韞齋中丞琨、時官內閣學士。兄業師陸星農先生、同年彭子嘉編修泰鍼亦預分校之役、在闈中作詩唱和。子嘉題畫蘭詩贈兄云、臚聲同聽五雲邊、聯薦蓬山已數年。莫遣幽芳悶空谷、露華分染蔚藍天。星農先生題云、蘭臺妙鏡許同探、瑣院春風曉翠酣。彩筆一枝神韻逸、年來青更勝於藍。總裁許滇生先生及內監試王清如觀察景澄亦皆有和詩。五月、奉

旨補翰林院侍讀。九月、充　咸安宫總裁。十一月初七日、
奉
旨、翰林院侍讀潘祖蔭著在南書房行走。欽此。是月、寓澄
懷園。
實錄慶成奉
旨遇缺題奏、即行升用。十二月、
賞戴花翎。是年、譜琴兄得館選。　庶祖母張太夫人仙逝。
七年丁巳、二十八歲。
正月十三日、

賜宴同樂園、
賜袍褂、帽緯、紫銅手爐、藍玻璨瓶、克食等件。十五日、
賞元宵、以後每年裳
賜。二十四日、
命和
御製對鷗舫望雪詩二首、昆明曉泛詩一首。二月、移園寓
與許仁山先生寓鄰。三月十三日、南書房諸臣同
日
賜游春雨軒、澹化軒、澄心堂、暢和堂看玉蘭、並

命分體賦詩。

賜膳兩席、中使傳述

天語問南書房諸臣已吃飯否、現游至何處耶、又撤

御膳以賜、異數也。二十一日、

命和

御製觀書五古元韻。二十三日、恭和

御製　皇長子周歲之喜有作元韻。四月初二日、署日

講起居注官。初八日、恭和

御製四月初七日雨詩元韻。端午日、拜角黍之

賜又

賜紗袍、細葛、香囊、摺扇、荷包、椒串等件。以後每年蒙

賜。閏月二十一日、

召對於　勤政殿之後殿。二十二日、奉

旨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六月初七日、

賜食物。初九日、

萬壽聖節、

賜宴同樂園、

賜玉如意一柄、玉杯一件、袍褂、帽緯、磁碟、磁瓶等件。

文宗顯皇帝朝每年嘗
賜。八月初三日、
召對於　東書房。十五日、
賜月餅、水果、榆次瓜。以後每年嘗
賜。九月初七日、
召對於　東書房。十月十七日、
賞哈蜜瓜。以後每年蒙
賜。二十六日、　先君北上至京。　兄自賈家胡同還米市
胡同舊宅。十一月十六日、

賞福字。立春日進春帖子詞、
賜絹箋、湖筆、硃錠、福。方歲暮、
賜鱘鰉魚。又
賜袍、褂、帽緯、貂皮、荷包、手巾、黃羊、野雞、鱅麪、橙橘。以後每
年皆蒙
賜。是年、幹臣兄殤。先君以撫邮保奏加四品卿銜、東園
兄以員外用、分部行走。
八年戊午、二十九歲。
正月十七日、

命和
御製上元越二日幸圓元韻。四月初十日、與考試差。時海
　疆事棘、津沽戒嚴、兄於引見日上疏請戰。是
　月、季父奉
旨服闋、後以道員不論繁簡、儘先選用。先君以辦捐出
　力、交部從優議叙。五月十四日、仲父到京。六月
　二十二日、兄奉
旨充陝甘正考官、常熟翁叔平尚書同龢充副考官。二十
　二日、遞摺請

訓。二十八日、上疏請酌加旗兵放款以固巡防、奉
旨下戶部議、
召對於　勤政殿之後殿。七月初六日、出都。途中與翁尚
書唱酬之作甚夥。是月、　仲父署工部右侍郎。八
月、署禮部右侍郎。　兄於八月初三日抵西安省
城、初六日入闈。頭場題、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
之未能信。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有安社稷臣者二
節。賦得水面月出藍田關得陂字。九月初六日、揭
曉、得士六十六人。解元康楷、大荔縣人、出同知沈

鑑泉 際清 房。鑑泉、文恭公已亥典試順天所得解首也。翁尚書留視學政。是月、仲父補工部左侍郎。兄十月十四日抵都、十七日覆

命、卽

命署國子監祭酒。是役也、往返百餘日、成秦輶日記一卷。

九年已未、三十歲。

三月二十日、與許仁山先生、楊濱石京卿合疏請

求言。四月十五日、與考試差。十七日、恭和

御製宿齋蒙恩微雨詩誌感畏元韻。又

御製三壇禮成還園述悶元韻。二十日、充　殿試收掌官。

四月、　季父得鹽運使銜濟之兄入吳縣學。五月

十五日、　兄充教習庶吉士。十七日、移園寓於近

光樓。自撰聯句云、槎客路三千、料斯行荔子香中、

鴻爪因緣懷日下。林園天尺五、容小住藕花

深處、鵲聲歡喜報尊前。自注云、近光樓濱石居之、

今年夏、濱石典閩試、余移居焉。樓外有鵲巢二、故

末語及之。又張文簡公詩序云、君直上書房、同寓

澄懷園中、無日不相見。已未、庚申間蔭先居近光

樓後居蓮葉　西齋君居綠蕪

房、水木明瑟、　賜廬相望。　八月、　仲父署戶部

左侍郎。九月十六日、

正大光明殿大考翰詹、題爲擬謝莊月賦、以淸蘭路肅桂

苑爲韻、敬五事嚮五福論、賦得宣室前席得然字。
兄原擬一等第二名、許仁山先生一等第三名、
皆以引用
御製詩章、未經發刻、
硃筆改二等末。二十三日引
見、
賞大卷袍料、又加
賞春綢一匹。十月、季父到京。十二月十九日、兄補授
大理寺少卿。

十年庚申、三十一歲。

正月初二日、恭和

御製太和殿賜宴詩以紀事元韻。二月、充各直省覆試閱卷大臣、與沈文忠公兆霖、宋雪帆先生晉偕。是月、季父補刑部督捕司郎中。三月、兄充先農壇從耕大臣。閏三月二十三日、具疏奏保左文襄公。時文襄以舉人參駱文忠公軍務、有齮齕之者、兄力辨其誣、請飭酌量任用、以盡其長。三十日、以四川軍務緊急、奏請宜速籌防勦、以顧大局。大

畧謂四川既靖、然後鹽釐各稅可以下濟兩湖。兩湖軍餉不竭、然後可以兼顧他省。又附片奏、江蘇省城廣潮匪類恃蠻搶刼、經前知府薛煥嚴拏懲辦、數年無患。現因杭城被陷、復招廣勇、以致民情大爲惶懼。請飭下江蘇撫臣、毋致養癰貽患。四月十三日、疏陳東南軍務、又附片請責成署淮海道吴棠辦理江南、山東交界等處土匪。又奏參興安府同知徐奎縱容教匪吞蝕倉糧、請

飭下陝西撫臣查辦。十六日、

詔詢在京籍隸江蘇、安徽、浙江、河南等官團練防剿事宜。二十日、兄與楊濱石京卿合詞陳捄時八策、並團練章程十二條。二十五日、又同奏、蘇常失守、逃兵潰勇無一足恃、請飭曾國藩迅速東下。如安慶一時未能得手、先令李元度等統帥勁旅直搗蘇常、繫各屬民團之望。八月、文宗顯皇帝巡幸木蘭。兄三上疏力爭、前後兩疏廷臣會銜。是月、季父出京。

十一年辛酉、三十二歲。

四月二十八日、與考試差。七月十七日、
文宗顯皇帝升遐。八月、充接談換卷大臣、署宗人府府丞。
十月初三日、
文宗顯皇帝梓宫到京。初五日、與許仁山先生合疏請重
議
文宗顯皇帝升祔大禮。初九日、
穆宗毅皇帝登極。十三日、奉移
梓宫於
觀德殿、恭送行禮。二十日、

頒賞遺念猞猁猻外褂一件、玉鼻烟壺一件。充磨勘大臣

是月、 兄上疏密陳五事、曰勤
聖學、求人材、整軍務、裕倉儲、通錢法。嗣又疏請免錢糧、汰
釐捐、嚴軍律、廣中額。並附片請撤各省團練大臣、
及劾釐捐委員金安清等聲名狼藉、大爲民害、請
飭兩江總督曾國藩嚴密查參。十一月初一日、
孝貞顯皇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垂簾聽政。

同治元年壬戌、三十三歲。

正月、補光祿寺卿。二月、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各直省覆試總司稽察大臣。三月、南書房、上書房諸臣編治平寶鑑成、合詞進呈。

兄草奏畧云、默思聖道、上體慈懷。克基億載之承平、尤賴兩宮簡嫄並治、誠亘古而爲昭。堯舜同居、實斯民所仰望。維日孜孜於祖訓之訓迪。既祗對夫講筵、及時汲汲於治功、更取裁乎前史。稽淵羲軒、以迄明代、數紀傳以及編年、充棟爲繁、焚膏莫究。欲裨聖治、貴舉大綱。又云、竊思尙書斷自唐虞、而專史則起於、漢世范紀並尊帝后、而垂簾則著於宋廷。撮舉政治之興衰、兼列宮闈之事跡。存史官之美刺、按時代之後先。謹系箋詞、贅參論案。三月十五日奉上諭、前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將歷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

纂事蹟，擇其可爲法戒者，撮史直書，簡明註釋，彙冊進呈。茲據侍郎張之萬等彙纂成書，繕寫呈進，法戒昭然，足資考鏡，著賜名《治平寶鑑》。禮部右侍郎張之萬、太常寺卿許彭壽、光禄寺卿潘祖蔭、翰林院編修鮑源深、修撰章鋆、編修楊泗孫、李鴻藻、呂朝瑞、黄鈺各賞給大卷緞一匹、大卷江綢一匹。欽此。四月二十八日、與考試差。二十九日、充　殿試彌封官。六月初三日、密陳陝省營務廢弛回民叛逆狀，請

命將如多隆阿等，以勦甘肅撤匪爲名，由潼關、商雒兩路進勦。初七日、疏參署淮揚鎮總兵龔耀倫縱寇肆掠，請

飭查明懲辦。十一日、派閱考試漢御史卷。十八日、奏請於江蘇、安徽、山東、河南之交添設四界鎮以制捻匪。復附片奏參署浙江金衢嚴道江允康、西安縣知縣丁壽辰劣跡，及嚴通州、泰興等處江防。二十八日，爲蘇常殉難紳民奏請

卹典。七月初八日，奉旨充山東正考官，楊濱石京卿洄孫充副考官，即日出都。八月初　日抵山東省城，初六日入闈，頭場題：季

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一章、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賦得鵲華秋色得圖字。揭曉得士一百六十四人、解元魏培楠、甯鄉縣人。閏月二十一日、到都覆

命。九月二十二日、疏參陝西藩司毛震壽擁兵養寇、貪婪諸狀、請

飭查辦。又附片奏請安插裹脅難民及掩埋疆場屍骸。十一月初二日、

頒賞

宣宗成皇帝聖訓。十二月十五日、疏參統兵大臣勝保養寇縱兵、貽誤大局、請旨嚴密查辦。又奏請治前署江南提督曾秉忠之罪。二十二日、疏參直隸督臣某持祿養交、事多坐廢、請旨早予罷斥、另簡重臣以重畿防。又附片奏保前任提督鄭魁士、傅振邦、已革副將吳再升、請旨起用。

二年癸亥、三十四歲。

正月、署宗人府府丞。四月二十日、奏請減江蘇賦、

額。七月二十七日、恭編

文宗顯皇帝詩文全集、刊刻進呈。翊日、

頒賞一部。二十九日、復

賜顧繡蟒袍一襲、大卷江綢袍、褂各一件。九月十七日、

派出

定陵釋服三分之一。十月十二日、出都。十五日辰初、恭詣

文宗顯皇帝暫安處行釋服禮。十六日、還京。十一月初二

日、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賜袍褂及福壽龍虎字。十四日、賜御筆福壽字。以後皆每年蒙賜。二十日、皇太后又賜居安資深扁額。是年、季父加按察使銜。

三年甲子、三十五歲。

三月、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月、與考試差。五月、派考試漢謄錄大臣。七月初三日、以克復江甯省城、奉

上諭內外文武各官賞加一級。二十四日、署理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九月、

派拔貢朝考閱卷大臣、各省磨勘大臣、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以都察院帶領引

見人員未遞排單、奉

上諭都察院堂官著交部議處。十二月、

賜御書敏則有功扁額。

四年乙丑、三十六歲。

二月十四日、

派各省鄉試覆試閱卷大臣。二十五日、二十九日
派補覆試閱卷大臣。四月、
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散館閱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
五月初七日、以山東曹州一帶捻逆披猖、與許仁
山先生疏請由上海運解火器以資攻勦。六月、
派拔貢補行朝考閱卷大臣。四川等省。八月十二日、
穆宗毅皇帝將詣
東陵、
派隨扈大臣。二十三日、工部奏派恭送

梓宫隨營辦事及查看橋道堂官二員、

御章鈐出恒祺、潘祖蔭。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傳

旨南書房隨扈派出許彭壽、潘祖蔭、孫詒經。九月十六日、

隨

駕出都、每日至行宫侍班。二十日、同子久侍郎恒祺恭送

梓宫、步行二十七里、酉刻奉移

隆恩殿。二十一日、行遷奠禮、奉

梓宫由

隆恩殿至

盧殿。二十二日辰刻、
梓宮奉安
地宮。午刻、行虞祭禮。二十三日、
賜圓果一桶、蜜棗、銀杏、蘋婆、果脯。二十四日卯刻、至燕郊。
午刻、至
行宮侍班。戌刻、還京。十一月、署禮部右侍郎。
五年丙寅、三十七歲。
二月、
派查估太平諸倉工程、偕鄭生相國靈桂。三月初七日、署

刑部右侍郎。二十七日，署刑部左侍郎。四月，派盤查三庫。十二月，補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刑部左侍郎。

六年丁卯，三十八歲。

四月，派查勘福陵工程。初，盛京將軍都興阿奏陵寢要工，請旨簡派大臣查估興修。奉

上諭、福陵碑樓工程著派毓祿前往盛京、會同桂清敬謹查勘。欽此。是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工部左侍郎毓祿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一摺。毓祿著准其開缺調理、其查勘盛京

福陵工程著改派潘祖蔭前往。欽此。二十三日、隨帶工部郎中長潤、主事吴景萱同日起程。五月、歸宿新民屯、跌損右膝。至六月初二日回京覆

命、猶未愈也。是役、成瀋陽紀程一卷。十月初六日、往

西陵照料

莊順皇貴妃奉安，具摺請
訓。初十日，出都。十三日，至
慕東陵演奉安事宜。十五日，奉安禮成。十七日，回京覆
命。二十五日，
派磨勘武鄉試弓刀石大臣。十一月，刻求古録禮説補遺、
臨海金城齋撰趙益甫得於台州，元和管申季明
經復得四首，兄并刻之。又刊龔定庵先生泰誓
答問。
七年戊辰，三十九歲。

二月、內官傳

旨撰擬對聯及寫說文以進。三月、恭進楹帖聯珠四冊、

派各省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又

派補覆試閱卷大臣、

派管理火藥局大臣、兼署吏部左侍郎。四月初三日、呈進

篆寫說文四函、藝文備覽四函、拜袍褂屯絹之

賜。是月、

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大臣、　朝考閱卷大

臣。閏四月、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派優貢朝考閲卷大臣。七月、派考試教習閲卷大臣。八月、派覆核朝審大臣。九月、派磨勘弓刀石大臣。十月、派考試謄録貢監考職閲卷大臣。十一月、倉場侍郎衍秀

畢道遠奏派員承修駁船、奉

上諭、著派魁齡、潘祖蔭。十二月、充　經筵講官。是年、刻長

洲陳碩父先生公羊逸禮考徵、任校讎之役者先

生弟子陳比部倬也。

八年己巳、四十歲。

二月初五日、爲　先君六旬稱觴。二十一日、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是日、　武英殿災。九月十五日、

派修阜成門城牆工程。十七日、

派勘估　武英殿工程。十月初六日、

派考試御史閱卷大臣。是年、刻釋湛然輔行記。序云、釋湛然輔行記十卷、沈薶彼教、世少知者。武進臧氏雖亦嘗爲之掇錄、祗存其序於拜經堂文集、而迄未刊行。比與績溪胡君甘伯論此書、甘伯言曩游浙江、曾借得南藏小字本摘鈔一過、以冠警失去、深加惋惜。余



謂方今都下所貯明正統間北藏本尚大半完好，盍復借錄之。甘伯欣然從事，竭十晝夜之力，纂成一冊。凡屬梵言，概從刪削，其有不援古集、自抒已論者，亦多汰之，以歸省約。就中稱引遺文墜簡，藉存什一。所引見存各書，字句往往別異，或出唐以前舊本，均足以資考證。余嘉甘伯好古之難，又喜是書之晦而復顯，爲付剞劂，冀與元應、慧苑兩家並廣其傳焉。其書舊題止觀輔行傳宏決，今從序文稱輔行記，而仍留舊名，并存其原序原第，俾後人有可考。

九年庚午，四十一歲。

八月，

派宗室鄉試覆試閱卷大臣、覆核朝審大臣。十月，兄充武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同郡龎寶生尚書鍾璐。

二十二日、

賜

文宗顯皇帝聖訓、

派勘估固倫公主府第工程。十一月、

賜御筆四字額日直亮功順七言聯曰鐘鏞律應鈞天奏、

黼黻文章復旦華。奉

旨不必謝恩、亦不必具摺謝恩。是日、

命兼署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十七日、得宋刻金石録、卽敏

求記所稱馮研祥家本也。國朝乾隆間爲揚州

江氏所藏，遞歸趙晉齋、阮文達，最後入韓小亭觀察玉雨堂。兄從韓氏得此書，即仿馮氏刻一印曰金石錄十卷人家。以前流轉之家相承皆用此印。兄是時始臨孫過庭書譜，日數十紙，後遂以爲常，退直餘閒，濡毫不倦。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先生妣張太恭人舉不肖，先君命名曰祖年，字西園，號仲午。

十年辛未，四十二歲。

正月，充會試知貢舉，與春闈尚書志和偕。二月，派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四月，

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散館閱卷大臣、　朝考閱卷大臣。

六月、
派優貢朝考閱卷大臣。七月、
派承修貢院大臣。八月、
派勘估
太廟工程。九月、充武會試副考官、仍與龐寶生尚書偕十
一月、
派考試恩監生閱卷大臣。是年、　兄與趙撝叔之謙、胡甘伯澍訪求古笈、得宋元槧本甚多。從撝叔得胡仁

圖虞氏易消息圖說、葉潤臣橋西雜記稿本付刻。

十一年壬申、四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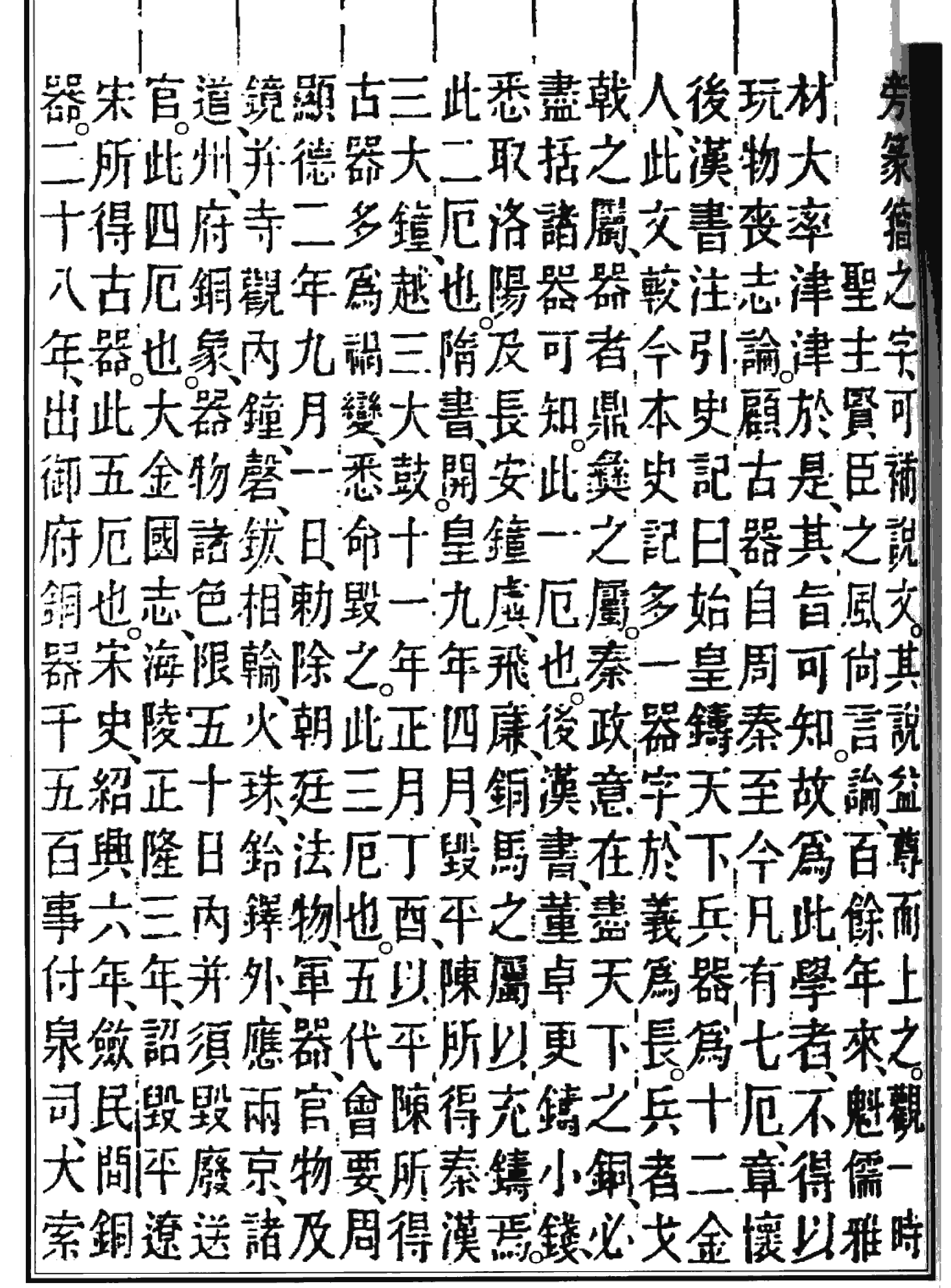
夏與諸名士銷夏聯吟、　兄首唱六律、一搨銘、二讀碑、三品泉、四論印、五還硯、六檢書。張孝達、李炁伯、嚴汝成、胡甘伯、王正孺、陳逸山皆有和作。刻壬申銷夏詩。八月、

派覆核朝審大臣。以校閱方畧、奉

旨賞加二級。九月、恭逢

穆宗毅皇帝大婚典禮、

賜太和殿筵宴、
賞給頭品頂戴。十一月、
派查佑地壇工程。十二月、
賜御筆文摛錦繡扁額、傳
旨不必謝恩。　兄夙有三代文字之好、是年得部鐘四及史頌、匽侯、諸鼎、先成攀古廔款識二卷。自序云、鐘鼎彝器之學萌芽於漢、昌於宋、極盛於
國朝。乾隆中
命廷臣編西清古鑑、詔曰、邃古法物歷世悠遠、穆乎可見三代以上規模氣象。我朝家法不尚玩好、而內府儲藏未嘗不富。以游藝之餘功、寄鑒古之遠思。四庫提要謂鐘鼎款識義通乎六書、制兼乎三禮。阮文達則云、國邑大夫之名、可補經傳偏



芳篆猶之宗、可補說文。其說益尊而上之。觀一時聖主賢臣之風尚言論、百餘年來、魁儒雅材大率津津於是、其旨可知。故爲此學者、不得以玩物喪志論。顧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七厄、章懷後漢書注引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此文較今本史記多一器字、於義爲長。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知。此一厄也。後漢書、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厄也。隋書、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九月一日、勅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

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此六厄也。馮子振序
楊鉤增廣鐘鼎篆韻曰、靖康北徙、器亦并遷、金汴
季年、鐘鼎爲崇。宮殿之玩、毀棄無餘。此七厄也。其
列朝銅禁、隨時蒐括、沉薤毀棄、盜鑄改爲不與焉。
牛宏謂書有五厄、古器之厄、又過之。夫其可貴
也如彼、其難遇而易毀也。又如此、然則嗜之癖之、
愛護之、翹之於兼金拱璧之上。誠非適矣。古來最
傅於金文者無過許叔重、張敞、鄭衆無論也。其說
文叙曰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皆前代之
古文、多至四百有餘。許君時得書已不可得見。訓
纂凡將之屬、皆當時通行之字。若經師之古文、家
繹本皆以隸寫、但其文辭義訓與經文別耳、非許
君多見古孫、何由得之。宋人爲此學者自劉、李、歐
趙董黃呂、薛、二王外、若胡俛晏慧開蔡天啟、榮洽
道趙九成、石公弼、翟耆年皆頗究心於此。有明一
代不足數。國朝多矣、而以阮氏積古齋款識、吳
氏筠清館金文爲最富。獨其所錄眞贗雜出、又其
訓釋往往蹟誤。考證之學、椎輪難工、踵事易好、無

足異也。道咸以來、諸城劉布政燕庭、海豐吳閣學子苾、濰縣陳編修壽卿皆稱藏家。近今好此者益多、價益踊、故古器益不可得見。余性嗜金石、然漢石在世、有數、無從搜牢、請益。比年來專力吉金、每有所得、摩挲研思、畧辨癥肘、必加推按、至沒字而後已。相與商榷者萊陽周孟伯、南皮張孝達、福山王正孺、吳縣吳清卿。圖狀釋文、先成此集、後有所得、隨時附焉。計今日所有止數十器、誠不可謂多。然無智取、無豪奪、又皆慎擇詳審、必不使一作僞者厠其中、以是爲無悖於考古證經之意而已。若夫賞其采色、玩其刻鏤、濫案充棟、裘佩等玩、其蔽也陋。輕財慕古、以爲名高、沿襲人云、不論文字、其蔽也僭。執楷說篆、釋甲忘乙、某商某周、自欺欺世、其蔽也妄。余雖不敏、於三蔽不敢蹈也。

鮑子年先生題潘氏九種拓冊、汾河岸崩出銅器無算、率無文、只一鐘重九百餘斤、鉦間暨鼓左右悉有文、但刻畫甚淺、復纏蝕不可拓。尋管香之弟桂巖以賤直得之、載至都、潘伯寅購以重資、剔視得百七

十餘字、所謂齊鏄是也、刻入款識。余乞其墨本、裝池藏之。伯寅先後尙得部鐘八、陳壽卿釋爲部八鐘、大小不同、而文悉同、字僅大三分許、精整無匹、壽卿歎爲攀古廔款識之冠。余旣乞得壽卿十鐘之全形者、復向伯寅乞齊部各鐘全形九紙、裝成兩冊、屬胡石查爲題識、偕同志傳觀歎賞、老年眼福豈淺鮮哉。又刻吳項儒遺書、李鄦齋方伯炳燭編、錢塘張文節公集、歙曹念生暾橄欖館稿、越三子詩。其一爲孫廷璋蓮士、兄庚戌學正同年。其一爲陳壽祺珊士、丙辰分校禮闈所得士。其一則王星誠孟調也。

十二年癸酉、四十四歲。

正月二十六日、
穆宗毅皇帝親政。二月初三日、
召見於養心殿。三月、
派查估貢院工程。初四日、扈
蹕
東陵途中遇雨、有行帳聽雨詩及
定陵恭紀一首。十一日、回京以戶部行印遺失、部議革職
留任。六月、兼署吏部左侍郎。二十三日、
召見於養心殿。七月、

賜御筆龍字及
御筆七言對一聯。是夏、與李燕伯、王芾卿諸君聯吟、復刻
癸酉銷夏詩。八月、
派勘估承修火藥局工程。初六日、充順天副考官、偕文恪
公全慶、胡小蘧總憲家玉、童薇研侍郎華。頭場題、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賦得湖
色宵涵萬象虛得涵字。得士三百九十一人解元

王巖、直隸清豐縣人。九月十四日、
召見於乾清宫二十七日、
派閱孝廉方正卷。十月、
派承修　朝日壇工程。十一月、
派考試漢謄生閱卷大臣。十二月、禮部奏磨勘處分、奉
上諭降二級調用。是年、刻績谿胡氏尙書序錄、卦本圖考、
說文管見、密縣王氏鹽法議略、藝芸書舍宋元本
書目、胡甘伯素問校義、周止庵宋四家詞選。
十三年甲戌、四十五歲。

正月、奉

旨賞給翰林院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二月、萬柳堂補栽新柳，會諸名士於夕照寺，繪圖徵詩，並刻補萬柳堂印。六月、奉

旨開復侍郎任內革職留任處分，以三品京堂候補。八月二十六日、扈

蹕南苑。九月初五日、回京，途中有南苑雜事詩，並與南齋同直諸公唱和詩。十月初十日、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四旬萬壽，



賜甯壽宮聽戲、恭進

萬壽賦冊。十一月十五日、奉

旨以侍郎候補。是月、左文襄公自關中犛致盂鼎。鮑子年

兄書云、前晤方元仲、談及盂鼎、知李山農曾遣致人挾重資往購、而袁小午已談價在先、遂以六百餘金得之、因過重不能犛致都下。左宮保聞之、始有送入關中書院中天閣之議。書院乃康昔年肄業地、閣上祀有至聖畫像、但人盡可登、日久恐搥搨致傷、非若焦山古鼎有寺僧實守也。曾告小午、宜妥籌位置。此事在足下失之意外、令人悵悵。簠齋書來、每乞精拓、云尚有數字非得精拓不能定、惜乎未歸祕藏、亦足見物各有主耳。又跋盂鼎拓冊、鼎乃嘉道間岐山出土、初爲宋氏所得、置祕室不以示人。周雨蕉明府偵知之、遂豪奪去。余曾乞其打本請觀則不可、詭云已送歸南中。文几

二百九十有五字、陳壽卿歎爲史佚之作、其心醉如此。劉丈燕庭輯長安獲古編、亦以未得是鼎及號季子白盤爲憾也。雨蕉逝、鼎復出、左季高相國購以重資、擬舁送關中書院、置中天閣上、旋聞伯寅愛之、即慨然持贈、鼎尚未輦致、一日伯寅以舊裝拓本作長歌紀事、並屬余一言。余念鼎文攷證諸家已備言之、可弗贅、獨鼎之自出、余所深悉、輒牽識如右。且三十餘年乞一見不可得者、今幸歸寶藏、他日詣攀古廬瀹茗焚香、借二三同癖摩挲歎賞、一償夙願、不圖垂老猶有此眼福、其愉快詎減於伯寅耶。

十二月初三日、

穆宗毅皇帝不豫、

召見於養心殿東暖閣寢宮。初五日、

疾大漸、傳

旨召見、伏地痛哭。是日申刻
升遐。
孝貞顯皇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再
召見、迎
皇帝入宮、　月華門侍班。初六日、合疏請撤銷十五日
恩命。初七日、奉
上諭准其撤銷。是年、刻長興臧氏春秋左氏古義六卷、許
海秋玉井山館筆記一卷。是年、濟之兄優貢、　朝

考二等、以教職用、報捐內閣中書。

光緒元年乙亥、四十六歲。

正月二十二日、觀德殿侍班、

頒賞

穆宗毅皇帝遺念衣一襲、馬褂一件。二月二十日、

孝哲毅皇后升遐。三月、補授大理寺卿。六月二十七日、

召見於養心殿。八月、署禮部右侍郎、

派馴象所工程、

派覆核朝審大臣。九月十八日、恭送

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梓宮奉移山陵、步行出東直門。二十一日、梓宮安奉隆福寺暫安處、賞加一級。二十二日、回京。兄有詩恭紀云、丁年侍宴玉皇家、親見

眞龍馭絳霞。自運樞機平禍亂、更通琛賮達幽遐。重華雲斷蒼梧野、九月霜淒白柰花。廿載再逢眞不幸、侍臣和淚入風沙。自注、咸豐丁巳六月、侍文宗顯皇帝宴同樂園、命穆宗毅皇帝出見侍宴諸臣、臣蔭得瞻仰天顏。自是每歲皆得見、惟辛酉在熱河臣未

獲扈從、藎臣蔭之侍直十年矣。

二年丙子四十七歲。

正月、署刑部右侍郎。二月、

派各省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偕彭咏之侍郎久餘、翁叔

平尚書同龢、星齋尚書奎潤。二十四日、

派補覆試閱卷大臣。二十六日、

賜剿除粵捻方略各一部。三月、

派覆勘試卷大臣、補禮部右侍郎、仍兼署刑部右侍郎。

四月、

派補覆試閱卷大臣、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殿試讀卷
大臣。五月、
派考試差閱卷大臣。閏五月、
召見於養心殿。六月、恭進
穆宗毅皇帝全集、蒙
賜一部、並拜袍褂、蟒袍、帽緯之
賜。七月初三日、恭上
孝貞顯皇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徽號。奉

旨四品以上賞加一級。八月初二日、兼署工部左侍郎。

十一日、

派查勘

泰陵碑樓等處工程。十六日、具摺請

訓。十八日、出都。二十一日、祗謁

山陵、查勘

正紅門及

泰陵碑樓。又至

慕東陵、

慕陵、
昌西陵、
和裕皇貴妃園寢、
昌陵、
泰東陵、
皇貴妃園寢、
泰陵查勘各圈辦供庫房情形。二十四日、回京覆
命。九月、充　玉牒館總裁。十九日、
派磨勘試卷大臣、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武鄉試

主考官偕王夔石制軍文韶。十七日、出闈。二十五

日、前往

東陵請

訓。是年二月、與地山宫保崇厚同派東陵歲修工程。翌日出都。二十八日、

過隆福寺、叩謁

穆宗毅皇帝梓宫。二十九日、至

孝東陵神厨庫后土行禮、及

景陵、

懿惠皇貴妃園寢、

裕陵朝房等處收工。原估者何地山侍郎廷謙、續估者春宇侍郎宜振也。十一月初四日，覆命。十四日，復派查勘西陵歲修工程。十八日，請訓。十九日，出都。二十二日，徧至昌西陵、昌陵、泰東陵、

慕東陵、

慕陵查勘歲修另案、專案各工。二十八日、覆

命。是月二十日、

派出隆福寺三分之一之半。十二月初一日、出都。初五

日、至隆福寺

穆宗毅皇帝几筵前行二周年禮。初七日、回京覆

命。是年正月十九日、東園兄去世。三月、濟之兄到京。九

月、南歸。

三年丁丑、四十八歲。

三月二十日、前往
東陵、徧至
孝東陵、
景陵、
懿惠皇貴妃園寢、
端慧皇太子園寢、
昭西陵、
孝陵、
裕陵等處開工。時偉如族兄霨新簡湖北布政使、與　兄

遇於通州、作詩留別。二十八日回京覆
命。四月、
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散館閱卷大臣、查看標識大臣、
朝考閱卷大臣。
派抖晾
實錄。五月初六日、復往
西陵覆勘工程。十六日、覆
命。六月、
派優貢朝考閱卷大臣。七月、

派考試教習閲卷大臣、覆核朝審大臣、考試漢御史閲卷大臣。九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宜春宇侍郎副焉。

十二月初五日、派考試學正謄録閲卷大臣。是年、刻馮已蒼懷舊集、江鄭堂炳燭室雜文、吳玉搢别雅訂五卷、鈕匪石日記、許印林遺著、程穆衡吳郡金石目、程子準稽瑞樓書目、吕世宜愛吾廬文鈔及婁東汪子超元和沈詩華詩集。

四年戊寅、四十九歲。

二月、
派閲考孝廉方正卷。三月十八日、前往
東陵請
訓。二十日、出都。二十三日寅刻、至
孝東陵神厨等處收工。辰刻至隆福寺
穆宗毅皇帝暫安處叩謁、恭紀以詩。二十四日、回京。四月、
派盤查三庫。五月初八日、
召見於養心殿。十九日、調補戶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
左侍郎。二十五日、

派管理三庫事務。二十六日、派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七月、派稽查十七倉大臣。十一日、派查勘慕陵隆恩殿等處工程。二十三日、請訓。翌日出都。二十七日、至泰陵、慕陵、慕東陵收工、并查勘

隆恩殿工程。九月初一日、兄回京。充
實錄館副總裁。是秋、刻呂氏百專考、韓氏寶鐵齋金石跋
尾、陳簠齋傳古別錄、鮑臆園手札。十一月、
派東四牌樓工程。二十六日、前往
西陵覆勘、途中遇雪、有三度行
陵三遇雪、惜無妙手寫關荆之句。十二月初二日、回京。十
四日、奉
旨仍兼署工部左侍郎、充　經筵講官。是年三月初三日、
仲父母同日病歿。五月、怡琴兄南旋。六月十三

日、譜琴兄扶柩回里。八月、到京。初四日、味琴兄去世。

五年己卯、五十歲。

正月、以伯父閉門集付刻。二十一日、召對於養心殿。二十三日、轉補戸部左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二十七日、升左都御史。二十八日、奉旨仍兼署工部左侍郎。二月初五日、工部奏派恭送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梓宮永遠奉安

惠陵、派出潘祖蔭、文徵。二十日、
派閲考孝廉方正卷。三月初八日、前往
東陵。初十日、至
惠陵、每日演
龍輴車、
大昇轝、
小昇轝。十一日、補授工部尚書。十八日、回京覆
命、謝
恩。二十日、充管理溝渠河道大臣、扈

蹕出都。途次
賞克什葡萄。二十六日、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奉安禮成、奉
上諭、本日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永遠奉安
大事悉臻妥協、尚書潘祖蔭前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內、
特旨派署該部左侍郎。該尚書承辦一切、倍加勤慎、深

堪嘉尚、著加恩賞給太子少保銜。欽此。二十九日、隨扈
回京。四月十六日、
派考試差閱卷大臣。二十一日、
派盤查三庫。二十九日、調補刑部尚書。三十日、
召對於養心殿。五月初六日、先嚴七旬壽辰、以祈雨、
未稱觴。六月、鄧慶麟奏參安興阿受賄一摺、奉
旨派廣壽、潘祖蔭查明具奏、不得稍有徇隱。二十四日、
奏大概情形一摺。七月二十三日、奏安興阿一案
先行擬結一摺。

召對於養心殿、
派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二十七日、
派宗室鄉試覆試閱卷大臣。九月二十四日、
派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十六日、
賞紫禁城騎馬、
派磨勘弓刀石之大臣。十一月、恭進
穆宗毅皇帝實錄、
聖訓、
賞加一級。十二月初十日、

召對於養心殿。以兄自長秋官，刻洗冤錄、詳義秋審情實條欵、合肥李光祿公貫垣紀事詩、濮主事文暹提牢瑣記。又自丁丑後以晉豫諸省偏灾迭告，刻救荒活民書、農桑實際及伐蛟、治蝗、擔粥諸説。

六年庚辰，五十一歲。

正月，崇文門勒索廓爾喀貢使及蒙古一案，奉旨派廣壽、潘祖蔭查辦。十六日，乾清宫筵宴，賜蟒袍一襲、如意一柄、花瓶、鼻烟等件。二月初五日，覆奏崇文門一摺。二十一日，

實錄告成、賜宴禮部、並賞銀四十兩、轡馬、蟒袍、緞匹等件。三月、兼署工部尚書。四月初五日、恭詣慕陵隆恩殿收工。十一日、回京。十九日、派散館閱卷大臣。六月、恭逢萬壽聖節、賜甯壽宮聽戲。刻錢叔美先生松壺集。兄不甚藏書畫、而獨嗜松壺畫、至是取嘉定程序伯所刻畫贊、

畫憶、屬徐花農太史琪寫而梓之。八月十八日、以

伊犂定界事、

召對於養心殿。九月初一日、奉

上諭、與惇親王、恭親王、醇賢親王、翁尚書同龢專辦

中俄交涉事件。初六日、

召對於養心殿。

七年辛巳、五十二歲。

正月、充　國史館正總裁。初九日、與翁叔平尚書

奏進陳奐毛詩傳疏。十六日、與廷臣宴。二十六日、

以俄國就欵中外大局粗定，與惇親王、醇賢親王、翁尚書條陳善後五策，一曰練兵，一曰簡器，一曰開礦，一曰造船，一曰籌餉。二月，派閱考孝廉方正卷。三月初十日，孝貞顯皇后慈馭上賓，恭詣鍾粹宮哭臨。十三日，派穿百日孝。閏七月初六日，派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初九日，孝貞顯皇后梓宮奉移普祥峪定東陵。十七日，永遠奉安。十月初六日，

派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十二月十七日、

賞穿帶膝貂褂。二十三日、

皇太后賞福壽字各一方、長壽字一分、貂皮十張、大卷八

件、奉

懿旨毋庸謝恩。

八年壬午、五十三歲。

三月、

派考試漢膳生閱卷大臣。四月、

派閱考差卷。二十九日、

皇太后賞御筆畫蘭四幅。七月、 先君爲祖年聘同邑翰
林院編修吳誼卿先生大衡之女。二十三日、奉
上諭、派麟書、潘祖蔭將周瑞清包攬雲南報銷確切查
辦。八月、署禮部尚書、
派閱考孝廉方正卷。九月初二日、雲南報銷案奉
上諭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九月、
派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初八日、
皇太后賞御筆畫蘭四幅。十一月初六日、
召對於養心殿、面奉

諭旨、授爲軍機大臣。十二月十五日、
賜藏香。十八日、
皇太后賜御書松竹並茂四字。二十七日、
召見、
賜御書慶藹迎祥四字、歲歲平安一幅、延年益壽一幅、貂皮袍褂等件。是年、刻沈西雍先生説文古本考。
九年癸未、五十四歲。
正月二十二日丑刻、先君棄養。二十四日、奉
上諭、追贈三品卿銜、賞銀二千兩治喪。二月十六日領

帖廿八日發引、暫停法源寺。四月二十日、扶櫬南旋。二十九日、抵里、賃屋金太史塲、恭奉靈柩於畫禪寺。五月初四日、領帖。六月、界石浜建丙舍。八月、以直隸、山東洊饑、捐賑銀一千五百兩。九月、屬族兄瘦羊明經鍾瑞刻同里朱條生萬卷書屋詩、葉調生梂花龕詩、石蘠士聽雨樓詩、石梅生葵青居詩。十月、刻徐元歎遺詩。又屬族姪志萬寫刻百宋一廛賦注及楊雪漁太史所書藏書紀要。二十八日、助直賑千金、爲 先妣汪太夫人資冥福。十一

月十五日，奉　先君靈柩安葬於界石浜。兄奉諱在里，杜門不出，惟與李香嚴廉訪鴻裔以學問相切劘，書筒往來無虚日。是年，所刻尚有劉貴陽經説、日本金石年表。

十年甲申，五十五歲。

二月，刻屠元歆小草詩鈔。四月，患目疾，屢治愈劇，至冬始漸瘳。以舊所刻諸書彙爲滂喜齋叢書四集，復彙刻功順堂叢書，周人經説四卷、王氏經説六卷、左傳補注十二卷、左傳地理補注十二卷、論

語孔注辨僞一卷、平定羅刹方畧四卷、西清筆記二卷、國史考異六卷、涇林續記一卷、廣陽雜記五卷、半氈齋題跋一卷、無事爲福齋隨筆二卷、南澗文集二卷、冬青館宫詞三卷。又别刻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序云、吾鄉黃蕘圃解元好藏書、尤好宋元本、與 先祖文恭公相善。嘉慶時曾刻四元唱和詩、字仿宋刻、甚工緻、與其所刻影宋國語、國策書數種、盛行於時、所謂黃氏叢書是也。其子同叔茂才壽鳳、善篆刻、其篆專師錢十蘭。與 先世父小浮先生最相得。猶記道光甲辰、已酉蔭歸里時、無日不見於鳳池園坐上、園中楹聯扁額皆其所篆、 先世父夢印三十六方亦所刻也。未幾下世。蕘圃先生所藏書、晚年盡歸之汪閬

源觀察。汪之家婦、蔭姑母也、其所藏蔭猶及見之。前年曾爲刻其宋元本書目、未幾汪氏亦漸散失。道光辛亥、壬子間、往往爲楊致堂河督所得、至庚申而盡出矣。今吳平齋大陞存齋觀察亦頗得之。咸豐庚申三月、蔭所藏書存申衙前汪氏義莊書四十箱既失、八月中、澄懷園之所藏亦盡、於是蔭之書蕩然矣。而結習未忘、又復時時收之、得先生藏書不及十種。因思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於是、乃從楊致堂河督之子協卿太史錄得先生手跋百餘條、又從平齋存齋錄寄跋若干條、柳門侍讀筱珊太史、茀卿太史助我蒐輯若干條、聚而刻之。古書面目賴此以存、蕘圃之書雖散猶不散也。且以見吾鄉承平時、士大夫耽書好古、其風尚類如是也、可慨也夫。

又以鈕氏說文校錄及張秋水先生西夏紀事本末、烏台詩案、墨妙亭碑攷、昇書局刻之匪石遺書。

見圖之十年、始

靚厥成爲之一快。得北宋本廣韻、即澤存堂所刻祖本、南宋本竹友集、皆楊星吾廣文自東瀛訪得者也。

十一年乙酉、五十六歲。

續刻古籀疏證六卷、范石湖詩補注三卷、編入功順堂叢書。四月、服闋。二十四日、挈眷北上。五月初四日到都。初十日、遞摺請安、召見於養心殿。奉

上諭署理兵部尚書、仍在南書房行走。八月初六日、充
順天鄉試正考官、翁叔平尚書、奎星齋尚書、童薇
研侍郎副焉。頭場題、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尚亦有利哉、子華使於齊一章、孔子嘗爲委吏
矣一節、賦得盡放冰輪萬丈光得光字。九月初四
日、以闈中次題文所用字句嫌於以原憲爲公臣、
與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諭旨不合、奏請
欽定。奉

旨准其取中。十二日揭曉得士二百八十八、解元劉若曾、直隸鹽山縣人。十一月二十九日、補授工部尚書。十二月初四日、

派管理火藥局事務。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季父歿於里第。

十二年丙戌、五十七歲。

二月十六日、扈

蹕

東陵、每日至

行宮侍班。三月朔、

賞葡萄克什。初二日、

皇太后、

皇上謁

陵、已刻行大饗禮、敷土禮。初五日、

賞南書房醬蒿苣一瓶、醬茄一瓶、彩蛋半桶。初七日、回

京。十八日、

派查估河道、偕子齋侍郎敬信。四月初四日、

派查估天壇等處工程。初十日、

派盤查銀庫。祖年完姻。十七日、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十九日、派散館閱卷大臣。二十日、派殿試讀卷大臣。二十九日、派朝考閱卷大臣。五月、派查估溝渠，仍同敬子齋侍郎。六月初六日、派閱各省拔貢卷。十三日、出闈。十月、充會典館副總裁。

十一月十二日、偕敬子齋侍郎前赴東陵、正月二十五日、工部奏派。

昭西陵神厨東庫、

景陵、

皇貴妃園寢西配殿、

定陵東西朝房收工。十八日、回京。二十一日、覆

命、

召見於東暖閣。十二月、

派承修寶泉局工程、内倉工程。十八日、

皇太后賞珠拓鍾馗及福壽字。二十二日、

派管理溝渠河道大臣。

十三年丁亥、五十八歲。

正月十五日、

皇上親政、保和殿侍宴、

恩詔各加一級。十六日、

賜廷臣宴。二月、

派

西陵隨扈大臣。二十五日、

派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初六日、扈

蹕出都、每日至

行宫侍班。初九日、
賜桃脯一瓶、蘋果一桶。十一日、
皇太后、
皇上謁
陵。十二日、
慕陵大饗、隨同行禮。十四日、
賞醬萵苣一瓶、醬茄一瓶、彩蛋半桶。十五日、回京。十七
日、
派查估雍和宫工程。四月初七日、

召見。二十日、
派查估供用庫工程。二十五日、
派管理八旗官學大臣。五月十五日、
召見於東暖閣。二十九日、八旗官學奏教習專以知縣
用。附片奏期服及鄉會試俱准給假代館。
召見於東暖閣。六月十一日、奏
大婚彩綢核減三分之一、奉
旨依議。七月初二日、
召見於東暖閣。八月初三日、祖年舉一子、兄名之曰

樹孳、字字甫、號孟多。二十九日、偕翁叔平尚書聯

銜遞封奏、

召見。九月初四日、奉

旨著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是日、與高摶九京兆萬鵬

議增建貢院號舍。

十四年戊子、五十九歲。

正月二十一日、

皇太后賞御筆松鶴一幅。二十日、順天府遞封奏、

召見於東暖閣。四月初四日、祖年生母張太恭人去世。

十七日、

派閱考差卷。二十一日、

派督修鑾駕庫工程。八月初七日、兼署戶部尚書。初八日、

派管理溝渠河道大臣。二十八日、

派宗室鄉試覆試閱卷大臣。九月、

派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充武鄉試監臨。十月初六日、祖年得一女、名愼淑、字曼壽。十二月十一日、

皇太后賜御畫梅花、蓮花、松樹各一幅。

十五年巳丑、六十歲。

正月十五日、

皇太后賜御筆仿湯正仲梅花一幅。二月二十二日、

皇太后將

歸政、以前任軍機大臣、奉

懿旨交部議叙。二十八日、奉

懿旨賞加太子太保銜、又以工部堂官

賞加二級。二月初二日、

皇太后派長春宮聽戲。初三日、

歸政。須詔。初四日，
皇上大婚慶賀。十四日，
派閱各省鄉試覆試卷，偕芷庵尚書麟書、孫子授侍郎詒經、薛雲階侍郎允升。十八日，出闈。二十四日，
派補覆試閱卷大臣。二十七日，
皇太后賜御筆葡萄一幅。三月，充會試副總裁，偕李蘭蓀相國鴻藻、宗室筱峯尚書崑岡、廖仲山侍郎壽恒。
頭場題：子曰行夏之時四句，取人以身二句，日子不通功易事六句，賦得馬飲春泉踏淺沙得泉字。

四月初十日、揭曉得士三百一十八人、會元許葉芬、順天大興縣人。十一日、覆

命、

召見。十九日、

派散館閲卷大臣。二十日、

派殿試讀卷大臣。二十九日、

派朝考閲卷大臣。五月初二日、

皇太后賞御筆山水團扇一柄、

御筆山水一幅。六月、

派優貢朝考閱卷大臣。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八月初四日、祖年奉張太恭人柩歸葬。二十七日、召見。九月、派查估太和殿等處工程、承修祈年殿工程。二十五日、派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初四日、祖年回京。初六日、六旬壽辰、上派武備院卿文璧賜霽漢松喬扁一面、七言對一聯、曰、金坡侍直承恩眷、

玉簽書賢介壽祺。福、壽字各一方、壽佛一尊、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大卷八件、小卷十六件。

皇太后加賞御筆賜欵畫松一幅、長壽字一幅、福壽字各一方、如意、元金粧緞、閃緞等件。已刻賫到、恭設香案叩頭祇領。初七日、具摺謝

恩。十四日、順天府奏江浙水災各撥銀一萬兩助賑、兄自捐銀一千兩。是日、奉

上諭充武鄉試監臨。翌日入闈、二十日出闈。十一月十九日、

召見於乾清宮。十二月二十三日、

皇太后賞御筆長春圖一幅。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幾與盂鼎埒、銘二十九行、行二十字。兄屬李仲約侍郎文田及門下士之同好者皆爲釋文。

十六年庚寅、六十一歲。

正月

派隨扈查道大臣、

派管理溝渠河道大臣。閏月十四日、扈

蹕

東陵。二十六日、派閱各省鄉試覆試卷。四月、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散館閱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五月初一日、皇太后賜御筆山水摺扇一柄、團扇一柄。十四日、召見。六月、京師霪雨爲灾、二十四州縣同時被水。初六日、與陳六舟京尹 彝 會奏情形一摺、畧云：臣等廣延紳士張度季邦楨、毓俊馬吉樟、王煥丁乃安、潘民表、劉東臯、樊覲王李厚基等、又另委通判朱潛

隨同分路查放義賑、復派蔣壽齡、董蔭堂、陸家培、潘芳年、周兆元等在玉清觀卧佛寺功德林普濟堂設立粥廠四處。伏思光緒九年順屬被水、曾經前府尹　臣　周家楣援案奏准展設各鄉鎮及六門外粥廠、並蒙

欽派京堂大員分駐稽查彈壓在案。本屆水災既廣、且重擬先在六門外擇地酌量添設。查近畿一帶惟東南、西三隅被災最鉅、茲擇東北之孫河、正東之定福莊、東南之采育鎮、正南之黃村、龐各莊、西南

之蘆溝橋六處一律添設粥廠、以期附近災民便
於就食。並懇
欽派三四品京堂分駐稽查、彈壓、監放、一面撥放京倉
米石、以備城鎮各廠分領煮散。再近畿各鎮開廠、
照案撥銀二千兩以作經費、均請
飭下戶部照撥。又片奏、京師城外向無民船、惟通惠一
河有運送糧米船隻、現作函商借移用。車馬不通
之處、購買沙篙、扎縛木筏。木筏不通之處、濟以筐
籮。力所能盡、罔不盡心、冀挽奇災、以紓

宸念。云云。奉

旨俞允。十二日、又續奏情形一摺。十五日、恭逢

萬壽聖節、

派出進膳。七月初二日、順天府奏開厰。初六日、

派出進膳。初七日、

皇太后賞御筆桐鳳一幅、畫扇一柄。是月以後、各屬饑民

至京師就食者絡繹於門、皆遣弁送廣仁、資善各

堂及安平公所安插。函請各省官紳募銀助賑、前

後自捐銀亦無慮數千兩。每遇各屬稟報災狀、輒

嗚咽流涕。八月初五日、續奏順屬災區太廣、饑民衆多、轉瞬嚴寒、生路更窘、請再

賞給米石。奉

上諭、著再賞給粳秈米十萬石、由京倉撥給、作爲順天各屬冬春賑需。所賞米石著倉場侍郎督飭各倉監督認眞查看、如有攙和短少情弊、即著潘祖蔭等據實奏參。十六日、爲樹孳聘嘉定徐頌閣侍郎郙之女。九月二十二日、順天府奏、大興縣境災民較多、添設青雲店、岳家務兩處粥廠。冬春賑務爲日方長、

請撥銀米以資要需。奉
上諭、著照所請、由戶部再撥經費銀二千兩、並撥京倉
米八千石。即著潘祖蔭等飭屬妥爲散放、以卹災黎。
欽此。十月十五日、再疏請撥銀米、奉
上諭著再賞給京倉漕米五萬石、以備冬撫之用。二十
三日、忽感寒、身熱、汗出不止。是夜、猶強起入直。二
十五日、查驗火藥局、歸即作喘。二十六日、喘益甚、
始具摺請假、延醫診治、服疏散之劑。二十七日、熱
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隱几假寐、夢中諵諵、所言

皆賑事。三十日、兄自知病不起、陳六舟京兆來視疾、諸諳以公事相託、且曰、吾其爲周小棠乎。蓋周公亦以任京兆時辦賑盡瘁而殁者也。申刻、痰聲驟湧、酉刻遂薨。遺命以樹孳爲嗣。遺疏上聞、奉

上諭、工部尚書潘祖蔭學問淵通、才猷練達、於咸豐年間、由翰林入直南書房、垂四十年、勤勞最著。歷受

先朝知遇、疊掌文衡、洊升卿貳。朕御極後、優加倚畀、擢任正卿、加太子少保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丁憂服闋、

補授工部尚書，並兼管順天府府尹，加太子太保銜。本年近畿水災，盡心籌畫，勞瘁不辭，前以偶染微疴，賞假調理，遽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瀅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賞銀二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加恩晉贈太子太傅，照尚書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弟潘祖年著賞給郎中，分部學習行走。伊子潘樹孳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其靈柩回籍時，著地方官妥爲照料，用示朕篤念藎臣至意。欽

此內閣奏謚法、

硃筆圈出文勤。

先兄弱冠即出與海內名流訂攬環結佩之交。洎

通籍、振拔寒素、惟恐不及。當咸同間、蒿目時艱、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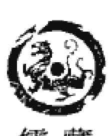
上封事、東南大局、多所裨補。儤直南齋幾四十年、

歷長六官、兼尹三輔、所至矢勤矢慎、必盡其職。文

章勛業、彪炳當世。惟平生章奏多不留稿、戊申以

後雖有日記、公家之事又皆慎而不言。祖年　生晚、

所知不及什一、謹詮次大畧、遺漏尚多、惟祈



大雅君子補而正之。不勝感幸。弟祖年謹識。



湘綺府君年譜

王代功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二年刻本

《湘綺府君年譜》六卷，王代功編撰。民國十二年湘潭王氏湘綺樓刻本。

王闓運（一八三三—一九一六），初名開運，字紉秋，中年後改今名，字壬甫，又字壬秋，號湘綺，學者稱湘綺先生，原籍湘潭，生於善化（今湖南長沙）。少時家貧苦讀，與鄧輔綸兄弟、龍汝霖、李壽蓉成立蘭林詞社，有「湘中五子」之稱。咸豐七年舉人，會試不第，戶部尚書肅順聘爲家庭教讀。太平天國時，入曾國藩幕府，獻計取江陵，見重於曾氏。後辭職歸鄉，潛心學術研究。後又相繼受聘爲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精舍主講，衡州船山書院山長，江西大學堂總教習。光緒三十四年，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宣統三年，特加翰林侍講銜。民國二年被舉爲湖南孔教會長，後出任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兼參政之職。其學貫通經史，兼包九流而歸於經學，宗「春秋公羊」之説，爲「一代經師」；詩文亦稱天下第一，門生弟子遍佈天下。其著作甚豐，有《春秋公羊何氏箋》、《古今文尚書箋》、《湘軍志》、《湘綺樓日記》、《湘綺樓詩文集》等數十種。

本譜爲譜主長子王代功所撰。據卷六末跋云「府君既卒之三年，代功始綴次舊聞及有聞於言行者以述年譜」，則本譜編於民國八年。代功長侍於父側，故於闓運舊聞及言行甚悉，如卷六民國元年七月載闓運「與代功言時事及生平所經歷，因思八十年來世間事宜有紀録，試書一紙，將成一小説，名曰《所見録》，自道光始，是月成五千餘字」。今考本譜，於闓運每月每日之行蹟，如交遊、講學及撰述等學術活動，記載尤詳。如譜載光緒三年五月始撰《湘軍志》之《曾軍篇》；四月，完成《曾軍後篇》；六月，完成《援江西篇》；八月，完成《援廣西篇》、《臨淮篇》、《援貴州篇》；十月，撰《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軍志》草創畢，至光緒七年始定稿。觀此，則代功撰譜所據資料，除闓運撰述如《湘綺樓詩文集》、《日記》等及時人著述外，又有他人不能見者，於此可見是譜之價值所在矣。

湘綺府君年譜第一卷

長子代功述

府君姓王氏，諱闓運，字壬甫，湖南湘潭七都移風鄉常安里人也。王氏之先，與周同祖，唐定郡望，爭稱太原。湘潭七都爲明三十九都地，舊譜云，自山西避兵至贛州。復遷衡陽西鄉，居數世，當嘉靖中，遷湘潭城外黄龍巷。又云，遭楊應龍之變，乃避贛，越二世，遷衡陽。新譜云，楊應龍反播州在萬厤初，王氏至湘潭已二世矣，避兵雖非應龍，而相傳有播州亂，疑本貴州人也。據舊傳及明時墓石推攷其年，遷潭當在明孝憲時。始遷祖曰東山

府君、五傳至朝僑、字惠人、居石泥塘。田過萬畝、歲積穀錢無所用、直刌大竹盛之、委階庭間。當是時、湘潭繁富甲天下、吾家亦極盛於此時。惠人君有子五人、並有才藝。第四子中傳、字石泉。性澹靜、不營世事、以詩酒自樂、居許家橋。昆弟煊赫、爭以豪侈相尚、閉門守靜、寂如也。有子二人、長曰之駿、字適齋、性穎敏、弱冠入縣學。當乾、嘉之際、民物盛滿、穀賤貨貴、富家不能節、則稍衰敗。昆弟六家、唯適齋君田宅未損。諸家欲賣田、則責令强受之、無錢則舉債以應、遂大困。未二十年、己田宅亦斥賣略盡、乃棄鄉居遷省城、買屋三椽於善化文廟旁小巷。

家世名醫，以術治疾，貧者不取錢，且施以藥，名乃大起。姻黨歸其盛德，欽其宿學，識李文恭於孤貧，曰此非寒生也。後輩名者如賀尚書長齡、毛西垣國翰、黄虎癡本驥，皆執弟子禮。年七十，以壽終。配戴夫人，江蘇句容人，南澳同知諱志達之女。生二子：長諱士璠，字奐若；次諱士麟，字步洲，府君，奐若君之次子也。

道光十二年壬辰　十有一月辛丑，府君生。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於善化學宮巷内居宅。先夕，祖妣蔡夫人方坐庭中，見流星墮地，光芒照室，驚異之，入室而作。次日，生府君。此事，代功聞之從祖父步洲君之側室羅氏。羅時與祖妣閒話，親見此異，故言之特詳。廣額修眉，方頤後耳，有異常兒。

時家貧甚，五月中，遭曾祖考適齋君之喪，曾祖妣戴夫人年已七十，祖考與若君輟學爲賈，從祖父步洲君授徒自給，歲入僅數十千。祖妣蔡夫人竭力經營，克勤克儉，故家無廢事，且時贍給族姻。祖妣初生一男元殤，至是生府君。曾祖妣七十乃見孫，倍愛憐之。

道光十三年癸巳、 二歲。

十二月、葬適齋君於善化南門外一都二里牌林子衝、是爲吾家墳墓葬長沙之始。

道光十四年甲午、 三歲。

府君幼穎悟、祖妣教以古歌謠及唐五言諸詩、卽能識字。曾祖妣喜曰、此兒他日必成名、惜余不及見耳。

道光十五年乙未、 四歲。

道光十六年丙申、 五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 六歲。

二月十六日、祖考奐若君卒。府君哭泣如禮、有若成

人。是歲患病危篤，及愈，體羸弱，足不能過門限。曾祖妣保抱扶持，日以白朮餌之，病始有瘳。十月，祔葬奠若君於林子衝。

道光十八年戊戌、七歲。

善化李鼎臣先生設塾里巷，曾祖妣以其距家稍近，命府君從讀，授以論語、孟子，朝往夕歸。道中羣兒或戲侮之，府君一不與較，識者已知爲大器矣。

道光十九年己亥、八歲。

仍從李先生讀。

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歲。

是歲畢誦五經，能屬文。時姑家子郭正齋新楷少有神童之目，亦少孤，居省城，兩家族黨過從者咸敬異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歲。

始學時文帖括。家貧，不能延師，曾祖妣乃命府君從步洲君讀，並授作文之法。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歲。

道光二十三年癸亥，十二歲。

四月十五日，曾祖妣戴夫人卒。府君幼依祖母，自適齋君卒後，家益困，始將學宮巷居宅斥賣營葬，遂僦

屋而居。是歲步洲君假館宜章縣署，府君從之游，學益厲，志於經史詞章，昕夕不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三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四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五歲。

是歲，僦居楊家花園。時步洲君歷年應州縣書記之聘，來往無常，府君從游不便，因命居家侍母。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鈔讀。當是時，天下方騖於科舉，宣宗尤重翰林，以一童生不數年可躋二品，故父老以科甲督責子弟，甘心不悔。

府君不喜制舉之業，嘗假得楚詞，讀之驚喜。塾師目爲褻學，禁止勿觀。府君則於作文時竊誦之，塾師出不意從後掣其卷藏焉。蓋當時風尙如此。府君益發憤，欲並古之作者，尤欲多讀未見書，且自恨孤陋，遂一意於取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六歲。

始就外傅，從劉先生煥藻讀書三卡。同學七人，始識長沙羅伯𡻕熙贊，羅丈通博有文名，故識武陵劉𥝧九鳳苞，劉丈居城南書院，爲肄業生，院長陳堯農先生本欽，鄧辛眉丈繹妻父也，與鄧彌之丈輔綸俱居

院中。府君與羅丈論詩，羅言及二鄧。府君欲訪之，未暇也。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七歲。

讀書營盤街戴祠，始應童子試。鄧丈彌之兄弟聞府君月落夢無痕詩句，奇之，特來造訪。其時李丈篁仙壽蓉、丁丈果臣取忠、龍丈皞臣汝霖，皆居城南院齋，府君因定交焉。李丈放誕自喜，尤擅才名，與府君相得甚懽，日夕過從。嘗於十二月雪夜，李丈徒步來宿書室，刻燭聯句二十韻，名篇劇韻，傳誦一時，名字漸達湖外。府君因城南交友之盛，遂移家城南，定入院

讀書之計。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八歲。

肄業城南書院、院長陳堯農先生工制蓺、每聚諸生講學、非高材生不得入内聽講。陳先生因府君雋異、特許入内齋、每有問難、輒驚老宿。長沙熊雨臚先生少牧以孝廉名動海内、詞賦科舉爲一時之冠、因事被議、與朱丈宇恬昌琳居址相近、朱丈特介紹府君問業熊先生。選文四十篇屬府君熟讀。未數日、復往請益。熊先生怪之、因問文家派别、府君具道其所以、應答如流、不失一字。熊先生歎曰、子能自得師、但勤

精研，無負期望。退而告人曰，吾生平未見此才，不獨吾當讓出一頭地，卽古來作者，恐亦當退避三舍矣。

自道光二十六年湖南瀕湖圍田水灾後，復連年水旱，是歲東南各直省復大水，飢民入長沙者數萬。新甯土匪李沅發因連歲饑饉，聚黨倡亂，殺知縣，據縣城，擾及廣西邊境。廣西亦因旱飢，民日思亂於時。承平日久，自廣東燒煙事起，宣宗尤畏疆臣生事，故各省大吏均以鎮靜爲主，諸生肄業者猶謹守卧碑聖諭諸訓，不敢論列天下事。雖亂象已成，而士子欣欣鄉學，湖南風氣頗與道光初年異矣。

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九歲。

三月、應縣試、知縣李寅葊先生春暄拔置第一。提督學政爲車公順軌取入縣學。發落日、以府君文不合式、爲訓、而獎掖備至、聞者異之。是歲因丁丈果臣始識彭砥先丈嘉玉。彭君習三禮、於國朝言禮諸家學派最精、又喜言兵法、居長沙城中、默然無聞、亦不與時輩交遊。府君一見、與語大説、遂有志於習禮、每講論輒移晷達旦。又手鈔史記成帙、日夜讀之。蓋自是始欲通經致用、非僅詁訓詞章而已。

咸豐元年辛亥、二十歲。

李文篁仙既躭吟詠，遂約同人倡立詩社。龍文暭臣年最長，次李，次二鄧，次府君，每擬題分詠，各賦一詩，標曰蘭林詞社。鄧文彌之尤工五言，每有所作，不取唐宋歌行近體。先是，湖南有六名士之目，謂翰林何子貞、進士魏默深、舉人楊性農、生員鄒叔績、監生楊子卿、童生劉霞仙諸先生風流文采，傾動一時。李文乃目蘭林詞社諸人爲湘中五子以敵之，自相標榜，誇燿於人，以爲湖南文學盡在是矣。後以語曾文正公國藩，時羅忠節公澤南在曾幕中，居恆講論以道學爲歸，尤惡文人浮薄。一日，李文於曾所言五子近

狀、羅公於睡中驚起問曰、有近思録耶。李聞言勃然、曾公笑解之。是歲三月、府君游邵陽。八月、與龍鄧二丈遊衡山。去歲正月、宣宗成皇帝登遐、廣西亂始上聞。六月、洪秀全、楊秀清等始亂於桂平之金田村。

咸豐二年壬子、二十一歲。

二月、往江西南昌。時鄧丈父厚甫先生仁堃方守南昌、府中賓客才彦頗盛、長洲孫月坡丈麟趾尤擅詞曲、長於府君幾四十歲、爲忘年交。陳希唐丈景雍斗酒百篇、其甥李伯元丈仁元以進士改知縣、選樂平、

道過南昌見府君、激賞之、堅邀至縣署。李文負才氣、每有所感、輒慷慨激昂、發爲詩歌、以攄煩懣。當是時、廣西寇已陷永安、圍桂林。四月、寇解廣西圍、陷全州、入湖南。七月、賊黨蕭朝桂自永興率千餘人由攸醴襲長沙。二十八日、至石馬鋪、遂圍省城。時祖妣蔡夫人方居省城、府君在樂平聞警、星夜馳歸。八月、至長沙、城外民居爲寇所據、無店舍可宿、夜投水陸洲漁船宿焉。遣書告長沙知府鍾音鴻、不報。明日、行至城下視之、時城中兵勇八千餘人、安化羅文僖公繞典以前任雲貴總督來長沙佐巡撫治軍、諸舉貢生監

各自請領百人或數十人佐巡垛口、城外往來者皆縋以出入、唯獨南門禁止行人。府君至大西門、見毛先生運如方巡垛口、乃得縋以入、共議城守事。城中被圍日久、援軍亦大集。賊募郴桂礦夫穴城根、地雷數發、鄧公紹良、瞿公騰龍屢拒却之、寇圍城久不下。

十月十九日、渡湘西走。方省城之被圍也、書院中諸生多散歸、郭文正、齋彭文砥先與府君過從最密、常指畫地圖、高談兵略。彭文懫將領之不職、與府君書有云、假我以權、庶幾𢦤牧。頗、府君亦以時事日棘、究心兵法、有從軍之志。然以節母在堂、孤子當室、未敢請

也。十一月、寇已破岳州、圍武昌、長沙解嚴。李丈復遣書問訊祖妣、仍命府君往樂平。而岳州已下、道路阻塞、乃由萍醴至袁州。十二月、過南昌、鄧丈辛眉留之度歲、寓居府齋娛園、文酒談燕、無虛日。除夕、與孫丈月坡、陳丈希唐、鄧丈辛眉刻燭聯句、爲長歌、始有祭詩之舉、作祭詩神絃數章。是後六十餘年、以爲常。

咸豐三年癸丑、二十二歲。

正月、由南昌至樂平。夏五月、寇犯南昌、江西列郡大恐、李丈至鄱陽、與沈丈槐卿衍慶議兵事。沈丈因事至省城、李丈權知鄱陽縣事、府君從之鄱陽。祖妣聞

南昌兵警，專使至樂平，促府君速歸。七月初，乃由鄱陽買舟還湘，行至袁州，夢李丈來告別，蓋府君自鄱陽行未十日，而鄱陽陷。七月十四日，李丈與沈君同戰死，府君方在道，未之知也。八月，還長沙。十月，移家湘潭縣城内學坪。十一月，先妣蔡夫人來歸。外曾王父諱璜，字磻溪，以俠義見重於時。外王父諱榮森，初名曉原，字惺吾，爲諸生，最有文名。與丁丈果臣居城南院齋，相友善。丁丈知先妣賢淑，復稔府君嚴於擇配，特媒合焉。時府君貧寒，而外家豐厚。先妣知詩書，習大義，方在幼時，外王母李太恭人以鍼黹所積

得數百金託葛氏姨母代權子母、預爲斂資。葛母病革時、指箱中千五百金、屬其子息代交蔡氏、且曰、此某姑孃銀、吾受若母屬託、不可負也。及後忽背言、時外王母已前卒、或勸先妣證之、謝曰、貧裝有辦、且彰先妣之過、慮吾不忍也。卒不許。于歸之後、戚友聞其事者、咸歎異以爲難能、府君亦敬禮焉。　是歲於南昌書肆得宋牧仲對簿時手錄蘇詩、始歎先輩精專、雖遭顛沛、猶不輟業、乃定每日鈔書之課。適得宋版玉臺新詠、因影寫之。李丈伯元以爲必無成理、末三月書成、李丈驚服、自是日必鈔書、道途寒暑不少輟、

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鈔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咸豐四年甲寅，二十三歲。

正月，謁李雲根先生。先生高門華胄，不樂仕進，隱居壩子塘，書畫琴奕，並入妙品，獨坐藜床，罕接人事。與之言談，言微中常，慕唐六如、董天士之爲人。先妣爲先生甥女，故府君往見焉。談話移日，謂府君曰：子努力自愛，四十以後當軼羣絕塵，非他人所能及也。府君心折其言，以爲有道之士也，終身敬服焉。方二年十月，寇之解圍東下也，十一月破岳州，十二月陷

武昌、三年二月、遂陷江甯、據爲僞都。曾文正公以丁憂侍郎奉寄諭幫辦本省團練、人民得上書言事、府君屢論事、曾公輒嘉納之。三月、寇圍岳州、官軍潰退、復還省城、寇距靖港、復由甯鄉犯湘潭。二十五日、湘潭陷、府君與陳丈雋丞建議以全軍救湘潭、敗則退保衡州、彭丈砥先欲先攻靖港。曾公主持重、遂用陳策、先救湘潭。四月二日、靖港人民來乞師、言已立浮橋濟師、大軍一去、賊必敗走。曾公志在東下、遽變計自率二千人攻靖港寇屯、甫戰即潰退。靖港距省城六十里、敗聞、皆戰栗失色。三日、忠武公塔齊布大破

寇於湘潭、靖港寇聞之退走。曾公乃修船選士、合謀渡湖。于時彭剛直公玉麐方率水師爲營官、陳文僖丞士杰方居陸軍參謀畫、皆與府君友善、論兵事多相合。乃約府君從軍。馮樹堂先生卓懷獨於曾公前力言、行軍死地、王某孤子新婚、未有子嗣、儻有不測、無以慰節母之心。曾公疑府君不樂從行、故浼馮言之、心頗不懌、而無以難之。府君亦不欲自明、乃止。

五月、復移家居省城。時洪寇之亂蔓延七省、府君憂之、以爲蘇、浙、湖、廣、江西、皆古江南地也、因用庾子山舊賦名作哀江南賦、賦成、傳誦一時。　八月、長女無

非生。九月，仍往南昌。十月，客游武昌，覽江漢之勝，感慨興衰，登臨賦詩。曾軍之攻九江也，夏丈憩庭廷蔭方署湖北布政使，與府君議攻堅之不便，請府君作書上曾侍郎陳五利五害，謂宜囘屯武漢，厚集其陳，始可東下，無根本之虞。曾公以羅君大捷半壁山，水師亦連勝，斷江岸鐵鎖，宜乘鋭氣直擣金陵，遂不用其計。請劉公霞仙作書報府君。其後水師被襲，曾公始服其先見。十二月二十日，由武昌還長沙，至岳州，遇風不能渡湖。岳州知府魁聯公曾爲步洲君居停，因留度歲。除夕，遂登岳陽樓。

咸豐五年乙卯、二十四歲。

正月五日、還長沙。鄧丈彌之以事還武岡、府君與城南舊友餞之於寓齋。元夕、張燈談芙畫櫂、作湘東春別詩。鄧丈堅約府君往武岡家中教其弟子讀、時戎馬倉皇、府君念客游非計、諾之。二月、往武岡。當是時、水師已敗於九江、武昌三陷、胡文忠公、彭剛直公守禦上游、故長沙幸得無恙。祖妣率家人猶守居省城、諸長老僉以爲長沙非善地、從祖父惺原君與外王父惺吾君合謀、以先妣匳資二百四十金典明岡張氏宅。此與七夕詩自注微有不同、代功聞之先妣言事實如此。張氏宅、土人呼之曰桐樹屋場、代功

卽生於是宅也。徐先生灝、曾先生侗故居南鄉、居址接近、患難可以相助。二先生者、孝弟爭於一時、故往依之。四月、祖妣卒、先妣及家人遷居明岡。八月、府君自武岡始來新居。 九月、復往武岡。 十二月、還明岡。 是歲、始治三禮、以禮經難讀、先自禮經始、作儀禮演十三篇、分章節、正句讀、實爲注經之始。是書家有存稿、唯缺喪服諸篇、以先祖妣在堂、故未讀喪禮也、厥後數易稿、成禮經箋、故廢棄之。 又於其時選高、岑、王、孟、李、杜、韋、儲、錢、常各體、爲唐十家詩鈔、并加圈點評語焉。

咸豐六年丙辰、 二十五歲。

正月、與書曾侍郎言兵事、勸其建議撤團防、廢捐輸、清理田賦、以蘇民困而清盜源。言雖未用、胡文忠撫鄂、正用其策、湖北富强、至養兵五萬、用以平寇焉。二月、往武岡鄧氏。　五月、長子代功生。　十二月、還明岡山居。　江西事益亟、塔忠武公已前卒、周鳳山代統其軍、大敗於樟樹鎮、湘軍奪氣。時鄧丈父方主江西省局、曾文正公乃令李次青丈元度、鄧丈彌之及前平江令林君源恩別募新軍、皆用平江人、號李丈所將爲楚軍、鄧丈所將爲江軍。鄧丈曾以詠蘋果詩忤夏翰林、陰嗾學政廉公兆綸劾之。廉居河口、得

專饒、信間軍事、知布政使耆齡公與鄧父不協、遂奏言臬司子不宜將。詔曾文正公查辦、因陳明鄧丈將兵原委、遂罷所將軍、並請將鄧父嚴議。其後林君於撫州戰沒、府君爲歎息焉。　是歲、始治今古文尚書。

咸豐七年丁巳、二十六歲。

正月、往武岡鄧氏。　七月、還明岡。　時江西軍務緊急、曾文正公督辦軍務、江南大營亦於去年失陷、金陵賊酋内亂、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議補行壬子、乙卯兩科鄉試、放考官舉行科場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應試者。府君見沿途寇盜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輒

漫應之。已而聞先祖妣言，乃馳至省城錄科，遂入試。是歲，領鄉薦，中式第五名舉人，座主爲楊君泗孫、錢君桂森，房考官爲鮑君聰。

咸豐八年戊午，二十七歲。

正月，往武岡鄧氏。三月，至湘鄉，啃曾侍郎信宿而别。六月，至長沙。時曾侍郎奉命援浙，府君往送之。李忠武公之克九江也，專使修書來迎府君，云當得健筆以敵勝帥。勝帥者，侍郎勝保也，專臨淮軍事，號爲大帥，而兵力實弱，恃朝命命李公分兵助之。李公心不欲然，迫於朝命，故書詞及之。府君度李公軍

雖屢勝，而實力已疲，知其必蹶，復書諾之，且獻議曰：公行軍久疲，屢勝兵驕，克城留軍，不足以爲聲援，不留軍，則後路空虚，且虞阻塞，取敗之道也。既而廬州陷，李公孟羣敗潰，忠武公至三河，尖寇帥陳玉成合捻寇及壽潁羣盜衆數十萬圍之數十重，忠武公遂陷陳死，湘軍精鋭殲焉。十一月，由明岡至長沙，與鄧文彌之同行，道醴陵、袁州，至南昌。時曾文正公方以客軍駐建昌府，君特往覲之。李文忠公鴻章兄弟、許仙屏文振禕、李次青文元度俱在曾幕府，留居經旬。溯饒水至玉山，經嚴陵灘至桐廬，渡浙江。除夕，登

吴山，觀杭州城，憂其夸情，作詩寄懷。未幾，而杭州陷。

咸豐九年己未，二十八歲。

正月三日，游西湖，遂至蘇州。游揚州，過淮安，乘車入京。三月，假居晉陽館。四月，會試榜發，報罷，以京師人文淵藪，定計留京，寓居法源寺。於時名賢畢集，清流謀議，每有會宴，多以法源寺爲歸。時龍文躲臣居户部尚書肅順公宅，授其子讀，李丈篁仙供職户部主事，爲肅所重賞。肅公才識開朗，文宗信任之，聲勢烜赫，震於一時，思欲延攬英雄，以收物望。一見府君，激賞之。八旗習俗喜約異姓爲兄弟，又欲爲府君入

貲爲郎、府君固未許也。嚴先生正基聞之、懼府君得禍、手書誨以立身之道、且舉柳柳州急於求進、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頓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書感動、假事至濟南、作上征賦及濟南途中秋興諸詩。尹文杏農耕雲贈詩有云、行藏須早決、容易近中年。蓋歎府君之不遇也。　八月、第二子代豐生。　十月、至濟南、寓居山東巡撫文煜公署中。　是歲、治詩經、作詩演數卷。又選漢魏六朝諸家詩爲八代詩選、與同人分寫、而自加評語焉。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獄、府君闞之悲感、作幽憤詩。又爲書致肅裕庭尚書、代敘



其憤。

咸豐十年庚申，二十九歲。

元日，汎珍珠泉。巡撫文煜公以上元日觴賓僚於澄虛榭，招豪進牘，請府君爲珍珠泉銘泐之榭中。於時何丈子貞、郭丈筠仙均遊濟南，遂同登歷山，探龍洞，泛大明湖，登華不注。三月，復還京師，居法源寺。其時同人居京者，蔡舅與循，郭丈筠仙，龍丈皞臣，鄧丈彌之，黔蜀則莫丈子偲，趙丈元卿，李丈眉生，雲南則劉丈景韓兄弟，江南則尹丈杏農，江西則高丈伯足，許丈仙屏，迭爲文酒之會。其後失意四散，子偲丈述杏

農語爲詩云、吾軍久擢頳、不爾非全傾。詼哉杏公語、沉痛不忍聽。蕊勝遊文會未久、而風流雲散矣。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兩江總督之命、進駐祁門。府君於八月出京、往祁門視曾、則建議以爲公前言卽日渡江以圖吳會之人心、安慶去江甯、蘇州均近於祁門、豈人心以遠而固乎。宜從淮揚進規常鎭、使公弟國荃攻安慶、左宗棠出浙江、與皖相響應、乃得形便。若不得已、亦宜駐徽州以固甯國之守。曾公念業已上奏、若遽改圖、恐動軍心、且張芾公在徽州、未便逼之、遂不聽。已而甯國陷失、李文次青率師至徽州、官軍

敗潰，徽州復陷，賊黨環繞祁門，曾軍幾潰退。知其事者，皆歎府君爲先見焉。是時英法内犯，僧忠親王軍敗於天津，京師戒嚴，文宗巡幸熱河，恭親王留守京師。十月，還長沙。時明岡居宅已爲張氏所贖，先妣以祖妣多病，鄉中難於醫藥，復奉祖妣居省城，盡心醫治，迄未得效。十一月七日，祖妣病没，府君以違侍日久，歸未浹旬，遽遭大故，伏地大慟，祭奠儀節悉參酌古禮行之。十二月，祔葬祖妣於奐若君塋。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十歲。

始讀喪禮，取鄭注孔疏、杜氏通典及國朝言禮諸家

攷定儀節，未及成書。又因前作儀禮演非著述體，欲更作之，亦未果。然注禮之意，至是益發舒焉。是歲七月，文宗顯皇帝晏駕熱河，怡、鄭諸王以宗姻受顧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請太后同省章奏。府君與曾書言，宜親賢並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曾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謹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權臣干政之嫌，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遂致變亂，府君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

同治元年壬戌，三十一歲。

三月，至武昌，館湖北布政使唐丈蓺渠訓方官舍，編次湖北褒忠錄。未幾，唐移撫安徽，閻文介公敬銘代之，府君復爲客。胡文忠公新祠落成，湖北總督官文恭公請府君爲作碑文。十一月，歸家。十二月，行釋服禮。府君居喪二年，未嘗吟詠。至是洞庭歸舟，病痁垂困，聞舟人言黃丈子春湻熙善政，始作思黃李詩。

同治二年癸亥，三十二歲。

居長沙省城。是時陳丈懷庭鍾英、嚴丈受庵咸、左丈孟辛樞，皆還鄉里，多有倡和。東南寇亂略定，陝西回

民蠢動、朝命多忠勇公隆阿討之。府君前聞華山之勝、欲從多軍入陝、復以道阻、改計粵游。九月、第二女桂宸生。十月、由長沙至衡州。十二月、至廣州。時毛公鴻賓爲兩廣總督、郭丈筠仙署廣東巡撫、陳蘭甫先生澧主粵雅堂講席、夙負盛名、見府君、與之抗禮。陳先生家富藏書、方柳橋、徐子遠亦多異本、府君得徧觀覽焉。

同治三年甲子、三十三歲。

正月、居廣州。六月、納長妾莫氏。七月、由廣州還至潮州、聞破寇羽書、知江甯已於六月克復、洪寇悉

平。八月，至長沙。在廣州時，安徽巡撫唐公蘓渠約府君爲江淮之游，云臨淮署定，將謀善後之策。十月，至江甯，訪曾侯，循淮揚，將遊清苑。十一月，至齊河，冰合船膠，還宿草舍，大雪五尺，慷慨身世，作思歸引，其序曰：同治三年冬，余從淮沂將遊於燕趙，過桃源之鎮，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僾焉而歎，停車裵回，感念伊人，詠其思歸之篇，悲所志之不遂，重尋自敘，喟然而悟。夫以五十之年，居九列之尊，據河陽之園，有緑珠之麗，加以邁俗之志，身在亂朝，有一於此，猶不可免，況其驕侈陵轢，多藏以厚亡乎。余少小鈍弱，既冠

涉學，初覽經史，末及該貫，而長沙有山寇之圍。自此兵連，奄踰一紀，馳逐軍間，稍習時事，當世名公卿謬以文詞相許，姓名達於六州，頗妄自矜伐，喜談遠略，視今封疆大吏，竊謂過之。值聖朝闢門求賢，開薦舉之路，白衣而登大僚，蓋數十人。余周旋其間，年望相等，雖不必至督撫，其次亦差得之矣。游半天下，未嘗困阨，然皆無一歲之留，望望而輒去，慮一牽絓，爲智者笑也。夫賢才有益於天下，天下誠有損於賢者，非惟大名之不終，亦思慮之夭神也。是以孔子晚年不夢周公，莊生論人謂之不祥，且以七尺之軀，乘百年

之運，自奮於天地之內，董京所以蹩躠而去之者也。猥以孤煢之軀，無侍奉之祜，昊天降割，慈德無報。然今年始過壯，未敢降志。室有賢婦，高萊妻之節，女喜篆文，能寫六經。大兒九齡，以爾雅解詁，往往合誼。小者六歲，識字形偏旁。有妾頗彈琵琶，能和簫笛，得屋三椽，絃誦其中，誠足以無悶矣。夫巢由不買山而隱，伯夷不樹粟而食，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難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禍福之來，貴賤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階，然後悔悟乎。昔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向子又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若以物論之，齊化成

虧之心、猶爲蔽也。凡名皆假設、實亦幻化、儻非善安其生、則出處之道殊矣。歸歟歸歟、將居於山水之間、理未達之業、出則以林樹風月爲事、入則有文史之娛、夫讀婦織、以率諸子、何必金谷爲別業而後肥遯哉。既息驂於清苑、閒居無營、因作一篇、以明所懷、悼石生之空言、故仍題曰思歸引云爾。又於齊河道中作二絕句、以明出處之所以決、蓋府君此行、初有從宦之志、既有所感、遂定計歸隱、故於序中發之。　十二月、居保定除夕、觀保定行宮。

同治四年乙丑、　三十四歲。

正月，登恆山。四月，由彰德取道樊城，至漢口，瀏洞庭，遊君山以歸。五月，至長沙。府君既倦遊，蕀無買山之資，欲於衡山旁近築室而隱。衡陽常儀安丈豫有墓田在衡陽西鄉，後臨烝流，前對道山，屋宇間敞。府君視其地善之，乃率先妣及子女由長沙啟行。八月，至石門，遂定居焉。時鄉居草創，環堵蕭然，府君方理經史，授句讀，先妣亦躬汲爨，勤紡績，日出而作，夜分而寢，自是凡十二年焉。

同治五年丙寅，三十五歲。

二月，往衡陽縣主程丈春甫學伊家。四月，第三女

瑺生。是歲注莊子内篇。府君以莊子爲入道之階，又以太史公合老、莊爲一家，而後世又以老、莊爲虚無，復論之曰：明學至陋，至康乾時，經學大盛，人人通博，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洸至也。至今道將明矣，然天下不鄉學滋甚，恐未能如明季，可不勉哉。夫道不可談，談道自戰國始，至五代極亂，而宋儒失師傳，乃始推佛經中六朝文士之言以求周、孔，以爲聖人之道不可淺近，故趙宋元明諸人狂鶩焉。至國朝而始厭之，乃求漢人訓詁，而猶未悟道學之非道也。余尋佛者之言，見僧祇律，而後知佛經之所言微妙不可思

議之法，皆非其本，因而求之莊子內篇，而後知佛經之枝流，乃莊子之波。及又求之莊子，而後知道之不可談，談則必非道也。於是始悟宋儒之深求聖人者誤於佛經，佛經之所以虛無者由於不善讀莊子，故作莊子七篇解，以明聖人不言性與天道之意，而千古儒墨之是非定矣。嗟夫，人苦不思耳，思之則諸疑早釋，不待智者。而宋人之蔽塞聰明，自陷異端，獨何爲哉。師法廢而以訓詁爲淺近，實功廢而以虛無相崇高，與戰國之簧鼓等弊也。然而天下之治亂，初不以此等弊，千百儒生而有異同者，則道本非談所能

明亦非談所能廢也。而孟子乃曰能距楊墨聖人之徒、蓋亦非孔子之意矣。或又疑府君言莊子治春秋、而內篇所言不及政法、乃論其旨曰禮者自卑過則稱己、此聖人之弘量、亦處世之大方。非賢智自高濁世可閔、有厭薄流俗之意、即有矜驕標置之容、忤物多傷、累德尤大。昔聖雖殷勤垂訓、未能化也。强欲制之、久必潰矣。又出入荆棘、懷抱冰炭、獨爲君子、亦何樂乎。聖術既窮、乃有莊生本春秋經世之志、發消搖物論之旨、直指根源、去其悁忿、以己是知人是、故自卑爲自尊。治己之功、莫捷於此。所以鼓舞初學、同適

大道，卽致知格物之功，春秋太平之效也。蓋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必從我始，利害起於是非。治以禮則勉強，儒墨是也。治以智則服從，狙公是也。視人如狙，似非聖人，歸於攖甯，則爲大道。大道己則不智而能治人乎。孔子教人以敬，敬謂自治也。儒者不知敬字之義，以誠正爲敬，如是則平天下惟在毋自欺，全無功用。故儒生未有能齊治者，力求不欺，無往而不欺也。莊生功用在一知字，而自謂無聖人之學。聖學何在，則禮是也。以智用禮，是謂聖人，卽所謂先致知矣。物不來歸，則無所以知，刻以繩人，人不肯來，故必先因是而

後物格、大學之敎立矣。聖人不明言者、聖世固無爭也。聖人無位、然後有絕糧伐檀之事、子路以爲至逆、莊生照其固然後之儒生未嘗見道、以莊言爲譎怪、又烏往而不困哉。府君論莊子者甚多、論莊旨一篇六十歲後荅弟子問者、今附於此。

府君初名開運、在衡州時、王春波大令名與相同、是歲始改今名。初字紉秋、取紉紉秋蘭以爲佩也。友人稱曰王秋、五十後改今字。

湘綺府君年譜卷第一

湘綺府君年譜第二卷

長子代功述

同治六年丁卯、　三十六歲。

正月、居石門鄉里。問字者日衆、府君不問貧賤、悉與講論、且告以經史門徑、從學者皆欣欣焉。　三月、陳丈雋丞議修桂陽州志、四月、約府君攜家至桂陽、假館南郊水閣、始考輿圖、徵掌故。又請左丈孟辛畫地圖、日事編纂焉。

同治七年戊辰、　三十七歲。

作桂陽直隸州志成、曰疆域志、賦役志、工志、州官表、

官師傳、學校志、禮志、軍官表、傳人物志、表傳、貨殖傳、水道志、圖、天文志、洞、傜志、藝文志、敘志、匡謬、小説、都十七篇、二十七卷、四十三萬二千餘字。九月、第四女㣲生。十月、上都龐、闞九疑。十一月、還石門。時山居清閒、課讀餘暇、府君每於微陽初斜、新月未上、攜代功姊弟循烝流、登道山、遇野花始發、柔柳初黄、或荷鋤移花、或臨流拾菜、安行緩步、續誦離騷、三人倡和、聲應山谷。府君顧而樂之、以爲武陵桃源、不是過也。後有詩詠之曰、躑躅逢春似火堆、石門兒女逐年栽、誰知消盡神仙福、重對殷紅淚眼開。謂此事也。

同治八年己巳，三十八歲。

府君以史書昔雖流覽，唯史記、漢書曾經鈔錄，是歲始讀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周書，日讀一卷，加以評點，有可論者，復别記之。又以司馬、班、范皆有述贊，陳志以後多缺，雖晉書有贊，然無深意，乃於每卷後别撰贊語，以繼馬、班、范三書之後。始治公羊春秋，作春秋事比。又以春秋之學，西漢以公羊爲正，副以穀梁。穀梁子私淑仲尼，親研異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唯明公羊，不足祛惑，更申穀梁，爲穀梁申義，凡百數十事。八月十一日，莫姬

與大姊同日生辰、置酒家宴、欣然賦詩。府君三十七歲以前所作七律、向不存稿、是歲始立日記、間一存之。後從日記中錄存、題爲杜若集、取杜若蘭蓀一日開首句也。　九月、第五女幃生。　十月、至衡州府城、校定清泉縣志。　府君以生値中興、當代英賢多與抗手、或莫記存沒、或遠歎離羣、開帙懷人、感深游處、故檢諸友往來事迹、作王氏交友傳。此書因丙子年山居傾圮、書稿已亡。　湘潭議修縣志、開志局、聘書來迎。時左丈孟辛從席軍征苗、病卒軍中、府君聞其喪、深爲悼惜、遂往湘鄉、童梁山唁其母妻、並經理其家事。　十二月、至湘

潭議修志事，以鄉黨多宿儒前輩，固辭總纂，以讓羅先生汝懷。是歲，篆書易、春秋、周官，凡十餘萬言。爲兒女講尚書、史記，始箋尚書，以爲尚書之學，東晉以來，經傳淆僞，大義不明。自國朝高宗刊正群言，始辨眞僞。江、段之倫，承風撰述，陽湖孫星衍書稍後出，最稱詳審，古書佚説，一字咸搜，猶病其采輯大誓，違於馬義，又仍用舊讀句絶，多譌。爰取孫本再加刊正焉。代黄御史錫彤擬作奏稿，請立博士以救科舉之弊，事格不行。

同治九年庚午，三十九歲。

正月，至查江訪彭丈雪琴於何隆老屋。　二月，至衡陽縣城。時張筱華丈士寬知衡州府，張東野丈修府亦在縣城，文燕甚歡。　湖南征苗軍，連年徵調，府君以爲連兵數年，糜費無益，宜暫撤貴州省官駐於偏沅，以牧令統軍，以軍將兼牧令，隨宜所置，休養士民，步步而進。是時李公鴻章節制援黔諸軍，乃代擬陳苗事疏，文多不載。　三月，讀唐書。以新舊書持論多異同，合傳體裁亦異，欲事釐定，憚於改作，故於作贊時稍訂正之。　作春懷詩四十八首。　彭丈雪琴請府君修衡陽志，始事編纂。　四月，假寓西禪寺殿丈

竹伍來衡，議制地平儀記里車，以測山峯水道，作地圖，故衡陽地圖爲諸縣之冠。　天津教案事起，府君以爲前十餘年，天津民拒洪寇，人人歎其義勇。今天津民毁教堂，殺領事官，民豈能爲此亡命掠奪之徒耳。朝廷政失其平，則小人思動，假義而起，終激禍患。此事如陽罪民而陰縱之，民既笑其懦，又輕我政，甚不可也。若大申夷而屈民，天下解體，又不可也。朝廷有失政，爲民所挾持，大臣士人當疏通而掩覆之，固不可抑民氣，尤不可長民囂，與書直督曾侯論之。與代豐講周易，以易文簡奥，至今幾盡不可解。先師

易說今存者、唯言象而不及文義、如鳴謙顛頤于北頭之類、自古所傳無此文法。今以意說之、心知其非、而猶愈於前之傳者。積日所得次錄爲周易燕說、如論語舉義也。　九月、買舟下湘、至衡山、聞會匪起朱亭、焚劫街市。九日、至長沙、寓居司馬橋。時龍丈皞臣、李丈篁仙均居父憂、吳南屏先生敏樹亦來省城。吳先生以所著詩說請府君商搉、以爲說詩必合之史。府君以謂雖未得實據、要如其說、則詩乃有用、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知近日經師漸異、風氣又變矣。　十月、長女無非適鄧丈彌之子國瓛。閏月、復至湘鄉左

宅、議其家事。十一月、還石門山居。是時、浙江學政徐侍郎樹銘奏請開博學鴻詞科、舉府君及德清俞樾。部議俞前在學政任內因事革職、不准所請、奉旨降級。

同治十年辛未、四十歲。

正月、府君居衡已七年、專事撰述、無出游之意、常丈儀盦以爲非習勞之義。去歲在長沙、聞常丈病卒、追感其意、故復爲北游。十二日啟行、十八日至長沙、命代功從鄧丈彌之、龍文皞臣學。二十三日、由長沙買舟東下。二月二日、至漢陽、取習勞之義、乘小車至

汝甯車中感天津敎案辦理失策，乃作陳夷務疏，以爲有不必論者四，不足憂者二，持論與人絕殊，文多不載。復由汝甯乘車過汝、潁、河、汴，見沙石枯焦，以爲宋以前當不至此，蓋地氣將敗，則水邑沙長，爲害也。

三月三日，至京師，寓黄文曉岱宅。府君初不欲會試，適值試期，亦不欲示異，遂入試。

四月十日，與徐文叔鴻、張文雨珊偕游圓明園、廖楓亭參將時守園中，爲地主，先游鳴鶴園，惠王賜第也。十一日，至故宫，還過舍衞城而歸。十三日，移寓協中會館，俗名之曰高廟，葦樹幽森，窗櫺淨潔，屬徐文叔鴻篆額曰定廬。

五月，潘侍郎伯寅以世家高科久居京師，主持壇坫。張編修香濤新從湖北學政歸，提倡風雅，因府君入京，乃以朔日招聚四方英彥約飲龍樹寺。無錫秦誼亭炳文、南海桂皓庭文燦、績溪胡荄甫澍、吳縣許鶴巢賡颺、元和陳培之倬、會稽李蒓客慈銘、會稽趙撝叔之謙、長沙袁鶴舟啟豸、湛洞董研樵文煥、遂甯陳亦山喬森、黃巖王子裳詠霓、錢唐張子虞預、福山王蓮生懿榮、南海譚叔裕宗浚、瑞安孫仲容詒讓、朝邑閻進甫迺兟，集者十七人。酒酣，潘侍郎出紙索書，府君贈潘、張詩各一篇。六月，作圓明園詞。徐侍郎

壽蘅、周學士荇農見之，以爲筆墨通於情性，同首當年情事，讀之悲慟欲絕，乃歎詩之感人一至於此。未數日，京師文人傳寫殆徧。　新進士聞府君來京，多來問業。府君乃論讀書之要曰：大學貴有本，古尚專經，初事尋撫，從騖浩博，是以務研一經以窮其奧。唐以文多者爲大經，小者爲小經，限年卒業，立之程課。經解列六藝之名，而視性之所近，今亦宜就已所好以求師說。師說存者如鄭君詩禮、何公春秋，皆具有本末，成爲家學。其已絕復明者，若李鼎祚周易集解、孫星衍尚書疏證，亦能抱殘守缺，上紹淵源。但求一

經、羣經自貫，旁通曲證，温故知新，特源而往，靡不濟矣。古今學術約有三涂：一曰儒林，經師之所傳習也；二曰文苑，學士之所極思也；三曰道學，儒生之所推致也。文苑之中，復分三等：長記述者謂之良史，精論說者謂之諸子，工詞賦者謂之才人。史以識爲先，源出尚書。子以理爲骨，源出論語。詞賦似小，其源在詩。詩者正得失，動天地，吟詠情性，達於事變。觀夫京都之賦，該習朝章，校傅之篇，隱爲民俗。今館閣作賦，賦豈易言。誠能因流討源，舉隅知反，則山川形勢，家國勝衰，政俗汙隆，物産豐匱，如指諸掌，各究其由。故曰

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也。泥賦者兼通小學，尤近雅文，而子雲歎其雕蟲，宜德祖譏其老妄矣。夫賦無空疏之作，世鮮通博之家，但患爲之不精，何至遠而遂泥。於此留意，是亦爲政也。七月，出京，乘車至通州，復買舟至江甯，適於德州漕渠旁店中得尚書大傳，日夕披覽，以爲大傳之文多入禮記，伏生所述並孔爲經，所作書箋多申伏以易鄭。乃宋陳本除其重複，補鄭注之闕略，成尚書大傳注四篇。九月，至淸江浦，遇江督曾侯閱兵徐州，相見甚歡，討論經史，論及修志事，曾意以美惡兼載爲不可。九日，至彭城登戲

馬臺，訪燕子樓。復同至鎮江，登北固山。至甘露寺，尋試劍石。曾文劼剛來省親，要同詣江甯，筱吳子登丈寓齋。二十六日，别江督曾侯南歸，曾作詩贈别。二十七日，至安慶，留寓吳丈竹莊藩使署中。十月七日，至湖口，登石鐘山。十四日，至南昌，登滕王閣。舟中始讀墨子，以經説最爲難明，先行尋繹。二十六日，至袁州，陸行至湘東，復覓舟返衡。十一月，還石門山居，始箋禮記。是歲五月，第六女滋生。

同治十一年壬申，四十一歲。

正月，箋尚書，理衡陽志稿，閱宋史，鈔禮經，日以爲常。

二月，至衡城，晤彭丈雪琴、陳丈雋丞，覦李丈竹屋如崑疾。清明日，仍還石門。　三月，檢志稿，閱宋史。四月，至長沙，晤吳先生南屏，論修通志事。還至湘潭，議縣志事。二十日，至衡州。王丈畇雲以其居宅質於府君，以免修志鄉城往返之勞。　五月，移居衡州南門外大史馬頭王宅。宅多怪異，府君居之澹如也，然人多見之者。　六月，至長沙，臨曾文正之喪。　七月九日，還衡州。講學從遊者益衆，其後知名賀子泌淇、段嶠侯復昌、王伯戎儲、夏彝恂時濟、陳富春阜嘉等，皆以著述文章有聞於時。　八月，往石門，題詩屋壁，

以志經隱之願。九月、作今古文尚書箋成、攷定書目分亡逸及百篇次弟。虞夏書、鄭氏云二十篇、今案當爲十九篇。鄭云大禹謨已逸、箋以大禹、臯陶謨當爲一篇、亦猶棐伯肅慎命、無大禹謨一篇也。商書、鄭云四十篇、箋從史記補大戊一篇、爲四十一篇也。周書、四十篇、凡百篇也。大、小夏侯章句傳伏生本尚書二十九篇、歐陽章句云三十一卷者、分盤庚爲三篇、故三十一也。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者、存書三十一卷、與歐陽章句同。又逸書十五卷、故四十六卷也。班氏又云古文經五十七篇者、存書三

十一篇，又於逸書十五篇中分出九共八篇爲二十三篇，加晚出大誓三篇爲五十七篇也。鄭注書三十二篇者，存書三十一篇，與歐陽章句同，而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序一篇，大誓一篇，逸書二十四篇也。

李文篁仙自省城來衡，談讌數日。十月，第三子代輿生。十一月，至淦田，省從祖祖父病。作衡陽水道志。至趙忠定祠，爲李衡州鎬書關廟碑。十二月二十七日，得淦田書，知從祖祖父步洲君病卒，倉卒奔喪。

同治十二年癸酉，四十二歲。

正月二日，至淦田，臨從祖祖父之喪，經理喪葬。十七日發引。二十二日至長沙。二十七日祔葬步洲君於林子衡先塋。二十八日反哭。 二月五日，至衡州府城，箋墨子鈔，易說，始講周官。 席文研香寶田平苗歸湘，道過衡州，以足痺，約會於舟。議修東安縣志，擬定眾訪章程。 二十九日，至花光寺尋春，因至東洲宴集。 三月，作衡陽藝文志。 李學士若農爲江西學政，遺書來衡，約會於宜春。二十九日，至袁州，遇學士舟，遂往通謁。若農學士出迎，留談如舊交，遂宿其榻，要入鐰院。 四月初六日，出宜春鐰院。十日，至淦

田、宿樒木塘曾宅、踐從姑丈嵐生觀詧之約。十三日、還衡州、始作詩補箋。　五月、箋詩、撰志稿、作衡陽列女傳。　六月、箋詩。　王丈畇雲卒於江西、其子議贖居宅。十三日、移家石門山居。始檢春秋義例。閏月、箋詩、檢春秋義例。　七月、檢春秋義例粗畢一過。　九月、至衡州、議刻衡陽縣志事。　十月、還石門。　十二月、鄧文彌之卒子國瓛及大姊自武岡來石門山居。歲暮風雪、府君見之甚歡、追話舊遊、日夕無間。值除夕祭詩、府君憶壬子南昌之會、約與聯句、鄧丈謙遜固辭。府君前遊南昌時、得余敏功桃花燕子圖、孫文

月坡諸人皆有題詞、唯鄧丈獨闕、府君因請補題之。其詞云、問何處似曾相識、門巷依稀、斷腸春色、故國歸來、舊游如夢、那堪覓雨絲晴絮、憑誰寄、樓頭消息。點點絲絲、都化作啼襟紅溼。歎早是天涯倦羽、已自舞腰無力。玉翦雙雙、更暗惹故人愁臆。重來試低認芳巢、應更笑將雛情急。好分付東風、莫把年時輕擲。鄧丈詞無刻本、此圖及諸人所作、亦於戊子年居宅失火焚去、故坿錄之、一以見鄧丈詞曲之工、一以歎名迹之被燬也。

同治十三年甲戌、四十三歲。

正月、鄧丈彌之復還武岡。二月、至東安修縣志。四月書成、曰疆域沿革圖志、事紀志、田賦志、建置志、職官志、表傳人物志、表傳山水志、凡七篇、都十餘萬字。五月、至長沙。六月、衡陽縣志刊成、曰疆域志、

事紀志、賦役志、建置志、官師志、禮典志、人物志、山水志、藝文志、貨殖志、凡十篇。四圖、曰總圖、曰中星圖、係之疆域篇。曰城圖、係之建置篇。曰承源圖、係之山水篇。十八表、曰日出入時刻表、日出入方位表、更漏中星表、諸星赤經表、中星歲差表、時度相應表、係之疆域篇。曰官師表、汛官表、係之官師篇。曰選舉表、恩賞表、文武實任表、實職表、耆年表、節婦表、烈婦表、貞孝表、係之人物篇。都二十九萬八千餘字。　七月、作獨行謡成、序曰、彌之見過山中、除夕設飲、追語二紀前娛園之會、後歷安危、宜有撰述、要與聯句。謙退固辭、

豈將激發鄙情、亦時遠事衆、誠非牽爾所操。因及暇時、輒綴數語、積日所得、總爲一篇、命曰獨行謠。詩曰聊以行國、又曰我歌且謠。蓋明於得失之迹、達於事變、懷其舊俗、國史之志也。故綜述時賢、詳紀大政、俟後世賢人君子。與起除夕、因以除夕發端。詩凡三十章、四百四十八韻、凡四千四百八十五字、並自注之。鄧文見詩感歎、以爲牢籠韓白、陶鑄漢魏、其關於國家掌故、湘中舊俗、尤非一時一事之比、殆覘北征有過之焉。

八月、張丈東墅知永州府事、從祖祖父孝廉方正惺原君亦於永州主講書院、屢書約遊、十三

日至永州，游朝陽洞、華嚴洞、零陵三亭及澹巖諸勝，各紀以詩。九月，還石門山居。十月，作詩補箋。十一月，至衡州府城。十二月，還石門山居。

光緒元年乙亥，四十四歲。

正月，點宋史，作詩補箋。二月，第七女莪生。三月，詩補箋成。府君之於詩，初作詩演，旋毁之。後二十年，乃作詩補箋，屬稿未定，命功豐兄弟依新義講之，遇有駁難，卽行更正，凡手鈔五通，至老猶有定正焉。

五月，至長沙。六月，命代功、代豐應童子試。七月，寓省城理問街楊家巷。二十日，至許家橋省高祖考

石泉君墓。八月，至石門山居。十五日，仍還省城。時黄海華文琛、楊海琴文翰、裴樾岑文蔭森、羅研生文汝懷、黄曉岱文錫彤、曹鏡初文燿湘、李輔堂文桓，俱集省城，文酒談宴無虚日，作長沙秋集詩。九月，還石門山居，點大戴記，讀荀子、管子，鈔説文中古文，欲纂書古文尚書故也。十一月，衡人多求作書至山東者，府君亦欲登泰山、豁懷抱，乃乘輿呼舟，溯烝流至衡州。十一月，遂至長沙，曾文劼剛適遣使修書，請府君來省議修湘軍志事，以爲洪寇之平，功首湘軍，湘軍之興二十餘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當時起

義之人，殉難之士，多就湮沒，恐傳聞失實，功烈不彰，必當勒成一書以信今而傳後。以府君志在撰述，親同袍澤，亟宜及時編輯，以竟先烈。且文正嘗言，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或亦未敢多讓。今日軍志之作，非君而誰。府君不得已而諾之。十二日，仍還石門。

光緒二年丙子，四十五歲。

正月，至衡州府城。二月，至長沙，寓居傳忠書局，鈔春秋條例，校公羊釋文。三月，劉丈蔭渠自廣西巡撫授雲貴總督，舟過長沙，與府君議行止。蓋其時緬甸已與英吉利和好，而英人欲去雲南巡撫岑公毓

英、法人方經營蒙自、滇事孔棘，故府君勸其疾進，以爲事理無過此者。書略云：今之偉人未盡如意，此有二故，一則富貴之見未化，一則世俗之見未除。恬淡之人脱屣千乘，而不離於鄉原，故纓尺之爲累也久矣。今日滇督不能避難，則當疾以赴之，一以收部内之心，一以慰朝廷之望，且使西人傳告，驚其神速，岑撫折服，必且郊迎，投袂之辰，氣機已振矣。又代擬一疏陳治滇之要，且允至滇助之。　十六日，賃居桂花井報慈寺、南寮寺，僧云長沙定王爲母薦福處也。　四月，與黄文海、華斐文、樾琴、彭文雪琴、楊文性農諸

君至碧浪湖修禊。始作公羊春秋箋。五月，黄小麓傳羲約府君至其家，卽至洞泉沖謁熊先生雨臚，復至棠坡晤朱丈若林，信宿而還。是月廿日，烝水因出蛟暴溢，石門山居屋壞，時先妣方率弟妹居之，幾至不免。二十八日，信至長沙，府君卽率代功以行。因念癸酉年曾有詩云：暫隱衡山十二年。自乙丑年遷居石門，至癸酉僅得九年，而詩先云十二年，去年彭丈雪琴贈詩，亦云作客衡陽十二年，今因屋圮，不得不移家，殆詩讖也。閏月五日，至石門舊廬，追念前歡，不勝憑弔。十日，買舟還湘。十五日，過常甯，往會唐

丈蓺渠之葬。二十一日、始返長沙。六月、校書箋始鈔兩漢六朝金石碑版、攷校經史異文。七月、陳丈懷庭自浙來、留之同居。時曾文正祠浩園新成、日有宴集。八月、湖南鄉試。時郭侍郎筠仙出使英吉利、作使西紀程、頗言英法制修明、非中國所能及。時湖南風氣閉塞、尤惡洋人、譌言上林寺居有洋人來湘傳教、鄉試諸生惡之、約會玉泉山、議毀上林寺及郭氏居宅。府君議欲會同府縣營兵嚴行禁止、或以爲必激變衆論洶洶。已而恭親王移書巡撫王公文韶、問上林寺事狀。裴丈樾岑問處置之宜。府君云、二者

俱失之矣。筠仙託言和夷以自强，王大臣不問民事而懼毁教堂，王撫畏勢而不敢言其非，體紀安在乎？此事王撫宜捕亂民，筠仙宜置不問。恭親王若移書，當令奏明情形，治郭王曲直，今以一二細民至驚動朝廷，亂之甚矣。九月，陳花農先生之孫以其祖父營盤街居宅質於府君，十日，率家人移居焉，自是省城始有居宅。是月，弟四子代懿生。十月，箋春秋，講禮記。復至棠坡晤朱文宇田兄弟，至洞泉沖謁熊雨臚先生。十一月，始營湘綺樓。大姊自武岡歸家，因作湘綺樓銘，令篆書之。此銘於戊子年居宅失火被焚，遂無存稿。

與曹丈鏡初議開思賢講舍，擬假荷池精舍爲開辦之所，廣延賓學，選刻所著。其或著述之才暫難其選，闕而有待，亦各因時。校寫之人兼領選詩及軍志應繕之本，或家居撰著卓然可傳者，代爲鈔錄，不取筆資。通籌經費，歲不過七百金，則事輕易舉。蓋其時湘人方續修沅湘耆舊集，其費取之淮鹽餘利，楊丈性農主徵詩事，人以爲用違其才。府君力爭，以爲不可，故言於楊丈，勸其開局，請以所得火食修金略充公費，以調停之，事竟不行。楊丈卒後，郭丈筠仙主其事，後又屬之張丈力臣，經三十年，書卒不成，而所徵遺

稿悉散失矣。五日、第五女幃殤。十二月、楊丈息柯自涪溪來、爲壽蘇之會。因府君未與、復於二十九日爲展壽蘇之集、以備他日增一韻事。坐中見會稽張鉅云、庚午歲飲粱苣林處、爲東坡作生日、今年老窮困。府君悲感之、爲醵金饋歲、並作小詩以紀之焉。

光緒三年丁丑、四十六歲。

正月、李丈次青、王丈霞軒、鄧丈彌之來省晤談、感祁門舊游、彌增弔舊之感。箋春秋、鈔禮記。二月、作唐丈蓺渠行狀。三月、箋禮記。四月、江肇成同知權篆瀏陽縣事、請府君主持縣試。五月、始撰湘軍

志。先閱方略諸書。六月，糧儲道夏獻雲重修賈傅祠落成，頗有游宴。七月，閱方略。八月，因撰湘軍志，欲離城避囂，遂假東山何氏宅。根雲尚書之故業也。先遣代豐往視之。九月，暫往東山何氏宅，省視園圃。因從兄代英及代功兄弟同補弟子員，旋復入城。十月九日，楊丈息柯爲闈重九之會，黄丈海華、裴丈樾岑、楊丈性農、羅丈研生俱集。十一月，檢咸豐時舊案關於軍事者及湘軍招募遣散年月、統將姓名，欲别作一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無從稽核，迄未成書。是歲，春秋箋初稿成，講禮記畢。

光緒四年戊寅、四十七歲。

正月、至湘潭縣城。二月、往東山閱裒忠錄及曾、胡奏牘諸篇、作湘軍志曾軍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東山。作水師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畫湘軍志圖、以明進兵方略。又作水經注圖、正汪氏之闕略。作曾軍後篇。五月、劉丈采九、鄧丈辛眉來長沙、約府君入城相見。辛眉丈論詩法云、唐人能與古爲新、學詩者宜先從唐入手、不從唐入、則爲明七子也。唐詩選又以詩歸爲善、以其先隔斷塵俗。詩歸爲世詬病久矣、非善學者不能用之有效也。府君

以爲知言。六月，還東山，作江西後篇。七月，還省城，議整飭府學釋奠禮樂事，寓府學之梧軒，作公呈，攷儀節，從彭丈笛仙請也。資丈柏丞欽亮自陝西還耒陽，過長沙，留談數日始別，府君總角友也。八月，四川總督丁丈稚璜遣書約往四川，又致書譚丈文卿，屬其勸駕。府君答以撰軍志畢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學宮。十七日，步還東山，作援廣西篇、臨淮篇、援貴州篇。十月，攷定四時家祭日期禮節，春夏冬三時均用孟月，秋用孟月十三日。其日期，春夏用丁日，秋冬用己日。若上丁上己值國忌

家忌日，則用仲丁仲己。秋嘗用十三日者，沿舊俗不敢廢也。撰軍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軍志草創畢，始定蜀游。九日登舟，十一日渡湖，二十一日泊枝江。縣令易丈清漣，府君同年也，迎至縣廨，信宿乃行。二十四日，至宜昌，閱水經注，攷定郡縣名及古今沿革。三十日，至巴東。十二月，入巫峽，作巫山高、琴歌諸篇。十日，至萬縣。十五日，步登拂耳崖，蜀道最高處也。十七日，至卷洞門，尋善卷洞，未知所在。二十日，渡嘉陵江，至順慶，謁黄忠壯祠，故友黄丈湋熙殉難處也。二十二日，過蓬溪，觀鹽井。自萬縣至興

隆場途中，默誦詩經一過。二十七日，至成都，寓鐵板橋機器局黄文翰仙處。丁文稱璜請府君主講尊經書院，因言凡國無教則不立，蜀中之教始於文翁，遣諸生詣京師，意在進取，故蜀人多務於名，遂有題橋之陋。今欲救其弊，必先務於實，以府君生當中興，與曾、胡諸公游，而能不事進取，一意著述，足挽務名之弊，故以立教殷殷相託焉。除夕，出遊洗馬池，歸假岱祠爲祭詩之舉。

光緒五年己卯，四十八歲。

正月，與丁文稱璜論求賢之道，云胡文忠能求人才

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公能訪人才、而不能容人才。劉蔭公、丁穉公乃能知人才、而不能任人才。凡此、皆今世所謂賢豪、乃無一得人才之用者。曾、胡往而劉、丁興、他日或有流風、留天下一綫之路。若劉表之在荆州、亦未爲無功耳。感詩人招祿之義、故再言講席、府君亦不復辭、乃言書院規制亦宜變通、使官課不能奪主講之權、主講亦不宜久設、仍當改爲學長。學長亦隨課紬取、庶免競爭也。又言書院章程要宜大雅、不獨不可防諸生之不肖、並不可防官吏之不肖也。

論四川省志内無事

紀一門、蓋純用地志之體、其物產志則敘錄甚有法。是月、先妣蔡夫人時居長沙、因染時疾生痘、幾殆。仲章亦染疾。二月二日、移居君平里尊經書院、閱全唐文鈔、詩箋、令諸生分經授業。並言宜先爲有恆之學、唯在鈔書。三月、出題課諸生、並示以讀經之法云、六經之文字無虚下、解經不詞、先師甾之。經字非獨無賸字、亦無鍊字也。賸字者、如俗解粤若稽古爲贊美帝堯、不知欽明云云乃敘堯德、無一字可省。若開卷先贊美堯、豈待史臣贊乎。四字無謂、則爲賸字、經意不如此也。鍊字者、如司馬、孔、鄭解師錫帝爲眾

臣舉聖人以告堯於書例當作僉曰，而以僉字爲師中加錫帝二字，於作文法則警鍊，於作史作經甚爲怪僻。二字無謂，則爲鍊字，經意不如此也。至解經而至於不詞，諸經往往有之，而易爲尤甚。後之解易者，以作文點題之法視之，不顧文理，如鳴謙、鳴豫，推之可云鳴讓、鳴樂。幹蠱、裕蠱，其流必至專乾、包坤。又小人革面亦可云小人改頭，賁其趾亦可云飾其手。語語怪誕，而實淺陋易之所以愈晦也。不知易卦爻詞必有爻理，決不專恃卦名以成詞句，所以難解者，易卦名含數義，爻詞各隨義遣詞。如乾之爲言乾溼之

乾也、乾淫所以得名、由日出光倝倝也。九三乾乾、則既非沆沆、復非倝倝、乾乾猶矜矜、當時語也。如曰六三坤坤、則不可矣、以當時無坤坤之名也。改邑改井、井、困也、而井井收勿幕則井水之井、往來井井、則連界之井、如曰往來困困、則不可矣。此類既多、蒙卦尤甚。蒙者萌也、萌者氓也。象曰童蒙、蒙者童也。象曰山下出泉蒙、蒙者、草蒙茙也。然童可爲蒙、蒙不可爲童、亦猶老可爲死、死不可爲老。今古解者但見蒙卽以爲幼小之稱、故初入學曰發蒙、有教無類曰包蒙、夏楚二物以擊蒙。試改其詞曰發童包童擊童、可乎。曰不

可。又改之曰包幼擊幼發幼困幼，可乎。曰不可。則試改之曰發乾包坤困屯擊訟，而說經者欣然以爲可通。望文而訓之，其道理必更精於解蒙卦，其取彖亦必切於解蒙彖。有疑其文不通者，曰易例如此也。悲夫，以點題爲說經，不待四書文興，而漢學大儒已出題完卷矣，是可疑也，則可說也。今願與諸子先通文理，乃後說經，文通而經通，章句之學通，然後可以言訓詁、義理，而先師之所秘密自負者，必恍然於昔者之未通章句也，豈非一奇異可喜之事乎。夫讀易當先知一字有無數用法，讀尚書當先斷句，讀詩當知

男女歌詠不足以頌學宮、對君父一洗三陋、乃可言禮。此非一二言可盡、即非一二月能奏效、而要宜先立志也。閏月、擬定分經會講之法。改設堂餐、使諸生得觀摩之益。　四月、攷史記世家列傳標題姓字官爵與自序之同異。　五月開尊經書局、手寫今古文尚書刊之。又與諸生論撰爾雅注疏、以兩書尚無善本故也。　六月、與諸生議畫禹貢圖。十五日、夜泛浣花溪、出城背、馬行至曾氏莊、從曾園登舟。泝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露滴、坐聽雞鳴。廖平、范溶、胡延、張祥齡從游、遂與諸生論文言、古人之文、無筆不縮、無接

不換，乃有往復之致。七月，至大佛寺看海眼，與諸生論孟子天爵人爵之說，苦與世俗較貴賤，與良貴及得志弗爲意同。又引曾子語以仁義敵富貴，多爲下等人說法，墨子亦震慴於十金，當時賢士如此，況其下者乎。荀子持論似高，而專欲尊時王，甘爲其用，又不及孟、墨，然後知莊子之不可及也。八月，手寫尚書畢，校刻南史。九月，爲中式諸生改定卷文三十日，院生公讌於二仙庵，出南門至寶雲庵，訪百花潭，令諸生題名庵壁，自作一詩題其後。十月，改定湘軍志鈔，詩箋，校南史。十一月十六日，由成都啟

行，諸生送者相屬，至江口始還。二十一日，至樂山縣登陵雲山，觀大佛，覽烏尤山，始知酈注𣴎崖雷坻之誤。又攷定水經江水注，以酈注自瀘至巴少所敘述，於江水經流殊爲闕略也。　十二月朔日，至豐都。四日，至夔門。五日，過巫山，望青石洞。七日，放清灘。八日，至宜昌。十二日，至枝江，舟人欲取江浦至松滋，纔由上水行，從江決處逕松滋城。松滋初不通江，今乃通澧，以此知古今澧水經流變遷，圖經殊無言之者。十五日，過安鄉，汎江下，泝湘上。　十九日，至長沙，途中鈔詩補箋畢。　是歲二月，弟八女紈生。

光緒六年庚辰、　四十九歲。

正月、郭丈筠仙去歲自海外使歸、擬創立禁煙公社、請府君主持、清議以爲之倡。府君因言首宜革釐金弊政。蓋自軍興以來、數十年中、搢紳學子不務本業、多以局館爲謀食之階、使中才盡成游惰、非獨病商病民已也。又議校經堂及思賢講舍事。　二月六日、率代豐及莫姬諸妹登舟、與代豐講陸陶詩法、並作一篇示之。檢說文、分六書部類、凡會意復形聲者、疑皆俗字也。二十六日至巫山縣、覓神女祠、王阮亭記云在箜篌山、今箜篌山在縣城外、土人呼之迎風觀、

石磴千級、螺旋而上、獨力攀躋、僅而得至。見門聯云伏龐武當、非神女也。歸舟檢水經注、尋巫縣故治、據鹽水以定巫城、據巫城以定巫山、則今青石洞正巫山也、洩灘則新崩灘、清灘則石門、歸州城又在清灘下、荆門虎牙又在其下、皆可以意定之也。三月三日、至巫山、留代豐護舟行、府君從陸行。十五日、至成都、入居書院。副都統維善桂亭藏法氏所摹諸葛武侯像畫本、請題。府君謂其癡肥不似偉人、爲題一贊歸之。四月、校南北史畢、令書局刊之。評注阮公詠懷詩。與陳伯雙學使懋侯談易、陳言經學但患句讀

不明、則文義晦。因舉繫詞而微顯闡幽二句、當讀云、夫易章章明也、往而察、來而微。往來對舉、察亦微也。顯闡幽閒、幽顯對舉、闡爲單開、開爲雙開、卽所謂章也。又言彖詞多爲九五六二言、非該全卦、但以六爻發揮之耳。惜其猶沿宋說、以十八爻九卦爲指點之詞、又訓詁不附古義耳。又言元字從上人、仁字從人上、許說有誤、亦爲奇確也。補鈔聞人本舊唐書、爲吳生評點漢魏詩爲王生。改作八督箴以出題課士、擬子雲牧箴作八督箴、殊無佳構也。　五月、纂爾雅鈔舊唐書。改湘軍志錢徐山云、其父儀吉有獻徵錄六

十二卷，在其從弟子密處，唐鄂生欲爲刊行之。六月，校南史。鈔舊唐書選唐律詩。黄豪伯懋林從印度還，談七萬里之游，言黑水是藏江、弱水無不載物之理，可破儒生咫聞也。七月，校南史。鈔舊唐書。張丈叔平世準來游成都，留居院齋。嚴雁峯嶽蓮言晉書、宋書皆非原本，府君告以讀史而加校對，可謂枉拋心力者，然亦近代專門之學也。八月，定釋奠禮及鄉飲酒禮。十一日丁未，釋奠先師。十二日日中，行鄉飲酒禮，諸生至者四十餘人，延錦江書院院長伍松生太史錫齡爲僎者。十三日，作敎示諸生云，昨因釋

奠試行鄉飲酒禮、諸生濟濟翼翼、幾復古矣。乃羞爵之後、司正糾儀舉罰失中、致有張、楊兩生肆其狂惑、余甚愧焉。講學期年、而氣習仍蔽、教之不行也、教者之過也。然糾儀急欲整齊、司正畏懦不直、毗剛毗柔、亦各有咎。昨所以不言者、以迹而論、兩人無失、又初試行禮、未賓賢能。以兒子代豐頗習儀節、王生樹滋願司糾察、亦非謂選求點而使之也。然人不相知、己不度德、敢自恕乎。諸生之過、皆余過也。今輒自罰十金助酒脯之費、並請監院鈔牌呈僎者、以謝不虞。諸生無亦念爲今人之易而學古人之難、各攻所短、匡

余不遠。九月、手書春秋經、分爲三卷、以張三世也。令書局刊之。補寫舊唐書。 十月、補寫舊唐書、摘鈔書箋於新刻本眉端、並改定之。爲故友左樞刻孫子注、又爲龍啟瑞刻古韻通説。初、龍啟瑞著古韻通説、初脱稿、未及校刊、龍遽病卒、手稿爲其戚友何應祺得之、欲爲刊行、而籤注細書至不可理。以授府君、請加校定。府君置之篋中近二十年、未及整理也、至是始校刻之、而以原稿仍歸何氏。 十一月、劉丈景韓因奔母喪至成都、昔二十年同居京師法源寺舊友也。 十二月、注高唐賦、其序曰、高唐賦者、宋玉之所

作也。舊以高唐爲雲夢之臺，今案高唐邑在齊，右雲夢澤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餘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亂，由不知賦意故也。古今文人設詞衆矣，至於晝幸婦人，公薦枕席，於文不足增詞采，於理徒以爲穢亂，虛作此言，果何爲哉。蓋嘗登巫山，望秭歸，臨夔門，汎夏水，深求秦楚强弱之故，讀離騷回風之篇，得屈子之忠謀奇計，在據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師不下，而後夷陵可安，五渚不被暴兵，東結强齊，爭衡中原，分秦兵力，楚乃得以其暇招故民，收舊地，扼長江，專峽險。頃襄不遂，頃襄棄國，秦師並下，貞臣走

死。弟子宋玉之徒崎嶇從遷、假息燕幕、畜同俳優、不與國謀。然坐見危亡、追思遠謨、雖勢無可爲、而別無奇策。乃後歎息竊泣、哀楚之自亡也。情不得已、因遂作賦首陳齊楚婚姻之交、中述巴蜀出峽之危、末陳還都夔巫之本計。言不顯則意不見、故直以幸女立廟明當昏齊申屈子之奇謀、從彭咸之故宇。後有知者、明楚之所以削、秦之所以霸、然後服達士之遠見、申沈湘之孤憤矣。十五日、攷定燕禮儀節。十六日、釋奠畢、於講堂試行之。禮成、頗有整肅之觀、諭諸生不得條陳時事。丁生云、初不聞此論、宜作條約明禁之。

云諸生入院，宜專心習業，不問外事。自去年二月到館時，明申禁約，雖舉節孝鄉賢公呈，院生無得列名，意至遠也。凡言事著書而不身親行之，良法美意皆足爲儆，徒汝有司，以傷高節。是以孔子不對田賦，澹臺不游宰室，誠有抱負，他日當顯頌。與院生極論此事，齋長猶曰未聞，恐諸生不曉此意，或明知而陽昧，故特牌示。其在外違約者，本不稽察，但有經長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以遂其踴躍奮發之志。

光緒七年辛巳，五十歲。

正月，得直督李丈少荃書言夷務事，復令代豐擬定

視學禮定日課，每日讀經半本，看史二卷，篆書爾雅一葉。始温禮經、閲遼史、選白香山五言古詩。二十八日，公宴草堂杜祠，遂過青羊宫看花市。　二月十日大昕，行視學禮，張祥齡子紱與楊鋭叔嶠不和者四年，同學皆以爲不解之怨，釋奠後，張、楊置酒修好，府君欣賞，以爲足徵爲學之效也。鈔周官，温禮經畢，點遼史諸表，皆重複敷衍，惟作游幸表似有意於諷諫元主。然亦不足以發明，殆閲者之善悟，作者尚不及此耳。　三月十五日，將游丹景山看牡丹，出西門行六十里，至新繁縣看東湖，亭廊甚卑，結構勝於杜祠。

十六日、至彭縣、過龍鳳場、望諸山丹綠斑駁、可七八里。至關口、從右行入山、磴道清幽、竹柏眞秀、步步入勝。透迤峻廣、可通輿馬、數百步輒有亭館可憇。凡有九寺、中嶺爲淨水池、至多寶寺、茲山最高處也。僧徒延坐東寮、上下俱有牡丹臺、可四十餘本。僧光璽云、有二本是唐時舊窠、從不旁生、才高七八尺、餘皆後植也。壁間有毓慶詩、注云、以彩霞朝天紫爲最上品、此寺花爲金頭陀所植、未詳唐何代也。十七日、光璽僧出紙索書、爲撰一聯云、山中晝永看花久、樹外天空任鳥飛。又題五韻云、清溪界兩障、千級上雲門。土

石潤丹黛竹柏挺清眞。春游棄塵想曉夢接霞曦。朱花世外綺、艷若靈妃顰。桃源非曠觀、華谷或仙鄰。及論牡丹顯晦事云：牡丹始重於唐開元間，故杜子美在蜀絶無題詠，其時風氣所開，未被僻遠也。至李義山游西川、集中牡丹詩頗多。北宋初、彭州朱牧遂品第十種以抗洛譜、陸務觀乃以彭花爲蜀中之冠、自此名播海内而丹景遺植傳云、自唐訪牡丹者、宜以此爲貴矣、顧近代游客貴官罕鮮優暇、寺内流傳及所聞名人篇什殊少。一卉雖微、隨世升降有如此者。余因陳懷庭浙東書來勸游、遂至山寮留宿乃去。以

詠此花、宜作近體。余集所不載、爰作玉臺體、使附於芍藥薔薇之後。娟娟壓檻紅、曾見玉臺中。採春伴霞綺、種玉許雲籠。敷萼各腴麗、含香共露風。羅紈比葉重、朱紅映膚融。喧晴百種鳥、釆霧一叢蜂。偏臨永嘉水、未入上林宮。不辭名晚出、應惜寵遲逢。若遇神光艷、誰希世俗容。十九日、從山後下、可八里得平地。是日、至灌縣、觀人字隄、乃石簍排分九排、依地形作圓曲、如人字耳。二十一日、還成都。鈔周官。選唐五言古詩。讀禮記。　四月二日、聞慈安太后上賓、正講書、因輟講、攷喪禮、會典殊略、無衣冠帶履之制。府君以爲

舉貢於朝廷當畿內之士、君母服齊衰三月、君則當服斬。依鄭注、與畿內民同、則亦服齊衰三月。既被聘爲院長、不得與民同、似當從教官服君斬、君母無重輕也。伍文松生問成服事、府君答言、書院無成服禮。丁丈樨璜引匡鶴泉爲例、府君謂彼革職大員、例不成服、不可仿也。　五月朔日、遺詔入城、出北門待督部至序班不分官紳、以四書院院長在司道次。至會所、又升於司道前。府君以爲非典也。奉遺詔因在二十七日後已除服、便不舉哀奉臨、直由總督授布政使、布政使授藩、經歷尚爲斟酌合禮也。鈔周官。選唐

詩。胡子威元儀、彭畯五蘐自長沙來、留居院齋。六月、鈔周官點元史。七月、作湘軍志援蜀篇、川陝篇。爲代豐改定春秋例表。閏月朔日、令代豐、仲章還湘、謀鄉居之計。作湘軍志營制篇。至是湘軍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後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凡十六篇，九萬餘字。諸生讀軍志，多言敘事文筆變化者，府君因語之曰：曾滌公嘗言畫像必以鼻端爲主，於文亦然。余文殊不爾，成而後見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從

頂上說到腳底，不暇問鼻端也。八家文憑空造出，故須從鼻起耳。余學古人如鏡取影，故無先後照應也。

八月十八日，得夔州書，聞仲章於閏月二十九日旅卒，府君哭之慟，言其自十七歲後即能啟予，盡傳家學，忽失此人，令人氣盡。丁丈稱璜亦言此子可惜，院生聞信者，多痛哭失聲，爲位成服。後因命彭畯五往料理仲章喪事。

九月，檢春秋例表粗畢。

十月，始理歸湘事。湘軍志刻成，取版以歸。二十五日登舟，二十九日至嘉定。

十一月十五日，至夔州。二十九日，至沅江。

十二月三日，至長沙。六日，往湘潭侯塘

蔡宅曾外王母之葬。時先妣已先往奔喪，遂約同歸，因先妣連遭兩喪，勸慰備至。十二日，還省城。

湘綺府君年譜卷第二

湘綺府君年譜第三卷

長子代功述

光緒八年壬午、五十一歲。

正月人日、登定王臺。城中多言湘軍志長短者、府君聞之、以謂直筆非私家所宜爲、乃送刻版與郭丈筠仙、屬其銷燬、以息衆論。二月、得武岡書、聞大姊病甚、自往視之。六日啟行、十九日至尖山鋪鄧宅。彌丈兄弟出迎。大姊病不能興、頃之略愈、意欲同歸、府君諾之。居數日、彌丈請作論詩絶句、作十四首。復作論同人詩八首、讀楚詞、注九歌。三月、大姊病困、必欲

侍行。二日登舟，五日至寶慶陸行至永豐。八日登舟，十一日至長沙，彭丈雪琴、鄧文辛眉均來省晤談。注楚詞九章，鈔喪服經傳。　四月十六日，陳氏從姑病卒，步洲君女也。十八日，送仲章柩登舟。二十三日，整仲章於湘潭西鄉之桐衝。丁文稚璜書來，請代擬疏稿，陳天下大計，蓋欲經營西藏，通印度，取緬甸，以遏英俄法之窺伺。且自請出使，以覘夷情焉。　五月十六日，大姊娥芳卒於家，臨終時，府君勸以釋宼親割癡戀，酬荅甚有所信受。二十二日，弟九女復生。　六月二十二日，大姊發引歸整武岡，陳松生遠濟、曾文

正公女壻也、從曾文劼剛爲出使英吉利參贊、還湘後、極論中國當變法自强。府君云、近李少荃亦持此說、究之變法當從何處始。陳云、復古官邑之制、分今縣而小之、使土著爲吏、政事皆聽其自治、朝廷但總攬兵商二政耳。府君云、此亦章程之說耳。孔子曰、文武之政、人亡則息、正破章程之要言。有治人無治法、法不必變也。　七月、鈔周官改喪服注。前所作巫山神女廟碑刻成、寄搨本來湘。　八月、鈔周官、講表記。易實甫順鼎來學詩、府君目爲華才、非成道之器也。東坡六十而猶弄聰明、故佛家以敏悟爲狂慧、聖人

所以約禮、富哉言乎。王祭酒先謙以所著漢書補注來請校正、爲闕兩卷、無所發明。李文黼堂亦送耆獻類徵目録請加籤駁。　九月朔日、郭丈筠仙於曾文正祠立禁煙會、要府君講論。郭丈發明商賈可與士大夫並重之義。府君欲駁議、以衆坐謙讓未發。李丈次青問四川亦禁煙否、府君因盛推學校爲風化之始、及鄉舉之必得人、在下亦當舉賢之意。聞者多動容焉。桂陽何衡峯嶽立問讀書之要及敬老尊賢之意、府君語之曰、老輩唯加敬於酬接耳、若云學問、並無前後輩。聖人、我師也、伏羲至孔子無尊卑、而皆師

之餘則友之。由斯以談伊尹、召公亦我同學。百家九流皆吾益友。如此乃能讀古人書矣。十六日、買舟至衡、弔程丈春甫之喪。三十日、至大步、因感二十年前衡陽交友之盛、今死者不可勝記、大姊仲弟又相繼物故、作詩寄哀。十月八日、還長沙。改定黎文肅公行狀。鈔周官。十一月、次女桂宸適同縣胡丈伯蘄錫燕之子元玉。十二月朔日、招鄧丈辛眉、曹丈鏡初、黄丈運儀讌集。鄧丈尊儒、曹丈喜佛、黄丈談老、三君皆自命希聖者。請李丈黼堂作陪、討論學術同異。中飲、郭丈筠仙來、一揖而出、云本不期人、欲望見三

聖耳。坐中論求賢之道、府君因極論才不必求、賢無不知之理。才者爲我用者也、就所有而教成之、不宜舍親近而求疏遠。賢者助我教我者也、天子用之則必以爲相、諸侯以下用之則必以爲師、故無破格用賢之理。高宗夢卜舊學者也、莘渭佐命、亦就境内拔識之。若因人薦而以爲相、或自鑒識而以爲相、旣駮物聽、賢者必不至。其致之必先隆禮養望而後登庸、世主鮮能之矣。爲今之計、唯有使政府開幕府、然後可大致人士、就中選擇而授之官。若先授以官、誘以爵位、必不能致賢矣。余知求賢之道、然不能告之諸

公者彼若從我言則招致必及、我自建言而自由此進賢者必不爲也。欲爲天下惜此賢、甯獨寐寤言耳。

光緒九年癸未、　五十二歲。

正月朔日、重閱樊敏碑。云遺苗后稷社、漆從岐、或以自土沮漆爲后稷時地望引此爲證。然樊碑僞作也、金石錄載之、無漢人疏拙之美。又以庚眞同叶、謬學離騷、皆作僞之驗也。人日、至定王臺探梅。補選唐七絕詩。　二月、鈔周官箋畢、重鈔詩補箋。二十七日、至湘潭劉家衝與清明祠祭會、議禁山、修譜、圖墓等事。歸往桐衝、閱覵仲章新塋。　三月三日朱丈雨田約

往絲茅衡墓莊看牡丹、作四絕句、書之萱圃。王丈益吾送所校刻宋本魏書、府君取其本勘正昔年所點汲古閣本、補改數十條、其先已改正此本、未改者亦數百千條焉。丁丈稱璜屢書、速府君入蜀、且有責言、乃於二十五日買舟東下。舟中檢湘潭志稿、各公所爭、欲載其田畝房屋、以杜日後侵奪。府君以謂載之則累文體、不載則違衆心、當作公田表、庶合古人重約劑之義。乃知史表之善、可無所不記、而又不煩俗也。二十九日、檥沅江縣。　四月朔日、至南州。八日至藕池口。十九日、至宜昌。二十四日、入巫峽。二十九日、

至雲陽舟中。鈔禮經至覲篇，作詩數首。五月朔日，至萬縣。十六日，至成都。丁丈稱璜假滿而病未愈。二十三日，論書院及夷務事，又言省庫積銀至四五百萬，可以遠略，且有請纓之志。府君言世情多妒，不可輕出，並勸之請假。六月，鈔禮經，看金石文字，選漢碑中可讀者。十五日，丁丈約至昭烈祠看荷花，且留行，因府君欲歸湘也。七月，宋芸巖育仁自資州來謁書院，舊弟子也。七夕日，約游百花潭，設酒二仙庵，五年前題壁處也。十一日，丁丈約游惠陵，設宴荷軒。二十四日，觀薛濤井。八月朔日，丁丈閱兵，約同游

峩眉。行百里、泊黄龍溪。三日、泊嘉定。五日、至江安。六日、至瀘州。九日、登城西寶山、以明末瀘牧蘇君夫婦殉節、改名忠山。十日、渡江、訪二郎灘廟。十一日、游鏡清樓。登舟行六十里、過合江。夜與丁文言、人各有志、期許之古人。丁問府君、君何所擬、云、少時慕魯連、今志於申屠蟠矣。府君問君何所擬、乃自期諸葛、杜、歐、亦志在張叔大。且言張之被謗、至道光時乃論定、衆謗不易息也。其所以被謗者、因深疾浮僞。由此觀之、大臣當收禮浮僞、故諸葛廢李嚴、後悔、而用楊、魏、愈不如也。坐失關侯、亦其少時誤著。十三日、過蠶棄灘、

望江中小島舟人呼之曰珠亭子。至重慶。中秋日，公宴於桂花園臨江館。十七日、至浮圖關、游蠶神祠。二十三日、至内江、展拜李寅莽太僕祠堂。府君縣試時師也。二十五日、至南津驛。丁丈夜談僧忠王有名將之風、事君敬、教子嚴、奉母孝、行軍勇。乙丑有詔徵入輔政、僧辭不敢赴、而薦曾國藩、皆時人所未知也。二十九日、還成都。　九月五日、與張丈月卿談軍興始事。六日、伍丈崧生談道光乙巳丁未之間、京師文酒事。府君云、昨論軍興、如夢相似、今論文酒、如夢相似。吾輩猶看戲人、非扮戲人也、而夢相似如此。王摩詰

詩云、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每一吟諷、爽然自失矣。重校湘軍志畢、蜀中諸生聞原版已送郭氏、故復刻之也。府君因語諸生曰、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衆人喧譁宜矣。韓退之言修史有人禍天刑、柳子厚駮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當之、豈能直筆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則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論事耳、史臣則專以言進退古今人、無故而持大權、制人命、愈稱職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長短、則人尤傷心矣。　十月、看漢書、點宋史及建炎錄。與先妣書、講學有云、古之聖人恆有憂世外之

人乃自樂、吾一生得意、非正道也、聖人不學而學畸人乎。蓋府君每見丁丈恆惄然深憂、故書言及之。丁丈欲告退、府君亟贊之云、朝無執政、一也。政不能及民、德不孚於司道、二也。無資自給、徒苦其身、三也。是月、第三女瑶適衡陽常儀安丈孫之子國篤。　十一月、改定春秋箋、點宋史。院生以府君生日當公宴、乃避出以止之。二十八日、過歡喜庵、度紅薯嶺、至新店。二十九日薄暮、乃還。丁丈遣幼子迎入督署、司道府縣皆來致祝、均贈新詩。　十二月、改春秋箋、點宋史、校禮經。送仲章所著遺書二種於丁丈處、以其諿諿

欲爲袁章上之四庫，不忍違其意也，然非逝者所志矣。藩使張丈月卿新遷黔撫，以將去蜀，於除夕贈詩，即荅和焉。是歲爲故友李仁元刻壽觀齋詩，嚴咸刻受庵詩草。嚴丈又有論政治書數十篇，府君因其未能成家，故未刻也。鄧丈彌之請觀之，因藏其家。

光緒十年甲申，五十三歲。

正月，改春秋箋，點宋史。二月十一日，得家書，聞先妣復患傷寒。十二日，買舟還湘，致書丁丈，約歸家一覲，便當還蜀。二十二日，至重慶。二十九日，至巫山。舟中改春秋箋，讀楚詞，作九章注。三月八日，至長沙，

先妣病已漸愈。十七日、率𢔀、莪兩妹復行登舟。鈔楚詞新注、點宋史。二十九日、泊宜都。　四月十二日、舟觸石幾破。至夔州、寫綠章賽江神。十六日、至萬縣。舟中閱宋史、注離騷。十七日、陸行。三十日、至興隆場。

五月二日、至成都。𢔀妹病困、醫診經月。禮經箋寫畢、發書局刻之。陳小石夔龍來蜀、敎以爲學之道、因言方今在上者歎無人材、以爲莫己若也。在下者歎無人材、以爲莫我知也。試反而思之、所謂人材者、已不亦與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之謂也。故君子自治之不暇、而何暇憂天下。是月、鈔九章新注、

臨碧落碑、始鈔漢碑。　六月、鈔政和刻本本草畀姊復病。　七月、鈔本草畢、讀范漢書、重理春秋表。　八月、鈔漢碑、校春秋表、注夏小正、改定表記箋。　九月、校理春秋表、點宋史改表記箋。　九月、校理春秋表、點宋史、改定詩補箋。莫姬聞姊多病、大蜀覦護、因重身、不能乘輿、止梁山不進。　十月、校春秋表畢、以爲春秋擬易而作、聖人之極功、終身研之而不能盡、今例表畢功、稍有條理。或可中道而廢、以明力之不足、比之顔子、欲罷不能、庶幾善自爲謀也。　十一月、注楚詞天問篇、校宋史表志。第十女眞生於梁山。

十二月，莫姬免身彌月，諸妹復患痘證，病不能行。

是歲，孫名健生。

光緒十一年乙酉，五十四歲。

正月，校禮記。遣僕嫗至梁山護視諸妹。二月，莫姬率諸妹至成都。三月，校刻本禮經箋。徐侍郎致祥問學術政治，請府君書册以爲矜式，爲書數千言與之。四月，于主事式枚自南海來成都，將赴北洋幕府，問府君經世之學，及近歲言夷務者之得失。府君極論和戰二者之利弊，并與書李丈少荃言之。校禮經、閩、宋史。五月，注離騷畢，删定四十歲以前所作

五言古詩。六月，校禮經，閱宋史。七月，校刊政和本本草。禮經箋刻成。八月，第四女姈適海甯鍾丈蘧庵肇立之子文虎。九月，湖南鄉試榜發，從祖兄䪷蘧檠取中第一名舉人，從祖祖父惺原君之孫也。院生中式者亦多通材，深喜教學之功。十月，莫姬勞疾復發。十一月，莫姬卒於成都。十二月，禮記箋刻成，自校一過。

光緒十二年丙戌，五十五歲。

正月，清理書局所刻諸書。訓告諸生，言爲學在得師，不在從師之義，以當去蜀，院生多於督府處留行，恐

府君不再來蜀也。二月，先遣莫姬柩登舟，自率諸妹後行，三月還長沙。四月，聞丁文誠公寶楨之喪，感念知己，深爲悼惜，擬秋後往濟南會葬。五月，往湘潭卜葬地，未得。六月，還長沙。陳總兵海鵬於開福寺後齋新葺園亭，攬碧浪湖之勝，時要府君避暑。十五日，集道俗十九人看月，夜猶舟中，作北湖夜集詩。七月，彭丈雪琴自廣州歸，談越南戰事，頗右倪而左張，與時論大異。府君以彭丈此行雖不如志，而克保令名，深爲之喜。郭丈筠仙主講思賢講舍，舉府君自代。府君以謂興學在官，官不尊師，弟子不可得

而化。受財僭則必不尊，不受則何必强與人事，古之人明農敎塾，有深意也。與書固辭之，陳丈右銘盛推湘軍志之美，然疑其仍有愛憎，府君惜其猶有文士之見，不知懷私之文必不能工，輕視文人，故有此見也。點遼史，補作遼史贊。　八月，補作遼史贊。九日，聞鍾氏妹枌之喪，姊爲府君篤愛，傷之至深。十一日，爲位成服。十二日，改定莊子敘，以寫悲懷也。二十一日，登妙高峯新建卷雲亭，望湘流如帶，頗樂斯丘，葢府君三十餘年未踐此地矣。二十八日，始定東游之計。三十日，至扁擔夾。　九月三日，至南津港。七日，至漢

口九日、登江輪船、中襆人囂穢、無復曩日規則。府君感歎、謂時人迂闊、乃盛稱外夷純美、極欲學之。不知其折入於我、盡得我之惡習、而不知我之美德。蓋中國以名爲政、外夷以利爲政、名之敝也、口孔而行跖、利之敝也、苟弒逆而得利、鮮不爲之矣。輪船初來、如大將行兵、令二十年、乃如童生應試。童生應試者、中國二千年之敝也、夷人以二十年而遂至此、而中國之敝俗亦賓可傷矣。十二日、至鎮江、復還上行、從金山渡江、入瓜州口、循邗溝而上至揚州城、徧行城中。十四日、泊高郵。十六日、泊淮安。十七日、至清江浦。十

八日，乘車渡睢，宿魚溝。三十日，至泰安，游岱祠，有數株醜柏形貌奇古，仁皇所云六株漢柏也。十月朔日，步至泰山下，過澗東行，乃得正路。入雲門，列柏相引，謂之送迎柏，盤道三千六百，磴殆五六萬級，柏樹將百萬株。自山下至斗姥宫，小坐尼院，啜茗題詩。又五里，至回馬嶺，夾道列柏，亦爲勝地。又五里，至中天門，山人云二紅門也。遇雨，宿焉。二日，由中天門至瀑梁三里許，五大夫松自此以上有松無柏。又二里許，對松亭，風雪大作，草莖盡冰，寒不能行，還宿伏虎寺。三日，霽，仍舁上山，遂成再游，至升仙門，便已在南

天門下。鐵索纜行至碧霞宮、東出里許、便得四觀地、日觀尚存、吳觀已廢。四山霧起、一無所見、大約海如杯、河如線、足以盡之。更西便上玉皇頂、杜子美所謂絕頂矣。還至經石峪瀑布、東岸一片大石也。秦沒字碑高可二丈餘、厚二尺餘、苔文極古。登封處在正殿西、碧霞宮有後宮在頂西、云惡奶奶廟、又云臥奶奶、以有臥像也。下山還寓。四日、發泰安、道中思孟子登泰山小天下、及杜子美一覽衆山小之義、疑杜子美不知游山、游所以養性情、如聲色亦所以助成學問、詩文亦所以蓄泄天和。要之、不可逐物忘我、如人哀

亦哀人樂亦樂，則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者矣。且天下何可小，尊孔子，小諸儒，正是不知孔子、莊子所謂井鼃醯雞者也。六日、至山東省城東門外七里鋪，丁文謀夫人墓廬也。自長沙至濟南，計三十八日，於舟車中得七律詩四十二首、五言古詩五首、七言歌行一篇。九日，鈔新詩，看水經注。十一日，游大明湖。十五日，擬漢詩一首。十七日、成十二首，以繼陸士衡之後。作丁文誠公誄詞，補作莫姬及帥芳哀詞。看詩選一過。府君念生平論吏務頗與時異，將錄存之，先爲小序云：昔賈生以三表五餌制單于，人譏其疏。然近效於

中行說、遠大效於蒙古、匈奴遂亡、王佐之謀、眾人固不識也。海國紛紜、自余有知、至今五十年矣、孰慮深思、嘗有說焉、傳之人必以爲病狂、非但迂而已。然余知賈生必有賈生知、余秘而不書、匈奴且笑人乎。凡議事不詳盡、當須施行、出自朝廷、輒仿漢臣稿草、并上之、義擬詔制若干首。儻有求相如書時、以此進焉、不則傳過百世、以待智者。有信余爲智士不妄言、則冀可觀之矣。審定經石峪金剛經、爲王子椿所書、復說經旨云、金剛經說法本無法、佛本非佛、唯多大二義不異。眾所多大、佛亦說多大。如此二義相觸、乃見

佛義同人不異己、衆所云云、隨衆云云。己所有爲、皆
不執著、故云一切有爲法如夢云云、非一切大千三
千如夢也。應無所住卽是如夢、而生其心卽是有爲
法。故爲金剛至堅、般若至智之第一。文詞緐複、外夷
習俗然也。第十七分以下、又申明前說、尤令人迷、其
實要誼盡於同人不異己五字、故福德疑是法、則明
之曰非福德性、可云有、不可云無也。世界微塵疑是
爲、則表之曰佛說則無世說、則可云多也。此等文皆
不明暢、譯者未知其理故耳。世人更不知其解、而以
無色聲等爲妙義、悲矣。能師解人、故拈出應無所住

八字示人，但迷其詞，曰我從此悟入。然則人可不從此悟耶。此本要義，又可云悟耶。凡說此經，是教弟子舍己從人至苦之行，故聞之悲淚而後歡喜。不然，既是學徒聞法，乃其本分，何悲之有。且此亦非經，經中一說耳。如未爲學，但得此兩句四句偈，有何益處。

十一月三日，重登華不注山。鈔論語集解，重理箋說。初在成都鈔一通，以與鍾氏妹，至是復鈔之也。十五日，丁進士子美妻梁氏至自河東來謁，出嗜之問其家事。十七日，論語集解注成，作序，名曰論語訓。二十六日，聞丁文誠公柩今年不能到濟南，久居無益，始

有行意。二十九日、府君生日也、至趵突泉午宴。十二月三日、乘車游京師濟齊河、五日、至德州。七日、宿河間北二十里鋪、遇前滇撫唐丈鄂生烱於車店。唐因越南事入刑部獄、今遭赦出京也、長談竟夜。十一日、至京師、寓蔣丈壽山宅。與李丈雨蒼雲麟縱談數日、三十餘年舊友也。

光緒十三年丁亥、　五十六歲。

正月元日、游琉璃廠。十三日、至長椿寺、觀九蓮畫像。二十七日、李丈雨蒼約同往清苑。　二月二日、袁爽秋章京昶贈府君詩、有句云、兵符經術罕兼長、君獨

能兼向與湯。府君謂其相儗迴出恆蹊而無溢詞、如食江瑤柱、甚快也。三日、與李丈雨蒼乘車出彰義門。四日、過涿州、宿松林店。五日、與李丈告別南北分道、至保定、寓清河道劉丈景韓樹堂署中。七日、直督李相遣車來迎。二十八年未見矣、談别後事及時局、遂竟一日。九日、李相將往天津、約府君同行、夜泊安州。十一日、至天津、入居督署。十三日、辭别李相、遂登輪舟。十六日、船渡碧海八百里、波最洶起、所謂渤海也。渡黑海八百里、波最平、滄海也。更渡清海八百里、水色微黃、入江南境矣。十七日、至上海、晤劉伯固與曾

重伯廣鈞談詩。十八日，乘輪船出吳淞。二十二日，至漢口。二十三日，買舟還湘。二十四日，檥小冷峽，因閱日記，念出游至今百六十八日，中間無數事迹文字，津邏亦當有無數事，洲渚仍宛然耳。每靜觀物變及不變處，頗爲可樂。蓋彼不變者，視我亦當未變，而彼變者，則莫能知我今昔同異。此動不如靜之說也。然使曾不一動，又安知其不變？故靜必由動生，易道主動，禮樂主靜，此神聖之分矣。二十八日，至長沙。　三月三日，笠雲僧請至碧浪湖修禊。五日，復集上林寺新樓。十日，往湘潭校蜀刻楚詞釋，補入高唐賦新注。

始鈔易注。四月、鈔易注。閏月、鈔易注。始理尒疋、校郝疏所引漢注與馬氏玉函山房輯本。五月、郭丈筠仙復請府君代主思賢講舍、五年三聘、不欲就、今言代、故諾之。十六日、移書室至曾文正祠思賢講舍。六月、校尒疋中說文所無之字、頗費斟酌、三十年未能定、宜古今人之不能定也。復古者不知孳乳之義、從俗者遂開鄙倍之原、故尒疋文字尤難定也。看釋典、繙譯名義。七月、注尒疋釋草。八月、往衡州、至東洲書院、彭晙五問春秋疑義、改定箋本數事。二十日、游酃湖。二十八日、過湘潭、朱編修卓英言巡撫

卞公寶第被蔣御史壽山奏參、朝命二使查辦長沙城中、作爲長恨歌。蔣與府君同年、卞疑府君主稿、事已三月、府君初未置辯也、因朱言證實、與書問之云、二使初來、即知大中丞過采浮議、初以昭昭易察、了了難誣、雖衆口之無根、顧立身之有本。內省不疚、何懼何憂。有道之邦、危言危行固少焉、而眴若實、泰然處之。昨在縣見朱編修、乃聞親承訓誨、以闓運交通臺諫、誣詆大賢、既有證明、理宜置對。但未修雉膏、私惜羽毛、幸已見信於友朋、何妨自居於黯黮。且水清石見、石無躍水之能。劍按珠投、珠無讎劍之理。闓運

息心仕進、中丞卽擢兼圻、終明投杼之譏、猶望式閭之禮。然中丞東山再起、南國式瞻、中外知其姓名、政事在人耳目、落落行意、自有千秋。日日言退已多一出、素稱孤立、豈恤人言。匹士雖愚平生自許、聽言百里、驂靳時賢、於曾、胡或致其切磋、故流俗多驚其狂直。至於世間之臧否、曾非懷抱所往來。彼鶡雀蚊蝱之過乎前、如鴟鼠鵷雛之無相嚇。昔張儀妾婦自甘、始榮諸侯之一懼。若子產塵垢不止、誠羞執政而後人。錢閎學、闓運之師、張協辦、中丞所主、一詢可得其端委、羣言何患其紛淆。倘京華物論猶不聞知、則巖

穴民依恐多枉縱。況乎人心險阻、世態侜張、凡鬼鬼祟祟之談、必唯唯諾諾之輩。伏願高其視聽、宏以遠謨、則千里鏡清、黎民有利。又蔣御史雖無文望、頗慕前修、三年唯此一鳴、疾書乃其得意。疑爲假手、未足誅心、宜惜臺綱、無貽口實。如或託於葢覆、故作諸談、亦損盛明、諸希照詧。　九月、靖港紫雲寺僧挐舟來迎、請題樓額、榜曰鏡湘。十三日、曹丈鏡初議欲分道政兩門、各爲一編、言道者如易經、孝經、論語、老、莊、言政者如詩、書、禮、春秋、管、韓、史、漢、各從其類、悉載全書、兼及術蓺、杜、馬二通、而略用藏經例、以便學者。府君

以功緐體大，恐未易纂集，辭之。十七日，湘潭因修縣志事，遣使來迎。十八日，至賓興堂。二十一日，會議修志事。十月，居縣城，理志稿。十一月，仍住縣城，理志稿。十二月，呂雪堂翼文自成都來，尊經弟子也。問選八代詩之意，并問詩家流别，府君取詩選自漢魏至齊梁，分爲四體，曰寬和，曰清勁，曰高華，曰纖仄，各識之於當篇，俾學者取徑焉。評詩經一通，以授子女，使知三百篇之修辭，及漢魏諸家之所從出。及門高足弟子頗有鈔本，見之者皆以爲非獨前人所未道，即此可知府君詩法之所自出。蓋自漢魏以來，以

經入詩者、唯謝康樂用經典字面耳。府君之詩不用經典字、而能以經義入詩、實古人未闢之境也。二十三日、還長沙。　是歲孫名亘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　五十七歲。

正月人日、齊集浩園、郭丈筠仙仍請代主講思賢講舍。十日、入館、作湘潭縣志人物傳、補點金史。　二月、祠祭以代功亥子名亘爲仲章後、擬定告廟禮。初設位再拜、祝告奠幣、又再拜。仲章所後子見廟、用段脩爲摯、祝告奠摯、再拜、遂退。禮成、乃餕。幣用丈八尺。修縣志、點金史。　三月、修縣志、點金史。往湘潭西鄉雲湖、族叔開枚言山塘有田半頃、可以卜居、令往成之。

四月、修縣志、點金史畢。與呂雪堂論說文轉注、當以省聲爲說、方有眉目。若以爲字屬、則與轉字不合也。宋芸子育仁新得檢討、自京師來、留居講舍。五月、點元史、補遼史贊、理縣志稿。六月七日、營盤街居宅失火、書籍衣物盡被焚失、竟夜乃息。時府君方居講舍、所著各經箋注因爲弟子講論、方事改定、幸未被燬、唯書箋焚焉。七月、以當嘗祭、重營寢廟。八月、卜塟莫姬於山塘、攜諸妹往湘潭西鄉。舊宅狹隘、不能安集、與族叔開枚謀築新居。九月、居山塘。點元史、修縣志、授諸妹讀。十月、湘潭縣志成、曰疆

域志、建置志、事紀志、山水志、官師志、賦役志、禮典志、人物志、五行志、藝文志、貨殖志、自序凡十二篇。曰縣境圖、沿革圖、中星諸圖表係之疆域篇。曰城圖、疆域小圖、都甲圖、驛站圖、市肆圖、橋渡表、石路馬頭表、公田表係之建置篇。曰舊國表、晉至元縣職表、明職官表、國朝職官表係之官師篇。曰羣祀表、佛寺表係之禮典篇。曰貢舉諸表、品官表、加銜表、贈官表、封蔭表、封爵世職表、耆壽二表、殉難名爵表、遇難士民表、陣亡勇丁表、列女表係之人物篇。於是湘潭縣志十一修矣，經二十餘年乃成，凡三十餘萬字。　十一月，還

長沙、點元史補作遺史贊畢。十二月、重改詩補箋。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十八歲。

正月、點元史畢、改定詩補箋。二月、始作北游、攜輿懿兩弟滋紈諸妹侍行。二十日、至漢口。三月三日、登輪舟汎海薛叔芸文福成因出使英法還、遇諸舟中、暢談數日、作詩贈別。五日、至天津直督李公鴻章授館於吳楚公所。四月、游水西莊、海光寺、柳墅各名勝處。五月、曾文劼剛招府君往京師、因授弟妹讀、不果行。六月、鈔墨子。於時賓客甚盛、湘蜀士子出京來津者均館府君所、談藝論文、殆無虛日。七

月、李丈勉林與銳、劉丈景韓樹堂言鐵路事、府君謂鐵路爲窮鄉僻壤流通滯貨之大利、今言鐵路者殊未之及。鈔墨子畢、以論守城者爲附錄、緣墨本兼愛、而至守城殺人、其法至密、與立説違反、莊子所謂刻覈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也。凡事必求有成、則徹必至此、作序論之。　八月朔日、登海輪。五日、至上海、覓船至蘇州。六日、泊香夏。七日、泊斷港。八日、泊胥門。九日、游頤園、訪俞丈蔭甫樾。十日、假居湖南館。十三日、游畱園。十七日、游虎丘、自吳縣學宮前登舟、過皋橋、出閶門、循渠泊山塘下、登閣眺望、飯於月舫。上虎丘

寺凭望吳城、平遠繁華、猶似舊都。訪眞娘墓。二十三日、張子紱祥齡請游師子林、攜兒女俱往、人取錢二十一乃得入、云高宗所定也。故屬師林寺、今名畫禪寺、倪雲林故宅後園也。窈曲無窮、甚有匠心、又上下皆可步、非雲林不辨此。或云本名五松園、師子林俗名耳。訪拙政園、海棠塢、復返師林寺、還從玄妙觀還。鄭叔問文焯請題李建中墨迹臨顏書、殊逼眞、歸忽失之。九月二日、游滄浪亭、鄭叔問請校廣韻、乃集吳陵雲、段茂堂注而加自注者、欲府君加箋古韻作爲定本、以便刊行、使文學之士有所執守。府君以韻

學在後世爲專門、必先定部分以爲標準、乃可分別。今行篋無書、難以意定、未敢諾也、但校正吳段譌謬而已。時秋霖成灾、聞雨聲輒憮然不樂、乃作秋雨歎以致意。　十月、黃丈子壽彭年、劉丈景韓問救荒之策、府君告以實心爲民、切忌敷衍、爲條陳辦法要在察吏而已。十一日、游北寺塔、相傳云吳王爲太后立之、名玄通寺、工費百萬、今不能復修矣。十三日、游靈巖觀、日月泉、館娃宮。十四日、游光福寺、從寺渡橋過費家河、見太湖飛翬、知是勝地。僧云從左往便得元墓山、蓋郎支硎也。圖經云、山在吳西南二十五里。今

在五十里外、則不相附、然三峯禪院非此無以擬之。對岸吳家山、所謂香雪海者、僧舍萬間、今唯三四百間耳。復看松風水月三尊大像、返棹還木瀆。十五日、至會館。二十五日、登舟。二十七日、至無錫。吳知縣子佩請游惠山、叔問、子紱因送行、先至黄步相待。二十八日、入梁溪、登惠山、看弟二泉。上雲起樓、還飲縣齋、鄭、張亦還。二十九日、至常州。三十日、至丹陽。十一月朔日、至鎮江、作游吳譔詩。六日、游焦山、尋瘞鶴銘、爲積草所蔽。七日、發輪船。九日、泊漢口。十五日、由漢口解纜。二十日、膠舟高山望。二十三日、還長沙。十

二月十一日、往湘潭縣志刻成、送至賓興堂。十三日、往山塘莊屋。十八日、還省城。王祭酒欲刊湘綺樓詞、檢所存舊稿、自譜與之。府君所作詞殆數百首、皆隨手散失、今其存者殆十之一焉。補點元史。

光緒十六年庚寅、五十九歲。

正月點元史、補作贊。十七日、至山塘、始修族譜。二月、點元史畢、凡兩年始畢功、其中年代參錯者悉整理之。元史繁碎爲諸史之冠、而文較雅飭者、碑銘之力也。至山塘、始議營造新居。閏月、檢廣韻第六女滋適長沙黃子壽文瑜之子希廉。　三月、胡子瑞往署、

會同學官與論學校教士之道，宜獎善而不必懲惡，佛光所照，熇苦得解，而君子所至多不見容，得守一官，治一方，其士民若矣。然徒能若其所治，所不能治者，恣睢自若也，人亦何樂爲君子之民哉？故居末世唯有宏獎，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正是此意，非閱歷不能知也。鈔史贊畢，計自乙丑至庚寅二十六年，始行點畢，尚餘明史未閱，因此復點勘之。四月，始取說文重篆方名教諸妹識字。府君謂內則教子六歲以方名，名者字也，古謂之名，今謂之字。今學僮翦紙書字，一一仞之，至逾年則能自讀矣。漢律當諷九千

字亦未必一二盡識、要之、爰歷、凡將、取便成誦、未若散文識之審而易教也。正面用小篆書之、背面書許氏解説、其古籀各體則旁書之。點明史、閲校經課卷、理詩稿。　五月、還長沙。呂翼文自成都來。衡州使來告彭剛直公之喪、請府君往衡。二十二日、至衡、作剛直公行狀。　六月三日、還山塘。點明史、看課卷、鈔史贊、作譜傳。　七月、還長沙。點明史、鈔史贊、作譜傳。篆方名、會意指事象形字畢録、倘不及千文、可知古字之簡、定以無从者爲象形、有對無字者爲指事、餘皆會意、年芈非不類指事、比之上下則迥不侔矣。　八

月、還山塘。點明史、鈔史贊、補作遼史贊。篆方名、作譜傳畢。　九月、還長沙。寫方名畢、始鈔論語。先妣蔡夫人病革、二十二日卒於內寢。凡病十餘年、自仲章卒後、遂日加劇、又數年矣。府君感念旁皇、無可爲計、請彭鼎三樹垚來辦治喪具。　十月二日、作五代史贊畢。府君感痛往事、滋損殊甚、葢自己巳年與先妣居衡陽石門、始定日點史漢之課、至今二十二年、中更無數事迹、故時有作輟。今始畢業、而先妣不及見矣。沉思專力、時髣髴聞謦欬者。六日、聞外王父之喪。八日、往侯塘會葬。十一日、還山塘。鈔譜稿。　十一月、檢

譜稿。至劉家衝宗祠、清理族人神主、記名字焉。十二月二日、先妣葬於善化南門外赤岡衝茶園坡。十日、葬事粗畢。十一日、還山塘。十七日、作墓志、攷定喪儀及祔廟禮。

光緒十七年辛卯、六十歲。

正月、居山塘清理譜稿、鈔史贊、改定詩補箋。二月、鈔譜稿畢、王氏族譜始成、曰世典、曰世系表、曰齒錄、曰列傳、曰耆壽表、壽母表、世壽表、曰兄弟齒序表、曰田墓表、田墓地表、曰墓圖、曰碑志、凡十二篇。表兄弟齒序、所以使族人入宗祠者、長幼易辨也。表墓地、分

都甲省縣，詳載方向，使族人巡視墓地者易於辨識也。鄉俗以清明日前後巡墓，謂之挂山。大寒前後日加土，謂之掃墳。族中又特置主者二人，每歲徧巡族墓，至徧及無主者，而墓訟亦從此多，故於墓地特致意焉。衡州人士復請主講東洲講席。十六日，攜代興、代懿、滋、莪諸妹至衡州。二十五日入居講舍。三月，鄧文彌之因嫁孫女舟至衡州，留談敘別。陳丈雋丞罷官居衡，過從亦密。與諸生講禮記，復鈔論語訓。四月，鈔論語，校管子，閱圖書集成，其中重複脱漏，又加删節，世人目爲浩博，蓋未審也。十五日，還山塘視

營宅。二十一日，復至東洲。五月，鈔論語，校管子，改周官箋，注爾雅。閱瀏陽南臺書院課卷。六月朔日，僧寄禪請至羅漢寺齋集。鈔論語，講禮記，定諸生課程。七月，改定春秋箋。院生因鄉試多散去者，府君乘暇乃作七夕詞。蓋自十五歲始作七夕詞，名字漸達於時人，交友益盛，因勵志爲詩，每值七夕，必有吟想。七夕之説，萌芽於漢，盛於六朝，至唐開元，婦孺無不知者，而其原發於桂陽。成武丁與五月五日之薦屈，皆湖南掌故之徧播文苑者，故作七夕詞四十六首，自十五歲至六十歲，每歲繫一絶句，以至家國興

衰之感、平生游處之迹、使後世之覽者可以觀感焉。八月、校譜稿。十五日、還湘潭。十七日、至長沙。二十三日、還山塘。九月、校譜稿。七日、至長沙。楊丈性農重宴鹿鳴、屬攷禮節。院司開列坐次、重宴者在監試之下、而梁山舟禮單則坐在東北隅、似不依官班、爲列會典亦無本末、竟無以定之。二十八日、先妣練祭、攷定儀節。十月十日、還東洲講舍。十八日、爲僧寄禪作羅漢寺壁記、仿李泰和體書之。又爲衡山穿洲金蓮寺僧書屏風六幅、寫詩卷、重理廣韻。十一月、校譜稿、校理廣韻畢、寄往蘇州與鄭叔問。十九日、還

長沙。十二月，鄧丈辛眉自粵東還，坐談之頃，忽謂府君云，吾兩人不得爲朋友以無勸善規過之益也。府君念親故幾五十年，未欲爭論，擬與書說明之，蓋鄧丈晩近好儒，府君則兼包九流，道廣大也。二十一日，復往東洲，因留度歲。

湘綺府君年譜卷第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7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64
页数=864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83
SS号=12365614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7.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